雲間志畧

刻雲閒志略序

雲閒何士抑先生博雅碩大龍躍豹隱歸然為郡祭酒余婁見之丹顏秀鬢軒軒霞舉神仙中人也余不識洛社耆英作何狀

如先生者真其後身乎一日出
所為雲間志畧賅余且徵序余
先大人幸附先生同籍先生視
余子弟行也雖不文不敢辭因
請先生指先生曰吾郡志則顧
文僖公先之矣茲集也僅一家
之言未敢稱志且名宦三之人
物七之水利賦役未遑也即志
亦略耳余曰不然文僖公詳水
利賦役而畧于人物先生志人

物而弁寓水利賦役於其中孰詳孰略世必有能辨之者抑吾嘗繹志之義矣志者言乎其久也品不久不校論不久不定情不久不堅當其顏面相覿云為相感之際心弁不空呼邪易動其能以大白自完於世者幾何人逮夫去者去沒者沒蓬廬已虛滄桑幾易而後青白之眼雌黃之口日消日亡而人心之公

是出焉於是乎郡邑始有襲魯
桑梓始有閔魯蓋直道之終明
而如椽之不可無如此先生志
郡而獨縷縷於人倫也意在斯
乎意在斯乎且先生以長才茂
德為越中名司李旋有所徵忤
即拂衣歸歸可二十年而越之
士民謳吟未已比乃鼜石而追
頌之以聞於公吁嗟乎品久而
核論久而定情久而堅良非偶

爾先生之志雲間也無異乎越中之碑先生也先生之志而略也無異乎越中之碑而詳也先生甘棠之遺緇衣之好炳炳乎兩地兩紀其徵也夫余不佞濫竽守茲土不及先生之治越萬萬倍而猥以糠粃蕪茲集余愧滋甚聊以論於編纂之外若此至於先生詞源學海咳唾珠玉如類鎔諸函可金可石文苑史

才誰能分先生重席者則海内
習聞之無俟不佞贅矣
天啓三年臘前三日雲間守年
家晚生張宗衡頓首拜撰

雲間志畧序
何士抑先生人而仙者也遠心
曠度贍智宏材酉藏汲塚之書
無所不讀少為文即吐光芒成
廉鍔追踪機雲而一澤於仁義

識者謂養到木鷄宜班聯金馬
乃其經綸手僅試之股肱郡稱
名司理尋思尊鱸歸老雲間園
一區庭數楹林籟結響泉石激
韻良朋萃止羽扇綸巾觴咏其
閒覺身在三島十洲而又非禽
魚花竹流連自放已也居恒念
丈夫絀於鍾鼎須伸於觚翰所
勒一家言懸國門者種種尤抽
揚遺典參以心匠大暢其楮墨

之性著雲間志若干卷闔簿書餘暇獲窺其畧蓋爛然鴻裁矣昔人云左氏綴事附經約而難明史遷就人叙事詳而易覽是編纚纚道之皆生於斯遊於斯非物望殊絶鍾三泖九峯之靈則宦蹟崇深足與泖峯相掩映一切户口土田風俗沿革不具載要未嘗不錯出互見殆史遷列傳之體歟闇每嘆世降而季

麟可為麈雉可為鳳夜光可為
怪石燕礫可為寶珠安得真人
焉胷中泠煖不入將皮裹臧否
悉真計先生水邊林下垂二十
年跡溷叔世意締羲皇何泠何
煖三代直道賴以獨存當援牘
舉筆止直寫意所欲言山高斯
仰水清斯濯并弗作臧否觀也
不並驅文僖稱於異日曰良史
耶故欲讀先生之書者請視先

生之人
天啓甲子仲春中浣知華亭縣
事廬陵鄒如闇頓首撰

雲間志略序

淞故君子鄉其學士大夫皆倫理和之美而修敦龐之教外不為同於

當世而內亦不肯自傷
其訪表其樂道人善也
如不及而聞人之過失如
聞父母之名此固卿輩

地氣結褵俠然亦先輩
教化薰蒸德美流傳着
遠也何士抑先生以卿祭
酒嘉着書訓後每綢羅

里中故實或詢諸耆舊
父老或攷信世本野乘其
於郡邑仕宦名大夫及里
黨賢公卿高人韻士之
德素人名爲傳編勒成
書偶一披讀先達眉字
如見旦暮而又詳而有
體質而不諛以惇史之才

寓仁人長者之教喻先
生之指遠矣夫琴失憤
激好訐中葬曲士傳訛
喜憑墜說使典型雲

蓋郡邑無光若其標
懿美于前聞邇風嶽
於徒拿傳其榜樣滌
除末世之肺腸寫其神

情洞動後人之面目全通
人踴躍高山而懦夫亦
濯塵孤徃其厚人倫美
風俗豈獨修一家言為

千秋美譯已哉先生山
居而胸次澹故詞指和
高世而性量寬故蒐取
廣郡史不作雅道誰陳

數端淳風在其筆下先
生之為人具此書矣吾
嘗見海內朝士目吾松人
為不隨然亦信耳迂之

人之言亦海内通達者之言也

天啟甲子秋日太子賓客前國史纂修官鄒

友弟張鼐世調甫題

卷之一 名宦

上海 祝正夫 治河夏忠靖 中丞周文襄

博士 魏文靖 督學孫宜鉉 郡守趙定素

中丞 王端毅 郡守王宗銓 郡守樊廷璧

華亭 聶雙江

卷之二 名宦

郡守 路北村 上海 鄭思齋 中丞李士修

郡守 熊軫峯 郡守何述齋 郡守馮桐江

督學 楊裁庵 郡守劉沂東 中丞張半洲

中丞翁見海　直指周觀所　備兵任應乾
僉憲董克平

卷之三 名宦

中丞吳東湖　郡守方雙江　司理吳悟齋
別駕韓雙泉　郡守黎漢門　郡守史鶴峯
郡守臧堯山　司理袁澤門　華亭方礪菴
華亭倪東洲　上海郜文川　華亭周三泉
華亭陳春臺　僉憲鄭九石　郡守秉簡肅
上海黃景雲　博士張虞峰

卷之四 名宦

郡守朱泰巖　華亭聶崇野　華亭鄭謙山
郡守買春容　中丞海忠介　學使耿恭簡
司理陳楚石　郡守閻月川　二守吳少麓
青浦屠赤水　青浦羅柱宇　華亭陳養自
郡守喻楓谷

卷之五 名宦

華亭項東鰲　司理李中石　上海顏嶧皐
上海許仰亭　貳守譚華南　華亭張喻齋
檢慕劉斗墟　郡守李思弦　華亭王懷我
司理畢白陽　上海徐觀我　郡守許繩齋

司理孫玉陽　華亭俞瞻白　上海李斗冲

卷之六 名宦

中丞周懷魯　郡守蔡晴符　郡守張曙海

華亭熊際華　司理毛孺初　貳守方旦心

華亭晶井愚　鹽使楊弱水　郡守張勿美

司理吳茲勉　司理劉碧山　華亭章魯齋

別駕張凌霄

卷之七 人物

何義士子潤　全內閣希顏　任大參薇菴

俞祠部山月　陸饒州德林　陳參知景祺

袁侍御海叟　沈學士兄弟　葉錢塘宗行

侯將軍敬莊　徐太醫父子　先憲使公遠

錢贈公汝明　蔣少參檢菴　張處士林趣

李長史養菴　任長史怡菴　張徵君杏園

卷之八 人物

錢文通遺菴　宋侍御南野　宋膳部檜雪

唐中丞足菴　張莊懿簡菴　侯運同復菴

張學博友山　張宗伯南山　夏方伯止軒

唐中丞拙菴　何孝廉翠谷　談司空野翁

顧太守草堂　張太守東海　楊處士西崖

孫太守雪岑　朱隱君瞻箓
卷之九人物
曹憲副定菴　張莊簡定菴　許僉憲一菴
陳憲使西潭　朱孝廉鳳山　先別駕西野
奚比部于東　張憲副後樂　陳刺史約菴
唐祠部西園　張京兆養恬　張中丞古菴
張都諫龍山　衛都督明德　楊光祿玉峰
沈方伯西津
卷之十人物
錢翰撰鶴灘　陸文裕儼山　周比部北野
顧文僖東江　王博士西園　黃憲使西坡
唐比部只山　孫文簡毅齋　衛壯勇源正
沈少參東老　李贈公一愚　徐羣仙子仁
張司空賓山　浦散人小凝　蘇侍御一齋
卷之十一人物
吳長史石湖　朱福州青岡　曹武選濮陽
王刺史南岡　張刺史合齋　郁太守水軒
富憲副春山　胡大理浦南　李比部宜散
楊黃門麟山　顧御醫東川　張博士全山
卷之十二人物

徐文貞存齋　潘恭定笠江　顧少參豫齋
馮廷尉南江　錢太守午江　吳太守貞石
沈太僕鳳峰　徐侍御南湖　楊水部南濱
王封公海槎　包侍御兄弟　謝社師古執
卷之十三人物
陸文定平泉　蔡太守溟陽　張中丞須野
陸儀部寶峰　唐大行左溪　楊忠恪抑齋
張黃門白灘　彭太守魯溪　何翰林兄弟
唐上猶次梁　唐侍御父子
卷之十四人物
徐奉化長谷　董宗伯紹海　唐中丞孟玢
龔給諫兄弟　趙銀臺方齋　夏給諫陽衢
姚大參華陸　楊憲使九華　李太學春樓
王封公蔗江　李觀察海樓　奚文學玄超
周少尹一山　張太學西谷　張文學西鶴
卷之十五人物
莫方伯中江　范太僕中方　徐司寇覺菴
高吏部南洲　李水部南湄　朱司成文石
陳封公所恒　顧廷評研山　楊孝廉九南
包少參父子　杜黃縣孺懷　瞿海澄永山

趙太守鳳宇　楊孝廉南谷　楊中丞朋石
卷之十六人物
周學憲萊峰　袁長史太冲　王憲使九霞
宋侍御定宇　楊參知崑南　張觀察受所
張水部青原　曹運同芹泉　吳別駕惺宇
許封公東川　李贈公漸川　許郡丞海嶠
卷之十七人物
顧符丞龍海　杜浪穹虛江　艾通政恒所
季憲使雁山　潘學憲衡齋　潘方伯充菴
盛僉憲淳菴　宋孝廉方林　陳太史泰巖
陸大參敬齋　黃贈公南山　董州倅柘山
唐贈公少泉
卷之十八人物
陸中丞阜南　王中牟留菴　王參知洪洲
馮京兆勅齋　蔡司馬龍陽　曹太守景坡
朱太學象江　喬憲副玄洲　陸山人三浦
唐文學二懷　李典客中條
卷之十九人物
張憲幕王屋　陸運長自齋　喬方伯純所
林太僕弘齋　張方伯漸江　宋大參遜菴

先太學俟庵　董太學紫岡　鍾給事順齋
莫太學廷韓　張博士九桓　姚祉師拓庵
張太學雨懷　吳贈公愛石
卷之二十人物
李孝子見汀　李參知約齋　陳少參後梅
馮憲使文所　馮山人父子　徐太常仰齋
杜封君敬新　陸山人家山　王憲使後陽
莫文學芳亭　張封公隆陽　張文學二麓
徐比部鴻洲　張文學五鹿
卷之廿一人物
孫漢陽雪居　陸司理崗誠　俞僉憲新宇
范孝廉牧之　杜光祿城南　彭太學欽之
錢孝廉傳巖　張封公青濠　張文學虞侯
張山人友蓮　孫山人雁洲　呂別駕閻齋
夏贈公北津　謝贈君近峰　陸孝廉君策
張文學長輿　謝隱君宗山
卷之廿二人物
方學憲明齋　高穀城九畹　錢蓬萊漸菴
唐文恪抑所　章虞部鹿死　楊宮諭石閭
范刺史侃如　郁孝廉鳳谷　范文學叔子

徐太學孟孺　王文學見素　張道人貞白
黃憲副穀城　王封公淳宇　朱少尹中宇
卷之廿三人物
徐太學澤夫　殷少參十峰　唐常山會城
陸考功中陽　丘長汀會城　顧光祿清宇
宋光祿京菴　陳少參成所　王太守達宇
沈侍御石樓　張宮諭瀛海　張宜春內菴
卷之廿四人物
楊孝子懋延　高孝子旭崖　康隱君了予
周文學水亭　將尤溪適菴　喬將軍伯圭
雲間詩人傳　雲間老醫傳　雲間兩善人
雲間孝子傳　雲間節婦傳　雲間節烈傳
雲間兩異人　雲間名醫傳

上海令祝正夫

治河使夏忠靖

大中丞周文襄

郡學博魏文靖

督學使孫宜鉉

郡太守趙定素

大中丞王端毅

郡太守王宗銓

郡太守樊廷璧

華亭令聶雙江

雲間志畧卷之一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上海令正夫祝公傳

祝挺字正夫江西之鄱陽人也洪武年來知上海縣事蓋當　皇祖受命之初方華腥膻事屬草創眞所謂披荆棨而治之者而會逆民錢鶴皐倡亂拘囚守令劫掠鄉城流離搶攘之中最號難理而公之才沛然有餘亦復凝然鎮定猝而臨事遇變最能擔當其始兵逼縣治公即懷印走府謀所以誅兇討叛者而忽聞府城已陷公乃仰天嘆曰嗟乎嗟乎此我欤所

也效死弗去正其時矣無何爲賊所執公正色喻之曰汝乃我之編民我乃汝之縣長汝敢逼我耶吾有頭在勿復言賊知其不可屈旋釋之乃密與王簿鄭著李從吉等謀起義兵身自披堅執銳追斬僞總兵姚萬戶金于西溝囘其首以獻當事者人皆壯之時王帥議罪脅從公乃慷慨進言曰彼皆良民一時爲其所逼亦出無奈耳奈何併誅之不傷天地之和乎願以身代罪復上狀中書省反側子藉以自安詳在楊鐵崖維禎及馬弓碑中弗具論而公從此反旆縣衙比時無問男女老幼皆驩呼踴躍提壺漿燃香燭拜伏道左迎公以歸海上之所以幾危復存其士民幸不罹鋒刃而轉溝壑者秋毫皆公再造恩也夫公之爲令也當　國家勑造盜賊縱橫而公能勘定禍亂有濟變之猷保全生靈有活人之德豈不誠良有司哉故首爲祝公立傳

治河尚書夏忠靖公傳

夏原吉字維喆湖廣湘陰人洪武庚午年從鄉薦入太學授戶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巡撫福建永樂初晉尚書時蘇松大水命公往治之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瀉山諸湖入三泖項者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稻苗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滀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

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煩且澱沙淤泥浮泥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濶深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故跡也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奏入　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人聽其便宜從事公至則布衣徒步日夜經營雖盛暑亦不張蓋人以問公公曰衆皆赤體曝日中我何忍獨求凉耶以是人人歡呼効力于蘇則浚白茆塘劉家河而于松則浚黃浦導淫水以海為歸水患乃息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全活者何止數十萬人時有欲干澤於上者奏以水退泖肥宜召民佃耕以足國用公曰民疲極矣況可加之以重役乎即馳奏車牙則徒勞民力栽種則業已失時何益於國　上納其言事遂寢也蓋

公之奉命治水既恤民灾而公之具疏罷耕又甦民力然則吳人之思公安能一日忘而又安能不百世祀哉後公還　朝復出治水水復治已而召還兼掌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洪熙初晉少保兼太子少傅宣德初與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同心輔政爲國元臣及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公在松徧舟單車徧歷遐僻所至輒多題咏嘗寓西郊外超果寺登一覽樓有賦手迹猶存又有踏車嘆諸作至今雲間父老皆稱夏尚書功烈至比之神禹疏淪決排云公天性寬平人有犯絕不與較或問之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遂不與人較某何嘗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此公名言并識之傳後　國史永樂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百官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燈歲以爲常時夏公爲户部尚書侍母往觀　上聞賜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聊爲賢母懽此眞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有者亦併識之

大中丞周文襄公傳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也宣德庚戌年以工部右侍郎爲江南巡撫時蘇松常三府積欠糧以千萬計公廉知豪富有力者不出加耗以致貽累小民又粮長家徵收斗斛無制取羨自由乃知積欠之故在此遂　奏設管粮官定斗斛式立水次倉每府通計一歲田粮及支撥總數以秋粮正米爲則定爲加耗而以各戶應納之數置注由帖而分授之俾戶自持帖輸納在倉里胥不得上下其手又立圌戶糧頭與糧長同收互察而管粮官第總督其成完日如數支撥

存留若干起運若干凡夏稅馬草農桑絲絹逃絕積荒坍江陷海包納之數與織造供應軍需等費悉于是焉取資而起運者又視道途之遠近酌耗費之多寡隨其地而給之遠則一石支三總會通融以羨補乏于是各府稅粮始以足告矣又立淮安瓜州交兌法民免長運而軍獲羨餘人皆稱便又令諸縣各立倉貯米以便賑貸名曰濟農而粮運遭風失盜濬河修圩工食不給者悉以助之每歲正粮一石加耗八斗公減至七斗其後石止加六而寬然有餘民無賦役之繁而官無催科之擾其施於二府者皆然而吾松之蒙公恩尤厚蓋自公奏請于　朝得減稅粮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有奇又請極重官田極貧下戶並從輕折每金花銀壹兩准平米四石潤白布一疋准米一石箕銀三錢三梭布一疋准米二石箕銀六錢計該府共得輕折米四十八萬二千六百八十七石有奇夫小民既蒙減額又獲輕賚其省多其惠渥矣又開吳淞江濬金山濱海河修防倭城堡創金山衛學與凡官府學校橋梁驛傳百廢具舉而上不煩公帑下不費民財蓋其心計周詳才猷敏練臨民和易涖事精勤而時恒乘小艇駕輕輿出舍郊外

脫畧勢分谷訪野老山民甲官賤吏有善謀者輒開心訪納故能集衆思廣忠益而績用是成也公嘗夜過唐行鎮賦詩云雲間西去唐行鎮夜半歸來月滿船三百青蚨欲沽酒恐驚雞犬惱人眠其愛民之仁即此一詩可見蒞江南前後凡二十二年百姓熙然樂生不知苛政橫斂之及即百世尸祝豈足以報公萬一哉後有舉公成法而紛更之者弊孔百出今人益思公不置矣當公開府駐節吾松時有南禪寺僧啓公者素以詩名爲公所雅敬暇則常造與談時錢文通公溥爲諸生有文譽偶從學舍還先至僧寮以藍彩置欄杓上公見之問某秀才在此僧因稱錢才雋公即請見索其作觀之大加歎賞遂成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而公尚任江南也此又見公之憐才下士云若其他以中丞自矜重不置人眼孔中即有佳士如文通者十百交臂而失之矣

學傳魏文靖公傳

魏驥字仲房浙之蕭山人也永樂二年鄉舉明年爲松江府學訓導公體不勝衣言不出口惟恂恂爲人而祇慎端莊慨然以成就人材爲事每與諸生講經必辨析其疑義訓之與諸生論文必釐正其文體訓之而其在學讀書者又爲之稽其課程當更餘必携茶以往過夜半則携粥以往聞書聲則啓戸入或供茶一甌或供粥一盞士子皆感激思奮蒸蒸向風惟恐在公甄陶之外故凡出公門下樂育者後皆爲名人顯官更僕未易數也如是者九載于兹而公以滿

考將戒行諸生楊珙數十人不能悉然聽公之去乃詣闕請留時　仁廟監國特命公與諸生偕還復教三載總之公前後在松十三年公之於松也若長子孫其中而諸生之於公若家人父子然師傅而礽祿之矣尋以吏部尚書師達薦于　朝陞南京太常博士諸生送者至攡道不得行而且有直送之白下者未聞博士在任之久如公亦未聞博士得士心之深如公者也既而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　召試行在侍郎無何實授八年以老辭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又辭皆不允比陞

本部尚書以景泰改元之年七十有七請致仕而　上乃許之公之難進易退如是蓋公在宦途考鄉試者二考會試者三而當其時有內閣大學士陳公循爲公所取士謁公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明日遂行非公其孰能有此勇決者乎　茂陵復位進公榮祿大夫家居二十年日惟布袍糲食不別治生事其兄教諭騏至老愈加恭謹性好吟咏口占適情有南齋集若干卷而清德重望卓然爲海內達尊至公年九十八時御史梁昉上言公有德有壽

請如漢更老故事優禮之　詔遣行人存問　賜羊酒月給米三石未至而公已卒矣公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得請如例祭葬而其子以遺言懇辭　詔從之旋　賜謚文靖易名之典公何忝焉當公存日年雖耄耄猶與松之故舊鄱書來往不絕于途其子若孫猶曰吾父吾祖魏文靖公門人也初公在松有一生戲取公衣冠着之一生曰寧服此卑官服耶公聞之亦不怒及爲冢宰二生皆充吏服役公退猶待以弟子之禮其度量寬洪如此及歿皆往蕭山哭之今世世祀公先賢祠有談公遺事者公方司教郡庠適表忠徹至郡守令而下皆以休咎問之未答直下堂握公手曰此二品貴人也壽至百歲公後至南冢宰壽九十八蓋忠徹不但相成祖而識眞主亦能相文靖而識貴人矣

督學使宜鉉孫公傳

孫鼎字宜鉉江西廬陵人永樂甲子舉于鄉授江浦縣學教諭宣德甲寅陞松江府教授滿考諸生具疏乞留以楊文定公溥薦爲監察御史總南畿學政公天資醇厚儀狀端嚴未嘗一苟言笑其爲松授也嘗謂師道不立故士風不端至則首禁侈靡以道義陶煦士類終日坐堂上與之講經辨析疑義必明而其教以孝弟忠信爲本諸生貧者賙之病者藥之死無以殯殮者捐俸助之而又聞義勇爲多所刱造如輯廟廡重建尊經閣重繪先賢像益祀漢陸康陸績

元胡存道其中增廣學舍修葺祭器經史下及倉庾靡不完美監司道府以至鄉士大夫咸敬禮之時趙公豫爲郡守每折行而與之交見必講敵體禮宴科貢士趙以賓師待之公輒踞上坐不少遜也時遇國哀衰絰赴府惧反其冠一府之冠皆反公請正之趙守曰我效先生耳若以爲林宗折角巾然其推重公如是在松九年連主鄉試考順天者二考廣東者一所至服其公明楊文貞公稱爲博士第一以此薦入臺中出爲南畿督學使者每單車詣所部諸生既集即閉門面試闕節一無所通每閱試卷雖盛暑中或篝燈下亦必肅衣冠端坐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公解衣公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諸士祖宗之靈森列在傍我安得不敬凡臺使見錄赴舉者必簪花掛紅鼓樂導送之出會當庚午秋　茂陵北狩之報方至公泣語諸生曰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飲血嘗膽之時今何敢仍畏鼓樂花紅陋諸生於非禮乃從中道步送出大門而還既乃詣　闕上疏請隨所用以效死不報道歸遇金尚書濂相與慷慨對泣作詩有萬里丹心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人爭誦之此又可以見

公忠義之槩矣府學祀之先賢祠至今父老傳說其教授時事與學校時事以爲造士作人無如廬陵孫公者故銓次而爲之傳如此

郡侯定素趙公傳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永樂年以主簿擢兵部主事陞員外郎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年奉敕知松江府事時兵卒驕悍難制地方囂然不寧公至一意撫循與民休息擇其驕悍之尤甚者杖而遣之衆遂帖服民之貧窮老稚至者務得其情而又擇名家子醇謹馴良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嘗怪吳俗喜奕棊彈琴且多奇珍玩好公以爲此無益之事一切屏去之不以寓目居恒忍嗜欲絕宴游每識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曰此吾輩所當誦法者也乃條議十

餘事具奏如所爲輕徭役節冗費減吏員者悉采納施行巡撫侍郎周公忱廉知公才而且賢有所經畫必與議定而決之民是以陰受其福而公終不自言有談及者則曰此巡撫奉宣德意也某何力之有焉其斷獄必以律令爲準以情理爲衷謝絕請托之路晨起視牘惟令兩吏侍傍數卒肅列堦下無敢諠譁亂動者見訟非急事則諭之令明日來人問其故公曰訟者輒憑一時之憤若經宿氣平或衆爲營解因而息訟者多矣尤重儒術厚待學官每延見必以賓禮至要路顯人公又未嘗作逢迎態時論以此重公

滿考吏民數千人伏闕請留增秩正三品復任前後歷十五年而士民之愛戴謳歌亦十五年如一日善乎廬陵孫閎之頌公畫一崔爲贈而曰公爲政若大車之行平陸巨艦之泛安流信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知言哉正統十年吏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以公列上等　詔宴午門　賜金織衣一襲縉紳皆以爲榮及致仕去位吏民攀擁不得行留一靴以識遺愛教授王禮作去思文刻石崇德堂上後從祀先賢及配食周文襄公祠其亦可以報公矣

大中丞王端毅公傳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不喜爲古文詞有志經濟遂不得留出爲大理寺評事寺副累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時奸人王瓛子以左道挾中貴人勢收買書畫括東南富人金帛珍玩以數萬計所至凌轢州縣人畏其勢莫敢誰何公列狀以聞斬其人於都市傳首江南壬寅歲大饑松江米斗百錢公出粟減價以糴存活甚多又以納貢賦者若收取過重每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禄寺歲供白粲粢及庖人賤

工請稍裁省皆報可又奏減耗米十餘萬奏免秋粮數十萬而賑貸貧人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王公恕與周公恍兩人而周以十八年王不二年其久暫不相當而德澤則相等矣公雖官在外每遇　朝政有闕必抗疏直言數忤權近蓋其性正直然也後改南京兵部尚書尋致仕弘治初起爲吏部尚書再致仕公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康健無恙日事讀書嘗言吾垂老方理會學問而縉紳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騶從走謁再拜以疑難質公公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公以九十被　詔遣行人存問　賜牲醴彩幣益月廩歲夫公乃復疏數事上之　朝又三年卒公嗽食兼數人至其日稍減閉戸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遂瞑計聞　上予祭葬獨厚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有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京戸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墮其家聲云偶閱南園漫錄所記王端毅公事獨詳公爲吏書時嘗署門曰宋人有言凡仕于朝者以餽儀及門爲恥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輒曰贄儀贄儀而不羞于人吾寧不自恥哉非公清介自信恐不

能以此言榜諸門也有天台夏進士鍒以省親回限例當送問貢郎中欽據法白之公鍒不服願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公憐其才命一主事從中爲之解語鍒曰子果不服而長歸任子往矣倘據法行浙江按臣提問不令母氏驚駭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鍒送刑部又叮嚀善慰諭之事竣公語人曰此年少有才而不知法故當委曲相成公於新進之士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亦不少詘也眞有大臣風範哉弘治三原王公爲吏書鈞州馬公爲兵書同朝在列而王公長于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後馬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爲吏書每對人言及王公不姓不官不號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厚如此因併識之傳云

郡侯宗銓王公傳

王衡字宗銓山西稷山人少時穎悟異常讀書輒過目成誦終身不忘有神童之號及壯講求經濟常以韓范富歐自許時論宗之登天順甲申第進士出知浙江淳安縣　徵入爲監察御史戊化戊成年擢知松江府事公方正清嚴居官動按三尺胥中絶無一私念而人亦凛凛不敢少干以私嘗憤世俗好訟以爲此非良民且非保身保家之道故每至放告之日必嚴誡而温諭之未嘗輕准一詞自是公之訟庭無復刁頑之跡罪非大辟死囚亦未嘗輕繫之獄囹圄

爲之數空民有運粮之役專被官軍尅剥其苦不可勝言而有司亦莫能制公爲陳白兩臺極言其弊請就支於本倉且劾總兵官不戢衆軍奉　旨約束而二運皆停一時得免虎噬鯨吞之害秋毫皆公再造恩也中貴人以織造至松多所需索恣横有犯公必以法重懲之皆斂手不敢肆釐其所最留意者崙在庠序特建府學魁星樓凡經生謁見者無長幼與之均禮而尤雅重賢舊恩遇有加士類以此歸心焉自後登巍科躋顯宦者繩繩相仍夫孰非公感發興起之矣公在松七年清介眞如一日比丁内艱以去而

府舍中自床帳門屏以至米鹽醯醬細小之物皆命吏籍之以待繼者公可不謂廉吏哉服除補守廣平尋陞湖江參政轉陝西布政以壽終于家至今雲間人談説郡侯善政指必一屈稷山王公云

郡侯廷璧樊公傳

樊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登天順甲申第進士與前守王衡爲同年成化甲辰年即繼王來知松江府事公爲人簡易坦夷不事邊幅而慷慨有意氣遇事有爲而肇畫又有妙用時運夫折閱逋欠數多索債者殆無虛日而倉場書手侵盜害人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也公至日夜講求得其要領知運之折閱以衆皆齊民無所統一故利歸狡猾害及善良而粮運綱費與供應軍需皆出自餘米既收復糶輾轉重煩其弊所由生乎乃請華民夫俾粮長自運而寬其綱用

以資之夏秋稅粮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白銀見數支遣運粮者既關係切身無敢輕費掌計者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於是官司積弊十去八九而田野間無復睚眦呶之苦矣公方講究周文襄公之制欲舉偏處而通融之以爲經久計而會丏憂去未竟所施地方不得終蒙其福惜哉公前爲御史遇事敢言無所回互按雲南尤有聲後至工部尚書位登八座老且乞歸壽八十餘卒公遺東海張公詩有公館時常粗糲飯行囊依舊木綿裘之句其清介可知在郡不及三載去郡已及二十年而松之人猶望其復至迄今二百餘年矣而談松賢守指必首屈公則以公當時在事孜孜爲民若飲食之于饑渴耳讀何元朗翰林叢說談名宦祠謂我　朝惟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勞于江南府官則太守樊瑩經制粮運貳守王源奏減稅額此皆所謂法施于民者可祀也因檢郡志第列王公姓名而不載公治績我友李節之紹文閱漳州府志載王公源字啓津龍巖人宣德間爲松貳守奏罷重額粮三十四萬餘石而又懲豪民宋保等五虎之虐害鄉里者又平反冤獄訊刁民褚詠等之誣奏二百餘家左道惑民而出之逮

繫者以毋老乞終養歸民遮留之不得留一靴以去識之雲間雜記中而唐大令曾城之屏又按一統志源以甲申燕吉士歷職方郎知饒州府而松志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勅減本府稅粮共計二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茲固　朝廷之德意蓋亦必有先之者且知府趙公豫是年始任則此爲源所奏減無疑及讀杜宗桓所上周文襄公書謂兩奉　詔書勅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悉皆停徵則源所奏罷逋負之粮也夫源功在松甚大而今無有能道之者矣嗚呼世固有宦績而弗傳者獨源也哉余故因傳樊公而及王公以見爲守爲貳者有惠政及民皆係去後思垂身後名如此

華亭令雙江聶公傳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江西永豐人也舉正德丁丑進士乞歸省覲者二年至庚辰始授官爲華亭令華自甲戌頻年以來水波汎濫民苦洊饑流亡者衆幾于十室九空而侯始視事慨然欲勞來而安集之蓋其禔身也廉其秉心也恕而其賦政也渾厚而精明雖吏牒旁午而所遇迎刃輒解案牘無留即閭左之息耗户口之存亡櫛耨分疏坐鏡不爽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六千兩用代逋賦因濬塘港三萬丈有奇復塘之廢者萬二千丈向年汎濫之水支河無不疏

通民是以得無害其逃亡來歸復業者計三千一百二十三戶不至父母妻孥流離瑣尾者皆侯賜也先是華亭爲松邑附庸郡有志而邑無志侯來甫二月即禮聘孫文簡公脩輯時文簡編修在家爲之盟主而招致文學之士佐之於是旁搜博采分門別類而志用以成矣華舊未有名宦祠鄉賢祠侯始兩創之自來良有司賢士夫之勳庸月旦非侯其孰能表揚者乎又闢社圃進諸生而與之談經術品秩文且與之論學其說本于易所謂寂感而証以中和証以孝弟又証以古昔聖賢所以成已成物守約施博者徐文貞公所謂味之而益旨履之而益效者也時文貞爲博士弟子以文字受知于侯謂必公輔之器而文貞果以鼎甲位通顯矣侯第歷宦至陝西按察使有忌公者竄公名於拾遺疏中而文貞爲禮書預參帷幄獨以公荐于朝立召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蓋文貞以門下士知公而特薦公名臣爲國家用豈獨報知已恩哉後公爲兵部尚書又以斬虜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戶卒謚貞襄當文貞在政府與公同朝且爲之和衷共濟而以功名終可謂兩無負矣

雲間志畧

卷之二 名宦

郡太守路北村

上海令鄭思齋

大中丞李士修

郡太守熊軫峰

郡太守何迪齋

郡太守馮桐江

督學使楊裁菴

郡太守劉沂東

大中丞張半洲
大中丞翁見海
直指使周觀所
備兵使任應乾
僉憲使董克平

雲間志畧卷之二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郡侯北村路公傳

路迎字資暘號北村山東汶上人以正德丁丑進士由北刑部郎為松江守公以齊魯之英授吳下一專城之任何難臥治之而公謂雲間劇郡賦重役煩慮一時不能經紀其事撫循其民恐恐以曠瘝是懼維時咨詢父老延攬搢紳即閭閻蓴蓴亦欲使之陳一得以集衆思而無所隱匿其情于庭堦之下乃知民間之窮窮于盜賊劫掠而民間之費費于師巫盛行

于是下令曰近來刼盜縱橫若輩恐累地方互相容隱甚有得盜賍令之逸去是以盜爲外府而以捕盜爲具文此風何可長也又下令曰吳俗信鬼人有疾病輒不延醫飲藥徃徃聽巫賽神費出不貲甚至破家傾產此風亦何可長也令既具與民約而爲之期其府縣巡司鄉城保甲有擒賊至者案問之賍証具在當居不赦之科不必申詳道院即押至大門外折其兩足與衆共棄之其市井區閭中五家爲伍十家爲鄰敢有男女師巫持左道惑民祭賽神鬼者令各舉首不舉即以其罪罪之因得其渠魁若干人捕而悉寘之法從此胠篋探囊之徒譚神說怪之輩皆狼奔鼠竄絕跡道塗矣公之治行卓犖他不具論論此兩者于風俗大有關係而公毅然行之無少貸則豈非所謂神明太守歟當公在郡時有博士王西園者公最雅重之而何翰林元朗王大參道甫楊節推運之諸公皆所敬禮及公陞任將行元朗三君子直造西園之廬請其詩畫爲贈公受而珍藏之夫公以二千石之貴何有一博士先生且其時鄉先荐紳尊顯者不少而丹青翰墨爭取重西園老人此亦熙時盛事而嗣後有張中丞半洲乞言于孝廉莊小山爲毋

夫人壽洪溪東太守亦乞言于孝廉楊南谷以藏於家蓋皆高其品望文章而非以名爵里氏重也嗟嗟世變江河愈趨愈下恐今無復有此風流矣太史董公思白入都道經汝上造公之廬而謁焉見其所居僅蔽風雨有孫郡丞某者肅衣冠出迎談及乃祖往事甚悉云自雲間歸所攜惟圖書琴鶴而已鶴已老矣而雲間名篋尚遺數幅出眎之乃談篋也此又可以見公之清德云

上海令思齋鄭公傳

鄭洛書字啓範號思齋閩之莆田人也由正德庚辰進士來知上海縣事公蒞任精勤明敏事無分鉅細簡繁犁然畢舉亦無論因革興廢井然有條而撫按道府所下文牒必視其有當民情與否當者輒即奉行有未當者竟置不報上官初亦銜之後知其不爲阿徇竟亦嘆服其訊決詞訟發摘奸狀如神舟行見焚屍道左者察其有怪色問之曰我故嫂也數日後有以母亡不歸來告因逮焚嫂者訊之其人故無嫂而告者謂母戴金餙夜行被人劫殺發其金具在公

知向所焚屍乃攫其母之金殺而焚之者遂擬大辟
成爰書海口民家以石磨沉壓一屍者密遣人偵之
村中有磨失其一取合之若符訊之得其情即具獄
凡詞訟遣原告拘提第以聽其自息不息者召而以
理折之必使平情而退有兩牛相鬬而斃其一者兩
造爭之不已公爲之判曰兩牛相鬬一死一生死者
合剥生者同耕待牛年老賣牛平分其人輸服各叩
頭去時遇凶歲饑民求賑公令報名造冊逐一親給
須臾分散遂畢居恒無一隸卒下民間若不知有縣
官也公日昃退食常垂簾鼓琴以自適或進諸生講

論經史評隲藝文月無虛日遇事曲加優卹縫掖靡
不傾心而尤崇奬人倫表章風節嘗論次名宦鄉賢
營葺社稷山川祭厲壇墠增置社學修邑志成文獻
于茲大備識者賢之至今黃童白叟猶頌公不衰也
後召入爲御史數上書言時事有直聲以居官廉不
饒貲產甫城被倭殘破其子孫子立來奔海上邑士
朱察卿顧定芳首倡醵金縉紳士庶爭爲捐助置義
田若干畝以充遺孤伏臘表曰鄭賢侯田云時與公
同事令華亭者爲永豐聶公豹同著循良名然議論
殊不相下一日坐察院側正當秋試報捷之期有報

上海無一中式者聶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爲落書
鄭應聲曰華亭百姓當災皆因業報此雖戲語亦足
見公應對之才父老述其遺事如此

大中丞士脩李公傳

李充嗣字士脩四川内江人成化丁未進士正德戊
寅巡撫南畿已卯加戶部右侍郎巡撫如故公聞宸
濠得增置護衛嘆曰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陳反
狀而　廷議難之公旦夕設方畧預策武備以待其
變庚辰夏宸濠稱兵犯順公出重兵屢挫其師遂宵
遁奔入鄱陽遇汀贛巡撫王公陽明一戰就擒此雖
王公之績而實公本謀也始　上降勑褒嘉而後叙
功不及公亦恬然亡何臺臣言東南財賦甲天下而
水利之政久廢以致頻仍旱潦儲峙空虛非長久計

詔宰臣推才望堪任者以聞　廷議以公舉首遂於辛巳晉工部尚書視江南水務仍兼巡撫公被命南來即訪淤塞故道不避勞怨而爲之具疏云臣考禹貢水道所歸相地形高下并永樂中夏原吉成化中周忱兩臣治濬舊跡請命司官二員分董其役　詔遣都水司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副公得便宜行事公集衆議知水之支節多岐而白茆港吳淞江二派諸水之襟喉太湖之尾閭也遂首興事焉酌諸郡縣食利之厚薄爲編戶任役之多寡畫水道中分之授以開鑿法度刻日完工先竟者賞後竟者罰而凡

樁木畚鍤給賞雇直之需皆括諸屬帑羨餘遴選廉能有司以主出入一毫不攝于已一物不取于民故皆踴躍歡呼不二年而役竣蓋公之治河嘗設巨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以汰沙泥名曰濬川把又置小艇百餘隨鐵箒于尾以爲疏導名曰鐵掃箒自是潮汐不閼霖雨無患而公循行河道間日惟一蔬一豆冬一裘夏一葛而已且自始事以至告成不以少有疏通處便生喜心必期底績而後已此傳之所稱公勿規小利遂獲大功者也攷之吾松諸河皆公以嘉靖二年開濬華亭所濬者曰南橋塘曰金滙塘曰

官路港曰站舡浜曰北蕃龍曰南崧塘曰北崧塘曰
官莊涇曰青村港曰黃泥漕曰尹山涇曰米市塘上
海所濤者曰舊江曰走馬塘曰周浦塘曰站舡浜曰
鹽鐵塘曰六磊塘以洩當湖三泖澱山湖諸水使各
通黃浦吳淞江以入海當是時若以爲費不支勞不
怠然自茲而後無水旱之虞者伊誰力哉其後吳淞
江湮塞在隆慶初年海忠介復爲開鑿今又五十餘
年頓成平陸矣而未有建議開之者何翰林叢說載
夏忠靖治水時軍徑內編有淘河夫銀今不知作何
項支銷去任水利者尚其寃心焉

郡侯軫峯熊公傳

熊宇字元性號軫峰楚之長沙人也以正德丁丑進
士由御史出爲松江太守公性資高簡器宇清華其
治率惇大而輔之以精明平夷而出之以練達時與
士大夫論及民生利病亟欲去苛剔蠹撫摩煦育之
而必不敢與時浮沉殘民以逞其慈祥惻怛之意眞
若進赤子于衽席懷抱中而爲之乳哺者而其一種
光明俊偉之度每飛揚于雙旌五馬間無論在公庭
堦會以事得其哀矜以訟得其軫恤者額手稱慈母
神君即望塵道路亦嘖嘖廉明太守不去口也其于

黌序青衿尤所加意培植嘗建天藻亭于郡庠以藏敬一箴與士子講明正學皆澄心見性之言而何元朗先生良俊爲諸生時遇以國士常進之衙署終日劇譚每至深更乃罷而一語亦不及私元朗嘗謂每侍公筵几如孤雲之在上漢戾鶴之在長空令人不敢齒一俗事其品可知蓋公之廉介不啻處子檢身未嘗示人以嘽笑此其氷蘗之操有終始不渝者而其斷訟持平能使無情者不得炫其奸而負覆盆者得白于槐棘之下先是吾郡有一富室子父死爲黠奴魚肉家貲遂至貧窘計將訟之公庭而其奴已計

買一人驀訟主人爲盜付之拷掠不勝楚箠誣伏押赴其家搜贓奴已潛置贓于床下遂搜得之晚宿春申浦真武祠賄公差縛主于柱方就臥間而奴之子覺有巨蛇緊纏其足輒大叫衆起舉火視之投蛇于甕中密緘其口明旦啓視之則朽索也衆始知其冤以甕解官公訊之其冤得白縛奴父于市令衆得共擊之須臾而斃且無論其他即此一事固亦神人之所快心者矣公最工詩郡齋賞牡丹有正憶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之句如此妙麗之詞出自郡大夫脣吻人爭誦之當公在任時適蘇州守聶雙

江以公事來松設席于白龍潭款之遂相與論學各賦近體一章說者謂兩公同第進士同爲御史又同守蘇松而賓主一時唱和亦足稱盛事云聶詩曰重陽曾此坐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香稻晚肥田應慚白髮虛琴鶴偶繫黃花泛酒船共笑此生眞浪跡息機焉得渚鷗前熊詩曰不悟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涇龍德光騰漢早事春農玉滿田吹帽最憐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流雲影前二詩并記於此

郡侯述齋何公傳

何繼之字善甫號述齋廣東順德縣人也公奉簡命而來守吾松毅以爲質靜以爲基督以爲經慈以爲馭其行政也弛之而亦不寬張之而亦不簡其治民也操之而亦不猛縱之而亦不寬時當災疢相仍饑饉日蹙公愀然曰民事孔亟此時予之辜也乃下令調停變通與民更始緩刑而薄稅養老而恤孤式閭而訪逸而又賑饑平糴給粥招流若拯溺抶焚然不遺餘力而其自御則供饍勿豐器用勿飾臥垂敝之榻服重澣之衣自守郡五年以來終不市尺縑以自

給卽公堂楮劄新紅之類亦發其餘者售之以給貧民可謂廉介之極而性更悟愉鎮定不作好惡不事紛更不敲朴苛細以繩束其民不鉤棘深文以詭遇其上賢哉大夫其視彼之尊嚴若神濡染若噬媚監司以天帝驅百姓以牛羊者奚啻霄壤懸絕耶公嘗籍戶口覈版圖定三鄉均九則山塲塗蕩周其廣袤滷甸宻菜悉其肥瘠不數月而遠近首隱田者數萬畝漏稅者數萬石于時四野歡騰父老泣下曰太守活我兹氓矣然勢家鉅族稱不便者嘖有浮言而事竟以寢惜哉後公陞河南憲副瀕行之日民皆臥轍

攀留而先是公入覲單車就道有富室恐其抵京無以爲贈遺費持金追送之而公揮手卻之去其人曰遠來無知者公曰吾與汝知之矣何謂無知卒不受此徐文貞爲少宰時知其事而題楊震卻金以貽公馮廷尉餞別冊中所書四小序中及之者也是烏可以無傳余友李節之紹文雲間雜記記公爲守時尚未設迎賓館上海陸儼山翁來謁公迎至儀門儼翁從儔衆中望見施八峯用者囚服而立于階下卽揖之而前大聲呼曰以子之才之美當登金馬玉堂今以何事乃屈首公庭耶蓋施八峯亦雲間一才子儼

翁素所器重者也太守因問此子爲誰儼翁曰公祖既知府事則一府之才士不可不知有一施生而尚不識其人乎太守爲之慚謝前輩之憐才愛士如此

郡侯桐江馮公傳

馮彬字不勝號桐江廣東海康人也公以進士高第拜御史抗言時政有聲烏臺中出爲松江守松故稱饒郡而瀕年以水旱寇盜之灾日就凋耗俗亦漸以靡靡前所更守五六公非不銳志願治然或因循而不爲或振刷而無補或陞遷投劾以去而未嘗以久任淹也故望一賢守如望歲焉而公至則慨然曰民敝敝矣豈無饑弗飽餐勞弗休息狠弗柔而梗弗順化者耶予牧茲土而有一于斯司牧者罪也其何策以理之于是蠲苛細黜倭浮勤撫循務生養餚學政

勸農桑去追呼之煩嚴投詭之弊繇賦里甲粮役有
議官布綿紗鹽課有既規畫諸條悉合機宜而中肯
綮歲省公費幾十倍而民陰受其福蒙其庥如是閱
春秋者再矣乃公則服再澣之衣絶重味之食減獲
不緝于御篚篚不及于門即交際燕享之需動有節
制未嘗遣一使出境外而亦未嘗取一介于人以彼
其賢詡之者以爲小馮君大馮君復起而柰何一朝
横被口語欲駕車以去也顧松之士民大有不能恝
然于公而謀所以援行者會撫臺周公按部至郡相
與合詞捺留而又即大巡侍御饒公留之又即巡鹺
侍御董公留之皆謂守誠賢良何可捨去而無何部
有聽勘之既公且不日就道暫息家園以須論定而
士民則相與攀車臥轍灑泣送之前途噫此豈可以
虚聲鼓動者哉論者謂公天下士也極其備度長材
足以康濟四海即區區一方之治何有于公特以公
能勇于任事亦能篤于愛人而不免持之太急故論
者輒有所短長亦事勢之所必然何足深怪第其心
迹之間一時未能遽白可爲世道發一嘅耳當年縉
紳大夫如馮公南江張公西谷相與惜公而曰天下
之懸虚而易疑者流言也涉久而自定者公論也厥

後太守之心迹明太守之論定而言者息矣吾民固三代直道之遺也豈以公之去住生軒輊心爲賢否紊耶故爲太守馮公立傳

學使裁菴楊公傳

楊宜字伯時號裁菴直隸衡水人也由嘉靖癸未科進士爲山東濰縣知縣多惠政及民立祠祀之有碑記擢居御史臺督南畿學政于十九年按臨蘇松所拔皆有才有名之士如朱公大韶袁公福徵周公思兼陸公樹聲高公士張公仲謙先後相繼登巍科取上第非其所首録則其所優録者也其校文之役敏而且精從來學臺無能出其右者矣吳興茅公鹿門爲丹陽令負文章重名爲公所雅重凡考試必以鹿門隨巡閱諸士卷皆與之參覈秩文上下其名次而

公取高才卷爲第一高故積學名家與皮豹齊驅並譽公嘗曰南京有皮豹松江有高才此必魁解會狀而鹿門不以爲然第謂高才雖不虛名下第非科第中人卒如鹿門言止于應貢當是時院中閱袁公福徵卷公極嘆賞其文跌宕不羈以爲奇士因駭鹿門鹿門謂此卷非但名士當是美少年公猶未之信也及發落唱袁公名果然英妙美丰神公乃盛稱鹿門眼力之高至能決人年華姿貌而公自督學以來鑑空衡平品藻百不失一僅失之吾松高才一人耳前輩言公考法極嚴每試必書二篇經一篇論一篇或一表一策見時必問性理通鑑綱目有能據實以對者輒旌異之士人以此俱務實學不騖虛聲周叔夜集中稱公督學政二三子皆謹于文詞不愈其度江以左文體爲之丕變良非虛語故一時科第遂稱得人而論學政者指必爲公首屈豈無謂哉公陞任之後爲蕘松糧儲道又爲南操江御史中丞總之造福東南于松有緣者也故泚筆立楊公傳吾友董玄宰太史言公督學時隨巡者不獨葑公一人又有丹徒令沈公青崖鍊者亦與焉公談次謂諸生中有會元兩人其一松江高才其一常熟邵其也沈公請問其

故公曰高才文字甚熟邵某文字甚雄沈公曰高才文字雖熟亦有俗處邵某文字雖雄亦有庸處未必是會元松江有會元恐非高才乃林樹聲也常熟有會元恐非邵某乃瞿景淳也無何辛丑甲辰會榜林瞿兩公相繼掄魁竟如沈公所評隋以此知青崖目力又在公與鹿門上矣青崖後以直諫顯爲　國朝名臣蓋文章與節義兼者因傳楊公而并及之

郡守沂東劉公傳

劉存德字志仁號沂東閩之同安人也公以嘉靖戊戌進士由烏臺出麾而守吾郡當公在臺中抗直敢言慷慨論列時有大議持不決者衆莫誰何而公奮然署名首發奸伏無避卓然御史有名而守松之命下士民則相與計曰　聖天子宵旰爲東南造命誠願得長厚之吏父母師帥者以弘濟時艱如劉公名御史得無早視專城矜直聲負銳氣不深諳練而事苛細耶及迓公來望塵道左其容粹如其貌溫如又竊計公雲間之遷當如汲長孺出補淮陽漢帝欲

其臥治也者而公即不倖倖有所建明亦必不落落無所表見他日持大體而畧苛細行之者必公也松故澤國泱漭無珠璣竹箭浦稍朱提之奇繫之職貢惟歲轉河漕百萬爲縣官餉邊而頃歲旱潦相仍閭左失業流離轉輾皆窳偷生將階于亂識者憂焉公甫下車以來正當兌事倥傯而公從容應之不擾民亦不病軍遂騰聲望而諸事每加延訪銳意調停惟寬厚惇大之是務雞鳴視牘迄于夜分所衡決一切錢穀刑獄之務于大郡稱煩劇者按署無留動中理窾吏不能窺其意旨亦不能闌其說詞而復扇之以玄風臨之以汪度無論與寮屬處與士大夫交無所見町畦露圭角即兒童父老亦且歡顏色而接之輒驚喜曰使君似非着惠文冠嶽嶽柱後者進之謁兩臺諸監司亦絶無抗厲態靡不咄咄稱賢乃知公無留心而有妙用無伉志而有冲襟獨能破觚爲圜化雕爲朴夫豈泥時遜事好托于無爲者蓋無爲而有爲以不爲爲者也汲長孺嚴毅之質其於立朝風采誠宜而于繩下則忌故漢帝出長孺外補稍抑以成其功名若劉公之于此際以其抗直爲名御史者而復委蛇以爲名太守于長孺風度得無彷彿乎公治

事之暇好親鉛槧嘗延見章縫之士與之論文藝談經綸而亦諮訪民瘼不去口其建顧豐堂于署後固亦昔賢先憂後樂之情也公能詩而猶長于署書郡中鄉先生家多有出公椽筆者又仰公清風在翰墨間矣後公陞浙江副使其子夢松生于松故以命名亦登乙未第爲台州守多政績能詩文時余司理台越晤對間談松事如家事叙遍家之誼意甚殷殷也而其人雅朴其政循良不爲浮薄峭刻之行更可以占公世德云

大中丞半洲張公傳

張經字子綍號半洲閩之侯官人由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御史大夫奉　敕巡撫江南提督軍務與總督大臣合謀經畧以勦島夷蓋江南重地討賊重寄非公重臣不可也祗因黠酋聚散靡常鷙匪獸散伺懈則進薄城邑見危則退踞阻深官軍不敢寧居亦不敢奮擊比且數易撫臣靡所建畫一之策扼腕咨嗟恫疑虛喝迄無成功此何以故則以師疲于轉戰財匱于漏巵禍積于蔓延力分于奔潰雖有善者束手莫知爲謀公受　上命持節鉞而來開府松郡身臨

國步目擊時艱慨然有廓清之志圖戡定之猷而天實厭夷時亦稍稍轉徙公亟下令曰可以葺我戶牖矣可以慎我封守集我流亡矣寇聚越境大軍既會克有期而公益發兵具艦以當要害之衝相爲聲援彼攻其前我攝其後寇欲奮則不格欲還向則有以待之備既無虞勢將自困于是計定而戰將帥士卒各以其職從事鼓行而前有王江涇之捷公方從容坐策而無何凱報捷聞時蓋甲寅歲五月之庚午日也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非耶先是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等處四月劇賊

徐海麻葉等偵知嘉杭兵已調松江搗巢去訖乃令數千人聲言先攻嘉次攻杭軍民洶洶張公從松兼程至視師令將官盧鏜鄒繼芳俞大猷督各路兵及狼土兵擊之賊北走平望又追兵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遂大潰共斬首一千八百有奇此爲第一功也當是時吾郡黎倭率其僚若屬走公戟門之下頓首颺言申頌休德而公歆然不以自有對　闕虎拜歸功　廟謨公可稱國家宣力任事不貳心之臣矣公故恂恂文人而至是復以武自表見在昔齊人譏儒者有禮無勇而夾谷之會一麾衛士而寒敵國之心

晉楚力爭是雄而帥中軍者廼說禮樂敢詩書之士由斯以譚文事武備實相爲須而公固世之通儒也此惡可爲拘曲者道也況公宦蹟所至湖藩以撫苗著名淮臬以弭盜宣磬而茲者出其緒餘以掃除宿寇惠我東南非誠才資文武備體兼長何以辦此詩有之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有公而甫豈得專美于前哉第公亦稍自貴重不善下人會倖臣趙文華來督視恚其不受願指又與論出兵不合乃具疏劾公縱寇縻財屢失進兵機會且言欲俟賊飽載出洋以水兵掠餘黨塞責　上怒詔下獄而是時公已王江涇

報捷文華匿其捷書不以上聞竟論死科臣爭救之不得遂棄西市惜哉史官張公鴈撰倭變志而曰夫疆埸受事而刀筆之文墨深重舉事一不當則軍書隨其後其倖而成功則忌者之口益鴟張而往往與敗將同請室此古人所以歎立功難也余于張公不能不爲之三歎

大中丞見海翁公傳

翁大立字道生號見海浙之餘姚人也嘉靖戊戌進士三十八年以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蓋東南自島夷倡亂侵歲相仍有司告急方以安攘大計屬　主上宵旰憂而公嘗以參政督餉蘇松至是命爲江南巡撫既下車爰檄郡邑求閭閻疾苦軍國機宜所當釐舉者條上之無不當　旨一一見諸施行而其最大且急者則有鋤強弭盜之疏以明法禁有練兵置將之疏以飭兵防有凱奏記功之疏以鎮軍威有議處馬政之疏以寬民力而又論精選閱以

汰冗食信賞罰以激士心嚴舉劾以繩吏治此其施爲次第已可舉而言矣時有打行肆行强搶刼奪公嚴爲禁革且令府縣官密拏數日間創死十餘人不逞之徒計窮勢窘乃揭竿而起刼府縣庫藏囚獄并圖公院署縱火焚燒公聞變踰墻而出幸不及難然敕書符驗俱已散失公乃密疏請重給敕印群不逞俱追獲于太湖之濱悉伏其辜自此打行之風遂息閱歲丁未海寇内犯嘯聚三沙出沒靡常官軍迎擊之未發公方日夜焦勞求所以滅此朝食者以報九重以救元元之忌而聞警即下令整兵鼓行往擊會荆川唐公來視師公居恒雅重唐公亟就與之圖事相與設方畧欲擒其左右援而絕其歸途寇聞之懼乃爲退舍公遂以兵蹙之一舉而有得勝港之捷再舉而有周浦之追又大舉而有陶湖之勝至是賊之寇我境者已無噍類而一方之人得以安枕貼席臥者孰非公大造哉蓋公勤敏在事諳于咨諏而尤留心將領奏請添設金山衛游擊一員添設沿海軍餉若干石去腹内冗兵并民間雜差議加應安徽寧等府民丁協濟蘇松而以徽州一府民丁一萬六千有奇則獨濟松江軍興之費其他如賊艘之往來賊

情之變詐賊所經道路之險夷條貫畢陳如指諸掌而又內賛樞幄外給軍需復以忠義鼓敢死之士故人樂爲之用所向無前宜其績用是成也　上聞而寵賚公拜金幣之賜事平旋有加賦之議公疏請蠲除又有查催逋賦之使公疏請撤歸又以荒政莫先水利公疏請工部官一員濬導時東南方伏公爲保障而　廟堂忽有別注之議豈天遺吾民不使之竟所設施終惠茲土歟後公官至尚書廕一子以功名壽考終在公無復遺憾而在江南此時以不得公久留爲悵悵故述其事之始末立公傳如左云

直指使觀所周公傳

周如斗字允文號觀所浙之餘姚人也登嘉靖丁未進士由江西貴溪令以治行徵入爲御史官北臺乙卯歲來按吳中四郡治民多惠政臨敵有膽畧其所爲吾松勞心焦思救災捍患者無如備倭一事亦無如救荒兩疏蓋倭夷入寇始自黃巖蔓延浙直癸丑春二月賊至上海屠人性命燔人室廬掠人財物幾于一空至夏攻府城焚殺滛擄所過亦復如掃公初下車即上疏言賊勢猖獗荼毒生靈其處殺傷官軍幾千名其處殺傷男婦幾千口其處燒毀民房幾千

間兵伍某處缺人錢糧某處乏餉督撫有司調度之得失將帥士卒戰守之勇怯一一達諸　肅皇帝於東南軍興　詔司馬調兵戎　詔司徒酌糧餉兵食既具殺伐用張矣公又分布土兵客兵嚴防要害督諭將領相機攻圖且慮客兵久住騷擾地方選土著之民壯分給口粮訓習之以待緩急是公於練兵而寓救荒之策也先是寇入罷市輟耕餓莩載道公見之不勝愴然即具疏奏聞其言詞剴切即鄭俠流民之圖何以過焉因得　俞旨減是年田租之半凡小民已輸入倉者升合亦皆發給擔負以歸人有更生之幸乙卯歲賊至柘林募兵亦到公度其勢必將走蘇乃先劄吳江遣兵堵截賊遂退據墓亭大兵乃得合圖勦殺殍藉者甚衆公又度寇松餘黨必遠竄而西計先往蘇迎擊之賊果由唐行鎮與官兵鬬殺直趨婁門公以先事有備親督蘇兵斬賊四百餘級而向之巢穴於松者一舉而殄滅矣非公料敵如神能有此大捷乎已而新寇復來屯據陶宅新場等鎮時公在蘇慮賊圖松駕小航夜渡過斜塘風烈幾覆幸而無恙非神佑公不及此是歲復大旱荒公又以十分重大灾傷急救殘民事具疏以聞下

詔又減田租之半蓋合兩歲而兩減半租亦似全蠲一歲而兼之饑者羹粥病者給醫死者掩骼故民得少安而公復奏留折布折徵課鈔等銀以支軍餉示有司減撤廩餽并供億筵宴亦已之吾松之所以連遇凶荒雖有外寇而不至內亂者特公干城在耳既而賊于五月望後猝至攻逼松城援兵未集而公以孤身周流四門仔肩百務日中不食夜半登城西望烟焰瀰空公爲仰天飲泣而又念小民守城之苦諭令鄉宦富室迭相替更賊知預備難攻不半月皆解散去吾松之幸獲保全者秋毫孰非公力哉松之民感公德公相與鳩工聚財於丙辰歲建生祠肖公像尸祝焉廷尉南江馮公撰公碑記皆公實録也公不一年而爲南畿督學又不數年而持大中丞節來撫吾吳公之功名始終在吳地而備倭救荒獨於松有萬民之利百世之恩故不勝想憶公而爲之立傳如此

備兵使應乾任公傳

任環字應乾山西潞安人也嘉靖甲辰進士先任蘇州府同知後任蘇松兵備癸丑倭寇東南公練民兵躬介冑策馬與力戰嘗徧身書姓名曰死綏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識者爲收吾骨聞者壯而悲之公治兵日夜暴露草莽泥淖中與士卒同寢食俸入悉以犒戰士士樂爲之死嘗與賊戰敗追幾及公中之創疱者徐珮手搏賊以免公珮竟死既守太倉以積勞發疽聞賊至裹瘡出海破風濤而擊之賊大敗俘斬百餘已又敗之陰沙又敗之保山又敗之南沙賊

望公旌旗輒駭曰此任家旗也咸遁去捷聞擢山東僉事備兵蘇松甲寅賊犯蘇民爭走保城門鑰不得入公亟命啓門納之存活者數十萬明日以計敗賊于葑門乙卯復大敗賊斬首六十餘級進副使賜金綺廕一子世襲副千戶時丁嫡母趙孺人憂以兵事起復公公晝出治戎夜歸則衰絰終夜孺慕泣時訃聞在吾松棠溪書院其哭之哀路人聞之無不酸鼻者明年倭平乞終制　詔許之仍陞參政未幾竟以哀毀雞骨支床卒年僅四十贈光禄卿太史氏張公嘗曰公戰則死勇喪則死哀蓋忠孝其天性哉乃知大節大功能垂宇宙者不虧其性也温嶠趙苞之不堪爲忠臣也從古恨之矣夫士多談穰苴而得封拜然身未有歷疆場者亦未有親鋒鋩者任公文吏耳當島夷倅起霜鏑雲戈當者靡不北而公乃獨厲卒伍衽金革以與此賊誓不俱生也櫛雨沐風暴瘡含血七起七戰于險易之野九上九下於鯨鯢之波卒能挫賊鋒以舒王愾其勳庸不百倍他人哉然而抑抑恂恂不矜不伐其養可知公嘗曰克海闊天高之量養先憂後樂之心始可言士嗟嗟彼其視忠孝爲大物而視死生爲細故也即古名將何以加焉至今

松人思慕而詠歌之故奮筆撰公傳

僉憲使克平董公傳

董邦政字克平山東陽信人公初應貢任六合知縣善騎射嘗擒江中劇盜以果敢勇毅聞當倭亂時督府知其能檄至松江捕寇撫按奏陞松江海防僉事駐節上海公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用戰輒奏功時上海被倭殘破靡有子遺百里村墟幾絶烟火雖新城築就而守備之具十未一完甲寅正月十八日賊首蕭顯者駕七巨艘率衆夜泊城下旋逼東門外穴樓壁以瞰城中而又聲勢恐嚇吶喊搖旗中外洶洶皇皇以爲必有土崩瓦解之禍城不覆者一髮耳

而公登雉堞罵賊跳躍如飛賊望見有懼色嘗親冒矢石督將士環甲固守之每出城與賊戰用神鎗手鼓行而前以一當百賊不能支遂遁去乙卯正月統兵搗川沙窪直入其穴賊死者五百有餘至丙辰之三月公同兵憲任公環擊新倭于界嘴公奮勇力戰自卯至申斬賊十之七明日復戰又敗之賊自金山登陸流至西巷公進戰衝其鋒賊潰走匿法昌寺公用火攻盡殲焉又追擊新庄賊于沈庄百餘人皆駢首就戮公于東南戰功爲多上海之孤城所以危而復安者皆公保禦力也先是曹軍門横涇之捷公與

婁參將宇皆有功而督撫楊宜憤已不與并劾公遣節制不但没其勞而且欲按其罪時論譁然爲之不平時文貞公在朝有言曰方今多事之日未聞推轂一敢戰者而先論去一二立功之人如國事何兵部擬提問公非文貞力爲之保全幾不免矣後以清水窪之捷部擬陞四品秩擢用庶幾其少有以報公乎

雲間志畧

卷之三名宦

中丞吳東湖

郡守方雙江

司理吳悟齋

別駕韓雙泉

郡守黎漢門

郡守史鶴峯

郡守臧尧山

司理袁澤門

華亭方礪巷
華亭倪東洲
上海郜文川
華亭周三泉
華亭陳春臺
僉憲鄭九石
郡守衷簡肅
上海黃景雲
博士張虞峰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大中丞東湖吳公傳

吳獻臣字廷舉號東湖蒼梧人由進士宰順德徵入爲御史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瑾枷號午門前一月謫戍瑾誅起官爲松江府同知後于嘉靖年歷官至都御史巡撫江南當公之在順德也有蜀之吉士鄒公汝愚智者以抗疏得罪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公令邑民李煥千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弘治辛亥十月鄒卒戍所公經紀其後事適方伯東山劉公

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始亦訝之後廉知其故反加禮待共捐貲還其喪而公自此知名矣其同知松江府時適劉公德滋琬爲太守劉江西人亦能吏也舊規太守升堂後佐貳官各歸私衙理事而公獨不去即側坐府堂凡守舉動有不當者即正言規切之性復喜虱時與太守燕居輒捫一虱置卓上周圍以唾作一大圈直視守曰汝能走出此範圍乎其輕世傲物如此及爲江南巡撫行部至松政體清正威嚴人莫敢犯即府縣進謁亦自肅然堂皇之上無一吏胥站立其傍寂不聞人聲唾咳亦可謂尊顯若神矣第其

坐堂時徒衆盈庭下忽棄之趨入後堂須臾而出人謂其自種瓜茄于園畔育鷄雛于庭中偶思灌汲喂飼而入皆以爲痴恐失憲體豈其然歟公亦博極羣書嘗至孔廟行香畢問諸生五眼鷄三脚猫故事無一人應者而又以所刻薛子胡子粹言頒示諸生蓋亦汎濫簡編嘗非俗吏父老有望見公顏貌者云其人軀幹短小黑瘦骨立且舉動輕率儼然一山猴耳然按其前後行事如劾劉瑾之逆治鄒公之喪此其品何如正直忠厚即有傲睨簡率處亦何足爲公病哉偶閱潘公士藻閒然堂類纂編載公遺事當其在

太學時與南城羅屺爲友屺病痢而其僕人疫且死公日煮粥啖之且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反不辭勞屺病瘳已而同登進士嘗語人曰屺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吳君也此其高誼何如又載公仕終尚書至易簀乃無衣以殮無棺以殯賴都御史姚鎮爲營辦其喪公生平視財利如糞土妻子雖胥饑寒而施于不較有無此崔後渠先生稱其真才潔履皆從漸摩而來蓋公曾從陳白沙講道想於此得力居多耳

郡侯雙江方公傳

方廉字以清號雙江浙之杭州新城人也第嘉靖辛丑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遷禮部主事晉精膳司郎中會有庚戌虜事　上忽出御殿公袖諫草以上時徐文貞爲大宗伯心異之遂言之吏部出守松江公至郡時倭夷已渡黃浦殘虐上海縣治者數矣上海之民子女旄倪悉爲其所戮辱室廬財物悉爲其所刼燒閭有得脫者悉走郡城以寄命于旦夕此無他則以上海之城未築故也先是陸文裕在京時上海解粮人往見以築邑城修海塘二事爲請公曰此

吾意也欣然操筆改易奏稿命進復慰當道准行而
文裕不久致仕按院舒雲川汀至上海閱視城基鄉
宦富民恐妨其業咸阻止之文裕不能獨任第築海
塘自後海潮幸不汎濫而竟以無城爲倭奴所蹂躪
衆方追悔之而已無及矣時方倭在事羽檄交馳工
役並建而立法整嚴不三月而城就至是寇復從南
沙突來城下見之爭詫以爲神不敢正目視也乃由
黃浦窺覬郡城則已高壘堅壁伺間累挫其銳而賊
環視莫之誰何蓋由公日夕深衣幅巾巡行城上以
稽勤怠親執榎楗儆其干撅之不力者而又運籌方

畧條列事宜曉諭軍兵人等如賊臨城濠未近則以
硬箭强弓鳥銃禦之如賊迫近城濠則以神臂弩火
石檑禦之必期中的傷人不許浪發而塹旁則用鐵
蒺藜布地使賊不敢前而又立賞罰格懸之見賊誼
譁者笞遷次者笞未戰先亂未格鬬先奔者按軍法
有能赴賊巢探聽消息者賞有差伺賊去城稍遠則
縱民出城樵蘇擔負俾搶攘之際民猶得以樂業安
生而其携男挈女避寇入城無所棲止者則覓空閑
寺院公所使居之毋俾失所又有將男女棄于途者
公命地方里甲收之撫養別舍其六七歲能食者以

糕餅啖之其尚在襁褓者雇民間婦女給以工食出乳乳之存活者不計其數公又慮客兵久溷吾民則爲練募土兵以分其勢從此客兵少戢無復有脫巾求糧者又募鄉兵結團練統之里中富室喬鏜盛際時輩三四人使自爲戰而又使諜投毒賊巢井內賊飲毒死者千人自是倭勢亦少戢矣先是沿海民土田鹵瘠日惟薪採魚鹽之利以僅足公輸寇變以來毒流原野民不聊生公乃圖其疾苦以白之直指周公公轉聞之　朝籲恤其所逋故松人方轉死流離而猶有及廬舍長子孫以幸須臾無死得以沐浴膏澤者誰非公賜也公質性敦敏强毅語及生民即義形于色而凡事之有關要害者慮必幾先其才足以當世之取捨其德足以寄時之安危故遇變臨危所施輒當所謂心誠求之必有中焉者耶忽一日亭午後西關外哨馬人呼曰我來我來遂訛傳以爲倭來倭來舉城鼎沸無不鼠竄狼奔即公解諸役一時散去者多矣公亟呼輿人出迎之而回顧輿人又復不見乃呼雜役昇輿而出至鶴城書院始知其爲訛傳而公神色不變第云回府而已非公識在事前而氣度凝定能如此乎公始居松時其體豐盈其容渥赭

自禦倭而後倉皇赤日霖雨中寢食幾廢且又矢勤矢慎發慮出謀年未半百而髮已二毛體亦羸弱矣時公報陞九江備兵使者而忽聞新寇復來民乃號呼涕泣願公復留于松公亦不忍遽去寇退乃去之然則松之民烏得一日不思公又烏得百世不祀公耶後公遷江西副使晉廣東參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爲江南巡撫尋轉南京工部右侍郎引疾歸里以七十壽考終其爲江南巡撫也念當大軍之後嗣以凶年民不勝殍公懇疏以請其辭酸楚所減賦百餘萬而蘇松兩郡得十之八蓋重念并州之誼也父老有談公遺事者當寇圍城之夕有上舍杜戶援琴公聞而叩其私室出上舍于帳幕間而勞之曰爾可謂暇豫矣然欲享其樂不得不任其憂請以所藏阿堵假四千鎰以資鞅鞳上舍如其數獻之大都素封家亦無能閉其囷庾囊橐者然公絕不以自潤而人亦不疑其纖介私其中心誠信于民故也彼有踵其策者上因之爲利而下亦乘之爲奸謗議蜂起噫安得與公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司理悟齋吳公傳

吳時來字惟修號悟齋浙江仙居人也登嘉靖癸丑進士以甲寅歲來理吾松甫至會倭夷入侵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郡守方公且臥疾暫告假間公奉巡臺檄攝城守監軍則未明求衣日昃不食若以干戈爲枕席者然晝則巡城而巡夜則乘城而宿戒登陴者殊死守稍懈輒大創之而又募巧匠作雲梯治火砲佛郎機鉛銃諸器教士習弩射矛槊屯之四郊以作聲援備非常一日寇勢逼至士女奔城下者千萬計或議建閘止之公曰城下獨非吾民耶以民與賊

而抱空城非計之得也乃開門悉縱之入且擇空閑
地盖房使居馬時因城隘人衆地道汚闕疫病大作
公四啓水關入舟以便輸薪穀者而即因其歸舟載
穢滯出之又用鑒製藥餌療治之民是以得不疲于
疫有客兵過吳門中丞明厓張公犒不及格遂致脫
巾而呼比至松按臣觀所周公與公計爲之備公度
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各立行堡令客兵至者分
署部伍敕官吏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
營貼然且以客兵素稱驕悍剽掠即不異寇制之頗
難乃採贊畫者言結其酋長數輩日約束之行伍中
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於是刀斗相屬迄終事無
敢譁者後張公移鎮境上親兵取人一縑公鞭之數
十下張怒讓公公不色動徐對曰用兵以安民也如
庇兵以殃民忍乎張爲內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
攻城會天雨甚城崩西南隅數丈人情洶洶不安撫
按兩公惡呼公計之公且盡撤屯戍弟以箭弩數十
人扼其衝兩公不以爲然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
懈彼將不虞且泥滓安能登城即登從高攻之易耳
兩公遜謝弗及時內徙者薄城而居類以苫盖其屋
公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夜選卒將屋材運之城

外爲木柵以扞衛修城者卒且戰栗莫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往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其經畫周敏類如此當是時賊知我已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公建議欲窘賊所如設方畧決震澤之波阻賊飛渡當事者從公言悉檄吳江令洩湖水出平望趙澱山湖隨以水兵塞諸隘口賊果由檇李道平望阻水不能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踐踏我兵出其不意先後襲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自後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繫公首謀也松故東南重地國家財賦所輸亦百萬生靈所係而一

經倭夷蹂躪民不樂生城之不亡有如纍卵公與居守方公寢食不寧督視戰守公且躬履行陣辭指激揚一時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因溝壘爲金湯作嬰羸爲貔虎全吳以之障蔽幾輔以之保安厥功茂矣自倭亂後人情愁慘久不聞鼓樂聲忽城南一小姓成婚偶用鼓吹捕官稟聞按臺命即擒解公從容進言曰嘗此一派笙歌亦足粧點太平光景遂得免捕其片言爲民造福如此公後入爲刑科給事中言柄臣不法事謫戍嶺南至隆慶改元　詔起行間歷官御史大夫位亦不滿其德而吾郡去後之思彌久彌切

所立紀功碑在生祠之左庶幾其可少報公乎父老有述公遺事者當周浦進勦官軍失利時公逃周浦寺內有一老僕周山及一門役蕭成者隨公忽見群倭趨入寺公與兩人懼不免緣金剛神肩背而上避入板閣中倭據寺爲巢三晝夜不去三人餓而待斃山曰今夕出亦死不出亦死盍先伺其間或可倖脫乎乃夜半乘倭睡酣緣神像而下走二里外見野有草房縱火焚焉倭望見火光疑大兵至亟趨出寺幾空無人公乃與蕭成下板閣從間道遁走山已先覓一小舟急棹出浦入舟舟子進麥漿一碗公飲之少有生氣抵暮得入城此可謂出萬死于一生者至今言之令人涕蘇下益感公不去懷故并識之此

郡別駕雙泉韓公傳

韓崇福字君祉號雙泉北地之客雲人也初由選貢授官知滑縣事滑藩邸也藩王頗驕恣公按法治之王銜公遂左遷爲松之府學教授公至以師道自尊與諸生課文講學不三月而士風彬彬焉既而與郡邑間禮貌有不合者遂浩然而行渡江去諸生佩公道義不忍恝然于公也乃馳數百里外追還之時海寇在松城外擄掠居民殆盡所過披靡有司莫知爲計學士縉紳先生輟絃誦以談攻守而登埤者逮章縫矣當關而譏呵者盡博士學官矣一日突寇南關

邇濠而陣時募援之兵未有至者士民莫不傍徨公憤然作色曰奴輩此來出我不意豈謂秦無人耶乃挺身挽弓而前三發矢而三中其渠魁部黨不勝駭愕輒瞠目喘息而疾走西關公復挾矢追及之賊取門屏蔽身奔潰以去自後賊至不敢仰覬城隍所過雖皆殘破而孤城賴以保全公之力也昔薛仁貴以三箭定天山而韓公以三箭定海寇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以此撫按兩臺咸奇公有雄才命出浦爲守禦公率兵士不過數百人寇猝來向公舟射矢如雨下而公弗爲動也公徐發勁矢還射之中者多落水斬首級十餘寇輒退去時鄉紳有額手謝公者公曰我豈爲此拉功名哉弟當喪亂時聊以爲國家效一臂耳其斬首功悉推讓郡丞而後且襲取功次或有超遷憲臬者而公淹淹下僚絕口不談決勝事其不伐如此雖古之名將遜功大樹下曷以加諸然公聲望藉藉聞于京師元老每垂問韓君何如人負文武之畧爾爾會裁菴楊公以缺官請乃得循資補松之別駕始得與郡大夫追隨五馬間而公冲然不以屑意亦惕然不遑寧居也視牒而暇則枕戈示散衙而出則臨戎伍一聞賊至即統兵遮擊之若奮不顧身

者公直偉丈夫哉何可以資格少之蓋公家窓雲識
虜情習邊務使得當一面之寄其功名當不在韓范
下而惜乎其僅擢蘇郡丞去也可嘆也是時有府同
知都公文奎者善騎射常敗賊于南沙吳淞得勝港
以及寶山直指上其功陞俸一級有同知羅公拱辰
者爲松陽令禦賊有功奉檄來援陞浙江兵備僉事
左遷松江海防統兵海上有勞加運同銜有常州通
判劉公本學者來署上海縣時上海築城之初守備
單弱而倭猝臨城鄉紳請貸庫銀二千兩爲犒賞資
督兵畫地分守賴以無虞若三公者亦可謂同功一
體者矣史氏張公鳳曰自島夷內訌海上鄉無完堡
居無蓋藏而數公出萬死一生運謀於搶攘之中戮
力於危城困鬭之下得非天生其人救此一方百萬
生靈者耶余故傳韓公而并及三公志之于其傳後

郡侯漢門黎公傳

黎遵訓字孝若號漢門湖廣京山人以嘉靖丁未進士歷兩曹郎吏有聲出守松郡松被寇毒歲復荐饑民俱失其常業恐恐然草木皆兵公握符而至居頃之寇猝抵城下不下萬人士民徬徨莫知計所自出公第登埤以利害數語諭遣之寇輒羅拜引去城以內外無問男女老稚莫不合掌歡呼以爲黎使君活我時權貴人視師恚公後至且慶文吏不閑于兵檄使督戰公毅然戎服就道權貴人亦無如公何已乃撫瘡痍招流徙蠲逋負緩催科增高而塹深輓芻而

峙糗籍兵耀武以權緩急以圖安攘蓋晝不甘味夜不交睫者三年于茲故雖蒐聚兵連徵發滋有而師不絕餉歛不蠲民屹屹崇墉寇不敢伺隙而動一方之得以休養生息者皆倭保障功也不然者兵荒殘耗之餘非公幾弗振矣蓋公性資耿介恪守官箴和外辨中畧苛節而存大體而居恒義命自安不以升沉得失介意至論天下國家事忠義之氣舞于眉端此誠有大臣風烈者兩臺累疏論薦將由郡守入爲公卿而不免循資叙遷久之得滇南備兵使是何足以盡公才哉

郡侯鶴峰史公傳

史直臣字子忠號鶴峰順天涿州人也公以嘉靖丁未進士由縣令而來貳吾郡即爲吾郡守惟松咎稱富庶而當是時則以瀕年水潦洊臻倭奴猖獗民皆失其故業日削月殘去者流離不歸存者瘡痍未定而兼以國用告匱羽書交馳新征愈繁舊逋仍迫吾民汲汲乎朝不謀夕莫必其生矣公爲松之貳守簡靜廉平民用是懌當路以守松非公不可故即以專城之寄屬公而公則熟識民艱悉心調劑且又隨時勸相因俗捄循必欲使居者帖于席行者安于途聽

訟者免泣于桁楊而輸賦者無號于庾庫即郵軒之使戾止于斯第令供帳飲食不乏而已無所事侈靡以饜徒隸而殫民之脂膏亦其性素約然也蓋公以愷悌秉心以永霜持操自禁奸餙吏之奸来嘗文法相困敲朴相高而暇則以道德文章煦煦然陶鎔士類眞所謂舒鸞鳳之祥祛鷹鸇之悍揚光霽之澤輟風霆之威也者公眞循良太守哉且夫守一人耳郡之事舉其大凡則有錢穀有兵戎有鞫讞以諸大夫交攂之而守特爲之綜其成于上綜其成而善敗異等豈直守之自爲殿最亦諸大夫所共爲休否者也自公守松而國無稽賦軍無耗伍庭無留牘而囹圄無纍囚諸大夫拱手受成于公而得以燕燕居息固公所以養清淨和平之福而士民享其餘休諸大夫亦蒙其餘芘者非公其孰能有此乎于時公以治行叙銓陞山西副憲以去而一時晉得一良翰吳失一良守矣至今松人之德公其思益倍于去後而監碑立祠談及則額手嘘噓此豈可以虛聲恐嚇而得人若是其深且久者也如公賢有司烏得不爲公作傳

郡侯堯山臧公傳

臧繼芳字原實號堯山浙之湖州長興人也公登嘉靖癸丑進士歷工部都水司郎中出知松江府松與湖衣帶水相距不二百里而遥向來親戚友朋往來亦不絕跡公既爲守抵家即戒嚴其門松人來者不見一客不通一書即胥吏門役皂快輩一叩頭而出不得久留其方嚴之槩松之士夫不待其至而已聞之矣既至自出謁撫按監司還即坐堂皇之上理郡事日有規條粘之屏上依次而行自投文放告以至理訟不疾不徐從容應之有餘暇而暇則接見士夫

賓館中所談必地方因革利病欲以非意干者見公嚴毅不敢居間一事吞吐一詞也是歲適大水公爲請蠲其賦趣兩臺具奏於　朝又給粟以賑之煮粥以啖之而亦必親自檢點使民受實惠而非徒事具文者所全活不下幾萬人金澤有盜丁彪聚衆數百人販鹽湖海間撫臣將議勦公曰此輩皆草木妖無能爲變若戈矛與之從事必有玉石俱焚者矣請勿勦而諭令自歸諸脅從竟縛彪馳獻地方以寧故事金山衛軍糧一月一給會歲饑遮留郡吏欲請於一月之外預給一月糧公曰軍糧徵散自有定期如先

一月給之後必以兩月三月請漸不可長也固勿許而密捕倡首者數人衆譁遂定時郡邑多事大吏時與守議畫調停有不當者公必再三爭之大吏每屈已以聽而公持其事直且氣平詞和大吏亦不以爲訝也故其相與計議者其利于民甚多而民且佩德咄恩倚之爲召父杜母矣癸卯冬公母吳夫人卒于家計至公適有事吳門立解印綬付其寮友跣奔而歸士民之在松者不知也旦日府中眷聚亦趣歸乃始知之而行李蕭然不過圖書數篋袍帶數襲而已往亦有郡縣憂去者郎甚速亦有數日淹而公無

旦夕淹也儻于庫中之羨橐中之藏有所顧戀豈能不俟終日哉非大廉不及此聞公跣奔之日憑棺悲號氣絕者數四三年足跡未嘗離苫塊間比葬廬墓側服除而猶獨處外室者兩朞非大孝亦不及此合之則公一人廉吏而孝子也此公之所以百世祀鄉賢祀名宦也峴山之碑當不在若下而在雲間矣公子懋循負高世才中萬曆庚辰會榜授國學博士官性瀟灑不樂仕而公之孫爾熔爾炯爾焜才亦翩翩將繼祖父而起翱翔霄漢松之人皆額手籲天而頌公有後公之後嗣如此天其有以報公乎父老有談

公遺事者當文貞柄國按君陳公文峰爲建青宮太師牌坊上扁之日按君宰郡邑大夫及諸學博站通衢北向行四拜禮公挺然獨立按君回首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公答曰統于會矣按君默然又一日文貞冢孫行冠禮有士夫謁公欲請公爲大賓而其詞甚婉第云加冠之頃欲聽公祖教誨一番耳公應之曰老先生亦爲此言耶他家小兒曹戴帽與吾們官府何干士夫大慚而退其節槩類如此後公遷楚臬卒于官僚友檢其橐罄如也第有一竹簍封置空齋舉之頗重諸大夫竊疑之護藏以待公子至及啓視乃

一藥碾耳諸大夫且咲且嘆曰昔鬱林守載石壓舟以歸公眞其人乎此又公之清德終始如一目者也併志之

司理澤門袁公傳

袁汝是字公儒號澤門湖廣石首人也由嘉靖庚戌進士來理吾松時堯山臧公爲郡侯以敦大渾厚變養元元政務鞏然修舉而公以法制明威謀斷相資而佐之公刑官也而公且平恕宅心不期必于刑而期必于刑措嘗曰刑有所召松之民所召者始于賦重敝于役繁蔓于催科慘于變賣數者民之刑也而實民之蠹也不去民之蠹而刑之是荼毒我民也乃乘署縣時分九等之則以平賦立十限之法以緩徵嚴告訐之弊以維風華庫辦之繁以省費而其糾刑

也求其生而得者則生之求其生而不得者始刑之哀矜一念滲入于鞫訊之時而跳出于楚箠之外是以終公之任三年秩滿無冤獄亦無冤民如白朱葵等之覆盆釋陳詔等之誣罪此皆刑罰中之教化其著者也公嘗語縉紳曰余朴人至二十則心疚推此言者豈忍于我民而斃之敲朴者乎公一日坐堂上見鶴鹿軒軒翔走問左右歲食幾何答云歲供銀七兩公曰此亦民之脂膏也玩飛走以食人吾何忍焉命去之夫公不忍于物而又何忍于民此真可謂仁君循吏也已公以治行徵入拜給事中由刑歷禮而工以數數糾繩爲人所忌出公判泉州二年移補蘇州府同知旋陞松江府知府其再任也憫小民之困于兌軍者則監督持平武弁無驕橫之索鄙糧犯之斃于繫獄者則產盡開釋羈囚免餓莩之冤盡經畫以編助役之公田重矜疑以輕侵欺之舊獄此亦其政績之卓然可紀者也而久之則治體稍弛頗多物議則以一鄉先生與公同在諫垣者俛仰陰陽與之沉湎于酒有東園載酒西園醉之謠以此功名不無少損于理郡時爾獨其祥刑之聲至今尚灌人耳而公以黃門青瑣浮沈于仕宦之途不戚戚於下僚不

營營于速化此其度量亦有大過人者是何可以無傳

華亭令礪庵方公傳

方鈍字子銛號礪庵湖廣荆州巴陵人以嘉靖庚戌進士來宰吾華始至正值饑荒侯乃監一牌于縣門大書捐令勸民四字下分注兩行云饑饉之年凡事要省省而又省不餓不冷饑饉之年凡事要忍忍而又忍不盈不損此令布而其恤財止訟之意業已諭衆通知矣故其署中所食日不過一菜一腐或數日僅具一羹即其天性澹泊故然亦將以此儉約之風表率衆庶而民有具詞訟人者則進之几案前以溫言勸之或以正言規之必不令無情之詞少伸于片

紙而民亦以此頓息其囂囂公所日夕焦勞寄盱而籌畫以陳白之大吏而咨訪之士大夫惟是民間疾苦而隱隱乎若痾癢之傳體而痾瘝之切身者於是拙催科停夙逋戒勾攝革羨餘所以撫循而休養之靡弗篤摯夫侯故大器姝倫壯猶異等眞稱倜儻非常之才以之處囊必且俄而頴脫誰能禦之而侯雅不欲以尺寸自見寧鈍毋速寧朴毋華百所注厝張弛要歸于惻怛愛人之念而豈遜事沉時以無爲藏拙者耶當是時有郡大夫延客作長夜之飲者例必取辦于縣不免役其民以應供具侯姝厭咎之乃瞰其將登席必執杯操箸以從而還理縣事之後即趨至飲所候送以此客不自安旋且散去而郡大夫之設席亦稀矣蓋侯之意寧使得罪于上官毋使得罪于百姓此與世之善宦率務希旨遇合以要上者不亦大有逕庭也哉侯與孝廉沈兼山交契公餘薄暮時往造之劇談間以蔬酌相酬至漏兩下而別侯惟民瘼是度而沈亦一語不及私時人兩賢之謂大令孝廉終能相與以有成也父老至今談侯清德惟飲漳水一杯雖古之置韭投錢亦不是過而去任之時圖書而外別無長物後歷官至大司徒而家止百畝

之田所居僅蔽風雨則其在官之廉可知余偶讀達觀高先生野史雌黃有云某自有生以來所歷縣令奚止數人惟礪菴方公最著清節以先生所記合之父老所言豈欺我者故不勝仰止而爲公傳之

華亭令東洲倪公傳

倪光薦字達甫號東洲燕都平谷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令華亭倪方下車島夷猶寇境上荼毒生靈民之望治于倪奚啻出之水火而倪粹然茂齡初試煩劇察之而淵乎其秉穆乎其思鎮定從容大人之度具矣既受事輒晝心民隱首加諮詢若何而勞來若何而撫綏若何而稽册籍定踐更若何而事催科懸程限若何而聽詞訟剖曲直是非若何而捄饑荒撫流亡遷徙凡所以保我黔黎於干戈饑饉之後而不至爲溝中斷釜中遊者嘗當沐而吁臨餐而嘆鳴鷄

視牘張燈治書輾轉圖維已確有成畫而又請質之諸臺使者而又謀之賢士大夫而又問之鄉三老然後權便宜畧奇細舉其大者急者有關利害因革者次第舉而行之未嘗效發褥遺席之爲令人呼淵魚察而亦不專以瑕抉毛舉賈能幹名以故智及所投輒中桑林之舞庭無廢事獄無寃聲左右無宿奸遺蠹民之恃賴我侯眞如畏傅之不能離于側而其愛戴我侯亦如慈母之不能釋于懷也勞則以侯爲枕席饑則以侯爲膏粱法行則以侯爲風霜惠行則以侯爲雨露蓋三閱寒暑而侯之政成侯之循良聲亦既有聞矣蓋爲令者每以精明渾厚慈愛寬平見其所長而以刻削拘攣廢弛蹋茸見其所短精而求之以所長則侯無一不有苛而責之以所短則侯無一有之夫侯以英俊之年如穎之在囊脫可立見而惟出之以醞釀發之以紆徐無不批郤導窾右有左宜休養生息之效收而與上蔡中牟齊驅並駕也噫此侯之所以爲侯也昔者兒寬以治行爲漢廷最侯豈其苗裔歟故事賢有司湏考得疏名于　朝而是歲朱公直指以憂行例不得有所薦列乃第其考移檄從事者旌異之當年士民所以咏歌而泐之金石以

此余生也晚不及事公而父老受公恤懞者述公爲令時苦心之政甚詳及其清廉正直之狀亦甚悉公居官操守甚嚴纖芥無苟取封翁在衙公持柴薪馬夫銀入翁見而叱曰此物何從而來公跪答曰此官俸無他也查明意方解一日路遇陸錦衣家人不行廻避鞭之不服公曰吾豈惜此一官爲悍奴所抗何以覩顏立民上乎必宮之後已故至滿考六年猶不在行取數又一年始徵入爲給事中後歷官通政至工部尚書此亦見公論之不終泯滅矣

上海令文川郜公傳

郜光先字子孝號文川山西長治人以嘉靖己未科進士來爲上海令上海素號膏腴亦稱煩劇簿任而令茲土者無不謂難而公以新發之鋤露脫囊之顏其品從容有度而其才揮霍有餘若見以爲無難者錢穀未易綜核而公以心計總其操縱出入一覽而澈不謂難詞訟未易衡決而公以明斷辨其曲直是非片言而折不謂難賦役未易均平而公以先事廉其貧肥瘠按籍而定不謂難吏胥之猾豪右之奸未易約束而公以威嚴懾其心志耳目有犯即按法

而治不謂難他如催科必緩羨餘必蠲逋負必停勾攝必戒曾無一差役一牌票下及閭閻公亦不難自廢寢食爲民日暮指揮以養其安靜和平之福而其延攬縉紳先生與之咨詢治理不難折節而下之其接見庠序學人士與之講論文藝不難吐哺而從之其待父老小民與之訪問愉皆利病不難降庭階和顏色而道之而其所最難者無如兌運一事蓋因南京衛之武弁旗軍勒索異常自來賦長受其荼毒侵陵已非朝夕公亦圖之熟矣一日運官董率其軍卒數十人持挺露刃而入縣門公在堂上目攝之髮衝冠即起立待其至手執一弁而叱之曰汝等何爲者將劫庫耶遂命閉門勑與隸盡縛其軍卒轉顧曹椽亟令牒申總漕武弁皆皇遽叩頭請罪數四始釋之公乃下令逐運船出浦外魚貫而泊俟一船兌完方容一船進兌官軍唯唯無敢喧嘩亂動者不三日而事竣夫時當搶攘而公不難出力調停爲民捍患斯眞民之父母哉公本晉人有直節而無流心亦絕少脂韋態故其治邑如家視民如子一有緩急如疾痛之在躬何啻慈母顧復故大吏按部嘖嘖以公爲賢而公之得行其志以此且公清如止水不染一塵非

但苞苴無入卽腐菜小物未嘗取之民間父老稱公之廉自赴任以至起行泊然齋居而亦蕭然行李僅携一鶴一琴以去自比于趙清獻之風偉然有大臣氣度後行取歷官總督三邊兵部尚書見上海人輯煦煦慰勞如故迄今人思其善政清德爲之家尸戶祝云

華亭令三泉周公傳

周宋字元寮號三泉江西吉安之安福人也由嘉靖壬戌進士授嘉善縣令轉調華亭公以英妙之年治煩劇之邑氣旣軒翔才復犀利此所謂刃之新發于硎錐之立見其穎者也而公始到之日則醇醇悶悶渾渾蠢蠢若無所知識無所作用者然凡吏民人等告一狀則准一狀送一牌則僉一牌稟一事則行一事第有唯諾而漫無主張比時人人相顧竊咲以爲如此邑宰者直木疆人耳遲之三月後一日坐堂會天雨有老役人持傘穿油靴委蛇而過堂前者公召

而問其姓名則詰以某日某日奉差拘某人何故一不結竟立杖而枷示之又從庭中喚某某某某問其某事如何不完某差如何不繳一一朴責枷號舉三月之內衆所睚情骫法者一旦舉而更張之巨猾夙奸噤不能出片語於是遂相顧駭愕日惴惴焉救過之不暇無復敢有犯者矣邑賦長類有常例公嚴爲之禁旣使苞苴不入于門而凡士夫之請託有不合於律不衷於理者一切謝絕之舊有坊長庫子舉縣衙供億悉取辦于二人者公毫無所收亟令該房申文革去每日買辦止令管辦差役逐日發銀亦止肉一臠菜腐一種而已其聽訟也不差一役人下鄉即着原告勾攝不至則差里長又不至則將本皂隸拔入其家判云此番如不來頭上有烏鴉自是無不疾赴公訊之無不立得其情而亦無不叩頭謹服即數十起須臾而決訟庭爲之一空而暇則進諸學人士與之談經講學詞旨凜然而亦未嘗不藹然也蓋公涖任三載以來緩催科而急撫字先禮樂而後科條事權不下移利孔不旁出邑有寡廉鮮恥者蔑義宣淫者怙智與力侵國之儲者子弟之犯其父兄僕之背其主者必罪無赦而縉紳之里居而賢者士之交

而餘於行者則敬禮之加等遂令一時奸頑息影良
善向風而政以成而邑以大治民之嚴事之如神明
而樂親之如父母豈若初至時人所指爲木疆者哉
此周侯之所以爲賢侯而諸士夫交口頌之諸臺使
交章薦之者也尋陞禮部主事旋調吏部而以浙江
僉事致仕及起閩藩而又以致仕告公之難進易退
如此誠不急急于名位之場不營營于勢利之塗者
其後歷官中丞而爲大理寺卿而爲吏部左侍君大
僚而享上壽天之報公亦不薄矣父老言公應召去
任之日行李無所有惟一書籠一衣廂而已役人送
之還家者見所居敝廬不蔽風雨出拜親友賓客亦
不乘肩輿惟葛巾布袍徒步而應門止一老蒼頭公
雖致位通顯而恬淡終不樂仕進夫乃其高致故然
歟徐文貞公曾貽之書云聞公有泉石膏肓視斯世
若不屑意竊恐孔孟之學殆不如此偏枯早晚召命
至幸欣然起赴之若以爲中外之望所屬蓋亦重其
人者而公竟屢起屢告惟講心性以終其身可謂真
道學真品格矣

華亭令春臺陳公傳

陳邦顏字獻祉號春臺福建晉江人由嘉靖壬戌進士爲華亭令前令華者爲東洲倪公節儉廉平休養生息邑號大治而東洲以奏最行父老子弟戀戀然不能挽其去嘗額手曰安得如倪公者復來撫我乎而會侯至則聞侯諸生時即有志當世之務度必能辦吾華者輒喜色相告以爲倪公後又一倪公來矣時且歡聲載道而侯亦微聞之恐恐懼無以塞民望是歲洪水橫流野無完土侯思所以回艱起什而次第行之每一念及輒至夜分沈沈漏數箭下猶未安

寢或勸之少逸侯曰吾身逸矣其如吾民何然猶私計稂莠不除則嘉穀不長奸頑不剔則良民不安於是廉其健訟者扛幫者包攬者得主名而收其無良之尤置之理凡運之役有傍倉棍徒往往視國課如家物動以千計侵漁而侯已訪知其人矣遂親詣囷倉令于衆曰某所匿幾何某所匿幾何及舉而覈其數無升勺爽見者始吐舌驚爲神明居常百姓以事至邑侯引而置諸左右降顏下色家咨而戶詢之凡閭閻之息耗富貧及豪孱善敗者雖事在肘腋間纖悉記之冊以便觀覽故編審時上上下下其役無不稱平而清詭寄查積荒亦毫髮不能遁也其催科不以遣吏卒恐其爲蠹于鄉第出片紙手署數字俾相傳告賦長視署緩急靡不如期至者每旦按事六曹抱牘魚貫而上侯一一諦睨之即猾吏老胥終日不敢吐一語常庭集千人聽聽槐棘下公訊之不動聲色而直者曲者誠者僞者犁然剖析而去頃刻庭爲一空終不聽人居間有所軒輊出入當是時庭無宿爭里無煩科市無橫索野無宵警上下恬熙士民鼓舞若忘其爲兵亂災傷之餘者皆侯覆露之澤也侯少暇則又嘉與學宮每甄別儒士拔其秀且良者

羣之使立社蓋公以文名家一經品題便成佳士而又時時出所自作爲之準標令轉相模習彬彬然化幾鄒魯矣侯性儉村終歲不御犖綺之衣不啖膏粱之味而非禮之燕無益之費一切謝絕之即小物爲土產之毛亦復無求于市及憂去諸凡賻吊餽遺一無所受蓋侯載膏雨而來神清風而去矣夫安得不繫去後思哉當侯諸生時吾鄉次梁唐先生泉州教授識侯儔伍中盼睞特厚而侯至執弟子禮惟謹先生故貧侯屬之居間爲報德地先生固辭遂捐俸買山營先生葬地此亦一盛事并記之

僉憲使九石鄭公傳

鄭元韶字善夫號九石福建侯官人由鄉薦以嘉靖四十四年爲松江府同知陞刑部郎未任隨陞分巡松江督糧僉事吾松負海爲郡震澤之水東注入海而海水朝夕再來皆可以資灌溉故富者坐享畝鐘之入貧者亦得藉魚鹽以生自嘉靖甲寅寇起海上蔓延四郊民多流徙田之荒蕪者什九居多而阡陌既淆豪强得以兼并有租無額之田動至千百貧戶多縣空稅至鬻妻子以事供輸而產去糧存之弊因之紛起識者憂之隆慶已巳諸生張內蘊建爲清丈

均糧之說請于當事者當事者是其議請於朝乃簡命公職憲司駐劄松江董其事然自周文襄經畫以來百餘年典籍湮漫人得因緣爲奸蚓結虺蟠莫可窮詰而公始事之日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廟設誓而又不欲以勾擿病民乃下令許民自新弊竇輒行舉首當是時有首者有廉得實者而又博訪廣詢就萃上青二縣分上中下三鄉以定科則共計平米一百二十三萬八千石有奇內增竈蕩米二萬二千石有奇蓋緣民竈相參易生影射故槩文槩徵以杜弊端而民間頗稱公平矣第識者謂所分上中下三鄉未爲妥當西鄉稱上乃有一畝僅收租五六斗七八斗一遇旱澇顆粒無收者南鄉稱下乃有十一二保一畝可收糯租二三石旱澇不能爲害者東北稱中乃有僅種花豆青秧亢旱無收者近浦稱中亦有蕩田收止數斗者東鄉稱下多有亢旱無虞所收踰中土者其間又有澇則爲低薄旱則爲膏腴者大率三鄉田每鄉宜分上中下三等以九等定賦而低薄更須核實列爲下等乃始無獘奈之何計不出此也公之此舉非不自謂殫心竭力無負　簡書第性少剛決易爲人欺誠有如何翰林元朗所言者而公正

諸役借要盟以塗人耳目輒生弊端那移田畝之甲乙爲糧額之重輕以肥家潤屋而公實不知其弊至此也然自隆慶以前編役不過一千大戶年年不免而自丈量後改作五運年將一區大戶中戶悉行開報以次克當一年輪差四年息足亦公遺澤也而當公在事時戊辰歲有吏符姓子纔七齡耳晨起出街頭手繫銀鐲博徒鄧復七攫而殺之符以疑張賣糕蓋謂張日以糕爲市與其兒習也訟之官拷掠誣服不勝辛楚迨後公廉得其狀立訊之即具獄兩命得白覆盆時論服公神明云

郡太守袁簡肅公傳

袁貞吉字孔安號洪溪江西南昌人登嘉靖己未進士榜公初姓哀　世宗皇帝御筆改哀爲袁遂蒙袁姓公眉宇清森神情爽朗一舉一動卓然模範準繩蓋實西江之宗派從學問涵養中得來望而知爲有道之氣象矣其來守吾松也持己則不剛不柔不阿不激遇事則不徐不疾不猛不寬而其接見士大夫則不諂不驕不疾言不遽色未嘗厲威而豪右強宗莫之敢肆未嘗峻法而奸胥猾吏莫之敢欺公第欵儻儻汪然千頃之波盎然四時之氣喜怒寵辱曾

無足以撼之即其是非臧否之介井辨中嚴而恒處之以悃誠持之以簡默退焉若弗勝也者由其道可使君子無犯義小人無犯刑暮年之間四封享安靜和平之福而大吏稱其仁恕細民頌其廉明蓋自隆慶改元以來東南稱賢郡侯如公者指可再屈哉次年徐公文貞罷政歸里而新鄭脩怨于文貞于是海蔡之難作郡邑之吏往往承奉風旨羅織成獄所在雀角鼠牙諸縉紳家靡不受其荼毒者而公獨志挽頹波挺挺中立即上意有所指授而激之弗動撓之弗驚當是時裂冠毀冕之禍已成而復消士崩瓦解之形已見而復定者秋毫皆公力也蓋公實有識有度不刻轢以干譽不詭隨以從時其培養元元與之休息者無愧古之愷悌君子而所注念尤在興起斯文一遇考試之役必欲羅俊髦而收之彀中殊切窮窴求賢之意季有試月有課悉爲之品騭題評而吾鄉如方學憲衆父唐宗伯元徵鍾給諫履道章工部公覲以及于余皆其所甄陶造就刻有品士錄可按覆也而先後童子之試一拔董玄宰太史再拔楊彥履官詹並賞鑑其文而優待之至爲贈遺館穀而當其送學之日捐俸設席于黌宮而盡免諸生舊例公

堂之費非公憐才愛士能有此乎後公爲南大司馬門下士往謁者無不數日款留與公子談文評藻視吾松學人士不啻家人父子然而叔子時章甲午舉于鄉又吾松郡侯李公易齋叔春爲司理時本房所取士此其師生文字之知在雲間江右殆亦有鳳緣矣公官至御史大夫享壽八十而終謚簡肅

上海令景雲黃公傳

黃文煒字德華號景雲江西南城人以嘉靖壬戌進士筮仕爲上海令公弱冠即負異材有文章之譽舉鄉薦第一人其登第來知海上事也姿容秀美氣宇軒翔望而知其爲神君健令矣性謙恭和煦折節下賢接見縉紳先生雍容有禮且訪問閭閻疾苦有當者即見之施行縣故煩錢穀多弊藪而公勾稽冊籍摘發隱微劃劇搜奸吏胥莫能上下其手凡諸臺所下詞狀及本縣准行者皆限期拘攝其人至則披牘記獻片言而剖曲直是非不爽毫釐而亦不停時刻

即勝負姝科靡弗叩頭慌服所謂案無留牘獄無冤
民者公其有焉其意主于撫弱扶顛鋤彊去惡有施
鑄睚眦殺人毒害其爭里中畏之莫敢發覺公訪得
其情捕而立置之辟有沈友諒者素行無良甚至納
兄女爲妾族衆懼其兇暴噤不敢發聲公廉知之以
爲此人倫大蠹何可一日容于世遂具獄錮之囹圄
中有庫吏史鑄者倭亂時乾沒錢穀無數屢勾攝之
不至公故銷其符而史故賦長也每征輸必逮正身
則稍寬其刑責歲餘人爭赴焉史鑄一日亦隨符而
來公數其罪而責之立斃之杖下蓋公于政事無不
勵精而尤加意庠序月進諸生課試之品騰甲乙悉
當其文時或相與商搉古今疏食與之同飯士以此
爭相濯磨凡經品題者是秋皆得入彀而額亦倍于
往時論者皆謂公甄陶力云嘗置學田百餘畝以贍
士之食貧者而又建忠良祠修濟農倉儆廢舉墮縣
治肅然幾于海邦作乂時與華亭今閣中陳公春臺
邦顏並有賢良之望將指日臺省銓曹而公體素羸
弱時尚未滿三旬竟以民事勤勞成疾不起士民如
失怙恃哭之極哀蓋公當抱痾日事醫藥而猶躬親
簿書恐恐廢事此士民之所以哀公也公在任二年

有餘自俸薪外即小物不取之民間實亦嚙蘗飡氷第飲黃龍杯水而死之日囊無餘錢幾至不能成殮世之長令有居脂膏之地而不自汚如公者乎此士民之所以思公而至今猶多悲緒也監司業已採衆議祀之名宦祠而茲復掇其事畧爲之傳以俟作郡邑乘者採焉

學博虞峰張公傳

張友舜字堯寰號虞峰湖廣衡州衛人嘉靖丙寅歲以應貢就選人爲華亭縣學訓導公體貌脩長神情豪舉而性實平易謙和其待諸生徒有恩有禮凡執贄見者皆例辭或再三强之乃受退而廉知其家不甚饒裕即立還之雖署冷如氷而其室人日績麻事刺繡以供朝夕有乞其郡邑居間者輒不應當時郡邑大夫如豫章裘公洪溪司馬聶公崇野憲使咸加敬禮不以苜蓿先生畜之而公以此爲監司所重屢薦薦剡三年而擢廣西之全州學正隨陞廣西柳州

府象州武宣縣知縣象州舊有洞蠻往往出沒倡亂而至是了橫道路劫殺人諸臺相聚而謀有主勦者有主撫者議論紛然不一公謂勦之可以示威而撫之亦可以示德然與其干戈從事塗毒生靈不如撫之便當道是公議而難其人往撫者公毅然請往遂疋馬馳入蠻洞中反覆諭以禍福利害謂撫則撫耳不則旦暮提大兵來若屬且無噍類公語言響亮聲如洪鐘而意氣又復慨慷諸蠻聞之懼入告其酋長單伯全酋長亦懼相率倒戈出降稽顙厥罔若崩誓以必不敢復反而漏賊陸法通者又用計擒獲之百年來跳梁之蠻一朝而定矣他若廣積儲嚴保甲歸侵土復流民種種皆有實政臺使者爲吾松陸萬鍾敬齋公既奇其功勞又壯其膽畧遂具疏薦公而後卒以平蠻功　內徵爲南道御史拜　賜文綺白金廕一子世襲百戶公在南臺翩翩豸衣冠非復曩時博士章服而時亦屢上封章感憤言事居然柱下史風凡爲華亭門下士至留都者無不走公臺端謁見而公亦無不延接款留叙曩時師生之情歡然如故且爲抵掌備述宦廣時單騎見虜狀誠欲爲　國家効死力出一生于百死中以圖萬一之有濟而不

意徼天之倖猶成此功也語已輒相對欷歔共浮大白公眞有烈士肝腸哉歲丙子鄉試公爲監臨官中外簾惟勤惟恪時論賢之當是時公不以資格自小而當事者不免以資格拘公亡何有僉憲之轉公聞之自謂于分已過夫復何求遂致其政歸矣我　明惟王文成公定寧藩之變封新建伯爵爲　本朝第一名臣而公以文士勘亂不頓一領甲不費一鏃矢能使苗夷悉平身爲臺諫憲司而子亦得以襲封門廕此文成以後所僅見者公亦三楚一異人也念惟公以我華學博起家故授簡而爲之傳

雲間志畧

卷之四 名宦

郡守朱泰巖

華亭聶崇野

華亭鄭謙山

郡守賈春容

中丞海忠介

學使耿恭簡

司理陳楚石

郡守閻月川

二守吳少麓
青浦屠赤水
青浦羅桂宇
華亭陳養自
郡守喻楓谷

雲間志畧卷之四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郡侯泰巖朱公傳

朱茹宇以彙號泰巖四川廬州人以嘉靖癸丑進士由部郎出爲松江守公爲人明敏沉毅磊落有大節無世俗婾婀之行下車時問民疾苦舉所便者行之未嘗逡逡巡巡亦未嘗煜煜杰杰御下吏以嚴臨小民以信遇士大夫以禮而待青衿子以恩跡公度量汪洋眞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搖之不濁至于得失升沉榮枯寵辱之境輒引義命自安庶幾哉中立不

倚者此其處心行事皆從涵養學問中來卽槩諸聞道公豈獨以才幹過人者耶所事大吏不激不隨惟視理以爲可否卽捧檄無晉牘而侃然有所持議矻若砥柱之障瀾以故大吏亦信而敬之公之能伸其志行其道者以此丁卯歲學使者天臺耿公宜興調考生儒四府遺童告考學使欲收之爲常守李公幼滋所阻遂不果收常童不勝憤憤羣聚二三百人伺李公出院譁然罵詈飛瓦礫擲梨果亂擊之李公大損威重乃嫁禍于松進稟學使公當堂力辨其非云如是松江童生當擊松江知府何乃移而之常州守也又與李公面折不少屈學使者亦以公言爲是而耿與李同鄉且先入李言屢屢行牌拘攝公竟不容就逮一人卽提吏書亦漫弗爲應吾松之儒童得免鞭笞縲紲之苦者孰非公力哉且公居官清正自持涇渭炎凉態時董宗伯幼海傳策建言謫戍家居公時往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其家奴有犯必以法懲之意亦有所不滿會大計宗伯適起爲考功主事太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宗伯大呼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出貴鄉相公之意公試與之講解何如宗伯曰姑少需之隨謁文貞道朱守當晉秩文貞曰此公何

如品而公營救之若是宗伯曰且無論他事即其厚待董某便非趨炎附勢之人可知其品矣文貞曰此貴衙門事請公自裁宗伯以復太宰遂晉用公而公得以免于察典可不謂屬有天幸乎後公知其事未嘗一言謝宗伯而亦不謁謝文貞宗伯還里每言及之謂朱守錚錚一鐵漢予云公一日呼導過鄉先生門首有婦人開口而笑公怒遣人攝之不得到府掣籤闔堂公差畢集鄉先生以此婦及夫解去公將其婦杖責其夫枷號會不少貸公之執法類如此

華亭令崇野聶公傳

聶廷璧字祖雍號崇野江西之金谿人以嘉靖乙丑進士來爲華亭縣令夫爲令者或飾簠簋以示廉而于材謭則不足或工搏擊以示健而于寬厚則缺如懸蒲可以示寬而于法網或疎鳴琴可以示簡而於嘉肺或鬱甚矣令之難也令而華亭之煩劇尤難也令華亭而在執政之鄉又難之難者也公以金谿道學之派而領華亭民社之司其政大都信心而行載理而出即臧否是非不能爲之動毀譽禍福不能爲之搖者凡兵役錢穀農桑水利之事千里之內皆輻

輳旁午請裁于公而公以勤敏精明欲取辦于眇睫之間而爲之理具一獄案則民惟叩頭讋服而不敢吐片詞具一文移則吏惟俛首受成而不敢詭隻字具一役籍則賦長惟如期輸納而不敢遲滯須臾未嘗握桑孔之籌而不能欺其毫髮未嘗慘義寧之挺而不能遁其楚箠以禮接縉紳大夫而亦以時見博士弟子事關因革不難設軺求之言及文藝不難躡履履受之獨是有所居間有所干求者輒逡巡而退其嚴冷孤峯之氣令人可望而不可攀可親而不可迫也時文貞方柄國在　朝公選後行時謁而有請文貞語以毋縱吾家宗人毋縱吾家奴隸即吾亦不遍一札兒子亦不達一言公于時唯唯受教而至則服膺前語無敢忘故宗人奴隸中有犯法者公動以三尺懲之不少假詞色而又有憑祖之鼠假威之狸公密訪而得其主名至不敢以形影見當是時臺使賢者雅重公之爲人然亦欲令之稍貶而公義不變塞愈益以直道行之若曰榮進有數吾豈能爲繞指柔也一日諸邑長會于吳門有報者捧部檄至云兩郡行取有二臺二省二部其他皆遷謫有差函未啓諸邑長咸相謂臺省中孰先華亭者及啓函而公乃得

降開州倅無不卩相禁指相咋也而公恬然不以介意蓋公實有守有才無隙以供彈射而一卩之譽不能勝數口之訾故有此謫比公進謁兩臺辭別兩臺皆驚訝擬爲保晉公謝否否輒東裝行不三日而部牒又議調江陰公曰開州業已奉　肯吾其先開州而後江陰乎兩臺曰江陰久無令銓曹故重君耳公曰如郵符未至何兩臺曰我其以一紙牌代郵符亦何妨之任也公知意不可奪遂之江陰而蕭蕭行李僅載圖書訟庭有鶴一頭亦不携去邑之人爲公攀晉不得者皆嘆息擁道送之而余與吾友彭欽之錢

肇陽董玄宰楊彦履數輩皆公門下所奬拔士拏舟送之吳門盤桓累日第以魚肉菜腐款飯吾黨又欲送之前途公且垂涕而言曰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請與子辭矣于時相對黯然遂分袂而返至今追憶之公非清白吏根器人安能有此恬澹風味也當公在事時楊中丞豫孫之弟井孫者夜僞爲盜賊持斧而殺其嫂張夫人公時以公讌回衙途値其家人執燈告變者立命導從往中丞家前後檢視盜出入處并驗夫人殺傷狀而令井孫輩晨具辭以聞顧熟察其有異色佯好語慰之去曰翌日再訊至第三日入見

公忽大呼拍案云眼前已得罪人何須他捕井孫戰慄不能已已遂具訊牒銀鐺鋼之獄中擬大辟不赦此又公神明之政不令奸人落膽而死者雪冤乎且無論其他即此一事可以卓異稱而奈何以不及調也可歎也其後公論大明旋擢南吏部郎雅為公卿所推服而會海忠介以新鄭意指修郤於文貞公請忠介侃侃為文貞父子表白其無他忠介色動意不無怏怏而公不為稍詘語聞之文貞文貞郵詩扇頭為謝曰公非特我父毋而始終我知已也公竟坐是不得轉卿寺量移顏上備兵使者　朝議躗之欲以不次遷公開府而公引疾歸矣優遊林下三十年享壽八十有六而卒居鄉有道義之望學者仰之不啻北斗泰山而楊董二太史豫章王考皆迂道謁公公皆欵晤無數咪之設歡然道故信宿而行歸述之不覺歎服咸稱吾師真正道學云

華亭令謙山鄭公傳

鄭岳字峻甫號謙山閩之長樂縣人以嘉靖戊辰進士爲華亭令其人器宇端凝襟情樸畧咲嘖必愛舉止必莊望而知其爲篤行君子也既視事日坐堂皇之上惟穆穆落落悶悶醇醇不見其作爲而亦不見其喜怒吏胥門隸諸人群而環伺其側咸指而議之或以爲顓愚或以爲未諳或以爲書生而其接見士夫也亦寥寥數言不用多多許語第一茶一揖而退亦未知爲何如人一日謁見徐相國文貞公談久而別文貞退語人曰此君有才而不露其才有用而善

藏其用他日必賢良令也而人猶未之信也一月之後忽集其吏胥輩庭召而諭之諭以所送牌票何者當發何者不當發狀詞何者當訊何者不當訊錢糧何者當發何者不當發上司文移何者當緩何者當急何者當詳請當督申違錯者小則罰跪大則杖責又大則問革胥吏門隸皆相顧愕然歛手屏息而文貞之所云不露其才善藏其用者至是畧驗矣于時與諸士夫見輒又諮詢政事之因革損益民生之利病疾苦有中肯綮者悉采納施行而其聽訟也一據理法斷之必不以重罪爲輕罪小罪爲大罪是非曲直判然當堂即成爰書皆聲服叩頭去其審役也一按圖冊編之必不以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貧富肥瘠判然當堂即責認狀皆悅服叩頭去兩臺監司有所坐催亦鎮定弗少動摇而不爲亂怒而激焉而不爲撓上操急不易絃以詭隨上憑陵不炫名以利轢蓋大事化爲小事有事化爲無事者其中所持定而其器度誠淵泓也暇則進諸青衿生日事延攬而秀異者尤器重焉每月課文兩次公隆其禮遇厚其供給以待之試必細加品題銓次爲案張之讌庠中咨許銀臺樂善惺初金太僕從洋蓮湖潘

郡侯元和寅所錢明府大復肇陽與不省其皆其所
簡拔造就者也諄諄教誨甄陶無異家人子弟即後
召入爲黃門亦時時貽書相慰勞皆道義之言非世
俗寒涼語若公者非當代一循吏儒人哉莫中江方
伯如忠有言贈公而曰鄭侯氷蘗不淄介矣介亦不
矯案牘無留能矣能亦不矜出納必慎明矣明亦不
察而謂其有豈弟君子之風蓋亦深知公者余爲公
門下士耳熟其政而目擊其人故援筆而傳公如此
當侯在事時一任忠誠悃幅即大吏至亦不曲意逢
迎三年尚未列荐文貞公有意嚆植之而會新鄭以
閣臣行冢宰事時方修郤于公不能爲力乃屬一本
郡鄉先生與新鄭交善者爲之斡旋謂近來舉劾全
不足憑如華亭鄭知縣實心實政獨以不善事上官
遂致失荐一縣如此其他可知新鄭信其言是以有
黃門之擢此見文貞之雅意憐才亦爲地方始終成
就一賢令可不謂休休大臣歟

郡侯春容賈公傳

賈待問字審甫號春容廣平威縣人公起家戊辰進士由縣令而徵入爲給事中出知懷慶府守懷慶踰兩年餘而會松守缺又移公之松公之守懷慶也三月而令具一期而政舉再期而政成郡稱大治所未終三年者閱月耳何以不能待滿而復量移公使更符以治哉上誠憫松元元非良二千石誰與共此而欲擇一二千石之賢已程能見効者嘉惠吾松而莅吏之薦公者疏入累旬則安得不奪諸彼以予此而懷之人戀戀然悲其去固松之人殷殷然喜其來者

也公既入境郡之父老子弟薦紳先生及章縫文學之士郊而迎之入而謁庭下則見以爲儼然具瞻于溫溫恭人之度有深羨焉不啻仰喬岳而覩景星矣既乃觀其行事又何循循辨以治也松民漸囂而趨爭競松俗漸忒而趨澆漓松事漸繁而趨叢挫必欲責成俄頃朝暮夕更其難莫有甚于斯際者而公一蒞治悉得其要領而圖之囂則鎮之以靜無煩聲色以厲我威嚴公不謂難也忒則示之以醇無務鋪張以滋我粉飾公不謂難也繁則矯之以簡無爲紛擾以亂我章程公不謂難也公惟深于理道舉其利病

弛張鞏舉緩急之宜若疏分節耨而其行之也若駕輕車而就熟路者然第出其治懷之緒餘竟所未竟以終其素所蘊蓄之經綸故功効若是其速而先時以授事及時以考成其大較然也昔漢黃霸守潁川稱治平第一則河內爲之階而霸自未守潁川寬和之聲已動河內史兩賢之故漢京吏治之盛坊此公之懷慶固漢之河內也而公之松郡又非漢之潁川也哉凡仕塗由禁近補外者率矜體局爲名高多所不屑而公以名黃門再麾而出守亦復盎然謙冲不見喜慍之色此其度有大過人者矣當公之在朝也

長身豐幹挺然班行中人人屬目公以爲有古大臣風度而比至松與薦紳大夫處必副腰腹輸悃誠絶不作貌昵面恭態公素善書法而署書尤其所長士大夫有求輒應禪堂古刹題額亦皆公手書即凡筵尊酒間灑灑然飲百杯而傾一石比于山公習家池上不啻過之此何減王謝風流哉固宜公之超歷有赫而以福祿壽考終也是爲太守賈公傳

大中丞海忠介公傳

海瑞字汝賢一字國開號剛峯國初始祖家番禺後從軍于瓊遂爲瓊山人公生而秀頎風神迥異稍長即以聖賢自期嘉靖乙酉舉于鄉庚戌應癸丑科會試不第而年已四十矣即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迹皆得行志矣必制科遂選福建南平縣教諭瓊世患黎欲爲經畫區處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請開道置縣以免征勦守戍之苦下兵部議覆獻圖說計宜燦若指掌而議竟格不行其教南平也以師道自尊每見上官輒長揖不跽上官色沮語侵曰安所得

山字筆架來蓋指其居中聳立也戊午春遷淳安知縣俸薪外秋毫不擾雖家僮亦令樵採吏書亦聽其爲農爲商縣多淫祠公毀之建爲社學時都御史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鹺政勢甚張諸縣令奉之如上供以得免叱辱爲幸鄢將往齊雲牒所過措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頓取他道往鄢得書色變而竟以重公望遂罷齊雲行時已陸嘉興府通判懋卿嗾其私人論之改調赴部補興國知縣興國地故瘠洗民苦浮糧爲累公條八事上之中丞而獨亟清丈量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尋擢戶

部雲南司主事時　世宗尚玄脩因上疏諫其畧以後興土木爲竭民膏以數推廣事例爲濫名爵以師稱陶仲文爲非體以天賜仙桃藥丸爲恠妄甚則以二王不相見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爲薄于夫婦不但以一意玄脩不視朝爲弛紀綱已也疏入世宗怒甚抵之于地已復耘置御案批牘尾云此畜有比干之忠而朕非紂也已數月留中忽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之直聲則已震天下矣　穆宗即位出公于獄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晉尚寶司丞四月轉

大理右寺丞尋改左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已正
月改北六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其治王于斥
貪墨擊豪強故吏多有望風解綬去者而權貴至有
避地他省者貴人赭其門聞公至一夜易赭而黝而
中官素驕橫騶從甚都以八人肩輿行公至即減去
其半云所蒞郡邑守令循舊規以素服見公諭之曰
朝廷之上見君父皆穿本色冠裳何用變服由是守
令而下雖九品散官皆得服錦繡補見矣吳故有淞
江滙震澤入海久淤塞不開至是毅然下開濬之令
借支軍餉及調取賑濟贓贖及河工無碍銀兩刻期

責成查勘舊跡自王渡起至宋家浜共一萬一千五
百七十二丈闊三十餘丈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
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計用工食五萬
餘兩是歲大飢盜蜂起自河工一興奄揷雲集不兩
月告成而貧人之籍工食以餬其口者存活何止數
萬秋毫皆中丞賜也而且上不費帑金下不煩民力
可不謂公功德哉第謂吳俗貪富相懸欲使均平齊
一故獨卵翼單赤而摧折豪宗巨室奪其侵田而予
之小民有訟及者輒付之理而其出不時受詞于途
至有納之袖裏置之鞾中者亦復不禁無論其他即

故相徐文貞家亦多被按不少貸而此風一倡人皆效尤即中戶下戶有田一區有屋一椽者波而及之無不染于訟矣故民間有耕肥田不如告瘠狀之謠幾成搶攘世界而何翰林元朗叢說云海公不要錢不怕死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一鐵漢子只是愛民之念太勝豈知天下之民心固易動而難安者耶公之言曰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卒壞而不復惟有巫奪富民田至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之下也故其令疲邑撫全吳皆以清丈爲惡而欲力行條編一法蠲小民額外之征徭令家戶而

戶祝之而獨以鏡志必行至府怨階而損譽望亦以此後又晉公都御史掌南院小御史有不當意處即撻之九列大老議論有不合處即面叱之而舉人撿歷按故事坐闔者一切不許當是時唯唯惟命無敢出一聲夫亦以公　世廟抗疏獨以身當雷霆且不知有天威可畏而又何有于他人故亦多自遜避耳骨鯁之臣能令人嚴憚乃爾哉時公年已七十有二遂疏乞歸復上治安一疏寢不報而以丁亥十月卒于官卒之日姜宗伯趙司空入內檢其橐僅有殘書敝袍而已至且不能給棺具南中諸老醵金以殮送

其喪還鄉語曰蓋棺事始定此真直臣真廉吏也計聞　上震悼乂之爲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總之如公者居官則端方有聲居身則恬澹無欲直道誠心九重可格清風高節百世可師讀其傳想見其人矣公又嘗自言曰寧爲天下第一等人無爲天下第一等官即此一言可以爲世法

督學使恭簡耿公傳

耿定向字端之號楚侗更號天臺湖廣麻城人舉嘉靖丙辰進士公生而天骨多奇與凡兒迥別識者異之及長就師傅肄業有談及文成良知之說者公即從旁置對言言有合道詮已驚其宗人長老矣比習舉子業有深湛之思而時復以聖賢自砥礪其志不在温飽亦不在功名也及登甲第而入徵爲御史督學南畿公素有聲望學人士皆以山斗仰之命下之日南中人士之望公有如望歲迨公之任金陵即刱立清涼明道二書院與王龍溪先生輩及所簡拔士

如焦弱侯太史講貫其中闡明洙泗伊洛之旨大率務平實而詭妙玄直于病源着力湔洗一有論議皆自心得躬行發之而時欲立師道以正士風日惟誠心潔已正色直詞以斯文爲已任每一府考試諸生必躬歷其地出經書三篇或副以一論一表一策經書義皆耻正大清新若繪句絺章離經叛道者擯弗錄也而若論若表若策亦皆本源六經根極性理綱鑑須有實學實用非徒事吊詭華飾之談當時文體粹然一歸于正而其所崇重者特在德行一士子有浮議公欲黜之而獨賞鑒其文令之入闈預試且諭之曰若今歲不得雋必無幸矣于時甲子之試遂得登名賢書而公聞之不勝色喜此其委曲造士作人則亦何媿其爲師範哉而是年鄉薦者皆公首拔優録之彦翕然以公爲得士能知人而公槩贈之對驄云雖由此脫泥塗莫遂忘窮秀才寒酸氣味就如今登要路須常記　聖天子作養洪恩此公初第時所自勗語即書以勗其門生董公之德念又何深也試已公且貽書政府欲請一郡以自效政府必欲留之以成就此一方人才又復任三載丁卯之試其知人得士之奢不減于甲子督學時蓋公前後在南畿六

年而士子愛戴之如一日公之撫南中士子亦若家人父子然後公爲南畿都御史余偶入都謁公公留款飯乘間請曰某爲童子就塾試時少不檢黠將孟子題一篇罵在論語篇前面亦蒙老師收錄泮遊門生以此有沒齒之感公曰吾們做提學官看文字只看士子文氣後來是長進的便耻那得于題目上吹毛求疵推此言者鑑空衡平必無失士可謂真提學矣當公初第時曾往謁大司徒方公勵菴一榷關主事亦在坐方之顏色畧不及公公殊以爲悔已而方公問主事曰孔明襄陽人其居南陽何意主事不能荅方公曰南陽當道路之衝豪傑往來必經之路孔明蓋有意收攬耳公官關上豪傑往來必多亦宜以延攬爲事異日者或可備　國家緩急之需如徒以書帕交際了却人事而已也豈所望于關使哉公以此心服其言始無悔意方公送主事出門耿公復留坐定因請曰晚生初脫草茅特求老先生指教方公厲聲曰說甚麽初脫草茅幾曾見舉人進士胎裏帶來的遂不敢再問而別公嘗語人吾初進氣銳都被方公一語打喝下來爲一生受用得力處公于先輩之言拳拳服膺如此公家居士子從游門下講學者

屢滿戶外時公之弟楚狂公定力已登進士第矣而有賓客在坐或無應門之童即令楚狂執茶以從恂恂奉命惟謹此所謂家庭之間肅若　朝典者亦非近世士大夫家所有也後楚狂亦爲南操江都御史兄弟世濟其美云公没得謚恭簡

郡司理楚石陳公傳

陳薦字君庸號楚石湖廣之祁陽人也由隆慶辛未進士授官爲松郡理刑余觀自古論治者大都以吏爲師而亦以儒飾吏故名法家乃與儒爭衡而當公來理時東南諸郡政稍急吏亦稍務更張轉相創懲以免督過不暇而奚暇語儒公以三楚之英舉于鄉第于春官兩爲多士冠而其體凝然其質粹然其器度冲然夷然固恂恂儒者也而公則緣儒術以飾吏治始在事輒嶽嶽中立思障頹波隱然不吐不茹之槩其于世之所謂深文巧詆鈎棘擾撫者公弗謂能

而獨以豈弟忠誠一念調劑其間而行之諸所入白
大吏出與小民約法更始者一秉之乎至公至明較
若衡鑑即公音響如洪鐘狀貌如處子檢押如儒生
而澡履潔躬危言正色應机立斷摘發如神每一獄
吏抱牘上公必反覆訊至于再三不得其情不已有
所株連者立散遣之而所具爰書雖老吏猶胥舞文
巧比者不得操短長爲之上下其手兩臺諸監司亦
有以獄嘗公者輒意喻色授欲生之而于法不可生
欲死之而于法不可死者公斤斤惟法之是持而亦
不阿狥上官湯爲轉移捨縱以故訟堂之上無留牘
圜土之下無冤聲而公之耆望日隆隆起矣蓋公自
守道涖官而外不知有人事交際而間一延攬見賢
士大夫未嘗澠容褒貌也自飭法明刑而外不知有
錢穀農桑而間一代庖視管鑰諸務未嘗碎語厭心
也自造士作人而外不知有冷暖寒暄而間一考試
遇青衿諸學人士未嘗遽色疾言也他若督漕而漕
理閱武而武開一時寮屬以至衣冠軒冕父老兒童
莫不倚公爲重而公方俯揖讓之節秉謙虛之懷德
而不居爲而不有此所謂以儒術飭吏治者公之所
以爲公其在斯歟癸酉南畿聘公爲同考試所收皆

名雋而解首出自公房非公經學淵閎恢天網而羅之何以得此髦士是又公儒術之一驗也當公司理時目擊吾松兌運爲南京衛奸弁克卒所持士民不勝荼毒有意更張之而後公以中丞節撫淮者老王夢爭董激切具呈以請余與錢肇陽舊爲公門下士亦折柬相聞遂得如請改衛派大河泗州淮安楊州高郵四五年間受公恤幪之福而自公行後邇歲以來彼衛復夤緣比黨格不得行廼公之德意則已深矣先後理吾郡者公爲楚人其公爲閩人公官撫淮上而其公亦撫應天公撫淮上則于漕事變通舊規爲之改移諸衛卒伍其公撫應天則于後事剏立新法爲之奴隸諸鄉縉紳公以并州相念恐覆露之不周而其公以怨耦相看恐疾佗之不足人情之厚薄相懸星淵而霄壤也一至此乎今公優游林泉享有福禄考壽近膺　新命晉秩大司寇而其公謝世之後其子以不法事遂至蕩産傾家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其弗信夫

郡侯月川閻公傳

閻邦寀字子固號月川河南開封源武縣人公舉戊辰進士以萬曆七年來任吾松古心古貌恫幅無華其治率好安靜不擾務持大體而畧苛細行之雅意撫循小民真如父母之字赤子乳哺顧復者然有染于獄罹于刑者公第和顏色導之寬法網貸之必欲脫之患難而後已即牢獄中人常存矜恤之念飢給之食寒授之衣也每與縉紳大夫交及與膠庠士子晉接必加敬禮未嘗有媟貌疾言獨其待屬下吏頗覺嚴峻當是時楊公雲樓東野令華亭教公南滇選

令上海屠公赤水隆令青溪並負循良重望而公絕不少假辭色文移應對間稍不當意即加呵叱甚而罵詈三大令意殊不堪而亦以此嚴憚之公居恒布衣蔬食蕭然如儒生耿介特甚非但不入苞苴即餽遺毫無所受司理范公岫雲守已一日持一小盒云欲獻太夫人公耘視之惟潭笋二莖山藥二株衢橘四頭風菱廿隻公即稟命太夫人欣然而受二守三守知之明旦俱備羞果盛禮送進公艴然帖亦不受矣時太夫人年九十有三公孝事惟謹休衙即侍飲食左右不敢少離而至春秋丁祭必率僚屬齋宿學

宮文廟中樂器禮器俱公脩葺使冶氏爲鐘玉人爲磬梓人爲琴爲簫爲笛爲塤爲篪雕人爲柷爲敔羽人爲翟縫人爲麾令樂舞生習之自是先師之廟無敢嚚奏亂動者第公年高善忘嘗逮一舞文吏不至會退食遂書姓名于壓尺上吏隨抹去下午升堂則已忘之此亦老態無足惟也公雖性仁慈然執法處又有凜然不可犯者楊井孫殺嫂事前屬聶令君按問已擬大辟成爰書會郵部至井孫思卸已罪所以營謀者百方郵部竟脫其桎梏已發歸家而公聞之即徃白之郵部曰楊井孫不殺天下無可殺之人即

刻仍禁之獄而井孫在縣獄中又謀徙郡獄郡縣兩次越獄皆井孫教之彼惟安坐其中以巢臧罪緩死公大恨之密揭按院特遣一牌提至吳門法場棄市至是囹圄始得無虞矣論者稱公事母孝居官廉持法公養民惠松郡故多賢良太守而公其一人也當公在郡時吳冏卿懷野公炯庚辰登第不待 廷試而歸謁見時以忠靖冠服錦繡而往公一見曰此何章服出于何典嗣後懷野必以儒衣儒冠見蓋公之正言責善有古人風而冏卿亦且服義奉教惟謹兩公可謂兩得之矣父老有談公孝者太夫人寢興每以鐘聲爲度夜鐘鳴方就寢曉鐘鳴即夙興而公命司鐘者夜則鳴鐘早曉則鳴鐘遲蓋欲太夫人晨宵多暇以養壽命之源也即此見公之詩大孝思矣然則公其循吏而孝子也哉

郡丞少麓吳公傳

吳三省字省吾號少麓河南洛陽人由鄉舉筮仕邑宰萬曆九年同守吾松公以簪纓世胄起家洛中而恬淡清真一秉之所性自奉菲薄啖糲食而服浣衣數日不具一肉經年不製一袍在郡幾閱寒暑絕無問餽苞苴即有之視之若浼魯不染指纖毫衙齋尚視事吏抱文牘須署署久第啜一茗或啜一湯已而退食私廨習以爲常其兩視邑篆亦如之閒有供餽餅果實者遽叱之去凡所汰省供億止無名之科而去不經之費者吏民習于不擾第相與安之而忘其

爲公之節省縉紳大夫交公者知其奉身之約有寒
士所不能堪而不知其習與性成抑或知之而未盡
也當是時公惟誠心愿質坦衷直腸不爲赫赫之名
皦皦之節非若材辨敏給者之外務標揭以要民譽
而結上歡故諸臺使亦無識公薦公者而撫臺古林
王公其則且入公彈章矣余丙戌偕計入都門同陸
君策萬言往候姚江張公喻齋集義時張亦爲孝廉
上公車未任華亭令也候張而并候其婦翁憲長胡
公維新雲屏方叙通家之誼款坐留飯而會邸報至
閱之則吳郡丞姓名已在貪墨之數余兩人不覺驚

駭具以其廉狀白之憲長公憲長曰如是君也果廉
吾當以公道白之內臺趙公麟陽吾好友素耳信吾
言者第不知郡丞何如耳兩人又具白其狀而張公
喻齋從旁戲言曰得非孝廉之居間丞故唯唯奉行
者耶余曰不然無論吾党孝廉即鄉先生顯要者或
以事干求十不得其一二蓋實恃其褆身之廉故絕
不通請託以私情言之此公乃強項老人以公論言
之此公乃直躬正士遂長跽以請語剌剌不休憲長
見余陳詞迫切義氣淋漓遂唯唯且曰余故言之第
須雲間諸孝廉至朝房具一揭上之內臺公更覺妥

當余兩人遂約同袍三十餘輩持楫入潮房備陳其
居官廉狀以爲是宜得薦而反得斜恐海內良有司
聞之解體趙公遂慨然俯聽及榜示平調後得補兖
州郡丞夫王撫臺與胡憲長皆古越人而撫臺一疏
出于含沙之口憲長片語出于黠璧之詞而吾郡諸
孝廉又相與白其蓑菲剖心瀝膽以明其無他也且
不以彈章去官而復公原官如故僅易地而使之臨
民也此足以見人心朝論之公矣然余終不使公知
而公亦不知人亦不知茲因傳公而及其事如此此
真無所爲而爲者庶幾彼蒼知之耳

青浦令赤水屠侯傳

屠隆字長卿更字緯真別號赤水浙之鄞人成萬曆
丁丑進士釋褐令潁上以材能調青浦自嘉靖二十
一年從按院舒公汀所奏割華亭西北二鄉上海西
三鄉立青浦縣于青龍鎮而以三十二年科臣議廢
至萬曆元年郡人給諫蔡公汝賢奏復移治唐行鎮
邑令石公繼芳刱建城池六年公爲令復請割華亭
集賢鄉上海新江鄉之未盡者以益之編戶二百二
十四里于是與華上鼎立而爲三縣矣然其田終自
磽瘠其水每多汎溢其民皆鷙悍而隣壤錯居無不

見難者夫割難治之田遺難治之水雜難治之民而撫難治之邑雖趙廣漢之機慧黃次公之循良且不可以善治而況其他乎侯以健令神君再當煩劇其丰標嶽嶽其議論錚錚有驂駕伊周鴻毛管葛之意譬之神駒風駿霧鬣一日千里而無難者既視事則議減賦額議疏河流議招流亡議創奸宄請之諸臺使畧見施行而其拊循勞來欲起罷民而保全之者何啻拯溺救焚公政大都以不察爲明以不虐爲威以不矜炫爲聲華以不擊搏爲治辦而又寬和豈弟輔真赤行之使人見悃誠而洞底裏陳牒者得情弗喜欲其無滯泣于衢楊服賦者如約輸將欲其無羨奇于升斗將使堂上無鞭笞之事庭下無叫號之聲村落中無勾攝追呼之擾而侯則肅衣冠擁符篆偃仰而踞其上婆娑而視其成即觀風使者之干旄與他轄軒之使戾止于斯侯第令不乏侯騎供具而已時江陵柄國檄天下郡邑清丈量田郡守閻公月川奉行惟謹每呵詈邑長侯不以介意從容應之冊成守復訝其丈出餘田仍歸原號攝掌計吏往侯肅衣冠先入府堂叱吏使去曰有錯誤我自承之郡守怒未平語刺刺相讓侯正色折之曰此官長見謬非縣

令罪也夫量原田譬之衣領挈之始明文出餘田譬
之衣帶帶非衣不附今可使帶自爲帶衣自爲衣乎
郡守語塞卒如其冊以上之當路竟不能使之易也
公在縣治士夫有來投謁暇則接見不暇則請辭亦
非以某也貴顯尊榮輒逢迎爲悅也者惟騷人墨士
至則倒屣而迎或舍之後齋或處之別館日與吟咏
倡酬而其鄉人之窮交者如沈嘉則士君子之賢者
如莫廷韓方衆甫徐孟孺董輒數日款留或拏舟泛
三泖之濱或着屐登九山之麓霽色開而霞光媚澄
波漾而月影開則舒抱披襟皓歌劇飲不知人爲人

我爲我主爲主而賓爲賓也且有結布衣交盟雲水
社者人人意得以青溪爲外府以青溪令爲臨邛矣
當是時文貞公謝政里居聞之意若不懌者曰何渠
作令乃爾不令縣事廢弛擔閣耶而徐察之事亦未
嘗弗辦且閱其詞賦謂此館閣才宜登玉署金鑾之
席不宜使之爲令僕僕執手板向人而諸臺使亦器
重其才每覽候所上文移皆手自削牘牘多古文詞
亦咄咄稱之以爲漢長卿復出而時當水旱疾疫候
有禱祀之文隨禱隨應王洪洲學憲輒亦歎服以爲
古有以檄愈疾而侯亦以文禦灾良非虛語公有由

拳白榆諸集徃徃膾炙人口爲士林所推余爲孝廉
時亦辱侯延攬在客坐每見其伸悅揮毫千萬言頃
刻立就此真扣銅倚馬之才長吉青蓮恐不是過未
易以格調拘之簿書窘之也且其一種意氣故是不
可無一派風流亦是不可少侯嘗自言曰吾寧爲天
地間畸人不願爲天地間俗士夫侯不爲俗吏而乃
爲俗士乎如侯者差亦不俗耳後侯入爲禮曹旋屬
有言免歸鄉里而侯終不求仕進一意嘯傲山林人
以爲達當予司理紹興時嘗以事至鄞水每謁公而
公亦每至稽山報謁促膝飛觴間談往事娓娓未嘗
以宦不達有纖介怨尤意而其家徒壁立亦未嘗一
有所干余以此益深仰止乃知侯之令雲間僅飲青
龍杯水常聞之父老云然而讀其詩有早知白首難
爲客悔殺青溪不要錢之句嘆息久之此侯之實錄
亦侯之自道云爾也

青浦令桂宇羅公傳

羅朝國字維楨別號桂宇江西新建人也公以癸未進士筮仕爲青浦令青浦廢而復興屬華上兩縣所分皆瓯脫地故稱澤國而時又患水灾田賦不能當兩縣十之三而田租不能當膏腴十之一二先是令茲土者如石公繼芳屠公隆皆留意卹曩之而民間尚多剝啄之聲不無顛頓之色侯方在事業已嵩目拊膺思所以起溝中瘠而傳肉之意極亹亹蓋視民之痾癢疾痛戚然若痗痛之在躬惟恐去之不速者亦既引爲時予之辜矣于是下令與民更始事有便

者行之有不便者已之使者索舊賦檄書如雨下公曰今且無歲亦且無民而又何賦焉縣官即急賦奈何不急民而迫之斃楚箠下乎卒爲緩之有田沮洳積歲多所逋負公謂如循故事恥盈民將逃徙爲令者何策以勞來安集之乃白之兩臺請捐其逋更令得以錢代粟民始懽若更生戶皆復箸而逋亦稍稍有所償邑之隸役輩皆四方流移無賴之子藉此以餬其口而飽煖其家有一牌票需索無厭不啻虎狼而有犯輒鳥獸散去公廉知其姓名盡革黜之第用有籍者而若輩始不能爲地方蠹又嘗苦伍伯爲漁有所攝對即屬之質成嗣此民不期會而赴赴者如集于其家而欲理者如理于其父母村中烟火望而鷄犬寧皆羅使君賜也凡公在縣三載翛然不滓義不以一介自纖庭如止水有懸魚置韭之風即諸僚屬曹掾亦相誡無犯墨墨且愧見使君靡不兢兢愛吾鼎者諸臺使干旄所過尤不喜飭庖厨所供饌第令不乏而諸臺使者亦不以是少公蓋亦知公廉耳邑自公治後絶無胠篋小人隣有之而或移之青邑卒爲之白其枉蓋公寧使得罪于隣縣而不欲得罪公曰吾豈養奸者而亦豈能誣奸非保赤子之義也

于吾民真天地父母之心不啻覆載顧復民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固其宜矣論者謂侯之智可以摘發如神而不喜爲察侯之威可以鼓行如電而不恐爲暴侯之慈可以覆露如雨而不私爲恩其守似張漁陽其介似汲長孺其有長者度似建慶而其文雅似司馬相如旋以治行高第徵入銓曹歷官至刑書登三事而躋九列事業勛名爛然可紀也而實起家吾松之青溪故傳郡邑諸大夫而爲公銓次其語如此

華亭令養自陳公傳

陳秉浩字浩然號養自江西泰和人也由萬曆癸未進士知華亭縣侯以豫章名雋恂恂儒生釋褐而爲華令望見丰采奕然識者知其必爲名宰而蒞任之次一日即視學謁孔子廟升明倫堂命士子講書時有講牛羊芻牧章者公聽畢喟然歎曰安得如牛羊然猶有芻牧之字焉今之視民且如螯蝎虺蛇必驅之死而後已嗚呼民曷侻焉多士他日亦有民社之寄者其念茲哉于時諸弟子員俱額手贊頌以爲此真父母之言當泐之貞珉與介石並傳侯唯唯謝不

敏是日至縣堂事畢即接見諸士大夫訪問民間疾苦慨然欲爲地方興利鋤害剔蠹芟奸娓娓談不置而鄉先生中有述其牛羊芻牧之語者則又旅進而以父母孔邇稱揚之侯又唯唯謝不敏侯既坐堂皇視事又進父老而問焉曰得無有枵腹弗食裸體弗衣强項弗柔趼足弗息梗化弗協流亾道路弗歸者乎有一于此吾守土者之罪也于是勞撫字拙催科勸農桑核畝畆務休息蠲煩苛黜侈靡崇節儉錢穀有議徭賦有議經費有議次第舉而行之邑有重役充當者每至傾產蕩家侯罷一切徵發交際諸濫用

所省者十之二三例故有羨餘以月進侯盡却之留之筦庫中以佐元元之急民乃大甦俗多告訐大都奸民從吏之而陰陽其間得佐証者以角必勝侯首加創艾廉其最狡僞者掠治數人而餘黨悉還本業歲大旱侯徒步虔禱于天雨輒澍四境有祲荒侯躬自巡行壠畝帶星出入不敢言勞而庭無廢事案無留牘雖簿領文移視他邑獨夥而侯迎刃裁之靡不贍舉暇則進邑之秀子爺談經術品藻文所甲乙品題必精必當而弘奬之剡且有溢于功令外者蓋一時士子蒸蒸嚮風矣念惟侯之廉介幾于嗇葉飲氷

而復時損俸錢倡興禮教若葺黌宮置學田葬貞女廉節婦建四賢祠表三高士墓其風流標韻又疊疊乎足術也自侯下車以來僅周寒暑而境以內外無荒蕪之土無飢凍之夫無勞勤疾痛之聲而亦無囹圄之寃無流離瑣尾之歎其時靡不寧居樂業庶幾有厭洽風盖不以牛羊字吾民而以粱肉啖吾民者豈直祛螢蝎虺蛇之害而公之言至是驗矣今如是是真吾父母矣而惜乎期月政成之後竟以外艱建素旂去也此今日吾民之所以思侯而傳之以垂永永也第侯之嗜酒殆其性然晨起必飲數甌酩酊而後出堂便覺氣體充盈語言爽快進退周旋一無缺墜不飲便覺向日可羞形神自失不能視牒理訟亦不能對賓客而見上官此侯之所以不廢飲也然飲而不廢政事故自無妨耳每赴鄉先生之席一飲百杯未嘗不醉即深更亦未嘗辭去玉山頹然此其人當是酒仙酒禪幻而出世豈世間俗吏耶然亦以此淹仕路而促天年可惜也

郡侯楓谷喻公傳

喻均字邦相號楓谷江西南昌人也以庚辰進士由刑曹郎出爲括州守左遷杭州二守旋得陞擢守吾松侯甫下車問民疾苦知松所苦者莫甚於役重賦煩則爲立稽歲入登耗國服緩急所繇兼日夜手箠條浮額之所當汰積窠之所素匿者十數端議上欲更定之著爲令會有尼者不果行而副在掌故實吾松千百年永利也又當歲大水自五月初旬至六月既望無日無夜不雨其聲怒號動地其勢奔激滔天城中鄉落鄰里不相往來火煙幾至斷絕行者皆牽

與申王二相國爲年家通家於許相國爲門下士亦有陳言荒政一書刻在漱六齋集中其幸而得請者以侯與邑侯之申文早發兩臺所上荒疏不在會計定議時也嗣後兩臺微聞松之鄉村有不戢事會稿交章劾喻侯侯竊知之擬即束裝去而士民感侯捄荒之舉議欲晋行且相與計曰事且逼矣自惟喻侯貳杭時入場同考爲申四公子本房座師而申相國正當國得一相聞屬之援手庶其有濟乎縉紳相與聚謀謂余于公子爲同年因趣星夜往吳門告以故公子亟趨而赴撫院前時撫院養痾閉門公子令人

裳而渡居者悉負簦而逃一時米價騰踊杼柚爲空百萬生靈敫敫待哺公愀然曰吾忍坐視赤子相枕籍溝壑耶于是亟下令發公廩貯穀若干散之不繼又括諸司贖鍰之羨益之又不繼乃爲文以告士大夫檄鄉之三老閭左好義者令出粟出鏹以待緩急聞者亦皆樂輸因下三邑分部賑貸有差仍具饘粥以食四方饑者而二三不逞之徒譁然而起乘間行掠里中公聞而駭焉勅華亭令單車馳赴以利害禍福諭之稍稍治其黨境內亦遂帖然時侯爲地方請鐲其賦兩臺具奏於　朝陸宗伯特移書政府而余

傳鼓遂延入具言之撫院卽許馬上差人與按臺會稿勿具劾矣余亦促歸以書投進侯復書曰雲間士民無一人不欲食喻生之肉而門下獨何所見而陰爲之地耶後得按臺復書乃無恙然其事已聞于南中陸公五臺吏部有不能釋然于侯者縉紳又相與聚謀謂余與陸公有甥舅厄葛親且又爲公所素知欲拉余往余卽走白下見陸公白喻侯狀公亦遂霧釋氷消而余卽從白下爲計偕遊移書報侯乃侯亦遂束裝入覲都下晤對時第述其事云云公未嘗舉手稱謝而余亦未嘗自以爲功不問其謝不謝也此見喻侯之道氣可謂令人古心而余亦弟爲賢守辨明心跡曾無結交要譽之私差不爲名教所擯耳故因傳公而幷志之如左其後公遷兵備副使不久亦被論蓋公以文學飾吏治有詞賦重名而終不見諒于當道此其故亦難言之矣

雲間志畧

卷之五 名宦

華亭 項東鰲

司理 李中石

上海 顏嶧皐

上海 許仰亭

貳守 譚華南

華亭 張喻齋

檢幕 劉斗墟

郡守 李思弦

華亭王懷我

司理畢白陽

上海徐觀我

郡守許繩齋

司理孫玉陽

華亭俞瞻白

上海李斗冲

襟儒度岳岳丈夫也既視事則取錢穀籍召主者庭詰之若何宜緩若何宜急主者即欲左右其說以爲兎穴鼠巢皆恐懼不敢詭對乃復召鄉賦長條示緩急爲期與之約而遣之無不先期辦者則又取諸訟牒令吏抱之而上即數十牒立訊而立決之大事斧斷小事理解率多緣情而罷以法情或逼于愚善而法必申于豪疆無敢舞文有所比附操舍者則又取田數役冊日夜預籌之一一按區圖而諗知某肥某瘠某富某貧至期編審次第以役授之無敢隱情飾詞曉曉置辨者則又進諸縉紳及諸父老問比歲所以旱潦者何故旱患在無所蓄而潦患在無所洩乎是躬行履畝得所謂陂塘宜築築之支河宜濬濬之無敢怠奢鋪之役者以故竟公之任視賦則出納必清詳刑則枉直必判克役則重輕必當而遇水旱則蓄洩必有備而無虞曩令竭蹶在事高目攢眉極其五官之用而惟恐弗給者公且沛然游刃有餘即諸臺使行賑按部一時供帳雜出公亦無所張皇已先事庀具待矣脉公之庭清晝晏然婆娑鶴影而暇則詣學官與諸博士進諸弟子之秀美而文者相與商確古今鼎以禔躬澡行語莊而色溫若披春風沐其

甫博士弟子又莫不人人意得也蓋公之令丹陽令蜀邑葉巳脫囊中之頴吐胸次之奇而至華則三更巖邑百鍊其才而出之又安所不中理寂也者戴星亦理鳴琴亦理斯亦何事而不得賜璽賜金增上秩哉後公召入爲給事巳奉簡書持節鉞撫吳下舊子民引領望其至者真如雲霓而旋以病弭公行竟爲有力者所得吳下縉紳輩受其編後之荼毒以迄于今未知所稅駕也以此知公與其公之一往一來則三吳之幸不幸矣

郡司理中石李公傳

李楠字豫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以萬曆丙戌進士爲松郡郡理官理之視守若令其所分曹任事若錢穀農桑之屬皆無專司而所專司者惟是刑獄一事刑獄之欵最稱殷繁而戍郡邑缺將越俎治之所爲錢穀農桑瑣屑諸務者又皆屬我所司不能該之使廢而且以一郡之理時乘郵車歷諸郡間故司理之官蔡重諸曹非其人不可而當公未至郡胥有言辦寬者有言辦嚴者有言寬嚴俱辦者未知公何如人而公既至則諸大夫肅衣冠而謁諸國人駢肩胝足而

趨諸左右府史胥徒皆傾耳瞋目而伺于其側見公之息深深耳公之貌恂恂耳公之口訥訥耳以爲此質行君子也如徒以質行而已于所稱法官何居焉而公然乎哉公以其慈祥惛愊淵涵醞釀于中而出之爲雨露爲雷霆奚施而不得故公之蒞官行法不任嚴亦不任寬不任嚴而嚴亦辦不任寬而寬亦辦其面目清泠而未嘗擊搏以示威稜其德性温良而未嘗異阿以假詞色持斧乘驄霜凝岳震公隨屬車後舉羣吏而臧否之人皆側目而公有不鑒空衡平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者乎無之也兩造盈庭五聲畢奏頭搶地而口籲天者能無一言詿誤而公有鍛鍊成獄操直爲曲反是爲非者乎無之也健隸黠胥如帝如鬼稍不檢戢何渠不草菅吾民而公有一二托爲耳目引爲爪牙令魑魅魍魎猶晝嗥宵號者乎無之也近而四封遠而四國覆盆思照無告欲伸而公有不慎詳比務平反令圜土之中棘林之下匹夫匹婦無辜而伏辜者乎無之也公惟明允故所受訊牒獨多公惟寬仁故所裹獄情獨確重者輕者大者小者可疑可矜者公不以纖毫成心客氣有所膠固其間而他若以生罪入死法以微眚罹大辟者公

必不爲而人亦恃公以無恐以至簿領靡弗精巡行
靡弗速代庖郡邑諸務靡弗受成而隱幽靡弗上聞
德施靡弗下究自此而諸大夫而國人而左右同聲
賢之萬口如一人五年如一日矣蓋以公之忠信明
決惠愛威嚴能爲烈日飛霜亦能爲和風甘雨能爲
揚鷹攫鷙亦能爲威鳳祥鸞一切張弛捲縱弄尤承
嗣于不寬不嚴之間以臻此極治之理非眞篤行君
子其孰能辦此者耶後公入徵爲輦下豸史而出按
爲浙中烏臺聲稱赫然卓爲縉紳寇晁而松之人公
在則愛之敬之公行則縶之攀之公去則尸之祝之
而今日之鋪張揚厲固實秉彝好德之公而非阿私
所好者也往以刑官起家致位通顯者每視舊遊如
故鄉見其父老士大夫輒歡然道舊而李公見雲間
人獨少一段奔州情款人每以此病之余以爲公天
性踈落固然無足爲怪然猶不似閩中某公以摧殘
縉紳爲快者嗟嗟彼獨非刑官起家雲間者耶故特
以政事追惟李公而爲公立傳

上海令嶧皐顏侯傳

顏洪範字中起號嶧皐浙之上虞人也登萬曆癸未進士爲松上海令上海素稱劇邑戶口不下數十萬計緡錢亦不下數十萬計簿書塡案訟獄盈庭而里巷之豪徒胥之猾又緣釁而起轉相窺伺其間最號難治侯至則矢志當官洗心奉職嘗自念以書生叨第奉　簡書分符茲土一或自暇自逸無論家修庭壞其如鰥曠何且計爲令者聽訟難也催科難也事上官撫下民難也人之口與人之情所以調劑之尤難也侯不以難者自諉而以難者斟酌其宜於堂堦

之間又操縱其權于耳目之外絕不敢以纖芥私竇示人倖端於是絕幷之根源除政之秕蠹去其稅之無名者斥其吏之無良者汰其輿隸之無賴者而又懲其間左豪右之尤無法者且時時擿發鉤擥中人之陰若神鬼然率令家聽戶視豪梟無所撓而蠹賊無所處縣門以內以外不聞急步疾呼以至大役大徭無復波及窮簷之族委巷之氓而兩造具陳曲直一衷於法得公隻語片言盡吐其隱匿之肺腸以求逭三尺之不暇鄉市之民躡足公門者一覿面而識其人一識而知其名姓記憶輒不忘而小事理解大事斧斷耳受目攝口訊手批人竭其五官之職而恨其晷者侯且饒爲之至其賓禮士大夫俯仰中程高下中度而暇則進青衿子談藝論文所奬拔皆知名髦士若邑乘一編則又侯捧幣致詞聘禮耆碩躬親鉛槧而輯成之翩翩乎信史足述也蓋公所不能授餐者若而肝所不能終寢者若而宵所謀野而不蓋宿而不具下陳者若而寒暑所歷寒暑者若而年總之自掌帷以來三年而當報成五年而當陞擢竟公任無不理之訟無不輸之糧無不獲之民無不信之上而亦無不調之口不調之情真可謂神君茂宰而

跡其終始在官的的清白曠然不滓僅飲黃龍一杯水又可不謂廉吏哉雖世家貴姓有一二玩愒者不得不操三尺絕之而後且尋悔以爲東之太嚴及其爲御史左遷而後每每言及之謂臨政者宜寬嚴相濟談往事懊恨不休弁州故鄉之情惓惓可念耳葢公負鄭玄之腰背列崔琰之鬚眉風神蕭蕭了無俗氣至余司理古越時侯以比部郎居里而見其所存者廬舍數椽所有者圖書一匣夫然後益以廉吏信公將申久要之誼以永托鑪錘而無奈其賫志以歿也位不登卿寺而壽不躋期頤惜哉

上海令仰亭許公傳

許汝魁字元甫號仰亭江西之湖口人也侯以萬曆丙戌進士由常山令更守而來令我上海侯性資爽朗龍宇瀟森凡禔躬蒞事動多程之古人又必以赤心白意交注而出之邑故健訟而侯處之以和平邑故囂爭而侯持之以鎮定邑故凋瘵而侯處之以愷悌慈祥甫及朞而德惠考流民用闔懌四封之內翕然有父母孔邇之歌矣如是者三歲于茲旋丁內艱去邑人計所以晉公不得復計所以頌公者而卽建祠肖像勒石以代口碑未嘗一日忘去後思也辛卯

上海令缺而侯正當服除待補　闕下邑之縉紳大夫宦于京而其民以役以事至者咸拊膺搏顙而呼曰天乎天乎安得徼幸於今如借寇故事得此神君以終惠此土乎於是數萬人相率請命具疏聞之王爵氏而王爵氏廉知侯賢竟使之再握符治上海命下歡聲如雷謂昔賢西門豹者再爲鄴令傅僧佑者再爲山陰令賈郁者再爲仙遊令而許侯不啻似之其拭目以願觀德化之成者踵相接而聲相和也公既至海上則父老提漿兒童騎竹婆娑而出迎於郊喜而相告語曰是父母也非即曩所撫我者耶而侯且從容就理即以曩所治上海之治治之其聽斷非不能鉤箚摘發乃仍斂而弗庸其催科非不能剥啄追呼乃仍黜而弗事其編役非不能搜隱摘徼乃仍徐而弗亟其敏捷非不能毛舉鬱攄乃仍韜晦而弗張其明威非不能電走雷驅乃仍哀矜而弗忍侯於小事剖分大事劈畫兩造具備惟以單辭片語平其銳而解其紛受讞者往往咨嗟歎服以去又或以狀批付被告令其自爲處分不盡付之爰書也而於徼發期會絕不務煩苛之爲嘗乘敝車羸馬從一二門隸躬行阡陌間與細民相勞苦享脫粟而啜土硎茅

呼賦長責成之非必朝夕嚴課而輓輸者爭先人矣踐更之役窮簷嵗不能堪而侯居恒坐堂皇之上時進鄉人之赴理者供稅者問以某富某貧某盈某縮胸中已有成畫雖巧於趨避者其誰能遁之葢侯以仁人長者之心養清靜平夷之福寧爲威鳳祥鸞和風甘雨而必不敢恣意搏擊以傷天地之和民有罹于罪而投于法網者公惻惻然若疚若恫若蹈水火笞不數人人亦不數下雖古蒲鞭之化曷以加焉當歲旱而公精誠禱雨則輒雨當歲澇而公精誠禱晴則輒晴其政之最善者如甃內城增敵臺築捍浦塘減省櫃頭斗級諸重役使民有所恃以無恐得保餘業餘生而時方西孽虜東孽倭倉庾日減而侯且暮調劑其間數數爲民籲請幾于舌敝髮焦不難以一官爲地方捍其縉紳士大夫則侯故所禮貌者也其田野老叟閭閻庠序學人士則侯故所甄陶者也其田野老叟閭閻小民則侯固所卵翼而拊循者也地與官習官與人習雖豪家之欄檻屢楹編戶之藩籬烟火無不熟之胸中綏指可數而亦非有所恐惕覬取一介於人公惟薄籠膾之味服浣滌之衣簞笥不入于門苞苴不入于室而自公退食之暇侯嘗側弁而哦身不修邊

幅而事亦不務更張眞若以王伯操家秉而慈媼哺
嬰兒歷六年如一日而總之則又九年如一日者藉
令侯傳舍其官而土苴其民夫安能有此哉侯誠穆
穆落落班范史所稱惲惲無犖者也侯以一人兩令
海上而海上以一邑兩令我侯獲上久信民深即以
惲惲無犖者收其治平之效而公不以積薪爲嫌亦
不以速化爲幸蓋自南銓部之擢翱翔中外歷官以
至爲公爲卿而始之頌侯也寧知侯之再來後之頌
侯也又寧知侯之宦至此一以公心直道纔纔依依
眞如家人父子而侯之待海上人亦不啻家人父子

然也海上不負公公不負海上矣嗚呼斯所謂久任
者耶吾吳巡撫周文襄凡十九年松守趙公豫凡十
五年上海令李公紋凡十二年而至是許公前後凡
九年蓋任久則批郤道窾無不曲中民懷吏畏而安
之故循良之政可稽而厭洽之期可致此其明效大
驗章章著明者今何不以久任之法倣而行之也當
甲午之秋海上新孝廉置酒潘方伯豫園延公飲劇
演荊釵傳奇優人失于檢點至許將仕議親錢繼母
云打老許出去不要他在這里聞者失色孝廉如負
芒刺不安公舉杯笑曰老許未去還要在此吃幾杯

酒衆始釋然斯言雖戲亦足以觀公度量矣并識之

傳後

郡丞華南譚公傳

譚一名字敬徵號華南江西之大庾人也登萬曆庚辰進士釋褐爲遂溪令已而推擇調東莞所至兩縣俱有善政士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公以行法太峻不便者以蜚語中公調官知楚之臨武已而量移同守我松公之貳松也戊子歲大旱已丑歲大水民皆流殍幾莫必其命公悉心殫慮與郡邑大夫謀所以保又元元者爲之請蠲請賑如拯溺救焚然其署郡篆則益以民事爲急而思卻翼枕席之重農桑興水利正風俗詰侵漁蠲煩苛問疾苦停逋負革羨餘櫛耨疏

分務與民休養生息兒童之騎竹父老之扶杖往觀者無不額手歡呼曰譚公生我畜我而于時有長安輓匊之役扳晉之不得則相與詠歌而送之而公之督漕以往凡水脚諸費向所稱常例者無慮二三千金公一切謝弗受每對人曰爲官長而染膏脂何以令衆庶見乎且亦何以約束之及在途又有以路費交際嘗公者公立麾之去蓋計公歲往來者幾閱月竟公任往來者幾閱歲而公絕不濡足染指其間即居恒衙署中亦自甘儉約雖薪蔬米鹽之類未嘗取之小民以少點其禔身之素檢懸魚置韭之潔飲水

齒糞之清歷六年如一日也政成爲東南漕丞最天曹注上考封公父母如其官藉有　綸寵旋陞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司王讞獄每歲熱審秋審出生入死所係匪輕而公處心淵塞法比又精有獄則再三推詳不敢輕人命於一擲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於我無憾公其有焉于是晉都諸曹郎皆以公爲冠冕而銓部晉陵希范安公本部姚江繼有孫公與公交相得歡甚三公者同事同心亦同日上封章白事其疏灑灑千言大畧王于定　國本而論列稍激昂語不無侵政府疏入直聲動　輦轂于啧啧稱晉

都三諫臣而　皇上震怒下嚴　旨將逮緹騎逮之時政府太原公賢相也不欲　上有殺諫臣名遂具揭申救至以百口保二臣　上怒始解得薄譴削籍歸總之諸君子諤諤敢諫不讓唐御史子方而太原公休休有容不愧文丞相彥博矣公之歸也棲息田間三年不入城市郡邑守相與中丞直指造公而式其廬者往往匿不見見亦無所報謝以為常日惟手一編課一詩誦讀吟咏不絕而已學人士傾慕公特甚有執贄及門者公亦弗拒蓋公始習義易又受戴禮以兩經為人師故北面執弟子禮者屢常滿戶外

也嘗兩受郡邑聘修誌書書成而不修怨不市恩斆而贍博而該詮而有體所稱信史實錄者非耶公于家庭倫常間無所不厚而孝尤其所天植無論兩尊人執喪之哀即歲時伏臘上食薦新必欷歔泣數行下而丁酉歲奉　詔復原官公始肅衣冠祭告家廟中牛酒上塚誰如公許大孝思而兄姊弟姪輩凡所為卹孤而助葬者又不能以枚舉其高誼可勝道哉公性至廉在家弁絕居間於當道一無私干而亦不以建言故作嚴冷面目向人故人皆樂為親就而聲聞蔚起中丞直指之薦無歲不上聞天曹郎列名而

疏請者亦無歲不有而公不復萌仕進念處之泊如也公之去吾松逾三十年士民之謳誦懷思如昨而公之東床玉巒孫公復來佐郡尋亦以才望擢丞槐衙柳衙後先永玉相對此其數亦大奇當年舊子民時從玉巒公祖問泰山安否而忽聞泰山頹矣我將安仰矣是以愴然悲心焉因追惟往事泚筆爲公傳之今惟有委心玉巒公以寓吾鄰景行之意　今上天啓之三年有　詔録諸言事者公得贈光禄寺少卿公之節義庶幾其藉此以表章乎

華亭令喻齋張公傳

張策義字德宜號喻齋浙之餘姚人亞卿敬齋公第之季子也以萬曆丙戌進士授華亭令公體幹肥偉相貌昂藏而其人亦磊落不凡有高步濶視之意當偕計時余與陸君策邂逅侯于旅店中一見便成傾蓋入都門寓所復密邇時相與談藝會文閒常盤桓杯酒相得甚歡已余兩人獻策報罷而侯登第雖奔走車塵馬足間亦未嘗不數數過從也會華亭令缺而侯選例當得令談次亦言及之侯唯唯否否比余兩入歸里一日閱邸報侯果令華矣比侯至晤對時

亦復歡然道故而兩人第從士大夫旅進旅退在不踈不密之間是歲會大雨累日夜不歇桑田幾至陸沉侯徒步禱雨遍體泥塗又禁民間米粟不得價高所以救荒恤災者百方而余兩上侯書一欲其于荒檄馳報之後連日滛雨狀再報撫按監司哀痛激切祈請之朝必得蠲得賑而後已一恐其必親履區畫勘定分數而後轉申時日遲延致誤　題請不得在會計之前欲侯作速申請兩書詳具漱六齋集中而侯亦俯從余言見時輒舉手稱謝至明歲又大旱侯亦徒步禱赤日中有請蠲請賑之檄而時以喻郡侯榜示大族富家自行賑濟無知之民以爲太守憐我而賑我若輩其如我何遂肆行搶掠于村落中幾成奇變郡侯聞之大恐令侯往撫之侯嚴爲約束縛其首事數人而歸搶攘遂定此時非侯行將弗戢矣後奉監司檄往各鄉鎮設粥以食饑民侯皆親履其地口嘗其糜之厚薄按籍呼名而給發之全活者以百萬計事竣而還方抵縣一日而外艱之報至矣侯以兩歲水旱相仍皇皇然補苴扶過之不暇未嘗准行一詞審理一事罰穀紙贖曾無分毫鄉先生招之飲辭不赴間一赴之飲酒亦不樂每語余輩非于故人

落落實以時事倥傯無能爲情兩年間視如陌路而今幸救荒甫就正欲出示街衢催詞理訟可資故人北道裝而今已矣奈何而余輩亦習知侯非以薄爲道者也瀕發选之武林而侯出笥篋以賜余第存餘俸三十六金耳黯然作別行李蕭條不啻囊杵之載石侯亦可謂廉吏也哉侯以艱居里余有山陰之役候座師朱宗伯亦往候之款留數日一治具款待之外疏食菜羹而已後余司理紹興侯以部郎被放棲遲于龍山鑑水間復丁內艱寢處苫塊余雖冷局亦時其空乏稍稍捐俸周之而不能大有所振方雅意爲之地而侯已臥病無起色矣惜哉嘗竊計張公喻齋顏公嶧皐屠公赤水皆浙人爲雲間三邑宰而余雲間人爲稽山理似屬有緣而相與之情亦自不薄然總之皆道義交而非世俗態可紀也故爲之傳而叙其始末如此云

郡檢幕斗墟劉公傳

劉冠南字文光號斗墟江西吉安府廬陵人也宋丞相文文山生于廬陵而公生與之同里公之先世曰子俊曰洙又與之同難自丞相死忠後其里無復以科名仕宦顯者而公始登癸酉鄉書想其稜稜蹇諤之氣一鍾之文丞相再鍾之公家祖禰又鍾之公故其爲人守道守官磊落不羣厥有自矣公爲諸生時奇窘特甚而每濟人于厄道經螺川有被市棍假鎌所欺憤欲求死者公急解囊救之道傍有旅人僵臥者公脫巾圈換餅餌飼之其人賴以存活更護其行

公之市義大都類此當癸酉公已不得與試而直指忽夢楠首尚格闇外復錄其遺時八月四日矣公馳往院舉已闔公持石撾門大呼直指憶前夢亟放入扳五人果獲斛首公亦與焉從此再赴春官不第謁選得刺四川合州合方嵗旱公却蓋徒步禱於神禱畢而雲合雨注又市民失火延燒廬舍公逆風拜呼願以身當火火遂熄時有化日爲霖反風滅火之謠有遺尸於室而亾其首者謬訟其妻有他公擿發元兇幷獲尸於汚泥中民皆咋舌驚爲龍圖再世而未幾採木之事起採木舊弊任商不任民而公獨不任

商商人奸宄無所施訟民於直指公以身率民往見辨難憤激萬民鼓噪而擁公出直指憲甚上疏劾公詔下獄公聞之不待緹騎至即徒步草屨抵京師合州人赴　闕鳴冤不下千數于是　朝議左直指而右公公得薄罰謫爲吾松之檢幕其在松也不以左遷故意氣有所加亦不以左遷故意氣有所貶昂藏瘦骨直如野鶴之在鷄羣而間與大吏論事則慷慨激昂無所隱匿即大吏亦不以下僚蓄公時值歲荒監司郡伯有事屬公勘問者即遠在海隅村落公第隨一吏一皂不難疋馬而馳頃刻立剖莫不服公

才之擘畫同聲賢之而銓曹亦欲以舊物還公于是有湖廣黃安令之擢黃多劇盜公撲殺盜魁張象以殉又舉盜之驍者王維召補伍長使擒賊自効甫三月而戶不夜閉道不拾遺時且函歲而民告饑公請以南運米借賑中丞不之許公請以一官謝千萬人乃便宜發粟及秋民償未逮而公適以外艱宅憂去公歸而貿田代民償逋黃安之人至今能道之服除補交河交河亦盜藪公察其非盜者縱之而密遣健兒偵盜健兒被殺公佯不問適一娼以他訟詰公公屏人詭餂之娼驚吐實遂馳甲盡縛戮之以祭健兒

民皆頌服非久且陞南工部主事治廬政公秉公操鑑毫無染指其間或有羨餘出之以刱新齋充公費古稱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公其有焉所丈清洲地十萬餘畝追收侵課萬餘兩增課二千餘金能使强宗豪弁不得肆侵漁吏胥亦無所陰陽上下而誠意伯世延侵占頗多暴橫特甚公摘其私劾奏之　上怒下世延獄而公以此輒騰賢聲擢守貴州貴陽郡時播方有事公叱馭兼程而進亟爲招復避難之民有被掠者解其縛有被鬻者贖其身又當孔道朝貢之使絡繹于途公每捐俸以佐公帑播平議建平越遵

義兩府而督建者頗難其人撫巡會議非公不可於是中丞題請加公本省副使行平越太守事平越新設之府民夷雜處其中公至以招徠安集爲務一切築濬城池經營衙舍以及籍民田定民賦葺民居而使酋奴殘破之餘頓換一清夷世界秋毫皆公再造也時復有亂苗爲梗中丞議勦檄公分領下路軍公謂不若撫之便苗聞而喜曰劉使君來撫我必歸順公乃單車入巢穴巢寨斗絕結藤爲梯以懸渡公僅隨家丁數人輿皂皆任苗公諭苗長木把使束髮加帽從華俗開城宣諭且持鳥銃穿七札以恐之凡歷

四十五寨事竣仍諭木把縛五人出獻大軍以解兵苗長遵教刻木爲誓納款不復反而中丞所遣上路軍損傷大半中丞始愧服郡治重安鎮五虎嚙人公檄告神請焚神祠而以身當虎越日虎遂滅跡公又相視天官砦山明水秀宜移府治鎮之中丞有難色而公立山下指畫形勢規籌錢穀瞭如指掌中丞滋不悅南都風聞者輒奏平越太守憩狀議鐫一級而公適齎捧至京聞之遂拂衣歸矣蓋公强項直躬乃其天性自筮仕至歸里未嘗少屈撓於人與人交剖肝析膽有久要之誼在雲間歲餘爲吾黨莫逆交及

別去不勝黯然嗣後一晤白下再晤燕中戀戀難捨
挂冠後又復拏舟訪舊不遠千里而來此其深情結
客又何必減古人也公年七十餘而神情益王齒髮
不衰日惟授徒講學弈聞遁陽之變有意據鞍請纓
藉令公在壯齡亦足建旗鼓當一面而惜乎其格于
老耳卒之年七十有八總之如公材猷幹局亦世間
一大丈夫奇男子無愧其爲文丞相廬陵里人云公
之子唐胤氣度軒翔襟期爽朗而文章行誼不啻似
之可稱劉公雋嗣矣

李郡侯思弦公傳

李多見字子行號思弦閩之興化莆田人也中萬曆
甲戌會榜第二人由司農部晉銓曹出叅浙藩左降
太平郡倅轉南祠部其在仕途閱歷幾二十年所矣
祠部不應擢郡而公毅然有爲俛首一麾而出守其
守吾松也在壬辰之十月云初下車有意昭雪民冤
不免多受詞訟大姓頗亦苦其誅求然公於獄情能
片言而折且無成心有覆盆者立白而又搜剔百年
前之剩牘如燭照數計然蠹役猾胥皆斂跡遁去士
民翕然稱其明所自奉日惟腐葅菜羹一切筐篚不

敢溷庭下士民翕然稱其廉靑矜以文謁者無間蚤暮而又不靳施予賑賚之澤下至市賈匠工計功受值而獄中囚繫嘗爲給食給衣士民翕然稱其慈惠藉令公而久任必且大寃厥施度有以自見而不意甫三月中考功法矣松人聞之如失父母戀戀不忍其成行於是郡中好事競起而謀所以保留者甚而廣揭歌謠徧張文檄拏舟赴憩於兩臺監司者幾於空國郡齋之前日擁千萬人伺公一出號呼動地公亦相對飲泣爲賦棠溪吟以見志詞曰少小事姑嫜嫺拙强撐持夫子見斥逐大義當乖離奈此乳下兒

號泣牽我衣兒號旣憐切母心亦傷悲母出與廟絕兒行欲告誰阿爺千人杰後母稱賢姬兒愼加餐飯母子長相依棄置汝中野我行心自知驅車難復顧惻惻心中悽讀者益爲悲惋恐恐公之旦暮去也乃倡爲塞門之說冀以激動上官俄而運石累磚不移時而西關之道頓爲阻絕有吏李某則曳白布裙爲旗大書攀留字面太學彭汝讓諸生蔡汝中則置櫃斂財爲公謀立生祠去思碑時江司馬鐸方秉憲吳中猝聞譁聲謂松且倡亂矣遂陳兵而來屯郊外衷甲露刃以備非常而華令懷我王侯出見極言松人

無倡亂事力止之江公意稍解乃先收其有事地方員役鞭撻之旋捕諸倡義者如彭如蔡繫之縲縲中公知之愈悒悒不自得蓋公與江爲同年曏公兼金公不受且不以屬禮見而以賓禮見江益恚公公越三日戒行矣行之日大雨如注父老子弟焚香設位而泣送之水涘者軷車擁道不得前陸文定致政歸里不入公署有年特爲公一叩鈴閣瀕行復置酒祖帳皆異數也而又力言之江公前江公意遂解公去後逗留武林六橋三竺間每以在繫諸君爲念見吾鄉士大夫輒曰彭蔡兩生未嘗識面乃爲不佞故作

纍囚耶言訖流淚沾膺聞者亦爲浩歎其後兩生事漸白而公亦起爲瓊州守有平黎寇之蹟顧念太安人九十告致奉母而歸不久以壽考終公之子某曾薄遊來此士大夫爭禮致之留連月餘而後別特其家食貧三喪未襄又謀請顧光祿義未爲助松人之於公殆有夙緣哉夫借寇自古而記之矣如欲借李而臥轍攀轅亦無不可然何至樹旗塞門自犯不軌之爲也者此雖一時人心之公而亦一時事勢之變當是時使非陸文定以公道主持非王邑侯以正言陳白松人之禍詎可測耶故又互見之王侯傳偶讀

公遺稿見公去後有祭錢太守午江及楊孝廉九南文愈益爲之心折蓋錢楊兩公清白廉介貧無立錐而皆以饑餓死士論共哀之當公爲守正兩公捐館之時而胥役匿不以報追其去郡始知乃緘香絮酒摘六遺奠以告罪於兩公之靈公之盛德如是安得不使人去後思哉併識之於傳尾

華亭令懷我王公傳

王廷錫字君寵號懷我涮之仁和人也由萬曆壬辰進士來令我華華故劇邑亦瘵邑劇則需掌畫理煩之才瘵則需經綸濟變之手而侯其人也侯至則以三箴書之於屏三箴者一介不取曰清一事不怠曰慎一職不曠曰勤而又爲之說曰三者備而稱賢三者廢而稱不肖蓋侯以此自勗自誡夙夜靖共其官惟是一介之爲兢兢而三尺之爲凜凜有如此箴矣其人廣顙長軀豐頤炯目而風姿軒豁議論激昂大都接縉紳以誠興庠序以教撫編民以惠而馭猾胥

悍隸以法以威邑之貢賦甲江南筦庫間吏奸緣作奸不可詰而侯赤衷白意永蘗自持首革贈耗公費之屬以次澄刷毫不漸染其間而公又手能握算百不失一籌竟侯之任無敢影射侵漁者邑戶有官有民豪滑大姓往往出沒官民之間詭避徭賦侯平居以時訪問孰富孰貧孰肥孰瘠先得其主名而後乃編僉次第授之役即豪有力無能倖免而貧窶單赤之夫亦無敢以私中也松城故卑薄抱杞憂者每懼不虞會傾圮於是增修之議興而以經費缺焉輒止侯則請于兩臺益高廣十之二金錢一出於官每次

給發工食俱從庫中支付第令富民奸義者畫地爲監而侯旦暮督視明賞罰而視其成迨事竣崇墉屹如而民晏然不知有版築之役郡守思絃李公奸士恤民抵任纔三月耳而以他事中察典去士民號泣攀留之不得則相率樹幟塞門騷騷動矣監司懼亂亟星馳按治之而風聞少過至衷甲以備非常公亟趨出陳白地方無反狀力爲調停外以解散士民而內以寬當事者之意吾松千萬人命侯實再造之非侯則株蔓及于禍者多矣蓋侯自下車以來知邑事者幾三年其所爲緩刑薄徵興利除蠹以子惠我華

者且未暇論即語此數事非侯之才譚幹局能辦此者乎於侯所書屏清慎勤之三箴有一缺此者乎當是時吏習民安父老方扶杖提壺以終領仁風以觀成德化而竟以城城事蒙物議以去則何其寃也侯至是益明察吏弊幾見淵魚錢穀期會之數欲一舉而肅清之將以析楊栲掠若輩吏人某某者聞之輒心憚膽落思跳于三尺之外不能而侯以一時猝被謗言去任解網則君子之不幸而若輩須臾無死則小人之幸矣如侯之才聲實翔起揮霍有餘藉令優悠以竟所施設潁川河內長葛中牟豈得專美於前

哉蓋侯之仁聲爺在保全民庶至今人猶頷手而銜其恩侯之罪案反在修築城壕至今人猶交口而訟其枉故謀所以記德政志去思者有碑有祠尸祝不敢忘而余又嘗竊論郡邑之吏巍然俎豆者不少乃或孳孳膴仕而人爭趨之無足爲異公業爲忌者所中蕭然退食於家而久之宦亦不達兩量移而仍以一令終且去雲間幾二三十年許而人且追思追祀之侯之心事明而侯之公論定矣

郡司理白陽畢公傳

畢自嚴字景曾號白陽山東之淄州人也由萬曆壬辰進士爲吾松司刑公當諸生時嘗讀戒石銘所稱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者而愴然有感焉又讀史至宋歐陽子取架閣故讖牒覆之而輒歎曰歐公以文章道德名天下乃不廢刑牘爾爾乎異日者或以一官自效于爽鳩司奚而不可而至是居刑署爲刑官所司者五罰五刑所持者三尺所按問者鼠牙雀角之子而公神明所注者則反覆沉酣於金科玉律之條有大體亦有特操有兼才亦有沉識上嘗以一牘嘗

公公覆之無撓也下嘗以一訟控公公按之無枉也
目一見輒名之無再詢也手一舉輒誦之無再憶也
情一鞫輒得之無再詢也明足以見淵魚而不欲其
察威足以射墉隼而不欲其張枉者直者負者勝者
即庭辨有所闕說而終不能曲意抑士大夫以求悅
百姓亦不忍曲意貶百姓以求媚士大夫而諸曹掾
無敢竊威福以行其姦無敢借形影以上下其手兩
造具在若臨日月而負氷霜公不宽人人亦以公爲
不宽矣蓋公下車以來十五在松十五在他郡之郵
車驛馬間以其十五之十一代庖而又以其十一之
餘問江干之旅泊攝邑篆者二攝郡篆者一旁檄諸
所部質成者四由癸及戊凡改朞者六自御史中丞
及直指鹽大夫而下薦高等者十有三而公弟退然
循處子之柙檢守儒生之故常日菜羹蔬食蕭然如
僧廚未嘗受人一錢亦未嘗受人一粟蓋堅白
不淄自其性然無論苞苴即二三縉紳修謁堂之敬
輒遜避以爲不敢當謝絕之惟恐不速而其家人輩
惟啖麥飯糠粃至饑餓不能出門戶問之則曰吾豈
以溫飽爲志而以口腹累吾民也即公庭之宴與鄉
先生之筵亦逡巡不舉一箸問之則曰吾故以淡泊

自飴何得以甘旨涸我肺腸也而暇則至水次視商
鹽千檣萬櫓朝集夕還既令無金錢委蛩之嘆又暇
則自蘇常及鎮而來對簿者即千百人集堂下立訊
立遣且令無長途守候之虞又暇則陶鎔士類進經
生而樂育之課以藝文最以行誼嘗讀公所書手箋
及所梓雅奏而知公之風厲學官意念深矣公於鄉
人例不延見而一日西郊外驛中有短衣草屨從遠
方至者呼津吏而語之以一紙寄畢司理令其出晤
我於郵亭間津吏馳報公公整衣出見則知其爲叔
也公跪拜叔踞南面受之且訓之曰我有事姑蘇而
父欲我迂道晤汝惟叮嚀做好官一言別無他說遂
去蓋公之爲清白吏其家庭父子叔姪間亦能相與
以有成如此可不謂難哉無何公以遷秋官行父老
子弟棘車縶馬戀戀然惟恐公之不少畱者士而士
念之非使君何以剪拂我民而民念之非使君何以
祖席我賈而賈念之非使君何以覆露我噫此所謂
口碑者也畱其行而不得又謀所以頌公而相與護
召伯之棠勒峴山之石若所云胡威慙潔于公遜明
秋霜葙威春陽等惠刻之德政碑以志去後思者徵
公其孰能當此矣公由部曹而藩臬而卿寺而今爲

大中丞宣威邊境其勛名且當琅竹帛勒旂常吾松人皆爲公幸而與日者公以節鉞撫三吳得以終惠茲土則又松人之大幸也哉

上海令觀我徐公傳

徐可求字世範號觀我浙之西安人侯以萬曆壬辰進士剖竹而來爲上海令上海故東南劇邑而瀕年以來役重賦煩頗亦凋耗弟承前令許侯撫字之後既有成緒無煩拮据之爲而公至則隨時注厝因俗撫摩不務更張亦不務粉飾而惟以忠赤眞誠一念鼓鑄陶鎔而出之嘗進諸大夫及諸父老而告之曰不佞之忝爲令也今而後歲有潦溢民有流亡賦有逋逃吏有奸宄于天爲僭時于地爲侵紀于人爲干和重爲諸父老憂咎在不佞諸大夫其無棄不佞而

輔所不逮朝夕修之力此數者以保有終以期不失
循良名亦惟是兢兢靡敢失墜斷一訟無輕推詳審
一獄無輕囚繫視一文移無輕案驗遇一亭伯賦長
無輕鞭杖而摧殘濬河流以防水旱積稻穀以禦饑
荒峻聲色以飭胥吏而于縉紳賓庠則必延見以禮
款洽以情所事大吏不激不隨惟視理以爲可否而
一毫無所阿比私徇焉其治大都廉而辦粟而溫簡
而有條寬而有制不以察淵而恣鈎箝不以扳蘿而
廢飲醇不以鳴琴而忘戴星不以懸蒲而謝鞅掌故
治足術也蓋公朗眉廣額白皙湛眸芝宇稜稜神情
奕奕以英少之年爰賦初政若亦之新發于硎而其
收斂韞藉又若善刀而藏無所用于批郤導窾而非
以尺寸見能非以擴擴炫智又非以搏擊示威者以
故邑之皂蓋青衿黃童白叟近之如煦日而亦未嘗
不凜之如清霜畏之如嚴師而亦未嘗不依之如慈
母千萬人之謳歌如出一聲而三四年之愛戴如歷
一日此詎可以聲音笑貌強邀而慤收之哉說者謂
上海之政自鄭公洛書郤公光先而後以許公汝魁
徐公可求爲赤幟白眉而三公皆以重望位躋通顯
公後爲大中丞撫川南而以　今上天啓元年會川

中兵變死於非命不得以功名終起家與三公同而結局與三公異則又有幸有不幸耳言之殊可扼腕

郡侯繩齋許公傳

許維新字周翰號繩齋山東堂邑人也以萬曆己丑進士由澤州守爲部郎出麾爲松江守至則以文誓神一意清白謝贐鍰却饋遺而於鋪戶牙行一無需索公家寠用與夫公宴酒席之費皆出羨金應之雖以三邑兵獄錢穀之事輻輳受成而公博大精明能取辦於笑談指顧之間而坦然不動聲色旨一見不忘其名手一批不忘其事無煩旁詢屢憶者有所訊吏抱牘而上數言剖決之左右不敢置一詞其爰書亦不敢增損一字而鄉人村婦或攀案訴公公欵欵

頫首而聽之無少忤當是時有打行一輩得人賄賂受人指使輒于府縣門首搏擊人有賭博一輩闖街塞巷糾合良家子弟博陸樗蒲必罄其所有而後已而貴家大姓奴僕輩衣服履綦輒亦曳紅拖紫貴賤幾無等倫公下令鋤惡少逐游閑別服色由是晝不聞吁號之聲夜不見狎邪之跡而家奴皆屏氣斂戢無敢以浮遊見者而亦片札不下亭長飛符不下鄉村堂皇之上時且號稱大理而暇則進學宮諸生與之談文論藝其與縉紳大夫交也坐不設重茵宴不設累豆軒車過從皆烹茗爲供或相與訪問政事因

兵卒縛之解府武弁好事者欲公申請撫按聞其事於朝以邀功賞而公偵得其情實以海風飄至非劫掠而來遂令兵卒善撫之申詳兩院送歸琉球國桑遠人之道公其得之矣又王議開河城中河道久爲大家小戶所湮塞皆造房置橋其上兩岸窄狹船不得行公欲檄屬吏之廉而能者總其事適龐典史尚鴻來即以牒授之屬其開濬龐典史者粵東龐大中丞尚鵬弟也拜宛平令以建言謫上海尉其人故有風裁不畏强禦即下令拆卸房屋剥岸量以丈尺限以日期有一士夫家邊巡不卸以一帖致之龐公不

受其帖即將此僕枷示河灘於是岸有占者橋有礙者數日之間盡行拆去因集塘長業戶加功疏濬支河通而日月之河亦通矣舊有日月河通出狀元之謠一應于錢太史再應于唐宗伯而是年張公瀛海亦狀元及第豈非奇驗哉蒞郡五年來惟飲雲間一杯水不受雲間一串錢眞稱廉吏故監司輩長伏公爲畏友將吏憚公爲明神百姓目公爲慈母而旋以治狀最擢河南兵憲以行戒行之日郡人繫車扳馬不得前居者設公神位燃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以送之是日風雨載途曾無一人散去

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詞翰雙絶如泛漪遊山詩有
藏之士大夫家者短簡長箋寶之不啻拱璧而琉球
國男女六十人有一死者公封而葬之又爲詩二律
以悼之若宿草魂寧識寒潮恨豈平生還戀土俗死
却辯華夷之句讀之令人愴然此又仁君循吏之用
心非徒翰墨而已也公後起拜遍政使以疾乞骸晉
秩戶部右侍郎致仕亦近代榮遇云

郡司理玉陽孫公傳

孫舉相字叔亨號玉陽山西之沁水人由萬曆戊戌
進士爲松理刑司理之理郡也一郡之獄實總而受
成焉大者逮案百人小者亦數十人而橫目橫口之
民微曖萬端不勝孚蝝轉輾其詞以求跳于三尺之
外非肅若明神疾如迅努當機而立斷其何能片言
剖決而彈壓之公起晉中世家以才美登上第未及
下車而境內吏民已惴惴屏息待矣公至則謂吾方
脫佔俾置所習儒家言而遽駈法家事其戰掌在刑
名見以爲非鷹擊毛舉不稱而申韓管商之業又聖

門所羞稱者其何以計之而公故廪廪德讓君子也
虛以平情恕以操鑑無苛索無停訊無撓成胥而舞
文者往率藉口心腹爪牙而公一切屏去弗用即不
能不令一二左右亦不以詞色假借其人而又鎮靜
弗擾哀矜弗喜事至理之兩臺監司付理理之小者
縱舍大者參鞫寃者株連者放釋而矜疑者從輕必
不以生罪而入死條必不以小眚而投大辟自晨起
治爰書不戴星舉燭不止公豈好爲是勞苦哉以爲
非是不足摘見其奇抑狀耳居恒言東薪扳薙之事
未嘗一陽浮慕之而惟以其愿朴眞誠與民從事務

解絃不務膠柱務察柱不務納汚民之就公若冬日
之日焉而亦若惕嚴霜也者凡閭里鉥兩之好每窓
舉而刺得之立置之法其大指乃在威厥頑非好爲
淵魚察也會有查刷之役追隨使者屬車即遠在百
里外不難匍匐以從而間以獄嘗公使者曰可殺公
曰勿殺使者曰可宥公曰勿宥一惟以法秉之而不
敢以上官意有所軒輊噫嘻乎盛廷尉之泣罪張內
史之面封不得專美矣蓋公以幽獨盟心以氷霜厲
操既不傳舍其官守又不夷剚其民生豈弟慈祥其
所自性也忼慷激發其所自矢也此非儒生一曲之

爲而實循吏千秋之業非公其孰能辦者乎已而同考闈中所收入彀者皆南國名俊都人士以得公品題爲幸此又公之陶鑄眞才當以薦賢受上賞者也六載報成徵公司白雲之署而久之歷銓部正郎今天子大用公晉秩卿寺擢爲太僕長嘗勤施常以垂不朽論者以公起家雲間故爲公立傳以志所自始云公將赴都分校浙中一太學漁公同年某居間爲夤緣計公初與之促膝劇談一聞此言面卽發赤離席數尺曰談何及此某慙而退公之清介何如哉因記之傳末

華亭令贈白俞公傳

俞思冲字似宗號瞻白浙之仁和人舉萬曆乙未進士由餘干令服除爲華亭令餘干亂號難治選人得牒輒辭不往俟得之無難色銓曹異之曰是必能辦乃事者不暮年而果以治行爲江右冠已而服除就選會華亭令缺選曹曰非舊餘干莫能辦也遂屬之人以難俟謂華亭比之餘干十倍煩劇而公意不以爲難若曰此駕輕就熟者耳干是遂之任我華俟翦髮而亂頑而玉立不設城府不事緣飾而識力淵弘材兼數器卽糾紛艱鉅談笑而麾之何所不可窮

邑之人一見而識其姓名纚纚誦之不爽一見而覩其面即從大衆中識爲何人此其頴悟强記有絶倫者而自視事以來其瞞積蠹宿弊如觀火然更抱牘上風剖而河決之百里之內不能欺以言百步之外不能欺以意望侯顏色者皆曰此健令此神君也吳中苛踐更輕重失次而時當編五年後侯按冊默籌已得要領而守數趣之問侯以爲易易耳不旬日而編審出萬戶帖然蓋侯惟以民審民非以官審民以一區審一區非以一人審一區者故夤緣解脫無所用之豈有他鉤鉅術哉其催科也不擾不激具有法程下教鄉三老與之期徵納以十分爲限滿八則置勿督矣往衛官之兌運者有以折色冒本色有以故軍冒現軍有以私債扣侵有以常例勒受侯刻頒糧指掌圖示之成規一定非但武弁無庸其奸即窮軍皆得沾其惠者皆侯賜也邑故有巨惡胡姓爲橫閭里閭公知而姑置之不問忽自來投牒有所陳即擒械伏法其與之同惡者十餘人率憚公威稜股慄不敢見形影有故宦李御史之子爲悍奴所凌轢者諸鄉紳激于公憤訴之侯侯軒髯曰是何難治問訊時即令主人具衣冠命此奴執蓋挾衣伏隨之自東角

門出以至西角門入如是者再觀者如堵士論快之吾郡下凌上替之風賴此舉而一變矣守有故人商而被劫欲坐偷兒侯心知其枉故緩之日是安能持刀攫金白日者乎無賍終無兎法未幾而捕得其真者即改坐竟釋之蓋侯之爲政以彊直濟慈和以公廉濟輯撫他如重膠序寬坊廂揭覆盆平肺石種種善政有不能枚舉者即五袴四知十奇三異何以加之時且不勝口碑輿誦巷頌塗歌而獨以編後改招兩事不得于守即諸所意指色授亦若弗聞也者遂中以考功法議調去然亦不能有所汙濊第云恃才恃才而已夫侯誠有才每每用正識奇用經識變極其幹足了百人極其能且籠一世此何可以下吏辱何可以文法拘而竟肆螫扼之使不得伸其眉宇亦大可惜哉其後侯量移德化又移海澄旋擢比部而復補東光以令終于官途不甚達豈亦終爲才所累歟

上海令斗冲李侯傳

李繼周字汝輔號斗冲江西南昌人中萬曆甲辰榜進士來令海上凡五稔于茲丁未當入覲之期直指楊公念濱海之邑兼之歲不易也請免上海令覲報可侯遂不成行庚戌又當肆覲直指鄧公欲援前例留侯侯堅辭於直指公曰海隅外吏豈有五載不見天子聽掌計者殿最而可久居民上乎于是始治行而邑之士若民戀戀不能捨侯去也及至京留闕下時同事者爭欲得青瑣黃扉而侯獨宣言曰士苟徼一命皆可豎尺寸而奚必巍廡爲當世視爽鳩

司爲冷局某亦何不得焉語聞之太宰遂補刑曹郎而海上不得久有李侯矣跡侯下車以來澹泊清貞簡夷容與其貌溫如其言藹如其襟懷洞如豁如五閱寒暑曾見其足高志揚有矜莊色乎曾見其目怒眥裂有咄叱聲乎無論章縫之士相與談藝色咲怡然即草野之夫不識忌諱語涉倨侮亦情恕而理遣之于于徐徐落落穆穆不萌趑趄之想亦不爲躍冶之金不作縮地之思亦不發射天之矢不工由實之術亦不習吸膏削脂之謀若捕風影以名強項飾羔雉以結輿援務鷹揚鷙擊以博埋輪破柱之風侯皆不屑爲也歌之者曰樂只曰豈弟若謂侯之甫露多于雷霆芒刃多于斤斧以柔道致治安者然而不知此非深知侯者邑有多藏之家計奪一浪子婦謀已成矣侯訊之不勝義憤徵色發聲所爲關說者百方弗爲動有探丸之客竄身薦紳間嘗張騶從盛篚篋與三吳之冠蓋納交而講敵體禮者持長安貴人書謁侯終不能迴侯一盼以此而得居間者嗔逢當塗者怒侯亦處之泰然未嘗卻視而改步也蓋雷霆未嘗不試而寂然斂其神斤斧未嘗不操而晏然中其理眞所謂和不流中立不倚可稱易事難說之君子

矣然則侯豈漫無短長一以柔道致治安者耶至今海上人有去後思爲之立碑祠而後以郎官出守黃州轉四川憲使卒遭閹酋之變死于亂兵與中丞徐公觀我同難兩公先後令海上並著賢良聲而皆不克令終是亦有數撫時事者不能不咨嗟慨歎云

卷之六 名宦

大中丞周懷魯

郡太守蔡時符

郡太守張曙海

華亭令熊際華

郡司理毛孺初

郡貳守方旦心

華亭令聶井愚

理鹽使楊弱水

雲間志畧卷之六
郡太守張幼美
郡司理吳茲勉
郡司理劉碧山
華亭令章魯齋
郡別駕張凌霄

雲間志畧卷之六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大中丞懷魯周公傳

周孔教字宗尼號懷魯江西之南昌人也舉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御史大夫爲江西之南昌巡撫初公任御史時畫建儲東封二事有聲臺中爲人博大正直不能辨阿取容嘗憂國憂民雪賈生之涕雖官躋顯榮而性甘恬澹居恒口麄糲之食身浣澣之衣蕭然不異寒素有古羔羊素絲之風焉其撫江南也甫下車歲在己酉大旱公徒步往禱山川輒雨庚戌春霪雨公復

徒步禱輒晴輒復雨初雨數日公之憂在歲又數日雨則公之憂在民又數日雨則公之憂在國矣于是條荒政二十三事一緩征一緩解一弛榷而又爲三吳痛哭上疏折漕輓百五十萬內帑數十萬留榷稅十萬事例稅契漁課不下數十萬先是有中使奉旨征榷者公上疏祈免有河臣請加賦江南者公抗疏力爭計臣有建議漕折徑解遼鎮者公又疏言不便而至傳造皇磚費復萬計公念其大浮歲額移賡留三歲部銀足之白糧之後專供六宮百官最稱艱鉅公恐其有隔歲守膠之苦踵周文襄成法行之易知票散于細民而額派不得增損長單給于里甲而徵納不得那移羨餘火耗禁于櫃收而錙銖不得漁獵公亦可謂留心民事曲備周防而遡其淫潦之初作也米粟之在境內者未得急發而在境外者又未能猝來生民皇皇莫必其命公爲發倉匀貸而開糴之禁三令五申又收括公帑餘金遣幹吏四出至湖廣江西饒米之地貿易之日吾能置諸方之米盡入吳矣及米至市價頓平民忘其饑者十室而四又諷鄉城慕義者以意多寡行賑而公首割俸爲倡由是貴家富室趨義者爭先人而民忘其饑者十室而六

又議煮粥食饑民而又念使民就食幾不宿飽得無有敝不以聞者乎乃區分戶別擇屬吏之自好者各出舍其地覈實計口散之而民忘其饑者十室而九方其報荒也嘗恐荒者不報報者非荒及其泯荒也嘗恐泯者非荒荒者不泯而至其賑荒也又恐饑者不賑賑者非饑意在剔蠹搜奸孜孜與百城申飭有十欵以約軍民公之神明可鏡也且因被災之時人情洶洶斬木揭竿之事慮在呼吸指顧間公又申明軍政而謀所以練兵者精簡別稽惰勤明賞罰時支給下瀕戈船給旗刻號令其汛則歸伍畢則歸營八月則團操九月則分布內地蓋威與惠兼行以故終公之任無一弁一卒敢譁者而當公牧荒時日夕制亂持危惟恐不給忽有沿海將領申一文牒以倭警報聞公拍案大怒網杖而論之我旦暮遣人巡視海上倘有倭汛我先知之而來紿我乎其人伏罪鼠竄去于此見公濟變之才鎮定不移爾爾又姑蘇村落中有夫役修築圩岸人船經過者輒大噪搶劫行李一倡百和千人爲群禍且叵測郡邑以其事聞公曰此屬亂民漸何可長遂縛其爲首者十人梟斬于市地方以安此又公之才倉卒定變者也當是時藉令

非公在事一旦探赤白丸夷兵潢池缺斬破斧不知
煩　王上幾番宵旰費國家幾萬緡錢矣此其安危
關係社稷非公之功而誰功哉公爲吳撫公之澤遍
被三吳三吳之郡邑皆建祠肖像爲公祝釐而雲間
之祠獨先落成又作大東輿頌彙爲一帙以稱揚功
德則以雲間人感公獨切也故如公者不可以不傳

郡侯晴符蔡公傳

蔡增譽字宏耀號晴符福建晉江人由萬曆戊戌進
士以戶部郎來守吾松先是公以廋支使者督儲胥
于吳中鄉士夫有瞻對丰采者竊窺其宏材雅操宜
民宜人令德君子也會雲間守缺而公之積資宜擢
守則相與謀曰安得如蔡使君者一麾而出守吾松
乎無何而　命下公果來守雲間矣當公未至而縉
紳慶于室士民慶于塗田畯慶于野喜色相告欣欣
如也公甫下車問時政所便所不便于民庶其宜釐
宜舉宜令宜禁者規條具而後布之若鑑之空衡之

平而風行之必達正風俗勸農桑禁奢靡崇禮讓抑
誣訟懲舞文詰侵漁遏奸宄數者其條甚設而公亦
深明事理熟瞥人情故洞朗章灼如是而縉紳之振
謁父老之持杖觀者爲期日而需之則其聾者革者
令且禁者已見施行而公之政聲起矣又爲期再逾
月而又需之則革者革聾者聾令者行禁者止靡不
程功見効而公之政績亦既有聞矣而公非急于
政成以自暴其所長而藉以獵高名希顯擢者也極
公之才蓋所謂倜儻非常也者何事不能剸理劇煩
摘發奸伏豈不翕然稱神明而公亦無難于此獨其
爽塏坦夷之廒深沈渾厚之風博大淵閎之識人莫
窺其底裏測其涘涯而又居之以憂勤需之以遲久
桑土而綢繆之蒼赤而襦袴之桃李而栽培之稂莠
而芟除之鬼蜮而祛之圜扉暴室之繫而肅清之當
是時舉一郡三邑千里之地無汚萊之虞無魚鱉之
苦無追呼之擾無愁歎之聲無躍冶之金敗群之馬
非公之功而誰之功哉而公不以自矜亦不以自德
此所謂有其才而不露其才且善用其才者也是歲
儒童之試公識兵曹張公咸池肇林侍御錢公元冲
士貴于儔伍中相繼皆登科第而有以青衿干白簡

者且曲爲調劑示以矜全其善政類如此吾曹素服義循禮無以陽驕涸公者而公亦絕不樹城府間嘗赴士夫之席笑談杯酒間見公油然頹然雍雍都雅眞所謂飲人以和而人亦在公春風中若觚可執壺可携卷褥可質金貂可換而玉山可頹者論公之品格治行則王謝並驂而想憶其酒德酒懷恐公榮以後一人而已後公爲西江參知吾友陳承一憲使每與之晤輒追思吾鄰而娓娓談往事不休亦可謂有情人非掉臂不顧者計必躋膴仕享遐齡而惜乎其乘箕以去與李供奉地下相從也可歎也

郡侯曙海張公傳

張九德字咸仲號曙海浙之慈谿人也由萬曆辛丑進士爲比部郎出爲松江守公以經術著四明而筮仕秋官累晉秩大夫郵刑多所平反　主上知其精于詳比何難任守一官故特畀簡書守吾郡而公至則郡方大祲赤子嗷嗷待哺流離載塗而斗粟百錢市肆物價朝踴夕騰民且莫必其命公謂吾所不辦者非刑也刑以輔治而民不堪命其何治之能爲于是求所以治民便不便者令具而行之老稚饑餒溝壑爲虞何自而得全活國課空虛廑支常缺何自而

得均停千里一望田卒汚萊何自而得收穫士習澆漓奏牘踵至何自而得轉移夫非守土者一手一足之力耶故詰朝視事日昃忘飡抵暮張燈猶治文卷所斷獄必親衡決即數十事在案數百人在庭公以片言折之老胥積奸莫不俛首聽伏而公輒投筆歎曰是何難治所難者治吾民耳凡吾日夜勞苦專爲若輩設法調停必求所以還定安集而休養生息之乃已于是考牘按圖郊行屢訊詢民疾苦而去其蠹治之尤者催科必禁積逋必停羨餘必捐勾攝必戒諸條既彰彰列矣乃下令而與之期責逋者不必走

閭胥于塗而樂輸如歸市築圩者不必下符牒千縣而負板者如子來濟饑者不必假手千里排而食糜者如赤子之就乳哺自是海波安瀾河流順軌歲穰穀入而民是以不苦阻饑郡庶幾稱治矣而公以爲未也時進鄉士大夫而與之談理道焉其貌恂恂其容抑抑其言欵欵諄諄見之者如挹四時之氣揚千頃之波各罄其所欲陳吐露以去而庠序諸學人士亦靡不向風飲醇一時無復有躍冶之金敗群之馬三年政成將以治平第一入爲公卿出爲藩臬而先是有奸胥導之查絕田者亦既紛紛籍籍窮簷下里

醬婦販夫相與蹈天踏地而公不知也又當試士之期公一以委之大令而中有負才不檢者以生儒爲市而以文字爲戲甚至顛倒錯亂萬口叫號神明而公亦不知也公之所以不知者時蓋卧病衙齋深居擁靜而縉紳無所闌其說鄉市無所訴其寃公付之無可奈何而公亦不屢其至此竟爲胥徒誤屬吏誤耳夫爲政者亦知有蓋公清淨之說乎清淨則不擾不擾則士民安擾民則民必驚而奔擾士則士必駭而走公之所以不能無憾于胥徒無憾于屬吏也乃公之心事不啻白日青天公之襟情不啻和風甘雨而其輸誠服義不啻洗肝膈而銘肺腸此所謂無傷日月也者予嘗貽書及之比于忠告之誼公否否唯唯而昨歲避逅維揚公舉手稱謝不置口且歡然道故欵洽更有加焉予是以愈益服公德度而述之以告有位俾傳之以示來茲

華亭令際華熊公傳

熊劒化字神阿號際華江西豐城人由萬曆辛丑進士爲增城令推擇來令我華華故劇邑亦腴邑也劇則非有宏鉅之猷者不能解此糾結腴則非有清白之操者不能勵此氷霜而以侯之才素所游刃駕輕以侯之品素所澡身砥行者卧而理之固有餘也一至縣即書淡簡二字刻之面墻蓋取淡以約已簡以臨民之意而又增置柵門牓書敬天威畏民志于上其凜凜勅天勤民之至念方下車而已露其端倪矣於是布令與民約束務在必行保甲之法飭于城市

鄉村欲其輯之而如左右手相救也勾攝之條格于
窮簷蔀屋恐其驒之而如鳥獸狀散去也賭博無賴
錮之于城樓挾詐棍徒囚之于扞獄打行惡少刑之
于街衢有妄言禍福者妖巫則禁之有誣陷愚善者
刁告則懲之有侵奪田畝者加歎則絕之有引誘良
家子弟者幫閒娼妓則逐之櫃攷則較法馬蠲羨餘
出納則禁對支核虛報編役則貧富別而徭賦必停
開河則勞逸勻而支流必浚當是時侯無不行之法
亦無不奉法之人而其所摽悍婦訟夫一招言言斧
鉞字字風霜晉爲千古快案非侯其能辦此者乎且

非獨于此也侯自抵任以來三年之內曾下片檄取
鋪行一物否設一庖傳否富姓大族曾擾一戶破一
家否士夫餽遺曾受一果一菜否召之飲曾沾一瀝
否在時曾入一苞苴而歸時曾攜一行李否如侯之
澈底澄清吾耳中所未聞眼中所僅見者以故鄉紳
紳樂侯簡曠青衿子樂侯寬和賈人細民樂侯恬澹
廉平而巨室樂侯鮮苛責此口碑之所以載塗而棠
陰之所以勿剪也屬膺　內徵方慶侯簪筆柱下而
燕中之計音忽至吾鄉不勝愴然悵然陸山人伯生
集諸大夫士設位于南禪寺之雷音堂再拜而哭之

且爲文奠之迄今譚及熊侯泣藨藨數行下而沒後之思轉深蓋實思公之才華更思公之介節也嗚呼是豈以虛聲鼓動也夫然後見吾民三代直道之公

郡司理孺初毛公傳

毛一鷺字序卿號孺初浙之遂安人也由萬曆甲辰榜進士初授松郡司理公本世家於經術世務靡弗該通外貌恂恂若書生處予而綜覈詳比則卓然如老吏凝重簡要則儼然如宗公鉅卿嘗讀公所著雲間讞畧似于金科玉律之文素所嫻習一人不輕縱亦一人不輕枉後先平反凡數百條無不言爻象而事準繩也者而公尤虛心延訪每進鄉薦紳及諸父老矜秀而辨色審聲徵愉問咎以故士曰我師民曰我父而士大夫亦無不在春風披拂中嘗視藥邑篆

吏進羨金六百鎰公叱曰若欲以此餌我耶吏股栗而退自是無敢以苞苴溷者而公於民事則殫心竭慮如切恫瘝縣有總書之役初用猾胥既用富家又既而用巨室終不能脫積蠹胥史之手公力主議革之一切收放錢糧縣官自行經理總置一簿開列數目不許另立簿籍以溷稽查司會計者不假之事權亦不令其承值而向來之夙弊一朝洗清萃邑煩重之差莫如北運公令所收糧米悉照會計規則與漕糧並派同徵輸將之人既無規避輓匏之人亦無虧盈而駕舟者亦無愆期之咎此其優卹民事亦既見

其大都矣然公所專司則刑則又議行冷審之例故事熱審載在令甲而公獨曰民之號寒甚于咎暑上記兩臺請郡邑情罪差等者悉寬釋之大中丞周公懷魯是其議頒行各屬永著爲令凡公奏牘輒爲當事所矜重以故檄公按問較他郡獨多而公亦隨至隨剖寧惟使案無剩牒亦將使庭無繫囚巡行諸郡亦如之往時掣鹽之額專屬別駕其後兼屬之司理謂理官麗于刑必且峻立城府無供億指索之弊然每以刷查之役動淹旬月遂致鹽引日壅鹽利日消而公獨霆迅風行不復分限四季惟視鹽到

卽掣商人旣無舡延守候之患官引亦無滯抑蜀滯之虞而又執法清嚴商人惴惴屏息不敢以銖黍恒例請諸大賈無不感服特爲崇祠廟貌以尸祝公然公苦心隱德拮据五六年又豈獨鹽筴一籌也當歲戊申大浸稽天吳將爲沼公與周大中丞攢眉縷指爲江南百萬生靈請命而又請預爲積穀緩爲催科并先期熟審以清囹圄之疫痢嚴緝奸宄以息潢池之萑苻蘇松兩郡無粒米之蓐而有覆盂之安者公之賜也公所最加意者尤在庠序諸生諸生凡以文謁者卽手爲品題甲乙而時出温語慰藉不啻如家人父子然輸軒所至物色半江南而獎拔皆名下時髦文風爲之丕變更復新其學宮捐俸以佐諸生讀月有課歲有程迄于今蔚然名世者皆公當日所鼓舞而作興之者也兩入棘闈搜羅盡藝林之選出而旅見務以實學大用最之謂范文正范忠宣兩公吳人之標準也蒐其集壽之梓藏于府署印行之以使人興起其風厲學宮又何如哉方正學之子孫向胄余姓公訪其嫡裔請之學使者復其姓姓方爲祠于鶴城書院之故址改名求忠書院中奉正學先生而以魏尚書澤余文學學夔俞祠部永任參知勉四公

配焉蓋正學有捐軀報國之節四公有保護血胤之功垂二百餘年而公始表章之與金陵台州諸祠並垂不朽又昉其例而給巾裾以奉香火置祠田以贍貧裔斯亦正學之忠臣也已而其他若從容就死之節婦張氏慷慨殉夫之烈婦嚴氏公皆請于兩臺並祠之蓋公甄陶士類之心每借名教大義以鼓吹羽翼故教化行而人情歡洽松之士庶所以愛公敬公而不忍釋公也而　天子且以公政治異等擢居侍御史臺去之日操明香注止水軹車擁道且號且泣以送公于前途公亦不忍我民而依依慰遣之噫斯其爲眞理君哉入都奉命按黔中黔方有事公拮据捍禦不遺餘策旋丁內艱跣奔以歸吳人士皆典衣束帛而赴喪者如市服除視漕江南吳人士亦傾國而趨鐵甕城甚有送之維揚者蓋幸得瞻公之顏色以效子民戀戀之款而喜慰可知也時方歲燠淮濟如涸膠艘不得前又值遼左匪茹人情惶遽公策短蹇操輕舸去蓋輟扇徙來赤日中軍民競施春鍾沂衛河之脉決汶水之障而舳艫相繼得達京師讀公漕事三疏其苦心調劑處堪爲涕泣事竣即命公視吳中六郡學政吳中久已儀刑雅化不忍自外公科

條公即銳意作人而于惠文之三尺亦無少假借不矯物譽不狥故知滛詖之詞必斥誕幻之書必焚跡跐之士漸歸檢束躍治之士俯就陶鎔而覆盆含寃之士亦無不弘開法網公以二十年賢良吏三受朝命之威稜而濟以一腔憐才之肺腸千秋空鑑之品隲固宜其過化存神士心翕然向風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盖至辛酉之役領解額者公素以大物期許而壬戌春槐松郡獲雋者十四人無一非隸公門下籍豈非造士之明驗歟乃　中朝錄公貴筑功超拜廷尉丞以去總之公一生事業在文教刑法兩途而一生宦遊總在三吳之地他日者借公開府以保釐豐芑其能舍我三吳又能舍刑教以從事於甘棠之下哉然公即入而爲公爲孤爲師爲保而實以雲間司理起家故爲公援筆立傳

郡丞旦心方公傳

方應明字昭伯號旦心河南光州人以萬曆甲辰進士由壺關令移劇洪洞而爲吾松郡丞方其令洪洞也其異績載在百政錄庚戌歲業已被　內徵需次臺省而會有沮公者出丞吾松公氣度冲夷丰神爽朗一望塵而其精明果毅寬大瀟森之致已掩映輿服間矣既視事則理簿書案牘井如也臨胥史徒隸凜如也撫閭閻小民藹如也接縉紳士大夫輩雍如也公以駕輕就熟之才當披卻導窾之際固宜其游刃餘地而何有于一丞哉丞例當輓漕而比時漕將

發公將戒行之日吾黨屬公知遇者設祖席于郊舉酒相屬慰藉大夫賢勞而又竊竊然私相告語曰以公之壯猷鴻望丞非所以處公漕亦何足以煩公也使公有輕去其官之心何難他委而第揩揩焉以刻日待迁何知所謂漕事而公不以其官爲卑亦不以其務爲瑣屑而在漕言漕仔肩是力必欲爲百姓建必然之畫而爲　國家成一任事之臣豈不難哉蓋　國家之漕二有軍漕有民漕軍漕以儲九大鎮而民漕以儲六宮百司等王土也而獨江南五郡民走三千里外轉粟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石此于後最

煩等郡丞也而獨公轉粟四萬餘石轄五十八艘此于丞獨苦而公輒慷慨任曰劉度支嘗歲運百一萬石矣李鄴侯嘗歲運百三十萬石矣彼獨非臣子耶而我何漕之不可爲惟清弊端塞弊孔而漕始稱便耳故事漕額水脚之費每舟八百餘金邑上之漕大夫漕大夫分之鄉賦長而公第檄縣使盡散之毫不染指計所却常例不下二千餘金其便于在家者一故事民漕苦橫軍苦暴閘公力請之當事軍不敢虐民關不敢苛稅不查驗不車運而吾松之漕艦超爲首請矣其便于在途者一故事內官監與庫局倉場

類詠求無厭而公挺身先之力爲講解交納比他郡
獨速耗贈比他艦獨輕其便于在京者一而公寧詎
止此也禁公堂禁公費禁胥隷横索禁交際雜儀即
葦楷薪蔬絕不以煩鄉賦長在公以省約稱便而公
亦便漕民亦便公矣説者謂漕運之難惟五郡知之
海内不知也惟漕民知之士大夫不知也惟董漕丞
知之他丞不知也以不可知之後而加以風波不可
測之險水陸不可期之程與公私不可支之費非公
設身處地推心置腹而晝夜爲之拮据其孰能辨此
者乎公嘗著爲漕運要畧凡苦不能盡言言不能盡

述者燦然葦之于書讀者當自識其經濟而公以蕭
然之裘客久而頓或轉貸故人甚而典衣鎔帶從者
病莫能與而公怡然畧無不豫之色即勞瘁窘迫亦
且甘之且多垂恤後人之言聞之皆感動涕下此眞
所謂蹇蹇匪躬者公誠有貞臣之槩哉公所著心問
皆名言先賢所不經道而文章絶類荀管又不落近
代唇吻窠巢暇則進諸文學商確古今雲間名雋時
髦皆出公門下論者比之文翁不虛耳魯攝篆青溪
有惠政人皆德公而職掌漕爲大故揭而言之公之
拜南司農即也郡人相與監碑鍾賈山之道傍而屬

余門生陳繼儒爲之記當公之由洪洞而佐吾松也洪洞百餘人走京邸上疏攀留而在松則士民亦多去後思後爲四明守其口碑載道不啻洪洞雲間褒舉卓異天下第一而亡何擢備兵使者分巡嘉湖道會妖言事起將中其禍於吳會間幾坐大辟大中丞持之甚堅而公以爲按之無驗也爰書多所寬假意終不欲致死之其遺仲醇書曰不願自已有功但願地方無事又曰先開活路後用死法生可以見人死可以見閻羅大帝大矣哉仁人之言乎以此嘉湖富室小民全活者衆其造福無窮矣

華亭令井愚聶公傳

聶紹昌字繩之號井愚四川富順縣人以學博登萬曆丁未進士來令華亭公狀貌恂恂覽然長者而神情內運游刃自加每延接士大夫一見即得其人于眉睫之外相與訪政失得察民苦愉雖造請不廢而陽鱎者不可得而親也華故號壯縣日處脂膏中而侯歲出納以百萬計下及贖鍰亦復氷蘗不淄即寸絲尺組未嘗取諸民間而所沽酒市脯寧浮其直以與之素封之家不知上官科指作何狀其視躬不已清乎下車之歲大浸稽天侯即爲民請命兩臺使發

粟賑饑令鄉之三老義士設粥糜以施饑者而侯身自爲之勞來輒廢眠食所活餓夫何可勝數其救荒不已勤乎會有踐更之令撫臺掫議官民並役者幾至無等侯爲調停其間覈富民田隱沒者六十餘萬於是中產以下皆得免充而縉紳亦不至大困其持法不已平乎學使者檄郡縣試士才品什伯不齊而侯朗鑑空懸精心評隲白屋寒畯曾無啬良遂使遺珠不嗟飄髦不怨其衡文不已明乎勾攝之後徃徃梟張狐假日引月長動盈數百而侯汰去舊額其胺民而食者大半徙業歸農而捕賊檄符限以時日萑苻之警頓息鄉城閭其馭下不已嚴乎澤國奧區溝洫是急而侯建議一用土著如期浚治以息勞人畚揷一興民安事集用是蒲滙塘之役衆稱聶渠其治水不已辦乎臺察有所摧折其人陰以授侯意指侯竟爲解脫不使之知所卵翼士有退而負德者或爲侯道之侯曲爲掩覆其短不令之知也其待人不已厚乎是故侯誠清矣清而不矯侯誠勤矣勤而不矜侯誠平矣平而不隨侯誠明矣明而不察侯誠辦矣辦而不撓侯誠厚矣厚而不闇何者其量足以當之也侯生平寵辱俱忘毀譽難動譬之函牛之鼎不爲

小鮮餘萬石之鍾不爲寸莛鳴侯之量深遠矣居然有大臣之度矣吾華之紫綬青衿黃童白叟無一不愛公德公在事而薰陶膏澤載咏載歌既行而培植甘棠爲尸爲祝非侯德政入人之深何以有此屬者徵入烏臺出按甘肅其所勒勳名于竹帛者可勝道哉然公實起家華亭故以華令爲之傳

鹽使弱水楊公傳

楊鶴字修齡號弱水湖廣之武陵人也由萬曆甲辰進士初選關中長安知縣與滿公朝薦同抗稅璫滿公被逮而公以此著有直聲徵拜侍御史出按兩浙轄理鹽課吾郡鹽課故隸兩浙公以甲寅夏按部候代凡三閱月于茲甫下車即延見長吏及父老子弟徵問疾苦無如袁浦場爲最公愀然曰　國家稱東南四郡爲筦庫而松郡尤其尾閭豈可竭澤而漁俾不堪命耶蓋吾郡僻介海隅場所凡六諸場計蕩贍丁人可數畝計丁徵課人僅百錢而獨袁浦戶丁六

千七百有奇比諸場加倍覈其蕩產又不及什之一是課額與諸場等而產額與諸場異也而又波濤崩撼魚龍瀲灩半付無何有之鄉于是有鬻妻孥而溺嬰兒者曰與其涸髓血以博立錐之地毋寧絕胤嗣以捐永世之虞乎殆數十年泝竭涘枯而莫可爲計矣公廉知其情日夜與運司郡理咨謀殫慮甚廢寢食一旦穆然深思進諸商人而諭之曰袁浦場之敝亟矣吾其使諸場代承諸場不受也爲一場請命而特疏減額主計者又不受也迺計袁浦之人千均泝六場而課減十之六又撤崇明天賜場之加額若干

補助六場而六場之增額又減其十之五夫以隔郡之盈佐吾郡之縮此從來所未有而公苦心調劑不動聲色而雨露沾濡六場之民如脫湯火郎大司農亦知其擘畫艱難疏上輒報可自是袁浦之民皆有生色十年間生育不下數百丁皆曰楊公子而復爲公建祠立石羅拜庭下尸祝千秋然此特一方事耳至于奏免諸司商稅一萬八千餘豪右之侵占灘蕩者按籍刷清一稟成制此皆創舉之善政而兩越三吳咸被其澤者也戒行之日父老焚香擁轍闐塞街衢至輒車不得進公之明德何如哉公心淵而色和

識曠而才老故于齮政練達明敏挈領見綱暇則進
士大夫于衙署觴咏流連揮毫潑墨間遇山水園林
高人韻士又復淋漓酣暢脫畧形骸而及其退食自
公則日手一編迴環展玩皆東南數百萬生靈利病
譜也故能綜覈　國家掌故古今載籍與夫海內山
川險夷戶口阨塞之數如燭照數計然若刻弁州史
料以備文獻刻蘇公題跋以寓景行復天台方正學
子孫以表忠孝公可謂得風紀激揚之要領矣還朝
有巡視貴竹之命貴竹方以苗夷不逞有事兵革奉
命者次且不敢行而公獨請往至則汰債帥斥貪墨
裕兵儲嚴武備井然犁具而未久以外艱歸服既除
奉封公雲眠翁而北旅次聞遼左衂師辱國雲眠翁
呼公而命之曰殉爾戚足稱丈夫且世受國恩此非
爾報稱時乎中夜蹶起手書一聯以示侍御曰一腔
赤血攄邊畧五夜清香草諫書侍御公唯唯既入都
觸忤時事慷慨論列不下數千百言奉翁教也而翁
猶憤懣激烈願以頸血濺殿陛當是時侍御以敢言
得謗矣翁曰若輩能呵止爾言官抑能令我草莽臣
箝結乎侍御與其子司農郎文弱百計宛解奉之出
都門二時輩下名公與侍御父子莫逆交者無不咋

吾捫指謂翁老而强項乃爾翁竟以不得行其志抑鬱以死死之日猶口占五言詩以見志楮尾署七十四老人忠臣楊某絕筆噫壯矣哉又一年而司農郎文弱奉　命下江南催理遼餉佐軍興諸士大夫以通家世好淹留浹旬爲叩雲眠翁死忠大節併叙侍御公并州私誼娓娓不置而袁浦六塲之民匍匐百里外子携其父毋抱其兒咸稽顙舟次曰此皆楊公所遺種也微楊公我屬無噍類矣又曰我民之日夜祝公以中丞節撫我也見明公猶見我侍御矣引文弱公赴祠下公辭焉拉其從者往視而再拜致詞曰請以致我民百世不忘之思也嗟乎此非三代直道之遺乎雲眠公名時芳曾拜荆州郡博士旋受　貤封文弱公名嗣昌庚戌進士任戶部浙江司郎中而公亦以朝野推戴屢膺薦剡匪久將秉樞當局用紓　國家疆場之憂而今以貴竹平苗叙功受賞增級父子祖孫一門忠孝旂常竹帛之勳未有艾也特以公曾理塩政而更沛澤于我松人故爲公立傳

張郡侯幼美公傳

張文炫字士韜號幼美山東安丘人也登萬曆戊戌進士初令長垣垣俗奢訓之使儉垣賦重均之使輕垣訟繁約之使簡以此父老頌德礱碣而祠公于雕馬河之濱既司南度支轉領北爽鴈廉平無害有聲于郎署間推擢爲吾郡守公既拜命單車馳至行李蕭然諸薦紳進而稱賀公卽長揖而前問民疾苦且曰此來願一意安靜與民休息諸薦紳退而額手爲地方引慰暮月以後治狀畢彰大都嚴而不峭重而不遲博而不紛澹而不佚一如公所自盟者蓋邇來

吾郡之俗似恬而實競似馴而實悍似饒而實疲專
城者不難于赫赫之名而難于默默之養公固東魯
之長者也淳如穆如表裏一轍挈三邑之膚絡總其
大綱而以寥廓鎮定之衷爲僚屬倡一切細瑣煩苛
置而不問甚而歲祿職之筦庫不及舍贖鍰職之守
藏不及署篚篚之門外不及庭晨出而坐堂皇案
牘親裁宿吏無能爲上下手對田更睊睊如春旭遇
狡獪則烈烈如秋霜而其斷獄也不使豪强者獲伸
而單弱者負屈鄉人湯某字女於莊爲養媳年且及
笄而莊困于貧計賣豪家已兩月矣湯訟于公公追
攝其女并呼莊氏之子聽對輒從帑藏中支銀若干
置買衣飾令其夫婦成婚旋給小輿舁至其寓觀者
摩擊幾數千人頌聲載道未幾而衛士請粮幾攘脫
巾之變時且張皇懾息而公調劑約束不疾不徐忽
焉解散凡若此者皆公安靜休息之效也至是而競
俗以息疲俗以蘇悍俗以輯而政成矣惟是官有餘
閒日與賢宮俊髦衡量品騭一再命試不爽淄澠乙
卯之役吾郡獲雋者二十二人獨踰往額而南宮第
一人亦屬公部中士非公之興起士類不至此頻年
告災而自公涖治以來三歲三稔屬有大旱而公露

禱于神三日而甘霖優渥人以爲公精誠所感云公性又至孝迎養太君于郡閣中而太君戀戀故鄉因奉板輿以往會青齊洊饑其民草掠四起公念太夫人不置慘然動容而嗣聞亂民蹂躪殆遍獨搏顙歛戈而過公之門曰此仁人廉吏之廬也相戒不敢犯然則公之德信于盜賊而公之政鑒于天地鬼神矣又安所談嚴酷而侈龔黃哉公以入覲行士大夫競爲詩文送之纍纍不忍其去而無何陞陝西副使隨以請告家居不復出吾鄉付之剞劂成帙遣使貽公頌公者曰有大體有特操有沈幾有神照又頌公者曰潔則寒澤明則止水寂則太古敏則鋒鋩又頌公者曰平獄息爭似黃穎川郵民捍患似召翁卿遏惡消萌似虞武威興學造士似文西蜀而其布之歌咏短什長篇揚仁誦義皆公實錄也謂予不信而爲諛言謬言乎則有吳歛紀盛之編在

吳司理玆勉公傳

吳之甲字元秉號玆勉江西臨川縣人中萬曆庚戌榜進士臨川故稱才藪而公鍾龍會華蓋之奇握麟經牛耳盟名噪壇坫三上春官皆錄高等主文者難其位置姑捨之至庚戌始得釋褐推擇爲吾郡法官夫法天下之平也而公持天下之平以平一郡倂爲三郡平其秉鑑空明其宅心愷悌其折獄仁恕而精詳凡州邑所閑而未易讞疑而未易決者必自公平之凡臺察所閑而未易讞疑而未易決者亦必自公平之皆受質成摶賴稱不冤以去而公恂恂耳閭閭

侃侃耳執大義不奪持大體不苛守道奉公而無阿私披丹露赤而無隱伏無遽色無疾言無輕縱舍以市已恩無徇居間以覬人德甚至社鼠窟而莠草除陽鱗潛而市虎遁門閒庭寂絕不似栢臺視聽之司而一時僚屬以無心得過將吏以有慝見瑕者公爲保護而洗刷之卒不欲令之知亦不欲令之感公其何如人哉公亦嘗一再視篆華上百弊盡釐最難詰者錢穀而公挈其要領刻爲冊以示後來最難馭者兌軍而公折其咆哮著爲令以垂永久最難齊者士類而公閱其藝文定爲品題以旌名雋又體其願欲

置爲田畝以賑貧窮且也直指隨巡遇事靡不調劑棘圜分校程才靡不網羅而公循良卓異之聲自吳中而馳輦下矣乃公所自律者甚嚴所自奉者甚約竟三歲士夫不能以二簋享公市肆不能以尺縑貢公候吏不能以乾餱餐公奸胥猾吏不能以片言隻語嘗公無論苞苴不窺其門筐篚不伺其室而公且食無兼味衣無鮮袍公亦以爲固然不自知其清介爾爾也時有同鄉與公同官者不免以脂膏自潤而公置韭懸魚之操彌久彌堅視牘之暇輒事攤書攤書之暇輒事攝靜其夫人習而安之亦復裙布荆釵

茹辛食淡公自聽斷休衙或從查盤返郡日則舉案
相懽夜則籌燈相對而已時當行取之期而公奏最
治平第一不減漢代吳公人謂公非晉秩銓衡即司
封臺諫而僅僅得一工部乃同官者亦有工部之擢
士論爲之不平瀕行署中無他長物惟有無底甕折
足鐺破籠數枚殘書數卷而夫人亦欲掇拾之行李
中公訝而問故則曰歸當出之與兩工部闢寶耳公
亦不覺破笑去之日踉蹌不能治裝至典衣鎔帶以
資膏火縉紳置酒餞行民庶執香前導學宮弟子爭
買冊送之出疆可稱一時盛事而去後且多見思業
已爲公建祠豎碑千秋尸祝而會公積望積資應秉
憲節松之人盼盼望公復來何啻望歲而邸報至則
公已視學兩浙矣自此而爲臬長爲藩伯入而爲卿
寺公孤不朽之業詎可勝道哉然公以雲間司理起
家予故摭拾其事濡毫而爲之傳其明德清風固讎
以縷指數也稍述之以俟譜郡乘者採爲官評月旦
云

郡司理碧山劉公傳

劉之待字世聘號碧山楚之興國州人由萬曆丙辰榜進士拜松郡司理公仁心愿質一片樸誠而復佐以精詳約以簡淡故無虎冠鷹鸇之色而有鸞和鶴立之容初下車即蒿目時艱焦思民隱上以賛諸臺之延訪而下以樹屬邑之表儀望之而德度雍如仁風藹若世所稱名司理者公真其人也當其讞獄兩造立庭下情態百出而公以溫言巽語剖破隱情使强者不能肆其巧詆舞文而懦弱者亦無覆盆之冤向隅之泣狡猾遇公而質鶩鷙遇公而馴浮奏遇公

而真期會簿書之煩暮遇公而簡有扞罔骫法者公必曲求其生再四平反務無憾于我而後已不捨而亦不縱不猛而亦不寬所條利弊釐革臺使者悉見施行且著爲令方公在事時郡多缺員凡攝邑符者三攝郡符者再攝海防而下諸曹之事者幾無虛日而又時時奔走於蘇常鎮三郡間有事查刷公分應之而繹如也省應之而亦裕如也其與僚屬處與士大夫交未嘗見其惰容未嘗見其傲色所謂四時之氣公其備有矣蓋公以君子長者之道設誠而致行之燭隱鑒微不矜其智飲水嚙蘗不矜其廉破的理

梦不矜其幹事到窾解情觸神來試之署郡而郡治試之署邑而邑治試之署諸曹而諸曹亦治兩司衡文驪珠必採居恒整士習厲士風殷然以道德文章相礪礪者寧啻父兄之訓其子弟哉進而分考棘闈放榜皆名下士又翕然有知人之譽矣楚故多材公又楚材之傑出者少即以義經命世輩聲秩林及其射策而出理劇郡又精勘于玉律金科故仕學兼隆而神采煥發不爲摸稜不務矯飾良有自也五載政成天官以治平奏最採訪居天下第二人今爲南床御史裏行寄耳目作心膂雲間之政特其先聲一斑

耳而松人所以佩公澤戴公恩思公風載者方謀俎豆尸祝之安得公指日巡行東吳鎮撫南國以終惠我松人哉余先傳之以備史乘

華亭令魯齋章公傳

章名儒字珍甫號魯齋江西南昌縣人方伯中玉公邦翰之子也中玉公以進士高第爲名御史歷大藩直聲正氣震海內公以家學嗣起登萬曆丙辰榜進士授知華亭初下車道路目睨胥吏環左右而伺之見公電光眸射霏玉唇流輒嘆曰是神君也不可以狎視不可以漫請也者而公亦與胥吏申約曰若曹毋梗我三尺梗者罪無貸於是縣中豪猾居恒窟穴于廊廡者率皆匿聲遁形望署門而却步矣華邑賦故重每月三限立徵限不如額則蠹書爲之影借押

差爲之科索賦長受事百里外者旣苦跋涉又虞後
時往往催督什一在鄉輸納什九在縣且差役乘間
而揚舲鼓枻震驚鷄犬於穀圃稻場間弊久習成莫
克振刷惟公一意掃除之十日之限更爲半月而半
月以分數規程之俾得悉力辦理而比勘時又不假
手於幕僚不寄口於書役凡公涖事五載來未聞有
一追呼之使趣召之符下于村落賦長感而且畏登
額如期以此庾藏充牣所徵之課先儘正供諸非正
供者次第及之若漏支若偷放有敢非意覬覦者乎
用是賦不加額民不加朘浸浸騰治聲矣亾何而遼
餉之加編起公仰屋嘆曰遼且燃眉泄泄視之則無
國民且剝膚唯唯奉之則無民於是嘔腸而計屈指
而籌瞪目忘睫麗口忘卄而得委曲那移之法一曰
租布之加編可省也一曰修河之米折可省也抵此
二者思已過半而復節省其餘以補所未足遼餉充
然有餘行之期年而民若罔聞且相詫曰何以江南
諸邑皆有遼餉加編而我邑獨無也噫是未知公一
腔心血萬簇眉峰費幾番經畫以得有此而民始不
啻征求耳眞民之父毋哉又亡何而王府祿米之事
起部檄方下公輒疇咨父老延訪鄉紳曰 聖予神

孫其麗不億是何可令祿米之供自今日始且爲民階厲也因而上記兩臺力爭雲間爲古澤國地勢卑下米色青嫩不堪上供以故　親王祿米向不加派今若爲　惠　桂二府增所未有勢將責民轉糴應解力必不支兩臺是其言卒從中格爾時民情洶迫斗米百文富室巨賈稠載連箱而中戶小民日夕不能宿飽市魁牙狙益因緣爲奸相與阻糴閉糴幾有搶攘之虞公私計日歲無旱潦之災而有饑饉之色罪不在歲其在民亦不在民其在長民者廼猝然命駕出西郊見庾廩之有羸粒者輒扃鐍而封識之計

可得數萬石亟下平糴令市販之家不設米籠者撻之更出帑金勸巨室遠估荆襄官爲貿易其有私積而願平糴者聽計里置籍計戶給符五日一易票詣公所給發窮鄉老弱襁負而至公皆時時親驗量斗較升毫不得有所欺蔽又以其羸濟糞舍之貧生歡聲所播舳艫相望于水洎閭不旬日而民譁大定遽免詈詠之禍非公才能應變威足聾人寧詎有此邑之西有水次倉環堵如城郭例貯漕粟百萬待運卒領兌屬者傾圮日久役人散漫而貯之他庾公特發帑新之建厰臨溝不下幾百楹垂三月而工竣軍民

兩便焉又以郡城湫隘議擴其外郛綿亘六七里公爲審形度勢儲蓄庀材業已規畫八九而旋復中止曰不可以我始而累人終事也不可以利始而啓人叢弊也又不可以幸始而貽人怨毒也公之苦心爲民大約類此其他編審糧役則輸承之人十年載德謝絕常例則輓輸之役千里載德而給兵糧則行伍之列百夫載德清理軍儲則禦牧之地三軍載德汰除船埠則行旅之徒萬口載德而又磔鹽徒郁孟章兄弟於朝市而又創掠賣之劇盜雪五瞽之沉寃此皆公神明異政可誦可歌者而公休休之度閎雅自

如朝坐堂皇訟牒幾千百紙胥史抱牘而請訊者幾十百事庭下羅列而待讞決者幾百千羣而公隨叩隨剖必令人人俛首厭心而去日未晡而退居衙閣簾靜琴清署門若掃此從來所未睹未聞者總之公清若胡威介若包拯敏若劉穆之量若韓魏公而救荒一事則又跨文富兩公而上之公蓋我　明二百年來賢良有司之巨擘豈但稱清白吏子孫哉今且膺　天子寵眷超拜吏垣給事禁瑣慷慨言天下事而猶脈脈不忘并州每爲松人籌桑土織造一疏直代百萬生靈請命而凡以事以役至都下者公撫之

若子姓然且欲圖所以沛恩波垂惠澤者公之德將世世永賴之矣邑有專祠有穹碑有遺愛而余又拾其大都以志其孔邇之思如此

郡別駕凌霄張公傳

張鳳翔字覽之號凌霄山西偏頭右衛老營人也起家明經拜山東登州府別駕服除補判吾松專主餉事當公之來也適輓輸屆期舟車在道不旬日而趣行公倉遽登途黽勉受事而一種勇往之度明練之才開濟之識輒令諸賦長藹然自親躍然自赴每歲解額五萬三千有奇而　王府內府以及卿寺部院或白或秔或糯分款互授米色錯雜公則會計虧盈查驗美惡不煩飛檄不事勾解五日之內巨細畢陳至于御下則嚴察如電役隸僅聽使令胥吏僅聽言

寫未嘗假耳目施筆楚而懍懍震慄無論公費常例
卻而不納諸賦長亦不敢以常例公費進其廉威大
抵如此舟出清河東省妖賊徐鴻儒等倡白蓮邪教
簧鼓愚民發難鄒滕亘綿青濟煙塵隆梁橫擾千里
俘尸流血拍浪成渠傍舟聽燐鬼之號塞道灑逃亡
之淚人情洶洶或議棄粮而逃或議移舟而遁槩封
水手不過烏合之徒乘亂恃強逼勒煽詐每名索銀
二兩且多激變賈禍之言公則身着短衣頭戴蜜帽
別雇小舟巡行水次衣不解帶者凡七十晝夜于茲
旣當朝爽召集賦長梢人嚴諭　天朝積威明德么
麼小醜不難旦暮殄滅且示以忠義大節使人無不
涕零隨于梢人中精選少壯設立隊伍申明號令親
抱矢石教以坐作進退擊刺疾徐之法若孫武之教
婦人不數日便可策使晝則張旗大其聲勢夜則秉
炬伏其疑城公旣自固且鼓舞衆心凡蘇常嘉湖之
長帥船艘者無不感奮而起軍威日揚用能保護
國儲升合無損漸次浮濟以達都城當其勢迫鋒鏑
之時呼子及僮僕而慰遣之曰我已身許　國家義
不反顧若輩第還松郡以需後耗成敗非我所知也
此其忠憤之氣可貫天日而公又技擅戎馬故所向

披靡入都之日諸賦長如醉得醒如迷得悟友泣爲
咲友怨爲嬉始感頌公之大有造于百姓而公更以
其苦達之部院求其軫惜遇有繁費不難與衣鎗帶
以濟之浙省粮役聞化觀風願得自效少有爭競胥
來質成得公片語解紛無不愉懌而去事既竣司漕
司倉兩繡衣特薦于　朝事下司農敘勞紀録仍移
咨撫按存案論功及返郡齋適海防署缺屬公攝行
公運以貞心裁以定識巡行海上檢察武弁之不職
者簡汰士伍之老弱者查覈粮餉之侵餙者三月政
成而　潘潘審理之命下矣衿紳父老聞之相顧駭

愕亟謀攀轅止轍奏記兩臺而計不可復然公一清
徹底曾無銖寸之入而歸程五千里家口十八丁皇
皇不知所措郡有賢大夫而使不得行其志以去又
使之流離于道塗得非邦人士之羞不佞爰謀于士
大夫共得醵金若干而張郡侯石林慨然贈之百五
十金卒賴以濟臨岐之頃不勝黯然嗟乎世態變于
雌黃眼眸洶于青白麟爲貙而荃爲薰自古然矣乃
若公論在人千秋不泯松人士之不忘公將使千秋
尸祝之區區一擲何足重輕乎余故著雲間志畧業
已告成復此筆而爲之傳傳就而聞當道已會題改

用行將優擢矣是又公論之一據也并識之

雲間志畧
卷之七 人物
何義士子潤
全內閣希賢
任大參薇菴
俞祠部山月
陸饒州德林
陳參知景祺
袁侍御海叟
沈學士兄弟

葉錢塘宗行
侯將軍敬莊
徐太醫父子
先憲使公遠
錢贈公汝明
蔣少參檢菴
張處士林趣
李長史養菴
任長史怡菴
張徵君杏園

雲間志畧卷之七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何義士子潤公傳

何潤字子潤華亭人公豐頤偉幹狀貌魁梧而慷慨有氣節能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見人疾苦戚戚在眥睫間談人蹈水赴湯恨不一引手救雖村落中人乎而胸貯石畫手擘便宜一似道緯仁經望而知其爲揮霍之材凝重之器世所稱何義士者也當我明皇祖龍興時天下甫定華亭有海民錢鶴皐者乘時創亂帥鄉民無賴鼓噪入城擅開府庫竊器仗擄金

帛子女殺良民無算華令馮榮袁浦場官李肅袁晉等俱爲所執將加刃於腹公毅然身嬰其鋒曉以大義諭以利害禍福出一生於百死而保全之知府荀玉眞逃竄之野復還遇害公亟奔馳死所哭之哀因率衆祭奠收遺骸授其家還葬焉當是時府縣及屬司八印皆散失不知所在公多方物色出已貲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搶攘間老稚有不能出城避寇者公悉置之府縣後堂及空閑寺院中供其宿食存活不下千萬人已而指揮蒼俊督兵來捕賊公復自具羊豕酒醪迎犒於郊外而又率父老詣龍井莊拜謁大將軍徐公達麾下謝其殲渠魁宥脅從之恩蓋自公攘臂而興王師踵至不旬日而喪亂削平吾松又頓成一清夷世界矣馮尹深以公爲德諸當路亦共以公爲義將聞其事於　朝公固辭乃止夫公當患難傾危之際脫人於水火中免其魚肉刀俎一時官長士庶倚公如左右手恃爲金湯而公且身不任德口不言功也此其俠烈高誼有不能得之縉紳大夫而得之公者豈不誠義士哉吾松郡志節義傳首稱述之而名賢楊維楨錢惟善又作爲詩歌表章之令何義士之名千古不朽而余且不敢愛其頴君復鋪張

其詞爲吾家義士立傳欲使後之人讀之一旦臨利害遇事變有所感發而興起云耳蕭墅有張漢傑父子並稱俊民當鶴皐作亂時遣人詣張乞爲應援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豈從汝叛耶大書叛賊二字黏於所遣人之背反繫其兩手叱之去此亦義士并識之　聖明開國豪傑雲興天運人心一時輻輳如此猗與休哉

全內閣希賢公傳

全思誠字希賢吾松之上海人也公少負文名博雅宏粹世稱名宿耆儒洪武十六年徵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左春坊左中允　賜勅致仕其勅詞曰朕觀古人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垂芳史冊卿懷才抱德志宥古人朕甚嘉焉惜乎年息衰暮志雖存而力不能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以撫子孫享奉養公乃歸臥海上逍遥以終其天年時又有湖廣吉安人全詮南直高郵人張長年山東登州人張紳三人者俱年逾七十以禮部主事劉

庸之疏薦詮等明經通達事體遣使徵之詮與長年先至　上召見喜甚　賜坐顧問終日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詮與長年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卿志庶不負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詮與長年復辭翌日放還鄉里已而張紳應召來京以爲鄠州教諭蓋　上訝其後至也粤自商山紫芝鴻寞寥落上下千載能有幾人始而全誠沐榮繼之詮年被寵麗眉皓齒安車蒲輪雖竹帛所紀圖畫所傳何以加焉廖公道南爲之贊曰采采紫芝英英白雲葆光凝和脫垢離氛既樂且康眉壽黃耇國之耆龜號稱耆舊康侯畫接天子葵之邈矣高風爲世所師有肯哉念惟　高皇帝初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之員然其秩不過五品亦止以備顧問撰文詞時或預參機務非若今之名高四近禮絕百寮其位尊其權重也　神武草昧君臣吁咈相得以成始終當其時若全公者遭際不已奇乎故吾鄉稱兩大學士蓋謂先後居相位者洪武則有希賢全公嘉靖則有文貞徐公而不知兩公者一當創業之初年一當中興之盛世一以儒生而應召一以元老而策勳一在閣

二三月而還鄉一在閣十九年而致政此其名實久近之間所繇相去遠矣

任大參薇菴公傳

任勉之字近思號薇菴其先四明人爲兩浙運幕始占松江籍爲華亭人公氣宇軒昂天資英邁長身玉立音如洪鐘雖造次語言皆娓娓可聽爲諸生時嘗肆力于文章且留心于政事亦一賢豪士也登洪武癸酉賢書第甲戌進士出知饒州府鄱陽縣公因前令廢弛之後欲爲振作即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于廳壁又訪鄉民之有德行者爲四門老嚴立簿書使民自爲約束次第舉而行之其治以正風俗爲首務扶羸弱抑豪强慨然與民更始而令有不便于

兎猾者忽爲匿名書投入或言宜密訪其人照律匿名一款置之于法公曰古不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乎因榜于縣門曰告我以過是忠于我者也今後縣官政事有愆其盡言之無諱一寡婦憩夫之兄不以饔飧給其朝夕飢餓無以自存意不能安其室公叱問之汝欲他適耶乃判其衫背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婦感公言竟不嫁者終其身孔廟春秋二丁祭羊豕皆科于民公曰此非崇報意也乃設處銀兩歲令里社分畜而獻之著爲令而暇則坐學宮與諸生講解教授如嚴師士人皆以樂育爲幸當是時

監司稱賢令可旌異者得五人公居其一鄱之士民萬口嘖嘖無間言也三載考滿擢知瀘州鄱之人二百餘輩詣　闕借留即陞其府同知旋陞福建右參政無何左遷右軍都督府經歷出知徽州府隨以事謫滄州此其于仕路不可謂不浮沉而公處之泰然退食之餘不廢著述讀書談道陶陶如也尋起知蔚州又改睢州公時引年引疾致其政歸林居二十餘年壽八十九而卒其文雄健贍雅似楊鐵崖其書飄逸俊秀似米南宮而公皆不以自名既老而四方求文乞書者殆無虛日洪武中論科名者以公爲科第

開先永樂正統間論學行者以公爲縉紳領袖語不虛哉所著有薇菴集若干卷先是郡守某頗饒幹局而少仁慈監司以問公公曰有治民之才無恤民之念其持論之正如此公之謝世也未及一月而里長張琳以均徭呈縣編其子弘爲養馬夫時上虞葉公冕爲郡侯弘欲訴之趨入府適學博先生張公業見而問知之曰某方撰尊先公祭文送府當即爲子言之子毋入張公進見具言所以郡侯驚嘆曰有是哉鄉紳肉尚未寒而乃遽役其子乎先生出諭令歸治喪不須入也既退大書示府門首曰今後均徭故宦子孫一例優免而任氏遂得不染于役若郡侯與學博者可謂能相與以有成矣至今傳爲佳話客有言公遺事者　太祖高皇帝御宇數容遣使者廉察諸仕宦家當公令鄱陽時使者至其第止茅舍三間門臨池水父灌園母紡績使者問子何在門庭何蕭索如是父養素先生曰吾令兒子作清官不欲以脂膏自潤耳使者紿以客游至鄱有札寄否因貽書戒之畧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廉察使以書直達宸覽併陳所居蕭索狀　上嘉歎旌異之此見　聖祖留心

吏治而公家實有清白吏風矣所居有光節堂在城南不及數楹僅庇風雨子孫至今居焉蓋自元以迄於今第宅之古無如任氏者公之孫孝友先生順舉成化丙午科仕至長史而其七世孫如尹有雋才爲郡名諸生登天啓元年南畿乙榜其科名必且傳公衣鉢云

俞祠部山月公傳

俞允字嘉言號山月洪武癸酉舉人旋登甲戌榜進士　高皇帝改其名爲永遂以永名其號山月者因公遠祖俞清老有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見賞于蘇文忠公故以山月取號而其人亦復豪爽慨慷重然諾赴緩急自有一片肝腸一種氣魄可以得劾力而濟艱危非世俗脂韋者比公授魯山令愛民如子視事如家有循良卓異之望徵入爲修史官禮部祠祭司主事其所纂輯編摩經公手刪定者足成信史館閣諸公亦皆高意景仰之華除後不復出仕隱居鳳

皇山讀書樂道鼓瑟彈琴晏如也公爲方正學先生門人當正學被難　朝命尚書魏觀抄沒其家魏憐其無後密令九歲幼子名德宗者隨母航海來松從華亭青村所登陸投公公一見而潸然淚下即收匿舍中令此子冒俞姓後欲招之爲館甥恐有同姓之嫌且懼賈禍復改姓余今子孫繁衍閱十餘世幾二百餘人亦若忘其所自出爲方者萬曆己酉學使武林楊公淇園廷筠行府查方氏子孫悉令仍復原姓捐金建正學祠改鶴城書院爲求忠書院貌公而祀之蓋正學先生之無後而有後實藉公保孤之功而其子孫世世奉先生烝嘗亦世世戴公明德矣先生之爲浙省第一名儒　國朝第一忠臣有御史爲之表章且有海內公評在已不必言若俞公者存其血胤一綫而使之血食千秋則豈非趙朔之程嬰杵臼而李固之王成哉公有山月軒記一篇載青浦縣志其名宦祀在魯山治行在河南通志而葬在余山之騎龍堰稱俞主事墓者是也公之曾孫琳舉成化癸卯鄉薦任臨川節推琳之曾孫汝爲登隆慶丁卯辛未甲科官江西臬憲汝爲之弟汝揖者有道學之芳名汝爲之子廷謨者有文章之令譽可謂無忝爾祖

矣

陸饒州德林公傳

陸文旺字時興號德林上海人公生有異資三歲能識心斗二宿見者莫不驚歎其奇長好讀書斬于經濟實用學成一時名檢之士咸望爲典型而尊爲耆宿焉且其人醇謹端方可以表儀末俗里有諱而就公質成者輒以大義誨勉之無不感悟去時以比之王彥方處家篤于孝友左右承兩親歡有一幼叔撫之情禮兼至少則養之稍長則擇淳朴外家貲之又以橐中之藏壟上之業析其半予之未嘗少有二心悭色斯亦人情所難矣比楊苗之亂流寓浙之苕溪

里人造其廬式之指而言曰此陸德林先生居也相戒爲之護持得勿毀初公憤胡元腥羶絕意仕進至洪武三年詔舉郡國賢良有司以公應舉拜武昌府倅公奉　命之官當僞漢兵燹之餘民不堪命公茹淡服勞悉心撫字稍稍復業聊生民歌其德尋擢守饒州未上竟乞骸骨歸歸則出俸金之羨分賚其宗黨姻親輒額手望　闕拜曰毫末皆　國恩也我與若共之矣壽八十有九而卒其四世孫鍾七世孫繼皐皆能似續其德說者謂無媿公後云

陳祭知景祺公傳子祭酒拙齋公附

陳禎字景祺華亭之南橋人公讀書好禮有度量喜怒不形于詞色人以公輔之器期焉洪武中薦舉爲禮部主事有能聲嘗從大廷議事衆論正在紛攘間公從容剖析數言而決　上極褒嘉俾攝部事諭之曰卿何見事之敏也四司之事悉以委卿公益恪恭不敢怠偶坐齋麟事謫戍金齒未幾　召還授五軍斷事會丁家艱起復上疏乞終制許之服闋陞主客員外郎出知湖廣襄陽府時荊土飛蝗蔽天塞地而獨不入公境中時以爲異永樂初召拜鴻臚少卿命

往東吳治水水輒治得不汎濫而就安流旋陞河南左參政會黃河決又使公治河又治且以勞來有方居民安堵無失業者時盜發汝寧將窺汴賴公策離其黨與困賊首張子誠等千人于均山請降兵不血刃而定　上賜勑奬勞公乞祭掃歸比陛辭謫知交趾丘温縣時方盛暑而南中多瘴癘或勸公緩其行公曰王命寧可稽也死生有命何瘴癘之能爲遂疾馳至縣甫月餘而卒年僅五十　上聞而憐之閱八載其友胡士文請于交趾掌藩臬事尚書黃公福始獲以其喪還家有丈夫子四人曰謨曰詢曰誥曰諫

詢字汝同號拙齋登永樂戊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時中官王振怙寵公卿無敢抗衡劉忠愍李文毅少與之齟齬即得奇禍而公絕不關通振銜公遂有安陸之謫公亦恬然不以爲意也景泰初　召復原官陞大理少卿巡撫北直隸改太常少卿兼學士國子祭酒致仕享年六十有六而終公爲人峭峻寡笑言飲酒多而不亂秉道嫉邪蓋出天性故人不可干以私而居官能以正直忠厚善處僚友間不侵然諾編修梁誧病且劇語家人曰交游中惟陳公祭酒端人孤可託也遂以子女屬公公唯唯爲之經紀

其喪以及家事甚且不避嫌謗而行之其篤于友誼如此公文章遒勁有氣骨酷類其爲人兩王畿試一判辟雍獎拔士類甚衆丘濬楊繼忠彭韶施槃諸公皆出其門下後並爲名臣云

袁侍御海叟公傳

袁凱字景文號海叟華亭人叟古貌長身議論英發而尤工于詩蓋叟父介者元末爲府椽以詩鳴吳中此其淵源之自也而其詩專學杜工部如客中除夕江上書懷諸篇雜之杜集中未易識辨又嘗以白燕詩得名于時號爲袁白燕云洪武中拜侍御史爲上所知　上一日錄囚事竣送　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凱朕與東宮孰是凱對曰陛下所訊者法之正東宮所宥者心之慈　上以其持兩端也意殊不懌數數口誦公兩言叱凱退凱懼不免遂披

髮佯狂放歸釋惠文冠而服芰荷之衣屏居東海岸畔已而　上復思凱即其家拜本郡儒學教授叟對使者頽然曳然不望　闕扣首謝恩而第唱月兒高一曲且坐臥汚穢中使者還報　上以凱爲眞狂也而貸之叟于是因得縱情閒散長歌高嘯優游以終其餘年豈其曾爲柱下史乃隱而著書其道猶龍者哉在勝國後當革除之初其以詩著聞者有高徐楊張四傑而叟以詩道先登雲間且與鉄崖志和諸君子日相唱和語不驚人不休寧肯爲之下者而論者謂叟之詩貞不徇俗其思清誼不阿時其骨勁而悲不牢騷怫悒其氣和此北地信陽兩先生稱叟爲國初詩人之冠而又謂自燕詩最下最傳諸高者顧不傳也然乎否耶有謂叟所精者五七言古稱爲上襲而諸律絕猶不失中駟也然乎否耶總之叟爲人磊落多奇脩然風塵之外而其詩亦復如之北地信陽之評良非欺我始刻在野集爲朱鳳山所序後刻既晦集爲陸子淵所購者頗多殘闕而吾友觀察張公叔翹所望鑒定善本刻之古衢郡齋蓋實闡發其幽微于二百載之下不至湮沒無傳其叟之忠臣也夫

沈學士兄弟傳

沈度字民則號自樂粲字民望號簡菴苦節先生易之子在　祖宗朝度爲學士粲爲侍讀人以大小學士稱之度自少刻意讀書學問該博嘗以易學授徒于家輯五倫詩註孝經旁訓而居恒工眞行草兼工隸篆書　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坐稽緩謫戍雲南時同謫者皆名士率與度交　岷王聘之郎中屢以直言進有都督瞿能鎭滇一日乘馬過市見日者有牌大書課命二字問而知沈公之筆因延之爲弟子師未幾入朝挾與俱徃　成祖初臨御命翰林舉賢

才江陵楊文定公溥爲編脩以度名薦召見賜書稱
旨授翰林典籍　上嘗覽度書喜曰此吾朝義獻
也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
貞珉傳于後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而公亦侍禁
密無少閒嘗賜二品金織衣又新製象笏篆度名氏
鍍金以賜之由典籍陞檢討復陞修撰隨陞侍講
命公爲行在翰林學士至　仁宗皇帝賜詰命予告
歸焚黃賜鈔給驛傳　宣宗皇帝又進翰林學士親
灑宸翰圖鸚鵡一軸賜公又賜醉太平調二首時公
欲乞致仕再上章　上諭吏部尚書郭璡曰度誠謹

皇祖眷之彌厚今雖老精神未衰亦不可煩以事
但令京居食祿免朝參有召則入公奉　旨留京享
年七十有八而卒計聞　上遣禮部郎中陳謨賜祭
給馳驛歸喪命有司營葬古今以書遭承寵遇未有
得君如公者也公事兩親極孝待弟黎極友于與人
交久而能敬然亦能自樹不苟狥人初入翰林鄉人
李至剛爲禮部尚書氣勢赫奕朝士趨炎者日奔走
公不一詣其門惟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自樂而題
其齋曰樂琴書處公襟宇澄澹風韻蕭疎此豈俗士
所能望萬一哉所著有隨筆錄西清餘暇滇南稿自

藁稿弟棨少亦頴異八歲通論語孝經十歲擅真草家貧無楮供書日懸腕書壁間筆力遂大進鄉人長老咸異之率遣子弟從遊學其書法者歲以百數而公尚垂髫擾上座教之有程儼然以師道自尊也

永樂初其兄度官翰林受　上殊寵繼召棨同直秘閣授中書舍人旋陞翰林修撰又陞侍讀嘗題　太宗皇帝　仁孝皇后　仁宗皇帝三聖主拜金幣之賜甚優至　宣宗亦告展墓竣事還　朝陞右春坊右庶子無何　御製賡起詩賜公陞大理寺少卿英宗即位轉左而公被顧問一以正對　上嘉納焉其受　列聖之知寵遇亦不下于度矣年七十致仕歸營堂于故址曰錫老曰榮賜日集宗鄰親知燕飲其中七十四而卒公性亦孝友與人交有情尤喜汲引才士而襟懷爽塏不屑屑細故因自號簡菴其書飄逸遒勁與度齊名自兄歿後凡　國典大制作皆出其手聲望蔚起士林間又不獨以能書顯也初公食貧夜宿真武祠夢以數印授之公弟受其六後以中書歷少卿凡六任皆供奉內廷不落曹局神明已先示之亦異矣哉二公之歿已二百餘年而至今館閣書家猶宗二沈之體度子藻亦善書以廕為中

書舍人至禮部員外郎而孫世隆亦爲中翰五世孫服采乙酉科七世孫時來壬辰科官侍御詞翰亦雅繩祖武云

葉錢塘宗行公傳

葉宗行字即宗行華亭人宋太學生李之後裔其人喜讀書尚氣節不屑與時浮沉俛仰隨俗習汚亦雲間一才雋也　永樂中東吳大水滔天而松江汎濫尤甚公爲布衣輒上疏言黃浦下流壅塞水無所歸請棄故道開濬范家浜引浦水以歸于海并乞禁近海百姓毋得私壩以遏其流　上覽而嘉納焉命從夏尚書原吉來治水如公言水患果息尚書還　朝復命薦公有經濟材授官知錢塘縣事錢塘故劇邑其民健訟且久困徭賦幾於十室九空公至則爲按

籍定役法使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役之一時莫不稱平而詞訟亦因以漸簡不逾年翕然稱治騰神明惠愛之聲一日廳事前忽見有鼉蜿蜒若赴愬狀公呼之曰若豈有冤耶跡之鼉入餅肆中爐下發其地得一灰罌乃肆主人利其財殺而埋此者也公按之得寔遂伏誅又嘗江行覺舟尾沉重不能進視之一死罴掛于舵腰間有石繫之訊而知里中人殺而投之河者亦伏誅縣多虎常咥人居民深以爲患公曰古不有虎北渡河者乎乃爲文祭而遣之虎遂遁去時　仁宗在潛邸闔其治行　詔所司厚遇公廉訪周公新風采嚴峻而於公獨敬禮有加嘗候公出微行視其廨中無他物僅有笠澤銀魚乾一束耳廉訪嘆息久之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之共食曰此君家廉吏一杯羹也飲之至酩酊出所御三品儀仗前導之歸公固辭不許曰此座公可立致奚以辭爲蓋自兩臺諸司暨縉紳而下詣童白叟莫不呼爲錢塘一葉清其重公品望如此會　朝廷有大興作徵兩浙工匠赴京公督之行道病卒廉訪使聞之潸然涕零累日不視事自爲文祭公有錢塘山水與公萬古俱清之句錢塘人至今誦而惜之謂公位不滿其才

壽不稱其德而爲之家尸祝云

侯將軍敬莊公傳

侯端字敬莊官懷遠將軍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平日以勇力聞府治石獅高六尺許以腕挈之疾走顏色不動又嘗馳過牌坊交抱楹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滙地方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墩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亦一健將也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艘猝薄城南官民驚走公統兵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園屯札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小舸銜尾而進公望見一船當先有衣紅人知是酋長遂策馬入水沙深浪湧馬

韜護水急不得前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駭即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舡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銳未可攖鋒且慮其識放箭者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刲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圍領兵出南門戰不利賊遂從南門入公在圍下令每軍士持草一束候賊盡入城趨至賊舡舉火盡焚其十三艘賊第攄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窘矣公遂率衆而前至東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下橋斷公鞭馬而祝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者我與汝俱死矣馬怠

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劒于地馬銜起授公公既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百餘合且戰且馳賊衆咋舌而呼曰好將軍好將軍云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棄于途以習馬足欲生致公公則以一劒挑布一劒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又以長鈎鈎公著左膊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聚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誅賊衆無生還者夫公以一人與賊交戰既火其舡復殲其黨心能裹革膽足包身蓋實無虜于目中而若弄丸于掌上者此從來所未有之捷亦從來所未有

之功也今之武弁如侯將軍者可復多得耶故不可以不傳

徐太醫父子傳

徐樞字叔拱號足菴世居華亭之南橋里先世得扁鵲神鏡經于異人醫名遂振聞于縉紳間洪武乙亥授秦府良醫正永樂丁酉召爲太醫院御醫戊戌春正月召置左右備顧問甲辰冬加承直郎陞院判多調護功洪熙改元拜奉議大夫太醫院使以稱職得封兩親錫誥命宣德元年以焚黃詩歸省墓詔許之天子賜詩贈歸又賜金帶錦衣狐裘祭器諸物及孫貞君圖贊且特命馳驛陛辭天子憐公老詔出宮人陳氏及內侍袁亨陳福侍其行又明年公以

八十乞致仕　上又賦詩送之還鄉賞賚甚厚其錫予眷注之隆有公卿大臣所不敢望者而公之歸里出入必以二內侍扶掖而前殺即以二侍及宮人從葵誠異數也先是公從長安歸渡江出袖中丹經授其子彪取茶鐺和藥置之火出視之其色爛然銀也既以書與藥投之江流而曰世豈有神仙黃白之事乎五百年後仍化爲銅悉幻妄耳里居七年忽一日呼子彪而命之曰而翁視息人世間八十有七夫既榮我以名位扶我以康寧假我以長齡而綿我以孫子于願足矣旦日日中我去時也至期果夷然而逝

如公者非所稱仙遊者耶公雖明醫而於書無所不讀于古今無所不通且以詩受業鐵崖楊公爲高足弟子故其發之詩歌多冲淡瀟灑之趣有一詩贈王景瞻采藥云採藥乘秋不待閒芒鞋荷揷竟追攀斷苓咫尺逾前嶺尋木崎嶇涉遠山曉出烟霞濃淡裏晚歸風月有無間製成一片延生藥活我元神駐我顏此非徒寄興吟咏而已也公嘗著脉訣辨明若干卷足菴詩集若干卷而又有長安十詠縉紳稱爲絕唱者茲不具述云子彪字文蔚初侍院使於金陵加冠解學士字之文蔚因以字行後侍院使於秦其客

舍乃許魯齋遺址秦王題其齋曰魯菴故秦中人遂以魯菴爲公號晚又更號希古人遂稱爲希古先生正統間用薦者言徵入太醫院奉　詔視　代王病代王病腫已久臥床蓐間公治之輒愈又徃邊視昌平侯楊洪病侯背發疽濱死公治之又復愈于是稱旨留掌御藥陞御醫景泰初陞院判階承德郎日侍禁掖　天子嘗問藥性遲速公對曰藥性猶人性也善者十日不足惡者一日有餘又問攝生公對以內經固元氣之說識者謂公以醫諫云又嘗預修中秘書著本草證治辨明書十卷論咳嗽痢疾傷寒纂例

書各二卷奏　御行于世書成廕子塔國子生天順四年五月卒于官享年七十有七　天子命馳驛歸其喪公以庶僚而得此亦可謂生榮死哀矣公性以直道自持襟度爽朗其言纚纚然辨曲直是非無少假至論病則洞見標本悉中隱微雖病者亦喜聽而忘倦故投劑奏效輒奇非近世醫家比而其爲人有古節俠氣每于怨者反報之德先是父院使爲鄉人羅嵩所構逮繫獄中公年十五時上書　文皇帝　文皇帝嘉其孝特詔出獄後嵩自以罪繫論死公營救之甚力嵩感愧至無以自容此其意氣慨慷又豈

睚眦必報者所能彷彿萬一哉其子塤任錦衣右所正千戶公諭之曰我世以醫起家至汝一變而從武毋乃殞先業乎汝其勗諸其教子義方又如此

先憲使公遠公傳

先憲使何廣字公遠初爲華亭人後遷浦上遂爲上海人初公爲里中教授聚徒受業人頗易之而公實强記博覽於載籍無所不綜而尤邃于經學迨永樂初年遂薦舉明經科授江西上饒令其涖任守官守道訓士愛民以此有賢良聲擢爲侍御史在臺中數上封章言事慷慨雖志稱公寬厚有容而風裁故自不乏也尋遷陝西按察司副使益務以名節自矜釋冤獄出重囚按驗多所平反聲聞蔚起當事者方柄用公而公引疾致政歸矣公未貴時最寃心於律常

以爲士君子讀萬卷而不讀律者徃徃有之于是著律解辨疑一書其說大都謂皐陶始制律而漢蕭何爲律九章唐房玄齡爲律十二章凡盜賊囚捕廐庫戶婚官衛職業鬬訟詐僞逃亡等名已多添入而後世增爲幾百幾千條又何煩冗可厭故除死刑以外第列爲三十則欲人兢兢自守以不罹于罪而無犯于刑豈非仁人長者之用心哉而時以變亂成法者遂當大辟法家相仍凡一政令改易輒以傳議入不赦之條公曰嘻若是則大辟者踵相接矣此但爲改定律令者言之蓋禁于所不犯也大學士解大紳縉

覽而是之謂公大辟一議可活千萬人而公又有傷哉行二章亦當時憤激而作惜乎世遠帙亡宗人長老第能傳誦數語而不能全舉其篇良是欠事余因擬作書之紹興官舍而刻之漱六齋集中蓋公爲刑臬而余爲刑官亦子孫爲祖宗補亡之意而代斲傷指之慙豈暇計乎公之歿也長沙判俞永爲之狀曰居鄉里則爲鉅儒任郡邑則爲循吏在風憲有澄清之心位藩垣得大臣之體殆公實錄云

錢贈公汝明公傳

錢惟慶字汝明吳越武肅王之後初家于浙而後家於松者也以子溥貴封翰林院檢討尋贈本院侍讀學士加贈南京吏部尚書公七歲而喪其考哀毀執禮如成人其侍節母許夫人最孝而其侍伯兄存善最恭部符賦民銅急遣使捕後期者勾攝甚嚴而其兄存善與焉公詣使者曰老母所藉以終養惟吾兄不如期者實我之罪也我當行其兄詣使者曰我爲家長不如期罪當坐我而我弟又爲我母愛子不能離膝下我當行兄弟爭行皆泣母又持之泣使者見

之亦感泣而驗籍竟以其兄行公送之至姑蘇會宥免兄弟偕還鄉時人兩高其義至北之孔北海家一門爭矣云既而執母之喪又不勝毀瘠名其堂曰永思蓋哀慕終身孝思不匱之意也兄老而公事之彌恭比兄卒而公之哭泣如其喪父母時兄無子以其子爲之子而又積書授之讀擇名師俾從之遊其友于之愛至死不衰如是且能爲人緩急挺身而赴之有不擇利害禍福者故居爲里人所奪訴之有司不能復後其人蹈危禍遂至狼狽或語公曰如欲返故居此其時矣公曰向以理訴不得伸于公庭今且乘人之危而取之又所不忍盡已諸蓋公之待人一任誠樸未嘗有機事亦未嘗有機心自是襟宇蕭疎神情灑落嘗作迎薰書樓日焚香鼓琴吟咏其中真有超然世俗之表者固宜其七十壽終而以子貴封如其官且加贈之冢宰而其生榮其死哀也是爲贈尚書錢公傳

蔣少參檢菴公傳

蔣性中字用和號檢菴其先華亭人後從海上卜居鷺鸞湖家焉領永樂庚午鄉書中宣德丁未榜進士公性至孝痛父早亡母以勤織操家教之讀書成立遂以疾乞歸侍養母夫人爲建一堂名勤織以表母節嘗躬耕以贍饘飧供甘旨冀報母劬勞有終焉之志而母夫人過强之出不得已治行乃入都門就選旋晉兵科給事中數上疏言事其節冗食一議謂國家平日竭倉庾以養單弱之兵一旦有急聞金鼓見旌旗耳目俱駭不可備非常孰若省之以養驍勇

精銳　上嘉納焉而其最大者莫若劾巨璫王振怙
寵作威福一疏　上雖不省而振實有所嚴憚不敢
逞及公以憂歸而振始恣橫已已勸　上親征沙漠
倉卒爲虜騎所逼科道官始迹公前疏劾振正其辜
而舉朝服公先見矣尋陞江西右參議江西之土肥
瘠不均民因規避其間多所逋欠公行秤土法上下
其科民以爲平自是輸將恐後時又有蠲賦之詔一
邑令以其私請公謂　朝廷曠蕩之恩必使均沾一
方不宜偏庇一邑當事者是其議而從之無何公遂
引疾乞致仕歸章凡四上乃許公抵家惟定省庭闈
日以養母爲事而暇則同田夫野叟較豐歉論陰晴
公邊邊絶無貴倨態而見者亦忘其爲貴人也時周
文襄公節鉞至松傾慕公特甚一日入鄉謁公當公
躬耕時手足胼胝面目亦既黧黑矣從人疑其爲田
中叟也而問之曰蔣給事中在何所公第應曰在前
村語之迂道徃而公竟從近抵家肅衣冠出迎從人
指公而笑曰此非田中叟耶公留文襄飯設不過五
品有菜一碟文襄食而甘之問何菜公曰此金花菜
也比回郡時食次欲索金花菜吏輩漫無以應問之
公侍者而知其爲草頭耳時因北狩邊餉責之江南

如燃眉之急文襄以吾松府縣粮廳怠緩怒而械之于堂守令惶惧不知所出計非公無能緩頰者乃匆遽擁公至門文襄延入公問械者爲誰曰若輩征粮無狀故繫之耳公瞿然引避曰某鄉里不能急趨王事負罪良多奈何逮府縣衙官乎遂欲免冠肉袒謝文襄立釋繫者而從容請教于公公曰請以貯庫無名錢如額借輓去而徐征補之何如文襄竟從公議有司敬公甚謀爲治第材既具矣而公不許又謀爲公建坊公亦不許曰與其建坊以榮吾門不若建橋以便吾里遂建石橋于鷺鸞湖之西至今存焉行者

不苦病涉人皆德公而思之公居恒以名節自矜足不入府縣偶有事駕小舟來城止携一僕潮退水涸令其僕登岸曳舟以行自戴草笠坐船尾遇一船爭道歐其僕僕曰我是蔣鄉宦家公即罵云奴子安得冒名欺人竟讓之先去其度量寬弘不與人較類如是當公在京時一日欲設客已發柬具邀矣適隣家子不祿公曰彼方銜哀涕泣我安忍燕客爲笑談歡乎姑已之數日遲其發喪然後邀飲此皆先輩盛德事故因傳公而并識之公常泊舟江上有一官長舡亦同泊過候公公往荅之因留奕不甚勝亦不甚負

止爭二子聞耳奕罷將別公見舡頭鉄穽中有一婦人以問官長官長云此婦汚濺江流故禁之在此公爲請貸官長即以鉄穽投之江心謂已釋之矣遂別去且語公頃刻有大風至公無渡河遂放舟若御空而行已而颶起一旗大書數字視之乃江湖金七總管神也公舟遂住幸不爲風波所驚因而登岸散步聞居民家有哭泣聲公問之故其家曰我婦以血衣洗澼江濱猝然病殁頃方得甦昏迷中耳畔有云蔣給事救釋者公聞之愕然常對人言遂相傳父老以爲奇話而說者謂非公至行與神明通寧詎有此乎予不語怪語神而茲且爲公記其事乃知怪與神子特不語耳非世間無怪無神也公自遇神後周身丈餘蚊蠅不得近如帷幔然公雖老而顏如渥丹康健無減少壯生平遇不可意事未嘗出訶叱聲此人情所難者居惟茅廬一座而四分之一設臥具一議酒食一待賓客其一以與老蒼頭飯牛終身不易夫以縉紳而如此儉朴又難矣公享年八十七而卒卒之日天朗氣清薄暮忽陰雲自西北起須臾蔽天未有顯者力不能援故事爲公廟食計會督學耿公大風拔木而公遂逝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沒後子孫

天臺風欽慕公特檄郡縣得崇祀鄉賢今子孫繁衍有名諸生國瑜國琦起昌王汝十數輩文學彬彬不媿其爲公胤嗣云

張處士林趣公傳

張倫字文甫號林趣華亭之七寶人也處士生而以氣槩自雄好讀春秋左氏傳及歷代史見志節之士輒欣然向慕之蓋有古俠烈風焉宣德中處士同郡馬同知解稅粮十萬斛赴徐州監收中貴人以倉庾既盈拒弗納同知輒受其謾罵鞭笞計無所出處士乃儒服入見曰人謂平江伯無善謀果然今統十萬人治河打淺淺終不通若以十萬人築此城浚此池擴此倉廒以接南運待水發旋運北入京庾未爲不可倘以十萬粮委之草野設遇兵變非以資敵耶中

貴驚喜其言遂併倉貯之事乃得竣至正統間王通判董糧二十萬赴南京監收周都御史性暴刻衆有懼心閱月不能輸納本府趙侯命處士星馳而南能以奇謀異語霽其威而納之歸則趙侯而下降堦迎勞蓋重處士之爲人也初周文襄公爲江南巡撫病征輸無法民困日甚圖所以爲槩郡包荒計者處士獻策立水次倉民以爲便蓋處士事文襄爲幕府諮議者垂二十載贊畫之功居多公還朝欲以永樂初葉宗行例署名受之官處士毅然辭不應暮年家居猶憫吳淞蒲滙淤塞歲比不登復上疏于　朝下知府葉侯聘處士總其事以通潮汐此其人身處江河而心懸魏闕其所孜孜爲民社計者豈能一日忘哉

處士世家七寶鎮之西北隅美園池蔭竹木人稱爲園上張者是也其後處士以故廬讓兄而屏居別業讀書教子逍遥其間得林泉之趣故以林趣自號云子齡鄉進士嘗率之躬耕以乞粢盛而供歲時祖先之祀卒于成化辛酉壽考而終尚書錢公溥爲之撰碑記

李長史養庵公傳

李伯璵字君美號養庵上海人登宣德丙午鄉書歷桐廬山陰訓導秀水安福教諭累官至淮府長史其爲博士先生也在江浙間凡四任每進學人士而誨之一以道義爲本諸生才且賢者禮貌之貧而好學者衣且食之不率教者創之日惟苜蓿自甘絕不受束修之饋桐廬累舉缺人公至物色姚文敏公夔于髫年授以春秋一經日爲之課其文蒇未幾姚擢第後爲顯官名臣堪輿有謂山陰縣庠風水不利科目請徙之公曰顧師弟子教學何如耳形家之言豈足

擾乎卒不徙惟督諸士讀書課秩而已其後登庸相繼鼎元亦出其門至今稱李公能造士作人也比爲長史夙夜事　淮王多所匡扶救正官校有犯王械寘于市公謂其人罪不至死請論如律以全其生　王寢疾左右爲　王祈福請施僧公謂此亦無益之施不若貸丁役錢以贍衛士　王皆從之府使人入貢道與一縣令搆爭令　詔獄而釋使不問公請治之以戒生事者曾從　王肆覲入朝左右有以他求請者公不可曰君臣之間有賜拜賜而又何求乎求則瀆瀆則不敬非所以愛　王也蓋公之守道守官類如此成化癸巳以年八十六考終所著有文苑類選一百六十三卷行世公有二丈夫子曰澄曰清並登進士澄字希范號葵軒天順丁丑科官至福建左參議清字希憲號蓉軒景泰甲戌科官至湖廣右布政希范恬雅清修不競富貴榮名卓然有古人風節爲海內縉紳所欽而希憲亦狷介自持始終醇謹官南比部時除母喪謁選冢宰姚公夔與其父有舊恩欲留之北公謝曰荷公盛念知者謂公特簡不知者謂某私于姚歎曰希憲真君子也遡公兄弟間動遵矩矱蓋不愧科名而亦不愧厥考矣今五世孫逢

申以萬曆丙午掄魁已未登第分符爲四明之慈谿
令有志節能勤其官公之澤其未斬也哉

孔子大父墓之碑亭在城南

任長史怡菴公傳

任順字孝友號怡菴一號養拙後又更號樂全翁福
建泰政薇菴勉之孫處士執菴弘之子也執菴生子
四丈夫而公爲之長公少而聰敏異常縣令楊昕聞
其名延置之縣學時方十四齡執父喪如成人禮諸
弟皆幼奴僕即參知所遺悍黠難制公獨持門戶讀
書課文未旦出廳視事綜理家務鉅細畢舉家人嚴
憚之農月行田間輒手一編不置或躬履泥塗視作
不如法者撻治之而撫勞其勤者故衆皆竭蹶以趨
蓋辛勤二十年學成而家亦成矣成化丙午年逾四

十始捷鄉闈明年會試中乙榜遂就選人得莒州之學正莒人寡學渺聞數十年來科名絕少公躬督教之未幾有登第者已酉考福建鄉試時稱得人已而丁母憂服除以學行選爲國子助教旋陞涇府右長史攜家之官凡所以爲王輔導統率者一出于正自王而下皆敬事之滿考上疏乞骸骨進四品服階中順大夫致仕歸　王嘉歎再三有白金綵幣之賜時正德丙寅之冬十月也總之公二十年跋涉宦途歸而治池館田園爲逸老計親知故舊至必留小飲飲必盡歡或窮日夜不厭非其人一不與接也如是者

又八年享壽六十九而卒公倜儻負氣節見人有不善無難面折及異日遇之又薰然和氣與之相忘蓋公剛腸嫉惡當是非黑白處不能回互已而氷釋未嘗留于胷中故人始雖畏公而終亦無怨者諸弟教之成立婚娶不失其時張氏姊早亡有二女公取育之家擇婿以配時東江顧文僖公清從遊張友蘭先生友蘭徙館嘉禾以文僖屬公就學年方十餘歲公一見而器重之以長甥女妻焉文僖以此德公最深而計聞京師爲之設位而哭不待其子之請而誌其墓中之石爲之銘公詩文豪邁疎爽類其爲人意之

所到援筆疾書不經點竄他人即深思未之或遒也有怡菴遺稿與乃祖薇庵集並藏于家

張徵君杏園公傳

張年字公壽人尊之爲杏園先生世家嘉禾之鴛鴦湖元季避兵吾松之海上因占籍家焉自少聰慧俊爽攻勵績學受業于苦節先生之門苦節先生者二沈學士之父吾鄉之聞人也先生少所許可獨嘖嘖稱公不置直指使黃公觀風至雲間聞公賴敏召令作對賦詩隨口輒應大加稱賞公父綸爲太醫院醫士嘗以事被逮公跣奔叩閽冒死陳詞白其冤狀人謂張氏有子歸而博極醫書凡仲景東垣諸名家之奥旨罔不探研而又遂精先世之業用藥不執古方

試之刀圭立起痺痿名播都下禮部以名醫徵不就
永樂中廷臣薦其才可大用　特旨命使倣安車之
召凡徵聘省直十餘人公爲舉首隨使者入京不久
復以疾辭時人高其雅尚宣德甲寅長君寅又應名
醫之辟而公獨寂寞家居以此悒悒不樂未幾而逝
年僅六十耳公爲人高簡慨慷雅志古處急患難重
然諾義所當爲不顧利害不顧死生所交皆宇內巨
公長者非其人弗屑就也讀書過目輒成誦頃刻能
記百萬餘言拈爲詩文工而有法至于商確人物之
賢否剖折時事之失得皆迥出人意表聞者無不厭
心暮年鼓琴彈棋日以詩酒相娛樂所居白沙鄉舍
傍隙地種杏成林因號杏園所著有杏園藁藏于家
歿之日達近悲悼小沈學士粲爲之銘稱徵士神完
氣清穎敏絕俗爲子孝爲父慈良非虛語而同時被
徵諸名流如姑蘇程式四明鄭雍言及同郡張簡陸
友仁輩皆浮沈金馬門各賦詩章寄輓一云蘿室半
間俱是藥雲山千頃總成詩一云舊業尚餘芸閣在
春花空發杏園幽一云守道已無干祿念著方多見
活人心一云遼海忽歸千歲鶴淞江空負四腮鱸非
重公語不及此而其冊至今傳襲藻彩如新二百年

來之遺澤亦吾松世家所希覯者郡邑志中皆載公于隱逸傳以公不拜徵辟也而公之亮節清風未易以更僕數故復追究其生平而爲之傳如此蓋皆本于公七世孫藩幕君兆達之口且出遺墨見詒相與歎賞者久之藩幕君吾祉之伯舅也其言信而有徵是宜傳

雲間志畧

卷之八 人物

錢文通遺菴

宋侍御南野

宋膳部檜雪

唐中丞足菴

張莊懿簡菴

侯運同復菴

張學博友山

張宗伯南山

夏方伯止軒
唐中丞拙菴
何孝廉翠谷
談司空野翁
顧太守草堂
張太守東海
楊處士西崖
孫太守雪岑
朱隱君瞻箴

雲間志畧卷之八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錢文通遺菴公傳

錢溥字原溥號遺菴華亭人公少有才器有文名落拓不修邊幅嘗入蕭寺中一僧素負能詩輒踉蹌立山門下公直入不爲之禮且目攝僧僧口占曰不通姓字迂狂客公卽應聲曰懶着袈裟蹋躂僧僧驚異遂降階揖公與談竟日而去時尚未爲諸生也後乃讀書其中每至深更咿唔之聲輒達蘭若外公雖專工舉子業而亦兼工詩矣正統已未擢進士預選庶

常試薔薇詩稱　旨命教習內書館授翰林院檢討擢春坊左贊善修寰宇通志成陞左諭德兼編修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陞侍讀學士　賜二品服充東宮講讀官壬午奉使安南又　賜一品服公自擢第改館以來譽望益隆隆起嘗上楊文貞公論學書又與周文襄公論便民條約又移書侍郎李公論積荒召佃煎鹽水次倉四事俱見施行蓋亦重公也及出使與禮部論移文不當同內臣行禮又與內臣書論　詰勑開讀先後之序至安南與王論郊迎禮儀王爲之屈瀕行餽金不受至遣陪臣入奏奉　上命始

受之時方以爲得使臣體而不逾兩年甲申忽坐內侍王倫事左遷廣東順德之　命下矣其在順德也築城浚濠課農興學釋寃獄撫流民輒多善政可紀士遊門下經其指授者咸有師承科名纍纍不絕民立生祠祀之成化丙戌復公學士蓋當　英宗復位大臣多受賞公建議于兵部尚書陳汝言曰當時非　皇太后手詔曹石二人焉敢提兵入禁中今宜以功歸　太后上尊號汝言入白之　上上卽舉行已而問之知此議出於溥也故有學士之命而未幾陞遷未幾閑住癸未起南掌院秩滿赴京擢南京吏部

左侍郎已亥入賀　聖節尋乞歸命以本部尚書致仕廕一子國子生丁未進階榮祿大夫再廕一子旋於弘治戊申五月享年八十有一而卒　賜謚文通夫公身歷四朝官階二品卽剔歷中外不無浮沉而生有衣緋之榮死有異名之典其所蒙　上恩寵可不謂優渥哉而公且五典文衡門生滿天下恐亦翰苑諸公所未有也志稱其文贍蔚至老不衰四方求請者相屬于途靈境名山鐫刻殆偏蓋亦一代文人云乃世有以懷恩之說議公者余竊謂當公出使時既與中官牴牾而當公宦成時復與中官阿附此事理之不可解者得非前後兩截人與公之弟博字原博號淨庵正統辛酉發解南畿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郎中擢四川按察使其居家侍親以孝其居官持已以廉而在刑曹時前後十餘年論讞多所平反全活甚衆且工古文詞善楷書行草遒媚可愛其人故自足述也傳公而并及之學士憲副各有題竹詩學士云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憲副云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兄弟間詞旨相反如此

宋侍御南野公傳

宋璟字克純號南野華亭蕭塘人少時游學京師從其婦翁吏部郎中俞宗大學楷書弃去從翰林曾鶴齡先生事舉子業數年歸寓松城復從大參黃宗先生學正統己卯以毛詩舉鄉書己丑登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其人手裁諤諤遇事敢言都御史王文每憎其多口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于其長公嘗以疏請印文迎笑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視之乃劾己疏也文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公公坐謫江西安福縣典史景泰癸酉聘浙江同考試官天順初文誅

起知大庾縣事以才敏堪理煩劇調新淦縣不久謝病歸日治丘園多蒔佳菊更號菊存優游數年卒公爲御史丁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詈公公勑家人毋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公使人援出之易以巳衣迎置上坐謂曰我與而家世好而柰何以小忿嚙之哉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父老大慚公之盛德類如此

宋膳部檜雪公傳

宋瑛字克輝號檜雪華亭蕭塘人侍御琛之弟公弱不好弄年少儼如成人長而嗜學涉經史攻文章而屢困于童于試父欲令之徙業涕泣以辭讀書窮晝夜弗輟日食水豆饘粥人所不能下咽者公啖之自如也登景泰庚午鄉薦益奮志于學而肆力于文必欲窮盡天下之理究極古今治亂興衰之源然後伸紙揾墨以發其績藻於筆端乃爲丈夫快事至天順丁丑會試遂掄魁第四人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繕工職掌徒役與中貴人雜處每多請託而公一意謝絕

之復屏去豪猾使不得黃緣爲奸蠹數弊端芟剔殆盡時以此憚其嚴而樂其簡易焉然中貴人意滋不悅思所以中傷者百方令人詐爲傭以偵其過失而歲餘毫無所得更得其兼謹數事以聞自是中官不敢肆螫于公而益加敬禮此所謂豚魚可孚者美甲申公年纔四十有五而已無意仕進遽引疾歸居家養高自重而引進後學之意拳拳乃作延齡會合族之子弟有志者爲館穀以教養之而遠方來就公受業者甚衆蓋仰公斗山之望也公居恒事母至孝執喪哀毀骨立有燕乳白雛于堂人以爲孝感云

唐中丞足菴公傳

唐珣字廷貴號足菴華亭人舉天順丁丑進士初授官知合州其賦政首勸農桑興學教有治平聲盜賊探赤白先行刼者聞公名惴惴焉多解散去民立生祠奉之旋以刑部郎出知福州府時當大旱千里地赤幾于無苗而公至之日霖雨滂沱四郊霑足福之人額手相賀曰此使君隨車雨也故事州官蒞任者先謁藩府吏以告公公曰未成婦而先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識者是之中官汪直用事擅權聲勢震天下有假其名號者所至官吏望風屈膝公獨察其異

振南
柳蓀
詩
中丞
屬
外

狀而執之及就訊果贓閣也繇是風聞四方奸究爲之氣奪妖僧殺人豪有力者陰爲護持獄久不決公廉知其狀在不赦之條一訊而寘之于理時論以爲今日始知有天俗故焚屍公爲愴然悲心也而特嚴其禁設義塚一丘遍收無主之骸就而還葬焉聞且見者謂公澤及枯骨他若開仁惠里業以廣民田築五虎門塘以禦海患此又其百世之利閩人至今謳歌而絃誦者也歷湖廣參政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一意搏擊强梁芟鋤豪右先是吾松吳公玘爲京兆時以剛直罷至公持法太深或有勸其少貶以避禍者公曰吾豈爲繞指柔者耶而持之益堅威重之聲直馳聞之輦上矣尋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薊州等處以母喪歸服闋會南蠻未平即家拜左副都御史巡撫兩廣公時業已抱疾聞　命即日戒行既至督兵進勦破村寨數洞百餘所搗其巢斬獲不下萬計捷聞　賜敕奬勞將柄用公而未幾病且易簀　天子所以卹公與朝士所以悲公者且有千秋定論而豈以一時死生之故遽泯其竹帛鼎鐘也哉當公撫廣時一出而山獄動搖至不見雞犬而忽到一村落聞鼓吹之聲喧闐于門公訝而問之居民縢行而前告

曰此中有一老者其年百有二十春秋高矣子孫皆百歲八九十歲者今日正當壽誕相與奏樂稱觴不虞使君之辱臨于斯也因叩頭伏地以請公欣然解顧欲進而望其顏色乃趨入見一老人踞上坐子孫垂白數人左右擁之公亦爲之致一觴而此老奄然以逝公意殊怏怏不自安而子孫踧且前曰此大數固然無足爲怪昔劉青田推命一紙其書尾云花甲二週過唐而亡百年之前預知已有今日因出以賜公公歎息久之而去是亦人世間一大奇事也故傳公而并志之于此

張莊懿簡菴公傳

張鎣字廷器號簡菴華亭人公長髯偉幹襟宇坦夷未貴時識者知爲非常之器年十九登正統辛酉鄉書戊辰成進士初命爲監察御史再命爲江西按察司副使三命爲按察使四命爲陝西布政使五命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六命爲刑部右侍郎七命爲左侍郎八命爲尚書九命加太子少保十命即家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蓋公閱歷　三朝仕宦四十有六年壽七十一而卒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謚莊懿大臣如公者可謂生死極其榮哀矣志

施南知府
張莊敬
東郭

稱公凡所設施舉克自遂有成績而終以厚重持之
不折不弛老而不變時以爲難蓋嘗致公之事業而
得其梗槩焉定寇雲之謠言按臨清之豪猾捕贛州
之亂賊築寧夏之新城行部而貴人子犯法者公按
其罪而并其父劾罷之行邊而韃虜入犯者公執其
所擄男婦并牛羊器械獲之固原達官有叛者公出
師征勦并劾守將致變者治之降夷有將爲變者公
受客救撫之河間諸府久旱民有廢業者公給牛種
與之虜有請入貢者公奏許之而又督邊餉稽戎籍
導河流而灌屯田千餘頃勘大獄而出連引千餘人
此皆爲人之所不能爲任人之所不能任者可不謂
難與而其爲都御史居父喪爲尚書居母喪時公春
秋已高矣朝夕饋奠必親必跽而哭至撤乃已而其
與弟孝廉君鑾友愛特深終身無異言亦無忤色其
孝其友是難能也志又稱公與人謙讓不事矯飾未
嘗以貴富加人其遺事更有三四可述者公爲御史
時出按部于茌過酒市市帘攖其冠冠翅墜於地公
色弗爲動也徐命拾之置於冠而去諸長吏惶恐縶
賣酒家待罪戟門下公弟諭曰自後令市帘高掛而
已爲南京恭贊時雙棍前導有醉少年奪其一公不

顧而去明日酒既醒視之則尚書棍也乃以棍置於
首長跽候公於途公見跪者問故命隸收其棍遣之
爲刑部尚書時有獄須憲報者夜坐秉燭趣吏治文
牘以遲具奏早朝夜半書既就矣吏袖拂燭覆于牘
牘汙不可奏吏扣頭請死公曰悞耳命再書之竟達
旦不寢也公家居時濠上有隣人汪姓家貧而困於
錄者公與莊簡公白於官而貰之其人操豚蹄酒果
爲壽莊簡辭焉至公則曰爲邑賦錄不平吾亦公言
之耳烏用謝然而餽已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
哉吾當受出白金一兩酬之夫此數事者慈和而能

恕堅忍而能容蓋公天性然也由前言之公之勳業
如彼由後言之公之度量如此公真大臣哉以此知
公之積德源流遠矣固宜其子孫之繩繩科名不絕
矣公之父璡貞孝先生以子貴封都御史贈尚書者
性至孝亦至廉鄉舉時父亡哀毀骨立祭奠必盡哀
而又廬墓者終其喪名其堂曰終慕當子爲按察時
有持三百金爲壽求出冤獄者峻拒不納有司扁其
堂曰卻金蓋稱其爲公父而亦稱其爲貞孝先生也
故因傳公而併識之以見公家世德淵源之自云公
弟不甚厭聽事亦不鋪磚有司每以輕罪罰贖者

令代爲之鋪其人自訴貧窘即釋之後且相繼貴顯
居第猶存而廳事至今無磚也此其朴約之風長厚
之德祖創而孫繩之尤非世俗所可及者公之魯孫
仲謙烈同舉嘉靖己未進士而烈官止工部主事仲
謙官至觀察使玄孫鶚今爲南京禮部侍郎延登必
且旦夕而耳孫方陞方建亦相繼舉鄉書方建又以
今上天啓二年成進士官南工曹其世澤殆未有
艾云

侯運同復菴公傳

侯諱字進忠號復菴華亭人公少負異才爲郡博士
弟子員每試輒爲多士冠以正統六年辛酉舉于鄉
時方弱冠氣英英自謂拾一第如芥而久之不得志
于主司至景泰末始就選吏部尚書王文端公奇其
文拔置第一授襄陽府同知以文學政事爲上官所
薦揚尋改同守處州府處在萬山中有絕險要之地
而其屬龍泉慶元兩縣之民阻山爲亂聚衆數千人
盜礦因而刼掠良民有司莫能制中官盧永議發兵
勦之將以干戈從事矣公言民貧而竊礦爲亂實非

本情撫之便即躬詣其所以禍福曉諭之亂民感激散去全活者衆兵不血刃而一方以寧秋毫皆公德也尋陞河東鹽運同知河東故有鹽池爲公所轄而池在閒曠之鄉無墻垣爲限其無賴子專事盜鹽覓利出沒空野間劫掠有司亦無可誰何公條陳禁革疏通十餘策報下悉見施行而尤嚴私鬻鹽者之禁欲刖其趾而號令之盜賊遂息已而天霈雨不休鹽池暴溢公致齋三日遂霽而池外十餘里雨如故人以爲至誠所感云公能詩能文有復菴集而其子直方並第進士直字公絅官廣西恭議方字公矩官湖廣僉事而郡志稱公矩有文名何氏叢記稱公絅詩時有佳句乃知公父子兄弟俱嫻于詞翰栝湖公所謂前輩皆有實學不虛事表襮者非浪語也而公矩歸田之後即謝絕塵事一意詩文而眞率坦夷時人無不愛且敬者其品可知公絅以忤逆瑾免官而家食僅足充虛所居僅足蔽風雨提身待物全無矯飾有古人風其品又可知矣總之清白吏子孫故因傳運同公而併兩公附爲之傳

張學博友山公傳

張璞字廷采號友山華亭之七寶鎮人先生少嗜學嘗躬耕畝手一編以自隨而亦喜賦詩輒苦吟覓句凡聞人碩士在百里外必往從之游以資其麗澤既而道攜李歷茗溪泛錢塘踰馮公嶺抵處婺間遇佳山勝水古跡名踪則徘徊觀覽意得乃去逾年歸補郡弟子員正統中以貢入胄監時祭酒陳公敬宗少許可見即留置內廂曰雲間張生天下士也尋授陳州學正丁內艱服闋改沂州陳科目久缺是歲一舉三人而沂士素不知詩自此吟咏者衆先生之教

居多焉大父東村翁疾蓬垢鞁胼不解帶者踰月鄉人賢之京還有同舟而病者衆欲棄之岸先生曰寘之岸即死矣吾何忍焉乃給其費而扶護之將分途復爲僦舟以別竟不問姓名其篤孝愛人如此公故貧擅丹青之技或謂畫家多假古蹟以邀重價試一染紙百緡可得也先生曰我以假畫生何如以真貧死況我貧未必死乎其持身之介又如此先生以詩名而尤邃于易嘗著易髓一卷盡削俗占之煩猥者直據八卦性情内外互約爲斷簡便而且多驗識者宗之在陳又撰華陽志若干卷當公在陳州時與諸

學博飲于山中遇一老者長髯皓眉羽衣白皙自稱靈哥拉之同飲飲甚豪群飲者咸退舍越宿過訪因留之衙署輒對奕靈哥命設帷以障其身公問故靈哥吐其實曰吾非仙非神乃山中老猿現身也恐爲人覺幸共帷中較奕可耳居久之公愁家問不至靈哥曰吾力可致往返不過旦暮間於是朝往夕歸音耗不絕於道路會當秋試公之子將入棘闈公叩靈哥曰若能爲我子探闈中題乎靈哥唯唯至則見一傖髯神擊其首踉蹌而返從此遂不復往還所擊之神即闈壯繆也乃知邪不勝正從古而然此亦一奇

事并識之

第五東門外

張宗伯南山公傳

張駿字天駿號南山華亭人也十歲能詩出口有佳句長工書法行草隸篆入妙入神與東海齊名時號二張云景泰登癸酉科不第至成化初命吏部嚴選中書舍人與選者七而公居一焉直文華殿以九年滿考陞驗封副即供事如故應制率多稱　旨賞賚極優尋帶銜山東參議　孝廟命寫風入松詞拜羊酒之賜陞太常少卿提督文華殿儒士習楷篆書有績陞光禄卿比修詩海珠璣成　詔進官一級考最錫誥命廕一孫後以足疾陛作上章請致仕賜寶

鏞命乘傳歸踰年即家以原官起特免朝參仍令于
文華供事旋晉禮部尚書時公年已八十懇乞骸骨
還准致仕仍命乘傳歲給米給輿　賜尚書誥命進
資政大夫贈祖父如其官及卒又賜祭塋公亦可謂
得君而于祿位名壽無不得矣公性篤孝奉節母胡
夫人惟謹而其叔璣珩相繼殁亡有妻瞿氏楊氏少
年孀居公皆養事慰藉之竟全其節三母皆膺旌典
稱三節之門豈不猗與盛哉志稱公與人交不設城
府犯亦不較而惓惓獎借後進片善必稱若其賦詩
飲酒之樂無日無之于世紛澹如也公第在東門外
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公曰寒家離城數里而
遙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已公祖下顧須
宰一雞幸勿訝其菲郡公欣然共飯而去世兩高之
所著有北游稿一瓌子集南山文集行于世當公里
居時有家訓一紙其曰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
多不可不舉娶婦當擇德門不須富貴嫁女僅給衣
奩不宜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禳居喪必依禮弗
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雖至貧乏寧
作餓夫毋爲奴輩貽羞祖宗毋入公門常受鞭罰孝
悌忠信禮義廉耻立身之本根成家之要務子子孫

孫世世守之勉之推此言者公之貽厥孫謀遠矣曾孫翼軫以萬曆戊戌登第爲守寧波已而復守韶州世其家亦世其德公五世之澤其猶未斬也夫

夏方伯止軒公傳

夏寅字正夫號止軒華亭人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稍長肆力於學日取經史百家言讀之發爲文章奥窔淵泓脫去流俗自成一家機軸聲稱蔚然而其人直道誠心侃侃然無援無黨嘗語人曰士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閒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蓋爲諸生而立志已不群矣正統戊辰擢進士景泰初除南京吏部主事繇稽勳郎拜江西提學副使其教以崇實學斥浮華爲本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衡文既敏且精而其品藻人材嘗在牝牡驪黃

之外經公品題賞拔者便成隹士亦多顯人在任復文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厲後學豫章人至今稱之尋陞浙江右參政分守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間者官司招之不聽曰須夏參政來公馳檄撫循之即解散去晉山東左布政公治主于節用愛民有屬以興作者公曰竭吾民之脂膏以營不急之務使民有怨言謗讟爲人上者其能安乎蓋公歷官四十年得一右轄即不甚淹亦不甚達而公處之淡如也此豈徒競進窒途以徼名位者哉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公自期最留心當世之務聞

朝廷行一善政則喜形于色不則色若不豫者然嘗疏論　國家之勢在離合間合則安離則解今並建兩京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與山東接壤饑餓無聊宜加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一或道路爲梗其害不小宜選大臣有聲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　廷議是之因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蓋亦行公之所建白而以今天下論之則畿南畿北其勢似分倘一旦有事兵解土崩禍且叵測而其言在百年之前可驗于百年之後益服公之先見遠慮矣時吳中旱荒有司莫以告

公投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糴米一十萬石以賑饑民三吳幸不動搖皆公賜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以至立紀綱正風俗崇文化作人材皆切于政本其言雖不盡用而公之許大經濟此不足睹其一班耶所著有紀行集備遺録政監東游録史詠諸編行於世讀弁州山人筆記云夏正夫既負穎達刻意詞家每卷中見劉欽謨姓名不敢下筆而其晚年有作衆謂過之劉公之撰著未必優于正夫而即其一時雅相推讓亦見公之服義虚心非後生所可及也

唐中丞拙菴公傳

唐瑜字廷美號拙菴上海人公方九齡而失恃事繼母如其所生母幼以孝聞及長讀書好學亦動以名節禔躬雖一介儒生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亦吾松正人也遊邑庠以尚書登正統丁卯鄉書舉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時京城大飢民無以爲食公倡義捐俸分地以給之全活者不計其數比出知衢州府其治主于尚教緩刑實心實政人皆不敢欺亦有不忍欺者歲方旱魃爲虐四野飛塵公爲文禱于神與之訂雨期雨大作嗣後輒禱輒雨以爲常士

庶爲之勒石紀其事孔氏有祭田爲里人所踞公捐金贖之歸其租以供烝嘗不乏孔之裔孫深以爲德圖公像祀之家廟中有李延者爲人媒而匿其聘金貧無所措鬻其子并鬻其妻償之公曰民窮而犯法畏法而棄其妻孥守土者之責也贖還之令不失夫妻子母之樂龍游人張福者戕吳氏四人而誘其罪于金氏亦既誣服成爰書矣而公廉得其情釋金而收福置之于獄石塘洪浮橋圮公又爲舟以濟病涉者人利賴焉當是時非以公爲慈母則以公爲神君戀戀然惟恐其去及公將去詣闕請留者千餘人留而不得相與攀輿而送至擁道不能行後復立生祠立去思碑非公之德澤入人深何以有此尋陞湖廣參政按荆襄置廩積穀值年荒發若干斛賑之荆湖水溢民多四出逃匿者發舟載鹽米給之民有困於徵粟者又勸富民代償之而襄湖爲患公又作堤障之京山舊無城公始議築之此皆其善政之可絃可歌者也無何擢山西右布政使以父喪歸改雲南布政使條陳備邊五事上之朝而又奏立王文忠公祠又正土官之宗派以定傳襲給邊兵之銀米以卹困窮蒲蠻弗靖又爲榜文嚴諭之聽命惟謹是時

大臣列公薦剡謂可當重用者疏亦屢上矣遂陞都
察院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公至則陳時政兵備
各五事及請事宜前後五十餘條隨奉　命與御史
録囚繫多所平反而軍士出戰者卹其家死事者賜
以祭軍人無不感泣德公時有　詔使諷公織造細
絨以充貢公謂此不可以爲例堅執不從而武臣被
公罷黜二三輩又競爲蜚語中之遂坐劾以去先是
有勸公降志者公正色曰某以一寒士凌躐至此又
復何求終不肯少貶以徇時也久之公論既明弘治
壬子　詔復公原官致仕而不逾年且病卒矣衢之
耆老與孔氏子孫相率而來吊奠哭之極哀至累月
不絶迄今姑蔑父老猶能言公往事者即厠之兩京
循吏傳公亦何媿哉所著有學吟稿拙菴稿楚游録
滇南雜稿藏于家

何孝廉翠谷公傳

何全字廷用號翠谷華亭人我家自南渡以來有居華亭里之東門隸太醫院籍者自公發科以春秋中正統丁卯鄉試而今披雲門故宅前俊士坊蓋爲公建也公少有逸才嬾于舉子業弱冠補郡諸生不久得雋念惟自幼失怙依節母談孺人四十年備嘗辛苦慨然欲就一官以榮所生而值土木搆變時事艱危母氏又終天年遂絶意仕進而雅志不欲徒其世業益專精岐黄以救人澤物爲事有方術盛名因設藥爐于門第左右男女患痼疾沉痾就公家求醫者

公爲視疾疹之重輕量分銖之多少投以數劑能令
疲癃羸弱之夫立有起色而絶不計所酬第施捨之
而已公盖名姓之後所謂聰明仁愛廉潔淳良者人
以爲曩王叔和張元素皇甫謐崔季舒輩乃在我
明矜紳冠冕閭莫不器重而嗟異之而公晚年嘗以
已意斟酌古方著爲二帙名之曰翠谷良方貯之家
笥令子孫世世珍藏試之無不神驗者年六十有五
臨終之日呼其諸子而諭之曰我本以醫起家稍稍
以儒成名而屹屹以醫濟世亦儒亦醫總之吾家箕
裘故業儒有詩書醫有籍在爾曹能爲儒則儒能爲
醫則醫惟所自擇要以不失令聞不墮家聲我即死
目可瞑耳爾曹其勉之哉諸子皆長跪受教無何含
笑而終善乎東海張公弼之讚其像曰身騎麒麟手
抉天章此先生致身之文也遠師俞跗近法丹溪此
先生嗣世之業也古語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先生
以之吁此可以誅公矣公之子鳳高爲名諸生有文
行諸子皆官太醫而鳳春于　憲宗朝曾進太平九
有奇效訃聞特命配食功臣廟春秋二祀此異數也
其耳孫從教　能世其醫活人無算汝開汝閭有
文章之譽能世其儒將相繼鵲起雅稱東門何氏佳

徹實我宗後來之俊云

談司空野翁公傳

談倫字本夔號野翁上海人公偉幹長身豐儀玉貌魁然丈夫也繇景泰癸酉鄉科登丁丑進士觀政吏部時鹽山王忠肅公爲冢宰風岸崚嶒意不可一世而于南士尤輕之獨見公輒瞿然曰此子亦南方人耶因授驗封司主事甫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以綺齡新進之人爲太宰所愛重非獨一時契合亦似有夙緣矣　英廟每召見忠肅必以公自隨　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恐于　聖諭有所遺忘即以此即代臣記憶且其人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公

忠肅謂其年少資淺不應驟獵名階願以異日無何丁母憂歸及服闋至京則繼忠肅爲冢宰者濟南尹公也當忠肅臨終之際曾以公托崔尹兩亞卿兩亞卿亦自才之而當尹在事即補公虞衡司三載尋擢應天府丞會鳳陽大水尹京者不敢上其事公自署奏以聞是歲　詔免秋糧數萬晉應天尹改順天適值軍興橫索民車以千數公許以百兩不可倍之不可再倍之又不可乃具奏聞于　朝詔與之百兩自是軍士無敢譁者已而陞工部侍郎巡易州薪政擾連抉隱除蠹剗奸歲得羨餘若干萬會南昌人李孜省以左道倖而尹公之子龍被逮尹公以此去位而公亦隨之時內閣萬文康有憾于尹緣孜省事組織以成其獄凡士出尹公門下及山東者一網打盡朝班幾爲之空故尹公之庭無敢厠足而公與尹素厚于其行也又徃餞之國門故及　憲廟登極以來公道昭雪孜省伏誅謫逐者多賜環召還而公獨不起竟怏怏以壽終于家惜哉初公歸里無歲不遣人起居尹公而忠肅公之歿也祀之別室尹公歿亦如之崔公歿亦如之蓋其感知已而篤于所事如此王文恪公稱公之才識固遠到器也不幸屢爲當道諸公

所知或輓或推卒以顛頲其亦可慨也已故夫仕進者宜獨立群中不宜依人宇下以公賢者而亦不免何況其他此殆可爲殷鑒云

顧太守草堂公傳

顧英字孟育號草堂上海人公自少奇逸有大志不屑屑治家人事間從博游已乃行賈壯歲始讀書一舉而登天順己卯鄉薦初同知雲南廣西府以憂歸既改陝西之延安府九載陞知廣南府其在廣西也有民楊姓者兄弟爭產累訟不休公至各以百金入賂公佯許之比詣府聽訊公曰若所爭者幾何其弟曰其兄匿財狀凡五十金公曰若所爭者五十金耳乃各以百金求勝乎反顧吏出其賂于庭即取兄賂半償之兩人皆懷慚垂泣投拜而去其在延安也會

當兵荒民多逋負公移文所司曰本郡北連沙漠東
逶河湟西接慶環南通關陝欲以一年之收完數年
之負竊恐民不堪命逃竄愈多乞以舊糧量收輕齎
候完俸支折色庶幾凫鳧既有完期新徵亦無虛悞
軍民兩沾其惠矣牒上所司是之歸德等堡東西兩
路土曠民饑撫臺丁公委以安撫公往閱田計丁給
以牛具三年然後起科民以爲便又當荒歲公不忍
見民之嗷嗷待哺也先發倉賑濟後請監司免冠謝
擅發之罪上官嘉奬其賢有中貴汪直者進軍征討
道經其地猝欲用馬槽數千時已薄暮矣公命掘地

作坎築以起土燃火燎之以供匆秣此又其濟變之
才可稱者也其在廣南屬車里讐殺宣慰板甥氏者
死一子長庶一子幼嫡相與爭立未定撫按檄公往
乃冒險行千里餘爲辨嫡庶之分卒定其事是役也
日不再食夜宿樹間衝薄瘴癘出入虎狼豺豕之群
自是有家園之念明年即致仕歸歸而於縣市五里
外搆南溪草堂賦詩奕棋以自適公宦業甚薄而志
在行德于鄉欲倣范文正故事出田十餘頃爲義庄
以贍宗族會白其事于府未及行而公卒矣陸文裕
公謂公發身在　英　憲熙洽之世人文靈暢得以

攄忠效謀及其奉身而退也尚在强盛之年具有林泉之賞詠歌太平者垂二十年以爲得所遭逢而泚筆銘公之墓石盖亦重公之爲人也以故業隷青浦祀青浦鄉賢祠而公之家孫定芳爲　世廟濟聖殿御醫多隱德曾孫從禮爲　世廟翰林院典籍有古風並以周貧睦族見稱鄉里間亦可謂祖孫父子世濟其美者哉

張太守東海公傳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華亭人公爲制舉言多豪邁之致古文詩賦皆自鑄雄篇力追作者卓然有先輩風其人志操耿耿開口吐詞無所顧忌若阿合苟從以于進取公弗爲也景泰四年癸酉舉于鄉成化元年丙戌科中羅倫榜進士拜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倫以言事忤大臣去國公慷慨作詩送別京師爭寫而傳誦之而偶觸于尹冢宰恭簡公出知南安府南安當兩廣要衝亡命之徒嘯聚山谷間爲民害者已非一日公至則設方畧悉平之大庾嶺客商行貨往來民

素藉其雇直之利後爲南雄築黯所侵遂失業貧瘠
公請江右粤東二藩與之中分著爲令嶺路故狹隘
而峻險行者病之公取商人稅儥工砌道廣壑架梁
凡聾石三十里而民始稱便其他夷小莇嶺之礫崖
難行者鑿過路灘之舟航難濟者築龍潭水之歛濛
橫溢者障謝行頭何公塘通濟街之春漲爲梗者凡
所建立必久遠長便之圖而又惡于愛民拯物歲饑
則開倉廩減米值以濟衆疫作則延名醫置公署以
活人南康民剛悍而健訟公鋤首惡數輩以創其刁
風有誣人劫財陷一家于大辟者久負覆盆之寃公
立訊出之獄若羅彥輝郭公斐者皆白骨而再肉之
其讞訟明允類是嘗慮山阻多盜翑立射圃躬親教
閱軍民未幾而閩中羅洪黃真諸寇告變公從容應
之旋皆授首時各郡募兵而公所部武夫悍卒弟願
得公墨妙以當軍興公遂以筆劄佐費而往來過客
亦藉是而罷誅求蓋公草聖得名其價不在張顛崔
伯深下矣公毀淫祠凡六百餘所而惟修郡乘立社
學新道源書院以祀周程三先生闢嶺寺以祀張九
齡起江東神閣以祀蘇子瞻劉元城輩立蒙川館于
東山造鐵漢樓墨君閣于寶界寺豎吟風弄月臺于

郡城皆以致景仰先哲之意風厲其士人故習俗爲之一變焉是時陳白沙先生徵聘入京過南安公留之城北玉枕山談論道學相與咏歌有玉枕詩話噫此豈俗吏所能幾也計公在郡六年却苞苴謝請託清驛遞物庫藏盜賊失其强梁鬼神失其禍福學士得進其業善良得安其生如公賢良咸謂建郡以來所僅見而公慨然有歸志曰東海烟霞將還我舊主人矣力陳之當道再四始聽歸歸之日士女老稚攀轅鼓棹而送之者載途至戀戀不忍舍去乃建祠肖像于金蓮山之高明所以志去思且又數數請縣移

文侯公安否未有仕宦得民心如此深者享年六十三而卒塋于鳳凰山之陽高塚纍然古木蓊然固鬱鬱一隹城也其子弘宜爲按察司副使弘至爲户科都給事中孫其協魯孫德瑜玄孫以詵以誠俱領鄉薦而以誠爲辛丑廷試第一人科名絕繩不絕夫亦公世澤之所貽也哉志稱公襟度夷曠而敦尚行履動以風節自持雖談論間雜恢諧而往往必以理勝詩清健有致文亦鏗然金石聲所刻東海集得詩類四卷凡四百一十首文類四卷凡一百五十首蓋公意興所到信手縱筆而書都不屬稿即有所屬以草

書輒爲人持去故集所載不多鳳毛麟角故自足珍耳公舊有一支在東土至其地宗人留款公偶見學究李君公目攝之曰此君南人北相子孫必有昌者遂延之同席竟日談論雅敬其人欲以已女爲其子配李辭謝再三公曰吾意已決矣竟字之先是李世居竹岡惟事耕織張氏所生子始讀書今爲巨族屯部南湄昭祥刺史見汀安祥大參約齋伯春太守易齋仲春孝廉玄同南春元亮繼祐鏡始繼元士載繼厚之楠皆其後也今兩姓子孫執中表之禮甚謹世稱東海翁知人亦吾松盛德事云

楊處士西崖公傳

楊周字起東號西崖華亭之漕涇里人也先世爲河南歸德郡籍其祖名榮字子華者仕于元以從伯顏定江南功封于漕涇世授節鉞海外之人畏之入國朝徙官斷黃奉命採木深山中山多虎豹不能入子華公移檄山神越三日群虎殭死巖下　高皇帝聞之心動　詔趣還朝中途仰藥卒仲子和卿持其喪歸因贅于漕涇岳萬戶遂爲華亭人數傳而至西崖公公儀容渺弱身不滿六尺而俠氣奇節籠蓋一世少攻舉子業一再赴場屋不售輒棄去曰丈夫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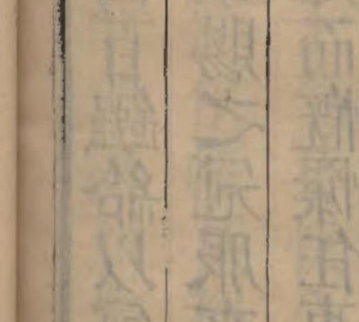
自立何如耳豈必須登庸耶遂折節禮士結納當世賢豪名碩而於吳文定匏菴王文恪守溪謝文正木齋諸老尤敦生死之交兄伊故豪于貲知子不克世悉以授公公爲厚撫其孤而紀綱之家日就豐腴擊鐘而食者千指弹鋏來歸者亦以百計公必人爲設具欵留而厚贈之盡船簫鼓送客往來不絕于路以故海内想慕無不延頸願交時族有利其産者思以危法傾公公不較反結以厚恩其人自愧而止里中王氏求易地搆址券成恐公中悔請益百金爲壽公笑曰季布一諾何人耶我豈自食我言者地果善終

當相成無患也公特一布衣耳而里中目懾嚴若神明居第亦寬廠琦麗重門洞開人不敢策蹇而過狎少年有于三尺不畏官長而畏西崖公知即古太丘彦方不啻也雞未鳴挾詞控寃者載道公爲一一排難解紛久之而郡邑長賢其才令得受里中事郡邑疑不能決者輒牒下公案剖之有周某者爲族人所窘公奉檄勸諭歸其侵田周夜餽五百金拜庭下公叱曰是與若族何異且若不惜床頭金贈我曷不即予族人乎其人且愧且泣有俠賈者持金三千斤寄公所囑之曰有急即取用無煩久封識也遲十年而

賈至公倍其子母錢貢之客曰知君義俠故以相遺豈望報耶堅謝不受公不得已散之貧民每歲療疾賑饑所存活以萬數曰吾爲某種德耳都下一鴻臚與公旅舘相接貧不能歸其櫬哭聲甚哀公嗟憫以賑之無少悋金山總戎楊某卒于官麾下有報仇者公力爲營救而更捐貲賻之吳門遇一少婦行乞使人廉其狀曰夫坐侵糧六百石將就肆朝耳公叩篋如數輸之官立脫于厄而公旋解維去犯者縱者俱不知所自出也古稱行德于冥冥施恩于不報公何忝焉蘇郡守某以調戍誤兵事大中丞按其罪徵督極嚴公故與中丞善杖策轅門白其寃事立解太守德公甚幾于一日三朝冀有所以爲報謝地者而公終無一語及私既而以詿誤開隙于郡司理邑令君輒强撄不法事中公而公屹不爲動蓋公之爲人酷似魯朱家樊湖陽輩百里慕義千里慕聲即臺使者暨長安諸公卿亦時時檄郡縣起居公故終不能爲公難也公性故豪亦善鑒別所收藏法書名畫及秦漢間鼎彝樽罍之屬莫不極異窮奇而中有赤碧丼黃五色玉酒具及鐵笛鐵冠尤非人世間物每遇博古家必出相質客或以贋告雖價逾千鎰必立毀之

曰我不忍遺誑後人耳南中魏國雅慕公折節而定交因與之爲姻婭戚宗室唐王及滇南黔國皆慕公好古郵筒往來携致美玩奇珍絡繹道路公每遣弟東阜君謁謝之蓋王侯貴戚間未嘗不深相結也嘗從吳市市氅器閱之一不當公意賈恚甚倨語侵公公曰汝肆所有幾何賈以籍聒公約二千金許公敕蒼頭如數給予而悉碎之市人驚相詫嘆以爲豪舉無兩有俠士李某忮公率侍兒數十人倉卒過從而公咄嗟取辦供帳甚都會甫驟至人給一笠一屐李甚愧服其酬情俠烈大率類此弘治間奏舉行誼表著者輸四百鏹給以冠服旌其閭郡邑首屬意公公如例輸銀賜之冠服卒不拜始終以處士自高云然公雖隱處而慨慷任事意氣論交寵辱不驚然諾不爽雲間一奇男子偉丈夫也有子二人昆泉俱太學有孫四人世賢道東道南皆舉孝廉一官別駕曾孫繼禮石間公爲官諭昌大其門玄孫汝豸輩皆能文章世其學而汝成已先舉鄉書將繼官諭而起其皆公之遺澤也夫公嘗爲女擇婿識檇李包志于立談間即以女妻焉復給以肥產千畝家僮百人他物稱是贈遺東床之厚亦近代所未有者志早世有二子

幼從母姓爲楊節楊孝公延名師訓誨之後改姓包俱第進士爲名御史今其子孫繁衍多科名揆厥本始實公有大造云



孫太守雪岑公傳

孫衍字世延一字延之別號雪岑華亭人廣信訓導瓚之子而任泰政勉之之甥也公承家學厥有淵源而時且食貧攻苦力學嘗書伐檀之詩以自勵即所食不給饔飧所居不避風雨而自晝至夜不絕誦讀之聲人稱孫氏子好學遂以弱冠薦鄉書而以成化戊戌登進士第知深沔二州並以勤政愛民茂著聲績兩地人皆立祠祀之弘治初入爲南職方員外即晉車駕即中車駕職掌舟車中官每每横索無以厭其谿壑之求公著爲成式即有所需不能應其十之

一二繇是中官憾公搆成大獄然亦不能終抑公也
已而擢知延平府有大盜殺人劫財縣所成爰書
誤以良民俞姓抵罪公廉知其冤狀收真盜伏辜而
出之有富民强殿人致死將行賄以圖倖脫公又廉
知其罪狀即具訊成獄而入之罪在一出一入間時
以爲大快閭人婚嫁論財公以爲夷虜之道此風何
可長也故其禁特嚴于是姻婭媒妁間始知有禮讓
火塗雖相沿已久公聞之悽然而特嚴爲之禁捐俸
若干金買地若干畝設義塚於四門令收其屍塗焉
自此人無敢犯者蓋公涖郡以來斷獄則罪當情真
賦政則令行禁止莫不式歌且舞額手頌太守神明
矣會歲大旱苗將立槁幾於無秋公輒攢眉嵩目步
行禱赤日中不勝勞勤而復以澍雨喜甚乃却蓋遍
體霑濡而歸竟致成病奄奄不起也卒之日凡公部
民無問士女老稚皆爲流涕相率送之前途至有千
里護其喪歸者而後又祀之名宦其深有德于公也
哉公居官廉謹室無餘財可稱清白吏而以仲子承
恩毅齋公貴贈公禮部尚書亦庶幾食其報矣公詩
文清麗俊逸爲士論所推有雪岑稿行世而公之孫
克弘以門廕爲漢陽守其號雪居者亦倣雪岑之意

而入其東皐雪堂見一對聯出自公手筆其云三十年辛勤有此千萬間庇廈何時語既清真字復遒勁亦足以徵前輩風雅云

朱隱君瞻箴公傳

朱璧字廷瑞號瞻箴華亭之洙涇里人也少攻書史不得志於有司即隱居行樂遨遊峯泖間與朋儕飲酒賦詩翛然物外一時聲震公卿大夫間而公以一布衣操持介特睥睨自雄無論公卿大夫即郡邑長欲物色之不可得周文襄公巡行入華亭聞公名訪式閭之義躬造其廬相與商確政務至操舟艋屏阿嚴凡一月三四造請焉公故高龐公之節不入城報謝而至咨訪民瘼必披肝瀝膽而後已如奏改南京祿米於各府支闕減存松江濟農倉米十五萬石又

奉　旨勸借富民得米六萬石着令催辦里甲運入濟農倉以備賑卹灾荒之用時方水旱浮饑而雲間十萬户得免怨咨流離之苦皆公所貽也文襄固善受言而公亦能計議周詳爲民造福爾爾文襄欲請官之公固辭不受後以疆埸告憂特輸粟　輦下以佐邊儲　朝廷高其義欲官之公又固辭不受乃下特旨建坊以示旌賞今洙涇鎮所立尚義坊是已夫公以一布衣能使公卿引重有司物色大中丞枉車諏訪非公肝膽言論足以動人與夫禔躬潔白寧詘有此哉然公之高至於朝命不能奪其斯爲大隱真隱亦庶幾乎石隱矣閱再傳而公之孫觀光舉嘉靖丙午名魁其人行誼端方善承祖德至其曾孫同仁又能隱居力學任俠好施嗣美公志事繼母以孝撫昆季以恩遇遺骼必掩埋遇饑荒必賑貸更念宗人若役爲置産贍之黄橋門横流爲築堤障之萬安橋傾圮爲捐貲首倡築之而公更與徐楚雄裕湖諸鄉紳爲放生青蓮社夷猶于泖濱釣灘之間恬曠蕭疎足未曾一履城市青溪賀大令景瞻慕其生平延爲鄉飲大賓而華亭章大令聲齋嘉其築堤造橋之功勒石于鎮以垂不朽里中人亦以善與人同卷贈之

今同仁之子從善爲青溪名諸生食廩之餼而其孫履泰並游黌庠有能文之譽所謂于公之門必大王氏之槐必昌其在朱氏之子孫也夫

卷之九 人物

曹憲副定菴

張莊簡定菴

許僉憲一菴

陳憲使西潭

朱孝廉鳳山

先別駕西野

奚比部千東

張憲副後樂

陳剌史約菴
唐祠部西園
張京兆養恬
張中丞古菴
張都諫龍山
衛都督明德
楊光祿玉峰
沈方伯西津

雲間志畧卷之九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曹憲副定菴公傳

曹時中初名節後以漢關曹節爲黨故以字行其別號定菴者蓋慕張莊簡定菴之爲人故亦以爲號晚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公所居富林爲九山窟又號宜晚居士華亭人也公舉天順巳卯鄉書兩試南宮不利歸值母鄧安人病連月不解帶侍床褥間夜必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母卒哀毀特甚既葬玉屏山結廬墓側哀如初喪菇蔬啜糜者三年不一見

賓客人以篤孝稱有白鳩二頭巢于門紫芝數本產于室鄉人欲聞之有司公辭謝鄉人固請公又固辭曰苟如此僕當終身守此廬是絕余仕進路也乃寢已登成化己丑進士榜初官刑部郎斷獄明允指揮趙銘犯賍貪緣政府求解公竟置之于法出貪浙江按察司丁父艱慟幾殞奉柩廬墓如喪母夫人時服除補雲南按察司僉事公苦遠道不攜家單車之任既至洗刷百弊政令一新分巡所過必有題咏書壁間比反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公異之訪而知爲從行指揮陳某所作後某犯罪律當落職公特釋其人及歸而持二百金爲壽公却之復益至五百公厲色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亡何轉浙江海道副使士庶遮留無慮千萬計而浙之候吏迎騎亦欲亟致公官舫中蓋公實望重黔之人戀戀然惟恐其去而浙之人又皇皇然惟恐其留也浙海道所轄自文吏而外有武弁二百餘人往分散軍粮無良者多所尅減自潤而勢家舲艎接尾私出海洋販賣承襲既久官司莫可誰何公至即禁緝武弁曉諭勢家犯者即坐以法無少貸武弁有以賂進者怒咄之去以故人皆心憚之而亦心銜之浼兩臺爲言公終不聽又條議

振刷六事與兩臺左遂飄然乞養歸矣公時年四十有餘或謂强仕而遽歸休何早也公曰讀書幸成進士微勞以報國歸耕以養親平生之願已足他復何言其歸也不輕入府縣一通謁後即杜門守令至亦不接見日惟申飭家政而尤虔于奉先晨起必拜謁祖廟清明節率子弟祭掃親斬荆榛封新土盡日乃還遇親朋故人禮意勤款與之娓娓談若不忍別者晚歲集耆老十四人每月爲安耆會必北向拜　君而後坐一觴一咏逍遙以樂餘年蓋公善飲亦善醉醉亦無譁語無失儀人謂公高拱端坐乃其醉境也

暇則與周比部珮顧宗伯清分韻賦詩絕口不談俗務至八十已不復冠帶客至延接惟烏紗帽青布衣喜爲懷素草書竟日不倦出入常操一小舟身自持櫓其或祭祀則親採藻蘋久之舟壞公常徒步往來太守吳公鉞造一舟爲贈署曰采蘋恐公不納徧求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乃受第惟採拾事宗廟乃駕否則仍閣也每歲中秋誕辰騷人墨客摛詩若文祝公壽者滿堂極一時之盛當八十二時李文正公東陽作詩賀公有清光八十二回圓之句自後即叶前韻至八十九歲以爲常仍分俸寄

贈公以李公遠遺不能却則用以施僧曰吾何功分
相公祿也正德巳巳大水歲荒公貸米百石賑饑又
力勸諸大夫行賑鄉人賴以全活者甚多日食亦止
蔬食親黨招飲皆不赴曰民苦絶粒而吾輩乃安享
盤飧哉公嘗于玉屏山作一壽藏每日食罷往坐片
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之初我復
于初無不適矣年九十將終時郡守孔公輔贈米二
十石候問使者云太守敬事明公責罰廩人以最上
米進公曰吾生平不害百姓今垂歿乃以吾故受鞭
笞耶辭不受作手書答云老夫不食已三日矣恐虛
大夫之賜謹辭後二日爲詩以別親知危坐而卒公
卒之前一日書于几席曰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
撼擊此吾去期也至是果如公言頃之有紫雲自天
而降繞屋良久人以爲仙去云公與吳門沈石田不
識面而詩筒往來不絶一夕夢石田坐青帷中執手
永訣寤而異之不數日而計至公以石田曩所寄詩
若干篇錄之爲神交集屬顧文僖公序之載在家藏
稿公以先生擢巍科登要津急流勇退人望而仰之
若冥鴻于赤霄之上而先生高才博學自其少時已
有白衣狀元之目雖終老林壑而龍光紫氣燁然牛

斗之間其景仰可勝道哉即余所述其辭金事殆公之意氣慨慷行誼孤介始則憐才而貸其罪既則潔已而辭其金此豈他人所能及者令人轉憶先輩作事徒深仰止之思而已公與文僖莫逆交文僖入京以子天爵爲托一日天爵挾妓游天馬山鼓吹而過公門公使人召而榜以檟楚教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肆淫如是此吾所以代嚴君治若也後文僖聞之深以爲感里居有人到門呼名罵詈家人稟聞公曰天下豈無同名姓者閉戶可也不三日罵者竟死公語家人曰使前日一與之較今日不知生多少口舌矣又有悍生修其先世怨書公名于牛後向其僕叱而罵之僕以告公公不爲動又爲尺一通公若起居狀而中多詆毀之詞公覺燔其書謂使者曰老年人不能答也其盛德皆如此類一日與客對奕人驚報別墅火起公奕自若頃之報火息公亦奕自若是又可以見公德量矣所著有宜晚堂集又有浙人述公遺事者公閱兵海山舟泊外洋颶風大作飄至一山絕火三日士有菜色公整衣冠再拜祝曰時中不職天宜降罰奈三軍何禱畢入臥須臾軍士報曰大檣桅上燄有微光公起視之若螢火然粘

竿而下乃眞火也一軍驩呼得爨越五日風息得歸人以爲公忠誠所致公殁而祀於鄉鶴灘錢公嘗作小傳謂先生清臞飄逸洒洒然有出塵離俗之態行若鶴步止若鸞停掩映於碧梧翠竹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至於析義理臨事機則若櫛之於髮綜之於絲密而不亂於出處進退辭受取予及可否天下事較義利是非處則斧斷壁立確乎不可拔雖責育之勇勿過也而馮元成學憲爲之讚曰嗟乎世之溺也士而退處林坰身越塵埃矣乃猶然勞勞役役非夢寐圭組則拮据牙籌終身仰人鼻息而自老於苞苴竿牘間可憫也曹先生謝事三十餘年蕭然淡然戴笠爲農挾策爲儒載酒徵賓風雅相命不遠人而高不近人而俗不鑿垣墻不逃蓬藋而常有兼葭遠水天際雲外之致益陸宗伯每津津稱說以爲吾鄉典刑著蔡也有旨哉

板南仙居許莊簡清性人

張莊簡定菴公傳

張悅字時敏號定菴華亭人公處已視躬一以不欺爲本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其臨事濟變卓有定見不以利害恩怨動心此公爲人之緊也繇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即遷江西僉憲改浙江提學陞四川副使湖廣按察使召爲右僉都御史歷工禮吏三部侍即南京右都御史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六上章請老加太子少保致仕此公爲官之緊也公任刑部時以三尺自持無枉無縱朝士有屬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第乞假一詞使知某常有言耳

事訖而公終不發片語問之則曰其人原無大罪第
據法寬之何敢詭言以市恩乎任浙江時始以糊名
較士既而曰我先自疑人誰信我亟去之竟其任請
託不行惟憑文品題以定優劣士論帖然每稱謝文
正遷及王冢宰華有狀元才一取諸生批首一取儒
士入壩後皆及第兩元皆出公門下世稱莊簡知人
任湖廣時入覲中官尚銘用事東廠衆競趨其門公
獨不往銘銜之欲伺察其短以爲下石地而卒無所
得不久銘敗公之名益彰矣任吏部時兩攝選事時
議莫不稱平尤爲尚書王恕所倚信任留都時鎮定
簡靜上下安之雖小官亦加敬禮而聲望卓然縉紳
間守備陳祖生設席獨延公弟侄問以更召何人曰
他人豈可同此席時吏書缺公屬衆望所歸且爲
孝廟所注意閣臣亦知公清官弟欲少索人事公竟
不應遂補馬端肅而公陞南京吏部尚書公亦恬然
不以爲意也蓋公自筮仕以至大僚終始一節爲朝
士表率者四十餘年弘治壬戌以壽考終享年七十
有七贈太子太保謚莊簡崇祀先賢祠吾松所稱完
名全節張者卽莊簡公也公喜讀書或有言人善讀
書不善作官公曰此正不善讀書耳若能照書本上

行豈有誤人者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凡所爲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公之致政家居也榜於座曰老疾手戰不遠送不換茶即待郡邑大夫亦然弟送至中門而別其真率可知公見風俗奢侈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擾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其清約又可知矣公歿幾百年後人皆食貧事農業而有通家子德公者爲直指按部此中訪公裔照於田間知其尚有

門廕而助之路費且汲引之得補廕爲應天治中此亦公之遺澤久而弗替者也客有談公遺事者有一人幼年與公同學後公官至尚書還里其人爲老人而公杜車從拜之交情如故歲朝其人來謁公着老人巾青布衣公留酌禮之爲上賓南面坐對飲極歡明旦公具冠服往謁其人亦以上賓禮公南面坐相對飲極歡而罷蓋公之貴不忘賤久而能敬如是此公盛德事故併識之

許僉憲一菴公傳

許璘字文玉號一菴華亭人中戊化甲午鄉科戊戌會榜由行人入徵爲南道御史其爲人忠誠愿慤而遇事亦復敢言故在南臺時多所建白指斥時政竟爲忌者所中法當外遷出爲湖廣按察司僉憲公按事之日頗以彊力著聞劾去縣令之貪冒不法者數輩人亦以此銜之公輒自嘆我本直道而行輒于時宜不合胡不亟賦歸來遂致其政去公去而家居日惟杜門習靜安貧守分處之晏如其寒儉之態不啻常布儒生而檢押兢兢一似處子雖囊空如洗竈突

不烟而亦不肯輕受人貫錢斗米上海鄭令思齋聞公清貧高其行誼以二十金問遺公以無交却不受里中有被人誣訟者以五十金托蒙古賽氏子丐公居間公知其誣直于官遂得釋罪而賽氏竟匿其金不以酬公後里人趣賽氏至公所面質公唯唯謝有之先輩之盛德能掩人瑕如是故老有與公舊爲隣者述其晚年住東門時門前有空地一段賃開竹木鋪行日徵雞子數枚以自給每夕陽在戶則見公烏帽布袍楚楚行遊屢肆間蕭然古樸老叟也年至八十而終亦可稱壽考云

陳憲使西潭公傳

陳童字一夔號西潭華亭人公少食貧力學天順壬午舉于鄉會父喪家居教授不出者十餘年而亦時與侯公矩公繩兄弟及吳之趙栗夫楊君謙漸之徐栗夫王古直王敬止共公爲詩社者八人聯句有記每一人作一小傳而一夔傳中稱公好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語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此妙句也御史天台陳公選聞公名特造其家訪焉已而入太學司業耿公至稱公而不名蓋亦器重其人矣成化戊戌成進士拜刑部主事刑曹

所問訊皆死囚新進少年每以意爲輕重出入而公以老儒當官或問何以處此公則述周元公之言以對曰殺人以媚人我不爲也將終身誦之可耳以故終公之政平反者甚多尋進員外郎即中天津有寃獄逮繫不下百人且詞中連及大臣不決者已淹數載公一往訊即得其情發主者寘之法而餘皆放釋寧家尤爲尚書何公喬新所敬信凡獄之可矜可疑及擊登聞鼓者送公剖之其有不合者必反覆辨析當于法當于理而後已御史有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繫獄者屬公按問公曰御史原非有私即罪亦不至死貴近訴于上庭鞫之議者紛紛悉觀望不敢決而公抗言于朝曰時政清明　天顏咫尺可否弟在一言而累日齟齬公耶私耶且　主上未嘗殺一諫官寧可令手滑也衆知公持正不可撓竟從其議已遷湖廣按察副使未上坐原從卒犯法以舊官調瑞州府丞公到之日適太守尚縉滿任將行庫有餘銀萬兩將自入私囊公至度不可隱乃欲分其半污公公却之即請于上司附諸籍既任公不傳舍其官而亦不弁髦其事克共厥職夙夜以之人不知公爲遷客也旋擢知高州府時方征雲爐大桂諸賊公爲檄

招之降入附者十餘種當路議欲加誅公力爭之以爲安撫者是旣而當路即欲撤兵公又力爭之以爲屯駐者是乃懸賞格于街衢令人四出宣諭有願降者勞賜而遣之賊悉解散去無何量移黃州府高之人與黃之人爭公於境而公時已抱痾會御史來按事强檄之詣雷州公不得已成行而竟以病瘴死矣痛哉公爲人嚴重端方言動有則而遇事亦復果敢有爲外補左遷皆非其罪而又投荒萬里以殁此時論之所以扼腕而交口惜公也

朱孝廉鳳山公傳

朱應祥字岐鳳號鳳山其先鳳凰山人後移居府城之北公生有異質秀眉廣口雙眸炯然常以才氣自雄意不可一世蓋其性豪邁軒舉不狥細謹不逐規繩志在翱翔雲霄未易與俗子論也邑有主政徐觀家藏書甚富公詣其家謁焉借去文獻通考一部不數日送還曰余已覽遍矣徐意其未必然揭而問之其應如響無不成誦者乃大驚盡出其所藏書借之于是學日該博雖老師宿儒不能傲之以所不知而公之名盛傳吳下竟以數奇困諸生累舉不第至成

化丁酉始以歲貢舉應天鄉書上春官復不利遂放意詩酒着高士巾披鶴氅衣傲然作任俠態郡中有黜易墓即公讀書處也嘗謂錢文通公曰余在黜易墓上讀公詩至不佳處恨不得手長竿一擊公頭公於文通爲後輩其放言若此公長什鉅篇援筆立就不假點檢而自工人言子建八斗七步恐亦未必過之書法兼通數家筆皆遒勁顛縱而于題壁尤長有龍蛇飛動之勢馬同時之彥琴川有桑民懌武林有張天錫並以文名遥相聞而未相識也一日公游西湖即席二律詞翰雙絶天錫爲之閣筆罷吟其令人傾心推重爾爾僅逾知命而卒論者謂其豐於財嗇于命人人惜之所著述悉散失惟鳳山稿數十篇僅存空青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塊翫之亦知其爲至寶豈必堆盤積笥然後爲富耶

先別駕西野公傳

是科第中人毋徒自煩苦然子年亦不少矣　今天子需材豈必盡出科目何不就選人得一郡邑吏以自效乎公否否唯唯因俛首而謁選天曹得豫章饒州之別駕故事選人願得縣正不願得府佐而公以別駕之官意極怏怏復造張公而以饒事請質焉比談次而知饒州之別駕雖列署府城而別有衙齋在景德鎮上所職掌者惟窑廠一事無他務也于是歸而裒家之任當是時　憲宗皇帝內用龍鳳之器欲以宣德窑爲范型務求精美敕下藩司藩司以檄饒郡公殊苦之恐不得當以報　朝命而公日夕兢兢一意恪共乃事取材既細造樣復佳每鑄一窑不下百千萬器公必肅衣冠與同事者呼天而祝曰惟是鎔冶之事仰藉　聖天子寵靈於時輒一火而就而且多變窑所鑄本碗碟也而或變爲硯爲瓶所鑄本藍白也而或變爲紅爲紫所鑄本小也而或變爲大所鑄本麤也而或變爲精諸人皆額手稱公之功而公則額手稱　上之福所輸納無不當宮中意旨而兩臺諸監司議以久任處公謂窑廠非公不辦也于是滿考三年復任又滿考三年又復任又加銜貳守復留三年而公以九年久任饒矣會當遷而公引疾

乞致其政時張公爲御史大夫在隣境亦以書來慰留公而公貽書報謝之竟拂衣去西江士庶莫不嘆公之高而景德鎮人恨失仁君而背慈母扳輿臥轍送者不絕於途祖帳之盛前此未有也蓋公性端方亦復清慎如變窑必不可得之器恐後來復索上供猥無以應遂皆貯之庫中不敢擅進饒之人以此最德之以爲公詳謹小心造地方無疆之福而其最大者則以寧藩偶見公之孫應祥有岐嶷之器將禮爲儀賓使中瑞再三諭意公謂此亦非意之福安知不伏禍機遂毅然辭婚言甚激烈雖寧藩心深訝之而公不色動也後寧敗而人始服公之先見矣家居優悠泉石者復二十年壽八十五而卒先是公卜塋地責之堪輿家而堪輿以兩地報謂其上者來龍長發科名最盛而獨嫌其險危其次者來龍秀發科名頗遲而獨喜其安穩公曰上者吾何福以當之弟取其次者於是遂營爲何氏之墓而公安息其中鬱鬱佳城遞傳四世俱叨仕宦以及不肖三畏幸舉壬午順天鄉薦爲紹興府刑宮侄萬化亦以乙卯順天舉于鄉以今上天啓壬戌成進士而諸子侄如皐如埜如召萬方以及安期輩皆在諸生籍而如傳繼父

三楹而起並廡名武科雖甲第尚自寥寥而衣冠亦復累累惟是安穩無災害不爽堪輿家言而溯其原原本本實吾祖所貽世澤云

奚比部手東公傳

奚昊字時亨別號手東子華亭人公父文茂先生盛者始以明經同知瀾州事終于四川合州以公貴贈承德郎刑部主政公生而眉目頴秀光彩射人爲父母所鍾愛方九齡即知讀書向學里中人異之一日執束修詣塾師就業遇一婦人於途悲啼不止問之則曰家故食貧有舅姑在鬻線得百錢而遺諸市無以爲饘粥具故悲耳公即以脩儀與之歸語承德公公曰此麥舟遺意也吾有後矣公在童穉之年而舉動不凡如此後隨公之合州年甫十五耽習文史不

休及葉舉屬筆輒多警思承德公病公日夕侍側湯藥必嘗而後進之復剌血籲天願以身代比承德公卒公哭之慟因奉母扶柩甫閱萬里東歸廬墓終喪人稱其孝公有三兄伯與叔皆蚤世權厝于合力不能歸公每念首丘之義輒泣下數行曰吾力必使歸葬先營而後已因努力誦讀計所以爲顯揚地者輒呼哭而誓之母夫人欲析箸公從容辭謝曰吾母止有其兄弟兩人而兄冕勞于幹蠱撐持門戶幸悉與之兒有硯田筆床無庸母慮母如其言故雖一絲一縷之微必出自兄手公置不問蓋時雖未壯而諳練世故若歷艱苦而備嘗之者性喜恬淡不樂市廛紛囂惟寓居城東蕭寺益苦志肆力於文章即嘗膳臥薪亦不是過比出試督學使者陳公遷得公卷而賞鑒之即遣入郡庠應成化戊子南畿鄉試一舉而登賢書再舉而登已丑進士第觀政刑部疏請省覲詔許之因趣歸拜親展墓之後遇其宗黨姻親及父兄交知輩必恭敬止人又以厚道稱越四年壬辰授刑部貴州司主事時公以書生視事而若素明習法律者發奸摘伏游刃有餘三年之間績用丕著得以滿考封贈所生丁酉遷署本司員外即戊戌冬會貴

州畢節衛武人林姓者構訟連及臺諫當路以其事大而獄情重也特簡公往公馳驅萬里觸冒嵐瘴中既至鞫治引伏官吏除名釋繫者殆數百人還奏稱旨巳卯遷浙江司郎中庚子憂以母老在堂援例疏乞歸省　詔復許之明年辛丑秋迎母夫人就養京邸不數月會江右瑞州豪民毛姓者結黨與殺讐家其禍甚慘株連亦甚衆而有司久不以聞至是始露　詔求刑官老成者追逮公又得　旨以行比至按訊決死獄數十人籍其元兇之田產入官而有司稽緩不治者論罪有差蓋一朝雪積年之冤而朝事亦藉以完局矣時公以勤勞太過役方竣還錢塘遘疾而卒乃庚寅三月十五日也享年僅三十有六耳可勝惜哉公素嗜學雖鍊金之暑折膠之寒而手亦未嘗釋卷口亦未嘗絕吟興至則臨寫漢晉法書書輒盈几所著有干東子稿若干卷藏于家公又好義樂施所得俸絹之入必以分給族屬歲以爲常當其爲員外時有同年董敦仁者尹姚江北上路遇寇劫之傾囊倒篋落鳧無依公爲館穀製衣纊以禦其寒又給資斧以贈其歸途也景州判官劉福緣者爲承德公舊僚停柩五年不能葬公爲葬之而且卹其寡

妻孤兒公之孜孜爲德類如是方公之往江右也母夫人及妻若子女皆留京一聞公訃幾痛絶諸寮友皆驚悼相吊請于　朝給符送之歸而錢唐之役亦賴寮友李公若虛適爲浙江督學而左方伯劉公廷信亦與公有交得兩公者日臨視湯藥而靈櫬還里亦左提而右挈之說者以爲公之盛德能救人厄舉人喪及公之病而死在道路之間幸有故人者爲之周旋經紀至是亦食其盛德之報美嗚呼品望如公者而豐其才獨嗇其壽吾嘗竊竊然怪焉不能不搔首而問之皇天

張憲副後樂公傳

張弘宜字時措號後樂華亭人南安守東海翁之仲子也公少頴異特甚及長遊縣庠端謹不苟狥俗而亦藉甚文章聲以詩經領成化丁酉鄉書登辛丑進士爲浙之寧海令又爲餘姚令公行潔而通才華而敏其治以興學勸農除奸惠良爲先務以崇正黜邪維風表俗爲大端以期會簿書徵逋舉廢爲餘事兩邑人先後翕然戴之治最入爲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舉刺時事糾彈大寮有敢言直諫之風無所避忌幸以此被謫判湖廣之蘄州蘄會缺守公署州事輒

先要領而畧煩苛首除夙盜王楚鳳數人并擒久捕逸黨顧通輩誅其渠魁餘黨畏公威悉爲之斂跡時親王兩就藩封道經蘄中官所至黷貨無厭公一切謝卻皆唯唯不能橫索于公庚申擢沔陽守沔適洊饑民人流饉公請發帑藏之積轉貸他郡賑之所全活甚衆癸亥擢雲南按察司僉事屬多滯獄公剖決疏放不下千人有誣訟指揮與盜通者有訟人殺叔母以謀家貲者連逮無辜淹歲月了無左驗公廉知其狀悉訊出之滇人爲之歡呼舞于市已而奔內喪歸辛酉復除湖廣按察僉事居無何擢廣西按察副使奉　敕整飭府江兵備時猺獞剽劫橫行而富賀二縣被慘尤甚公親率師征勦俘獲數多又葺各屬學宮兼設社學故事有稅商人米鹽以餉山猺者公倡議悉罷之商人無不感悅凡公所計收攘大務至忘寢食終以勞勤致疾而亡垂絕之日猶諄諄欲報　國恩輒欷歔涕泣以爲不能得之此生其忠不忘君如是公居家事二親篤孝處三族皆施恩其政蹟踵東海遺風其詞翰亦得東海遺法而尤長于署書居然朱晦翁體所著有寧海舜江等稿及昭臺雜著享年僅六十有二人多惜之二子其性其協父殁時

府別駕其籍餘金四百兩贈之其性堅辭不受後從湛甘泉游以道學名而其協中正德丁卯鄉舉爲臨淄建陽二令亦以政事名云

陳刺史約菴公傳

陳瀚字深源號約菴華亭人公生有異資端方貞靜一語言間必務爲朴茂雖五尺童子不忍欺也舉成化庚子鄉薦不第于南宮授陝州學正故事學官朔望升堂後即退私齋公獨日坐堂上與諸生講德論道解經課文士以此得其甄陶之益尋擢荆州府別駕荆民不善種藝歲入最微公捐俸募松人往教之耕織而民之生計頗饒無不感公之德會丁外艱歸服除補濟南別駕濟南號劇郡民多逋負于官公搜索其弊源嚴禁之不數月而課自辦臺使者檄監德

州稅泊事竣視常額溢千金公悉歸之府庫秋毫不以自私焉滿九年擢景州守景密邇京師　武宗朝中貴橫行就公所索金惡左右勸公爲自全計盍與諸公不應也遂坐謫晉州學正久之遷貴州麻哈州守未上而公以老疾致政去矣公性篤孝友喪毋則哀慕終身事父則孝養畢世而諸弟之生者死者則爲之周其乏育其孤其處鄉黨友朋恭讓謙和進止皆有坊表居官自常祿之外一介不取嘗四典文衡藩司以兼金數十鎰爲餽者皆辭不受故其家貧甚竈突常不烟然絕未嘗居間公府惟與顧宗伯清曹憲副時中往來唱和而已正德己亥公之門人張御史來視學政松人欲入學者爭千公千金可坐致也御史就訪公家見其垣壁不治意甚憐之公曰此視做秀才時亦已過矣御史從容促席白公云入學案猶未出盍實導之使言而公卒然應曰余所不敢預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啓奔競之風三也御史起拜曰敬受教矣公之介類如此孫文簡公謂公之于善也勉而植之若弗及于利也推而達之若將凂吁嗟乎今之世有若人乎嘗讀陳先生詩詞蒼然古色其行誼與政事亦皆倣倣古人不同

流俗豈所謂貴浮土鼓朱絃跋越者歟儉歲之稷寒年之纊吾不能不遐想先生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唐祠部西園公傳

唐禎字元善號西園居華亭之白沙里公資稟神靈而性原醇厚其英英噩噩之氣鄉薦紳皆見而重之家故饒于貲而讀書能自刻厲即游學百里外僅以一僕自隨清苦如寒士狀不數年而文譽藉藉矣遂以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鄉薦至丁未擢進士南宮衛之有學也本以教武臣子弟而民間俊秀附之然未有登第者登第自唐公始其後曹公文蔚繼起蓋公實爲之開先焉弘治初年詔修　憲宗實録遣使者分詣四方採摭時事以公往浙江公悉心搜訪

其所纂輯比於他省獨精而詳聲在諸公右時父勁節翁與周安人在堂無恙而公即以疾謁告歸問安視膳左右承歡下懽者逾三年而周安人卒其寢苫處塊而執哭泣之哀幾于骨立見且聞者莫不動容服既除有勸之出者公以侍父無意再出遲歲餘已不成行而勁節翁強遣之入京始授車駕司主事明年旋以父喪歸公之執喪哀毀倍於其喪母夫人時則以其父不得視含視殮凄然抱恨終天也然猶以不得榮封所生而冀得之贈典遂于辛酉年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得授前　詔贈其兩親公以此稍自愉快遂以乙丑陞主客員外即晉署精膳即中事計公之入仕凡歷十九年而出處低徊不家食者僅八寒暑然皆爲二親故居里多而居官少人以此重公而不三年公亦奄然逝矣惜哉公之爲人不但事親孝而且事兄恭與伯氏祚雖異宮而處而家事悉聽其處裁不敢擅主一事又於從兄之嫠孤者爲之娶妻授產而宗盟族黨之貧乏未嘗不周周之未嘗有倦色他如與同年陳宗之會于京邸還所貸白金二錠笑而歸之以爲此非朋友通財之義而主人之女窺牖而與之言公即避居他舍有僕楊忠者嘗持篋墮

水汚其禮衣其僕恐恐待罪而公竟置之不問也此其高誼盛德皆出鄉里月旦之詳而其凜凜居官又有可述者當使浙時浙之鎮守貴人例自尊大公往報謁見中門不啓取刺授閽者亟馳歸人以爲得使臣體在儀曹時提調貢舉者再其防範周密皆服其有擘畫之才在主客時夷人哈密貢數倍常而物皆濫惡且以折估聞入貢者來訴譯于廷不止公使譯嚴諭之曰爾欺爾主易爾貢以詒中朝不爾罪足矣爾敢譁耶其人遂乃屈服在精膳時天下貢茶至者必先呈樣輒收之以爲私餽所從來久矣公敎閉者

正供外禁毋得入流風于是肅清蓋公之居官清慎又如此而惜乎其致位之不顯享年之不長也論才者不能不爲三嘆

張京兆養恬公傳

張繭字仕欽號養恬上海人宋南軒先生之裔而國初舉賢良貴溪令詢之孫南京刑部郎中詔之子也公少承家學而又若志讀書年近五旬不第人有勸之廢學者公曰人雖休吾弟休古人有之請事斯語矣于是益奮勵于學尋薦成化甲午賢書登丁未進士任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弘治初上疏乞致仕　上嘉其恬退晉應天府府丞居林下值　孝宗上　兩宮徽號進階三品子鳴鳳以御史考最加中憲大夫年七十八而卒公始爲刑曹恂恂儒者也

一旦舍所業而事城旦書人且謂其不任而公若素習然雖老於法律者亦無以過焉大獄司寇欲生之而于法不得生司寇欲死之而于法不得死者公必與之力諍至欲投劾去官不少狥時有里嫗因子醉後語言有觸以不孝訟之官成獄者公引其子責曰是非汝所生母耶又語其母曰是非汝所生子耶因反覆開導以人倫之義且呼母爲囚理髮母遂感悟具食爲母子如初每有疑獄難決公必焚香祝天輒廢寢忘飡以求得其情弗得弗已嘗語人曰讀書易做官難做官不易刑官尤難其敬慎如是在南中聞子鳴鳳登第之報喜曰人言刑官無後吾嘗竊竊懼焉故鞫訊每以平恕求之今或庶幾免乎此其徵矣比鳴鳳官南臺朝夕定省足樂也一日出郊鳴鳳與父相值遽下馬立道周他御史疾馳去公乃嘆曰我老矣安能與兒子輩爭道而驅哉遂致政歸歸而布素自如衣非浣濯不服所居舊第未嘗廓一椽非公事不入郡邑郡邑亦雅重公公性至孝服闋赴選塑父母像自隨又痛父母不及祿養垂老言之猶哽咽涕流也生平慕趙閱道司馬君實之爲人因明月自題曰明月照我懷我心如明月我心無轉移明

月有圓缺讀其詩可想見其人矣當公未第時夢人謂曰君名在狀元前覺而自喜亦復自疑豈有名前狀元者丁未中狀元費宏榜會録名次公十五名費十六名果在狀元之前其夢始稱奇驗公之幼也又嘗夢神手書府丞二字示之莫解所謂及請致而有府丞之命果然乃知人生禄位功名自有前定之數亦何必營營仕進爲哉我因之不能無感

張中丞古菴公傳

張諱字汝欽號古菴居華亭之鶴城里公由郡學生薦天順巳卯鄉科登成化丙戌進士榜改翰吉拜御史巡視長蘆按湖廣陞廣東憲副丁内外艱歸服闋改四川陞憲使旋陞貴州左布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此公歷官之槩也公爲人端重方嚴笑言不苟而御事以簡提身以廉自諸生以至作宦簿仕以至大寮有終始一節者其爲御史也鹽塲之豪猾廉知其作姦罔利悉以法絶之而按部之日風裁凛然吏有望風自引退者其爲憲使也巡督海道鄉人有

附蕃商越境牟利者公嚴爲之禁有犯必懲其在川南也公憫其連年洊饑奏停四衛運粮及發廣濟庫銀易米共得數十萬石計口支給又作粥糜以食老稚全活者幾千萬人其轄貴州也貯帑藏羨金數萬兩留爲賑濟備一毫不以入私囊其撫雲南也竹子諸山箐夷羅攏亂刼掠公諭以威德自降木邦孟密相讐殺不已公檄諸道練兵積粟計必討之二酋懼而自戢時　上叙公平寇功有綵幣銀牌之　賜方議大用公而公已乞休矣瀕行監軍總戎而下各出白金爲贐公盡郤之在林下十三年治丘壠葺廬舍教子侄讀書拯貧卹乏享年七十有九而卒廕一子太學生當公存日居第與鶴城書院逼隣有一郡丞駐此徵粮者威以楚箠慘毒備至公聞之愴然從樓上啓窓賓呼而謂之曰吾郡窮苦小民何堪公如此榜掠幸爲老夫貸之令人持其刑具而歸郡丞匍匐請罪公廳事南面止設一椅爲松守劉公德資坐二守以下俱列兩傍先輩之簡倨率真如此總之士夫居宦居鄉其正直廉平如公者未易多得其福祿壽考如公者亦未易多得也此真郡之名賢名宦余故表其事而傳之

張都諫龍山公傳

張弘至字時行號龍山華亭人東海翁季子公自幼穎敏不凡喜博覽書傳爲文雅健簡嚴詩清麗多思致草書得三昧法有父風時比之芝旭義獻云弘治壬子以禮經魁南都登丙辰進士榜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分考會試奉使交南後以戶科都給事中致仕家居十九年而卒其爲給諫也當　孝宗朝以災異上恢復初政八事大意謂　上初政精明盡釐風蠹黜斜封官逐番僧佛子通下情杜請乞惜名器省供應去不職之大臣華添設之中使咸著詔令風

動四方而比年漸有改更視初少異天降灾殆所以警戒惟慎終如始居安思危則天變可消宗社永保識者以爲有敢諫之風迨　武宗踐祚賜一品服使安南故事例多餽賮公悉堅辭之內府守衛官軍爲閽窘需索遞逃日甚部伍久虛公上疏請加禁治而汰其冗員自此稍稍斂戢使浙勘獄還途中陳可革可興者四事又陳弭盜安邊者六策多見採行其中除海寇均海利至今榜以爲法焉時逆瑾擅權欲牢籠朝士以公不及門爲憾公卽自投劾免歸歸時猶手疏親用賢數款上之朝固其立身之大節槩也公生平孝友慎勤自奉甚約與人交不務苟合而不喜言人過有可濟物事又勇往而爲之嘗遇歲荒作粥以飼饑者而至乃民瘼吏蠹雖閒居林下未嘗不慷慨爲當道敷陳蓋有經濟之志又有經濟之才而惜乎不竟其用也所著有玉署拾遺使交錄萬里志東塾諫草見意諸稿藏于家朱恭靖公希周稱其諤諤諫垣之丰采堂堂天使之威儀獻替箴規不減宋之田錫門第人物無忝唐之李揆學憲唐公錦稱其詩篇鬼泣而神驚草聖龍騰而鳳翥而太史鄒公守益之銘其墓曰止輦受言則痛哭前席腹誹受戮

則詔諫趋時公危言無忌荷　上包容而終以停征納幣積布及薦舉大臣被罰閱世者可以感矣

衛都督明德公傳

衛青字明德華亭人衛氏家世力農公父炳始習武公生而母夫人夢漢衛青入其室遂以青名公公嘗牧羊馬嗜寺有道士見而異之以手摩其頂曰異日者腰金衣紫必此兒也長而狀貌雄奇倜儻多氣槩每譚兵說劒有志效用國家先是公父炳杖策從高皇帝征討四方未嘗妄取一物妄殺一人有功輒讓同列竟以行伍終而公于洪武末年以總旗授冀州衛百戶累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受　命海上備倭永樂中蒲臺唐賽兒以妖婦自號佛母誘惑愚民作

亂攻安丘甚急公率千騎星夜兼程抵城下奮擊破之斬獲無筭時城中擐甲而守勢不能支如援兵旦暮不集城且立陷公之兵如自天落而喜幸可知也久之安遠侯柳升後至怒其不待已捽辱之公不爲屈事聞于朝　上切責升而降勅褒美公曰衛青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雖古之名將曷以加焉又公一日臨敵當午炊而軍中無釜擡以所戴銓兜炊飯飯將熟而報虜猝至公因盛熱甚不能加首隨繫于馬之後馬不勝炮烙而驚跑陣中公即拔劒亂斫斬虜級甚多先一夕虜之主將夢明日有天神臨陣而公素赤髮以戰勝而不知髮之披也且雙劒在手儼若天神故所向無敵遂獲上功而公竟以此平賊功陞指揮使正統初進右軍都督僉事仍令備倭海隅皆倚重公謂得干城之賴而無何以旱蝗出禱疾作　上聞而遣醫療之未至先二日卒矣其奠也卜于濟南歷城之鵲華鄉佳城故壘壘在也公既貴而榮膺金紫累如道士言比殮而登萊人立廟海上祀之惟謹嘗見公紅袍白馬出入廟中豈其處而英靈未散耶有子十一人長顧襲封指揮使早天次頴封宣城伯贈公如其官餘分處青濟蓬萊間而留華

亭守先墓者則公之第九子顯也

楊光祿玉峰公傳

楊琦字伯玉號玉峰華亭人公素性剛正與人交不爲苟合詭隨稍有拂意即義形于色爲諸生與弟璨攻苦食淡誦習勤晝夜不休登弘治乙卯鄉書丙辰成進士丁父艱以身任喪不煩諸弟擘畫服闋除繕部主事貴戚有撓法者公疏聞遣其家奴十餘人時爲側目歛手奉使過里輸子乾時爲松江守張筵演劇欵之輸頗自負風流以酒一巵授小梨園意欲與之共飲者公見之即厲聲言曰此豈侯慶耶恐不可以示民輸失色後還　朝陞光祿寺丞益以名節自

勵當　武宗在御頗事佚遊公數欲露章諫止　上好画眉養之禁內每日令中官至光祿寺索子鵝數十頭以飼此鳥公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矣何處討許多子鵝頭爲此無益之費效晚近世王作禽荒乎幸白　上大加裁損乃可　上聞之怒甚遣中官切責公令自來回話公囚服跪午門外固爭劉瑾又使使詈公窮措大何不曉事若此公面叱之瑾矯詔謫公隰州州同瑾敗遷之瀘州時賊人鄧茂七作亂大司空林公俊提兵征勦命公招撫其黨公單騎直入賊巢嚴諭以利害禍福茂七即倒戈解甲降公以平賊功陞南京員外郎超擢廣西參議又討平叛苗晉四川按察副使尋致仕歸家居數載足不入公府而時亦賦詩飲酒逍遥以終其天年六十有一而卒跡公在　朝居里之槩眞可稱右之遺直矣其弟璨仲玉朴庵公以弘治甲子鄉薦正德辛未會榜者嘉靖初爲南京吏部考功郎時豐南禺坊爲本司主事豐多才放曠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挾聲伎以往是年大計届期臺省俱在公當堂大呼曰本司主事豐坊頗多物議當去一時聞者服其方嚴且亦痛快是舉以爲非公不能鋤此非類也蓋公昆仲間皆慷

慨有節氣　朝論莫不歎服雲間二楊難兄難弟云

沈方伯西津公傳

沈恩字仁甫號西津上海人也登弘治乙卯鄉科中丙辰進士榜初任刑部主事公素節氣自負而簽仕在部慎于詳比以抗直有聲逆瑾惡其忤已輒媒孽之遂致落戲瑾敗伏誅　詔復公原官歷陞雲南按察使前使者承奉黔國每事欲得其歡心公聞之以爲此非守道守官之義也獨抗顏不爲之屈旋按其不法事問遣黠奴二十餘人黔國怒甚陰令市肆告變以危公監司上其事下廷議竟右公而左黔國尋復公官擢四川布政使蜀民有苦遏糧料價者殊不

堪命公前後具疏奏減二百餘萬兩地方以寧時新都以首揆擅權宗黨臧獲皆負勢驕橫公悉寘之法不少假新都遣使貽公書以大紅絨二佾緘且謝不敏公會寮屬聚堂上立焚之于庭及入覲至京寓無他物謁政府僅扇四握而已而新都子狀元及第賀者悉致重賄公僅損俸三金佐以兩蜀帀新都不爲禮公亟馳使索之歸竟以此坐免當是時人多爲公訟寃自後論考功法相戒以爲毋如沈方伯故事也初公宦蜀不能治裝與其同年黃大理貸三十金往及歸無以爲償別立一子錢券以三年爲期輦取券對使焚之如公者所謂不飲錦江一勺水者矣公謝政居鄉未嘗出見郡邑有司亦未嘗以一事干請或事關地方利弊者陳白多剴切語卒以此嚴憚之時公業師朱曜會葬公徒步二十里外送之人謂公官至方伯貴重矣不惜匍匐送師之喪可不稱盛德高誼哉比公卒赤貧無能爲殮其居官清白可知後崇祀鄉賢祠巡撫夏公邦謨又爲之立特祠此亦足以見公論云

衛壯勇源正
沈少參東老
李贈公一愚
徐髯仙子仁
張司空寅山
浦散人小癡
蘇待御一齋

雲間志畧卷之十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錢翰撰鶴灘公傳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公生而隆準秀目氣度不凡傳稱其文章雄贍閎闊藻思叠出人所不足沛然有餘非虛語也葢公有所撰作類皆矢口而出倚馬而成太白之仙才長吉之鬼才殆以一人兼之者其在牽序有重名時輩後生皆奉爲型范成化丙午府守樊公瑩錄考科舉士皆求公改削文字公一一應之至薄暮不得完卷樊守棄之不錄至試遺才又

不錄公意快快佇立郵亭中適見有投遍文書者公邀之入啖以酒脯強起而視之偶一生起復送考止一名名下幸不勾斷錢以已名添置其後文投入督學司馬公收考錄其名應試是科中式第九人隨赴都門謁見祭酒謝公而器之適西涯李文正公爲子撰師問之謝公謝首以公薦隨令贄拜文正爲門下士文正即晉公課子而館穀其家時有以司馬溫公小像求文正作讚者文正欲以試公才即屬代筆讚曰公之在朝拔茅連茹公之在野青苗變法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亾是爲靖康文正見之驚嘆曰不惟溫公之出處事業包括殆盡而宋朝之治亂興衰亦盡在數語中此會狀才也是歲會試廷試皆拔公第一人官授翰林修撰初報鼎元之夜文正令人偵公時公方在牀褥間聞之喜極而狂不覺翻身倒地文正因語人曰此子有大才恐非大器而公於既第之後名聲赫奕賓客輻輳其門有外相推重而中未必然且不無忌嫉者至大計公已告歸竟中察典文正不能爲之力也而公以此遂高臥不出矣於是日賦詩飲酒亦時出而爲四方遊方公之歸也抵滸墅關時權稅郎他往駐舟三日待之從者鞅鞅欲自

啓關鍵公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　天子也已郎至大慚因而厚遺公拒不受有癸丑同考所取士一門生守維揚邀公歲餘始往諸鹽賈爭致玉帛贈公公曰余此來一探瓊花消息耳豈有意跨鶴哉郎曰棹歸郡守追之不及而其待友朋故舊無不加意用恩同舍生沈悅善貧且病公爲推食解衣隨所須給之無倦色有一村學窳薛河東者僅與公識面館于鄉曲富姓家輒稱太史幼嘗受業王人以此雅敬之忽一日太史拏舟來訪王人刺入學窳知太史且至窘甚入舟見之長跽以請告之故太史唯唯

對王人輒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其人後入城謁謝太史因語之曰嗣後慎勿爾爾公性落拓遇郡邑守相頗不加禮太守劉公琬訝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而不置吾眉睫間耶無何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疑守誣守受賕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露章矣然守實廉節而方介人也公聞之亟操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往謝使者使者好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吾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踈我者而援我乎此兩事皆傳所未載者也葢

公負才佻豪乃其所短而盛德長厚實其所長故公雖官不躋五品壽不及五旬弗克以功名考壽終而遠近皆傾仰之歿後皆傷悼之夫亦有所以感人者當不獨以才名重矣吾松自入　國朝未有大魁天下者魁天下自錢公始亦未有會狀兩元者兩元亦獨公一人而其會狀坊在西郊外久已傾頹至萬曆己亥許周翰維新太守欲葺而新之且訪其子孫贈之金帛將起先賢于泉下爲之表揚而惜乎其遷擢以去未竟所施耳其遺蒙近有沈及之搜輯刻行落筆皆烟霞語讀之可以想公襟度云

陸文裕儼山公傳

陸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也公素性剛介不能容人過自諸生而已然矣弘治辛酉發解南畿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司業晉祭酒其爲司業也司馬荆山王公憲任子講書不到公朴責之荆山有後言公作書辨論不少屈爲祭酒進講經筵故事講章先從閣臣改寓時桂文襄公萼在閣亦改而後呈公講畢面奏講章非臣原撰退復上疏極言講官當使各陳愚見自盡其忠庶無擁蔽之患時桂方有寵于　上謫公出爲福建延平府同知旋陞山

西提學副使晉府一優人子入學諸生以告公公曰寧可使學宮缺一人豈宜以一人玷學政直黜之晉王不能芘也陽曲生員劉鏜之父爲縣尹崔所笞無罪下獄死生上訴之按臺趙趙先入崔言褫劉生衣寇下之獄公與趙言父死非命人子不共戴天之讐也吾輩不能爲之雪怨而反黜之可乎力爭之不得公遂上疏劾御史挾私毀辱督學御史亦劾公事下科道官會勘謫御史復公原官遞遷布政陞光祿卿內閣疏薦公預修　玉牒改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扈駕幸承天給行在印陞詹事府兼翰林院學士時武定亦有寵公藐視之曰此跋扈將軍也無何武定敗死獄中而公會灾異自陳致仕還家一日　上思公問侍臣陸深張邦奇才學孰優侍臣以陸優于張對上曰記得陸深曾爲祭酒桂萼欲害之今尚在否　上方有意起用公而公已卒矣卒之日　上賜祭葵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裕郡邑皆崇祀鄉賢所著有陸文裕公集一百卷外集續集五十卷其疏議覈而明其頌記婉而諷其辨解博而富其詩歌雅而莊有周之典則秦之雄暢西京之豐蔚精密大曆之高右沉深天才學力俱到文章經濟兼長眞大家宗匠也

至其眞草行書如鐵畫銀鉤遒勁有法顏頗北海而
伯仲子昂人得其片楮寸箋者珍若拱璧又非一代
之名筆哉　國朝惟三品京堂丁憂詣告在家者特
召起用餘皆給文赴部補官而文裕爲司業第六品
秩耳服除客有勸駕者公不然之曰吾師儒之官豈
可自卑求用耶如不用我有長往山林而已時公望
重不數月起補原官後遂循襲爲例蓋自公始云公
之子楫有俊才而不祿以族人卿爲後蓋亦立愛立
賢而卿以門廕爲太守其子孫皆才且昌以熾也可
以愜公之意而慰公之靈矣

周比部北野公傳

周佩字鳴玉號北野華亭人公性篤孝幼隨父輿緼
修在都下不幸父捐館晝夜號泣不休因而奉母還
里時公纔十二齡耳鄉士大夫皆稱其孝以此受知
于郡守葉侯而侯輒捐俸爲之授廛以居又爲之營
地以葬葢憐公之貧亦重公之行也而公益茹苦勵
精學益日進成化癸卯一試而薦鄉書弘治庚戌再
試而登甲榜矣初授水部主事陞膳部員外郎都水
職專征商營繕職司將作皆財賦之所自出而公于
輸納給散不以毫髮自汚已而歸侍母養貧且不能

治裝至稱貸同官以爲歸計而迨其抵家也杜門掃軌親治滫瀡承膝下歡雖頃刻不離左右逾年而甘露降靈芝生人以爲孝感所致云比毋殁哀毀備至廬墓者終其喪而公愀然風木之悲憶毋而因憶其父不置也服除意不復再起而念兩親尚無　封典遂出補轉刑部郎中時逆瑾擅權輒惡不附已者而公未嘗一詣其第瑾嘗語人曰雲間周秀才何所恃而不賓人嘗腱間耶公聞之遂乞身致政終隱山庄郡邑城市中歲不再至而于紛華勢利漠然不介於懷人稱爲百解先生謂外欲于公如纏索解散然也

惟日玩周易一卦課詩一首倣晉帖書字數幅如是者率以爲常曹憲使定庵偕顧宗伯東江擬和蘇學士過清虛堂詩韻而曰此會安可少北野先生因共泛小艇詣公各和數首而公第設魚羹肉麵二簋酌至夜分別去常遊佘山泖湖相攜偕往與山僧蔬食數日乃還先達雅尚如此有直指遣一生以書幣謁公莫覓其居遍訪始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草樹應門寂然謁者揚聲叩戶遥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荳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公也郡守善化熊侯造公門必以酒榼自隨爲竟日譚而公未嘗

添設一味亦未嘗報謁識者賢之時公兩奉　恩詔進階中憲大夫年八十有六矣病作而公無以資醫藥侯則袖金以遺之考終而公無以資殯殮侯又捐金以奠之知公者可不謂廉吏可不謂高人哉孫文簡公銘之曰彼捷而趨吾守吾迂彼赫而燁吾抱吾拙松竹蕭疎晴雲卷舒優悠林泉古人爲徒嗟乎吾恨不得起而執鞭焉馮元成先生爲之贊曰士之奔趨世路也陰伺巧取强言餘笑獘獘焉貿貿焉形神不親而天宇若狹曾子所謂病于憂畦者其斯人與即所享瞬息風塵之華其得幾何周公登仕及二十年秩僅五品淡薄寂寞至不能朝夕然徜徉山水優游竹素耳目間曠齒頰清芳其爲樂也何限其爲名也何涯有志者當不以彼易此公父輿廷參公於正統丁卯發解南畿登景泰辛未進士爲翰林編修志亦稱其居廬之孝持已之廉而謂一時流輩論行誼超卓問學該貫者必以太史爲首稱公家亦世濟其美矣父子皆善詩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顧文僖東江公傳

顧清字士廉號東江華亭人弱冠補博士弟子與錢太史鶴灘詞藝頡頏而公更典實深沉識者卜其遠到家素業儒值歲祲饘粥不給而公能安之第其文名籍甚有富室欲結納公者公書座右曰毋狥物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其立志高峻自未第而已然矣凡四試輒不得志于主司而意氣不少剉折弘治壬子南畿中式第一人癸丑會試中式第二人是時主畿試者王文恪公主會試者李文正公文恪閱公卷而奇之曰昔歐陽謂當讓蘇子瞻一頭地此子

吾亦當讓之文正亦嘗鑒公卷必欲置之榜首而有抑之者文正殊不快也廷試二甲第一傳臚改翰林庶吉士時逆瑾在朝用事鄉人張文冕爲其門下鷹犬遣人致意公欲得一往謁以爲脗仕地公絕不與之交通有說公投刺者公叱之曰吾輩但知做吾官而已遑知其他嘗教內書堂不令生徒與子弟相接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汚況近之乎當公預修實錄大學士焦芳欲誣彭文思以附李孜省得進公曰據實直書史職也他非敢與聞焦不能强中官蔣琮誣逐瑩諫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談畏觸其威莫敢涉筆公盡載其實有欲節畧其事者公不爲動實錄成瑾銜之矯詔追論前事降公編修尋調南京兵部車駕司會丁艱不赴未久逆瑾誅得還侍讀陞侍讀學士纂修玉牒是時武宗尚乏嗣公疏請早定儲宮不報上又數出巡公屢疏請廻蹕已定宸濠之變上又駐蹕通州閣人江彬弄權行在人情洶洶公又疏請班師上崩肅皇帝入繼大統會議迎駕冊立頒詔易服臨喪諸吉凶大禮公皆引古証今折衷群言而行之時以公所議得體自是隆隆然有公輔之望人以爲爰立旦暮可期而有

忌公欲傾之者嗾臺諫擠他事論公衆議譁然爲公不平內閣亦久持不下而公從容引退人服其高王文恪家君作風聞論以雪之論出而輿議益定南北臺諫及撫按各上章薦列起公南京禮部右侍即公既歸意亦甚適不謂復有簡命兩疏乞休不允而公歸志已決疏再上是秋得 賜俞 温旨歷事 先朝講讀多効勤勞既病懇辭陛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公方以進徽號賀表入京至東昌始聞命下有勸公代進者公曰受 皇上殊恩得遂私請幸矣受事不終豈人臣之義乎時公已輿疾猶云縱不能覲 天顏得一拜闕門無恨抵德州疾轉甚至河間府而亡知府牛天麟問以家事昏迷之中猶云賀表安在竟不一言及家也第手書遺戒其子吾既不能報國恩死後慎勿請 卹典以重我過故公歿十年子孫奉治命惟謹至庚寅督學章公袞疏指魏公有本從庠序群議奉公入祀鄉賢復奏請 卹典會分宜爲宗伯疏公氣局端雅學識閎深守道自怡執德不變上賜祭葬如制賜謚文僖誠異典也蓋公性端方一意守身守道自少至老事上臨下惟以忠信行之眞所謂無一事不可對人言無一事不可與天知者初

議大禮公實預聞不久去官每以不得胥宛一言爲憾其於爵位浮沉畧不動念當受謗時禍且叵測而公處之凝然雖奉李文正退步之說終身服膺亦其性恬淡故然也初公爲學士五年不遷故文正有始知衣鉢是家風之句夫以座師而敬信門生其人可知矣家居不畜一婢子而亦不妄交一匪人亦不行一刻薄事嘗感業師張友蘭任孝友識拔之恩建祠超果寺歲時祀之何其厚也公雖老而治事益勤不少暇逸人有勸其閒適者公曰事畢乃適如舍事而求閒是益之忙耳其生平精敏鎮定類如是嘗刻周文襄年譜以告當途刻三事忠告以徵有位而吾松府志未纂郡邑大夫請之公公素留心經濟而復注念桑榆遂加修輯成一郡信史而于錢糧水利獨詳後復撰傍秋亭雜記以爲異日者補遺張本今且垂一百年餘而尚無士大夫踵而修之者豈非吾郡大欠事哉公所著有家藏稿又有續家藏稿記序詩歌皆有臺閣氣與儒生尸吻迥殊其元卷魁卷皆刻爲程文至今膾炙人口而葩經秉風雅絕唱與王文恪公刻並傳所謂師友淵源不虛耳何翰林元朗四友齋叢說記公致仕還家築一傍秋亭于西園中多隙

地可蒔蔬菜公日處其中親課僮僕鋤灌有農桑輯要一書其書室內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侍即家居絕足不預外事閉門閒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公之風流大節亦過于尋常萬萬矣因并識之傳後

王博士西園先生傳

王一鵬字九萬號西園野夫華亭里人也弘治十一年應貢授泰順縣訓導致仕先生黑瘦骨立貌不踰中人而夙負異才高視一世在黌序時試輒冠其同輩亦多師事兄事之不敢講頡頏禮一秩出人皆傳寫無不以魁元期許先生而先生亦自謂唾手功名即公卿無難緩步至而竟以貢授博士官非其質也以故視學僅逾二年即告歸矣其視學泰順也諸生以贄見皆謝不受賢且才而貧者時出俸金相賑而且品讐文秩手加批評其被先生鑒賞者皆知名士

後亦相繼登甲科嘗遣人致書問饋王先生稱吾師吾師云先生性寥廓蕭灑綽似晉人清標工詩工書亦復工画詩宗元白恬淡閒雅自成一家言其書酷似山谷俊逸不凡而尤長于署書郡中扁額大半出先生之手其画輒寄興而作天趣蕭踈氣韻生動有子久叔明仲圭元鎮之風人或得其小幅片箋亦藏之以爲家寶世稱西園公有三絕其何愧焉先生居泖上搆小齋不甚高敞而亦自寥曠清幽几上陳古鼎爨茶鐺酒鎗畢具其供筆硯掌圖書者皆侍姬也客至則啜清茗開良醞竟日夜爲笑譚歡或乞詩或乞画或乞書各厭所欲而去以故優常滿戶外而入城舟次亦復爾爾又精曉音律時持檀板令小僮歌一曲間亦反而和之如是者優悠林下幾九十年未嘗項刻作攢眉態先生雖位不稱其才而踈曠逍遥嘯傲林壑爲天地間不羈散人身逸而心亦閒名榮而壽亦永假令先生掇巍科登顯仕日奔走勢利之途又安得垂老有此樂乎然則科名何足重先生而先生亦何必科名重矣何元朗翰林叢說載昔年路比村爲太守時陞任將去元朗與王大桑道甫楊節推運之謁先生求其書画贈行先生之爲世所推重

如此

黃憲副西坡公傳

黃明字天章號西坡華亭人也公爲諸生時與錢鶴灘太史顧東江文僖曹錦溪侍御數輩爲同社莫逆交而鶴灘以庚戌先公輩魁天下自是西坡與東江錦溪愈益下帷憤發至壬子癸丑則東江解首魁春官而西坡即以是年同第錦溪亦以乙卯丙辰連第矣公之第也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晉員外郎轉兵部車駕郎中已而出守汀州旋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跡其兩典劇曹由郡而臬敭歷中外二十年間而其政績口碑有歷歷可數而述者公在刑曹則精于詳比

多所平反即疑獄屬他訊者不免一再覆議而屬公訊者雖老吏不能增損其詞大司寇亦不能以意出入也在鴈部則惟勤惟慤必躬必親有重役如馬快船小甲者公必按籍點僉權勢人亦無所行其請托而又具疏請減小艘以便裹河貧逃後以罷勾補凡中官假托公差乘傳勒索者亦無能自便其私而于時奉迎藩府眷屬公自督發馬船曩所倚勢梟張者皆瞥息擺指退矣在閩則皮張引紙之徵毫無染指第貯之庫藏以支他費而佐軍興所省銀不下數千計屬邑武平嘩寇發督府提兵會勦者軍餉例取辦于旁邑而公言之直指發官帑給之所省銀又不下數萬計且無論其他即此兩事者非公爲之調停建白不傷民命而括民財乎公去汀未幾而會有意外之變宜乎民之饒去後思樹豐碑以識遺愛矣在滇則公以守巡按部即騰衝衛烟瘴之地旌旄歲不一至者公亦策馬而臨之若其飭屯政查占田皆檢舊冊而去虛名侵漁者不得行其巧而御史下公所定法令各道如議施行當奎非雅重公何以得此蓋公誠心愿質凡事皆精思而出之有爲必當有畫必詳此眞　國家任事之臣可恃以緩急者而奈之何齎

捧道病卽致其政以歸也其如公何哉然此特其官中之大畧而公于故鄉友朋間篤情深誼奕口直腸又當于古人中求之者當錢太史之中計與也時顧文僖宮坊在朝以其猝然有聞也而不及爲之營救公在南比部裁書切責之曹侍御在臺中抗疏劾遣瑾 上怒甚庭杖之百親知引嫌罕有過從者而公官駕部獨趨至長安門熟視其狀袖兩梨哭而授之公里居時偶出遊寇烏紗帽着舊布袍而文僖兩公子怒馬鮮衣招搖于市公令之下馬法言教誡之蓋公與三公者疇昔之交原以道義相期許故當利害

生死身先激發慨慷無復規避而其子孫奎覲卷遇亦規正不爲諛言此豈晚近世所多見而陸官保誌稱公謝政後屏居八年蓋芧衣素讀書課耕足不入城市有熟公名而不識公面者則公之簡率可知公歿而孔郡侯輔同群寮作吊但見舊廬頹垣門無閥閱相與嘆息而還則公之清素又可知已公之子德崇爲贈公者處而刑家範俗孜孜行義于鄉得公之灝氣公之孫廷鳳爲郡伯者出而善政庇民籍籍藹聲于官得公之鴻才而裔孫泰頴泰齊輩又何奕奕翩翩儒雅弗替也公之世食其報其在茲乎其在茲

乎

唐比部只山公傳

唐懽字季和號只山上海人公少失恃又失怙有二兄一弟奉繼母以居未學時頗好遊戲稍長即不與兒童爲嬉時承平日久人皆樂事耕農鄉閭之業儒者蓋耻而公獨奮志力學且賴兄撑持門戶靡所關心惟留神經史雖當稠人廣衆中亦誦讀弗少輟卽朱穆之亡失衣冠高鳳之不知暑雨何以加焉然亦數困童子試至年二十始得補郡諸生以弘治辛酉年領鄉薦明年壬戌第進士又明年以守部告歸公于舊居數楹外未嘗益一椽故業二百五十畝外未

嘗益一畝出亦未嘗乘輿張蓋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又二年授官刑曹會　孝廟賓天公哭之慟不御酒食肉者累日同官者皆以爲難而斷獄惟明惟允惟恐生而致死之故歲決數人臨刑時皆叩頭伏辜自稱當死無一號冤者有員外郎張某嘗以疾在告公爲之代署閔大司寇嘉之令郎佩其印綬公乃固辭司寇又嘉其有謙德也正德初年逆瑾竊國誅竄自擅賄賂公行趨炎者十人而九公獨不私謁見惟長揖而已尋晉員外郎公以無賄得之瑾尤瞋目有千戶坐廢用賄復官具呈到部而旋以挾妓事露遂

以誣公詔下獄其黨張文冕者亦松人也使人致意公云得五百金可免公執不可謝之內批降外任遂謫尹穀城初蘭溪令有缺客謂公密邇家鄉一千請可得公曰我豈能屈膝于人哉竟不往乃得穀城顧公清曰我閱人多矣未有失志而忻然無慍容若唐君者而華泉邊公貢作序贈行亦曰唐子以秋官員外郎出爲穀城令在他人無弗戚戚而唐子獨會客賦詩奕棋譚笑自如也是有養者也不然何以若是裕也楊名父徐昌國諸名公各賦詩餞之咸慨嘆以爲弗及比歸在途遇有佳山水處輒迂道往遊亦復

不廢嘯咏而三楚之後人有勸之留行者公曰是王命也而可稽乎亟單車就道既至縣務勤恤民隱偶見餓莩于路間歸輒悲歎不食屢以疾告會監司有畏葸威焰者固不許未幾御史馮檄往湖南勘儲竟以正德四年十月疾作卒于[illegible]少之善感縣中年僅三十有七耳穀城之士若民哭之如喪考妣時無親屬侍行有司爲之殮焉去家萬里旅櫬無歸幸有稽勳使者胡公至慨然捐貲命縣共助其喪始得歸葬而瑾即以是年八月謀反誅人皆爲公慰泉下之靈而又以公之不及見爲恨也然卒無有上其事于朝

白公之枉者故公之官未得追復尚謂有公論乎公爲人慷慨雅敦氣節遇事靡所屈撓而動以清白自持爲官無一錢之入乃其所以處兄姊弟妹及宗族鄉黨間者又莫不加禮加恩也性極仁慈不忍傷殘一物雖青蠅之類有黏餳投穢者亦必以水滌之得飛乃已長安市上聞道傍有呻吟聲訊而知爲家童竊金憤憂以致斃瞽者館人見其病危而置之此地將就斃矣公惻然使人開諭之又日夕哺食之久之其目忽開得不死此真可謂長者仁人而其居窟也在部則慮囚詳慎在縣則賦政慈祥亦可稱循良之

吏而一生爲逆瑾所窘使不得吐氣揚眉奄奄待盡豈不深可痛可惜哉聞之父老公不信神怪之說見淫祠必焚毀之而其後公乃爲神此亦事理之不可解者當庚子秋試時其子舍陶孺人于暮夜間聞中堂呼諸人馬雜喧聲起視之見一緋衣官人岸然南坐孺人云此必我舅只山翁也即整衣出拜公亦荅禮孺人啓云翁向在何方曰我向在此且亦爲官長矣因何得歸曰汝兒子今秋中式我來報汝又問明年成進士否曰連登未知選何官曰南京行人司副壽幾何曰壽我不得而知也語畢惟取豆料五升飼馬而去其年公之孫志大左溪登科第謁選一一如公言而壽亦不永公之所云壽我不得而知者豈秘之耶乃知出處死生自有前定之數宣尼之不語怪語神者亦道其常耳已

孫文簡毅齋公傳

孫承恩字貞甫號毅齋太守雪岑公衍之子華亭人公年方二十以儒士登弘治甲子鄉書舉正德辛未進士改翰吉授編修進　武宗修德應天賦而以是時權貴人數亂政不願與之浮沉俛仰輒引疾歸卧於家者七年至　世宗登極始拂衣彈冠而告所知曰吾今可以出矣及還　朝進正始箴又進鑑古韻語而南狩還又進大孝頌　上每嘉納之頃之充南安正使旋以纂修　明倫大典遷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講官講大學衍義有所發明　上悅辛卯典南

畿試丁酉典北畿試所得皆知名士後亦俱爲顯官名臣壽陸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　上嘗顧近侍曰何久不見稀髯中允蓋講筵中惟公頭顱少髮　上每目屬之而公居宦南中　上不見在侍從之列故念公而以問近侍也　皇太子生召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時禮部右侍缺銓司舉陸文裕公及公以聞而　詔特用公仍兼少詹事侍讀學士克經筵日講官有羊酒白金文綺之　賜又數遣視牲南郊陪祀　帝祀社稷代拜永明祭先師于太學眷禮之隆不在尚書下隨轉左侍即改吏部左侍即掌

詹事府事同修　玉牒充會典副總裁主考會試遷禮部尚書仍兼掌府事會有忌者力引疾歸然　上每念公逾年召掌詹府原官加太子少保公應制賦瑞雪詩　上特賜和書以龍箋鈐以御寶題爲賜和承恩瑞雪吟誠異數也有疏請　皇太子講讀不報又以　上奉玄齋宮設醮公獨不肯冠黃冠遂以疾再疏乞致仕　詔賜馳驛歸時公已年逾七十矣當公在事　上識公醇謹遷轉召用多出　御批公以此驟至貴顯而其得告也亦諒公之懇誠而以恩禮去位近代　君臣之間未有終始得全如公者居家

凡十年甲第在東郊外府縣朔望必往存問公時或出見語不及私第一款茶而別送亦不出中門雖撫按兩臺過從亦復如是公雖體不逾中人而直項寡言不失赤子之心而亦得大臣之體當　聖壽五十時公進一頌　上又嘉悅之賜以白金文綺而至是享年八十一以壽考終垂卒有遺表聞于　朝畧云臣慚負　國恩虛生人世捐殞已矣銜結茫然惟　聖躬康壽天曆永長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讀者以爲忠臣愛君至死不忘爾爾　上爲賜祭四壇遣中書舍人梁孜治葬事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又廕一孫

按謚法博學好問一德不懈朝論易名之縟典非公其孰能當此者乎遡公自少至老手不識籌算而口亦不問米鹽以靜鎮喧以淡處熱眞稱長者亦屬端人其於名位毀譽之際一以義理自安而于取予亦無所苟若其待寡姊孤婺及朋舊之病且貧者何其娓娓用情也公居與太清庵隣並當路欲舉以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有流亦舊所交與也吾既不能營葬忍奪之乎又一奠地與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其以厚爲道類如是始公艱于舉子撫兄之子克紹爲子而晚舉子克

弘以公廕爲漢陽守漢陽又復乏嗣即以克紹之孫世鶚嗣公幼殀之子昌福爲孫于公亦不失立愛之初意而世鶚秀美而文今已得請于　朝襲廕計公筮仕以至今日幾及六十年而猶藉公餘庥以得葛藟之庇公五世之澤其猶未斬也夫所著有孫文簡公集二十卷行世

此文非徐氏手筆

衛壯勇源正公傳

衛賴字源正華亭人都督青之仲子也公豐顋廣顙語音如鐘代兄襲父爵爲指揮使選督山東漕運領京營操以勇幹聞其爲人也意氣慨慷籌畫整暇當搶攘中謀而能斷誠如志所稱者正統已巳之變勒兵入勤王建議募果敢之士收合散亡調各都司兵屯聚京城葺修沿邊關隘爲戰守計議者是之由署都指揮僉事陞同知晉都督僉事虜也先猝入寇公率兵一擊之黃花鎮再擊之西直門三擊之紫荊關俱獲全勝以功陞都督同知充摠兵官出鎮宣府

已而還督京營兵時當　英廟復辟陞左都督錄功
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柱國宣城伯食祿一千一百
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尋充摠兵官掛平羌將軍印出
鎮甘肅羌虜謀入寇者衆議欲堅壁以待其來而公
奮然擁兵出塞凡十二戰大破之虜遂夜遁辛巳西
番寇涼州公又奮勇擊之敗走都督毛忠爲賊所圍
監軍以下皆震恐束手無策公曰安有賊困吾師而
不殲者乎遂親冒矢石轉戰而前賊披靡不敢近卒
全師奏凱而還甲申番族把沙作亂公又提兵深入
敗之斬獲不計其數會　憲宗即位召公還丙戌又

錄公功加祿米一百石丁亥掛征虜前將軍印出鎮
遼東女直毛隣犯邊公復擣險設伏奮擊獲其馬牛
畜産并掠去子女以歸無何以疾乞骸骨奉　朝命
守備鳳陽改南京隨上疏請老再　詔還北京俾食
全祿伯爵如故公既謝事角巾私第舊時部曲俱爲
大將顯官歲時候問皆拜于床下公第以子弟禮畜
之而已公性孝友先是弱冠時父都督卒哭泣幾至
喪明而至是撫其兄孤及諸弟姪童皆有恩意復以
家在松郡而父葬在歷城每遇兩地人如親戚故舊
歡然平生雖老而水源木本之思未嘗旦暮忘也乃

其忠勇之氣又有老而彌篤者偶聞三邊警報輒扼
吭拊髀有馳伾吾之志或　廷議出師而將臣有稱
疾卧家者公喟然作而歎曰此豈臣子之義乎客問
即真病奈何公曰病不至亟行而死于途如伏波所
云馬革裹尸何不可也客聞其言而壯之弘治戊午
享年八十有八而終追封宣城侯錫謚壯勇嗚呼有
是哉如公之武畧英風百戰而百不敗也斯亦無愧
其謚矣

沈少參東老公傳

沈霽字子公號東海老人時遂稱爲東老華亭人也
其母鍾夫人夢孔子入門危坐遂生公是日雲霧蔽
天忽開霽故郎以霽命名公七八歲時讀書過目成
誦出語亦輒驚人一日錢文通至其家撫公首令之
屬對敏而且工文通嘆羨爲棟梁之器夏止軒公寅
擢婿一見而器之納爲東床後止軒疾篤遺言沈霽
雅能讀書東樓書籍分其半予之異日必且大就在
膠庠以經學獨步時有沈淮攻詩沈忻攻書沈霽攻
春秋人稱三沈公年逾五十始舉正德辛丑進士授

行人郎上格心之疏不報辛亥擢爲南畿御史時
武宗皇帝在宥宸濠將謀不軌公屢疏抗言乞斬大
義除大逆以安社稷竟留中亦不報及宸濠叛而後
舉朝服公之先見也嬖人朱彬誘　上數出游幸公
疏懇回鑾乞斬彬以謝天下疏入又不報時雖不用
公言而直聲則已聞都下矣　世宗初御極公侃侃
條列數千言皆致君澤民之謨　上爲嘉納奉命巡
視江北至全椒有一人沿途訴寃稱被某謀死十年
而不得白者公第見其爲人而不知其爲鬼也隨入
院索其人不見左右亦莫有見者公爲焚香祝天夜
夢而得其姓名竟白其獄非公正直之氣通于鬼神
能昭雪沉寃爾爾乎時有大司成汪公偉作文記其
事語載碑中後遷福建道副使閩故多盜公籌畫殲
其渠魁桴鼓之警頓息人以此多德公有鎮守中官
忽得危疾以其餘貲分贈三司公獨拒而不納一士
夫有干于公以銀幣爲饋公正色辭之大慙而退時
巡臺蹇公移文海道凡有船隻通番每稅銀百兩公
曰通番法宜嚴禁不罪其人而反受其賄乎此何異
擄掠吾不爲也蹇心銜之復命疏劾公操守有餘材
力不足改貴州兵備副使瀕發行李半挑公偶檢之

見錫壺一執公曰此亦閩物郎令投之水中其廉潔類如此既至貴州有夷寇據山爲逆鎮守官馳報至京大司馬胡公世寧素知公才曰沈公備兵在事必能處置得宜旋聞公出重兵授方畧不閱月賊且就擒矣撫按以卓異薦公牘屢上而公以七十引年乞休累疏得允　上謂公恬退可嘉陞右參議職銜致仕家居十有七年清修靜養郡邑了無私干郎賓客故人亦無敢以褻見者日惟莊誦閩洛遺書暇則賦詩攻書以自適而一種稜稜之氣每見眉宇間亦吾郡先輩之正人君子也西舍有富人隣並公意不可

之乃榜于堂曰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而亦絕不與之來往此其人何如方正哉有司爲公建永清玉潔二坊在西門普照寺之左右今歸然尚存而其第宅門楣已易主五六姓矣百年之內桑田滄海幾經變更每過之不能不爲公發一嘅嘆其婦翁夏止軒公藏書公以愛壻遺命分其半而宋榻太清樓三卷自是奇品亦歸之公想今亦流落人間或作風雨化去可惜耳東老宦閩時有姪往候一日烹二雞公誠之曰吾居官清苦每以侈靡爲戒今不祀先不設賓而汝好侈靡爾爾詎不爲吾累乎亟遣之

歸此可以觀先輩儉約家風矣故識之傳末

李贈公一愚傳

李東字敬修號一愚華亭泗涇里人蓋以長子宜散公貴爲贈公云公生而魁然奇偉舉止不凡恂恂動有矩矱早歲業儒因失怙即棄去綜理家政有心計善陶朱計然之筴占贏縮較短長他人弗如也不數年而增鏹數百千兩買田若干頃拓地若干區產日益豐而名日益振顧公雖游于賈人乎而羞與營金穴守銅臭者伍惟孜孜爲善于鄉修道路之輿梁瘞溝渠之骸骨饑者施糜寒者施衣貧不能婚且葬者輒借貸輒與一時宗黨親朋有急需如取諸篋衍甚而

折券有之三吳之士莫不知泗上李公愚義俠者而猶不能厭家人意輒搆釁起大獄駕禍于公已逮繫矣會　國家以財賦疏滯　詔舉天下耑精數學之士剔其獘數奸萌公故習九章法郡大夫遂以公應　詔入都公至則握籌布算不爽錙銖三年事竣例得授冠服公固辭不拜第受銀幣之　賜以歸歸而愈益砥行好修郡邑長吏慕公名欲物色一見而不可得招之鄉飲亦辭且併曩時操家之術厭薄不爲而一意閉戶教子子二長曰儒即世所稱宜散先生以正德甲戌登第爲南祠部即贈公如其官者也次曰儀則得公什一之教以貲稱雄里中蓋公素秉人倫之鑒每二子在侍必曰長兒亢吾家風者是當業儒若次兒亦不失吾家業者是當業賈其後皆如公言儒爲名曹郎而儀亦以輸財助邊授昭信將軍食邑比千戶獨惜乎長公得雋時公已謝世矣公性篤孝常恨父之不及養也歲時祭淚未嘗不涔涔下而又嚴事毋張孺人從毋志另卜營兆于泗水之南迄今隹城麟麟在望焉性尤喜讀書居恒手一編不輟對客輒談說古今風勵後進意娓娓也大都公以勤儉起家以陰騭樹德以慈和長厚爲世法以孝弟忠

信爲家蓍所謂篤行君子非耶今閱百餘年而祠部公與昭信君之書香繩繩不絕爲泗上四大家之一其猶公之遺澤也夫

徐髯仙子仁先生傳

徐子仁號髯仙其先世蘇之長洲縣人自徙居于松而爲華亭里人矣其母禱于南禪寺夢神僧投見有娠將誕之夕復夢登浮屠墮下而寤遂生公公廣面長耳體貌魁梧而機神亦敏慧七歲即能賦詩九歲能書大字人皆呼爲奇童十四補博士弟子有文章雋聲督學御史浮梁戴公珊山陰司馬公堅每試必褒然舉首稱曰異才自謂青雲可立致弟其爲人落魄任放不諧于俗忌刻者常側目待之竟遭誣黜落公亦不以經生屑意而曰吾今已矣士故能自貴豈

專在科名耶由是博極羣書務窺作者之旨嘗曰詩文以理爲宗乃臻大雅不然者雖鋪雲叟錦鳳玉鳴金徒務浮藻亾益也故生平不苟下筆有作必匠心而成一製出人抄録之紙價爲貴王公大人爭致之賓席而人得其手書一紙皆什襲而藏焉益自勝國趙孟頫而後書學遂湮篆法尤多失正公以超悟之資升堂入室早尚高華晚還樸古眞行題榜入妙入神並絶海内無論四方操幣者競走其門即朝鮮日本之使購得其書如獲拱璧而當　武宗皇帝南巡時近侍上其詞翰召見行在特愛重之兩幸其宅坐曉靜閣打魚因而隨　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嘗宿御榻前與　上同臥起官以錦衣鎮撫　賜飛魚一品服及雜彘等物命之扈從到京擢以不次之職而會　上賓天乃止則豈非公之命遇而不遇耶性好遊觀聲伎嘗築快園于城東其中臺榭亭池雅有幽致而奇花異卉不絶四時公日惟枕流臥石飲酒賦詩逍遥行樂且善製小令與客爲歡得周美成秦少遊之趣又自能度曲棋酒之次輒命伶僮侍女傳其新聲無日不暢如也自號九峯道人人稱爲快園叟而或以其美鬚髯也又號爲髯仙老貌豐而且潤行

步如飛雖大暑大寒而手腕有神竟日夕揮毫不倦可謂異人也哉公雖無官而有令名且以七十七考終亦可謂考壽矣所述南京志若干卷　詔下應天府給筆札繕寫進　御而所著有端居詠遠遊記皖遊錄北行稿古杭清遊詞及麗藻堂文集快園詩文類選中原音韻註釋續書史會要藏于家髯仙有杜古狂畫雷神一幅人長尺許六七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每遊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樫居輞川圖也且其人豪爽迭宕文待詔衡山嘗題一畫寄之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亳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非重公語不及此而先朝縉紳如儲柴墟瓘莊定山祀皆嚴正之士見柴墟集中有與徐子仁書極相推許又見其家藏寫眞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軸上各書讚詞蓋亦重其人矣

張司空賓山公傳

張電字文光號賓山上海人也公書宗李北海有烟飛霧結之形而楷字以二沈爲模亦稱妙品能品時以布衣從陸文裕公至都門夏文愍公見其書而賞之以儒士薦入朝受知　世廟供奉館局授序班歷中舍符丞太僕少卿太常卿兼司經局正字改通政司使遷工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蓋　上授公書有太廟額有金殿額有仁壽永禧宮額有　睿宗獻皇帝銘旌及　慈孝獻皇后神主有恭上皇天冊表及皇天上帝玉冊有　九廟神主有九廟災詔有　聖

諭字式有　御製碑文寶軸有平邊告祖文有庚戌
科進士題名記皆刻之金石頒之中外而世所傳消
痞帖特其小小者耳總之大制作非出公手不足以
當　上意且有留滯月餘需公至而書之故公之侍
上也日親而　上之眷公也亦日厚有元老諸學士
所不得遣而公獨得之　上者其荷　上任使如
駕幸承天則命護行景仁殿奉慰仁壽宮瞻拜永禧
宮進香則命與輔臣偕入禁苑則命與遊燃燈則命
與宴汎金海則命入龍舟東嶽廟祈禱則命行禮至
永明殿則命代拜其受　上賚予則賜　御製詩賜

平安字賜勤慎忠誠字賜道德經斗毋像賜茶賜牽
牟賜上尊賜衣白雲雁麒麟飛魚賜銀瓢繡袋者各
一賜曆者六賜祭品脯醞者二賜御前品物者五賜
錢鈔者二賜如意丹生脉散香薷飲者四賜金自十
兩以至五十兩賜幣自一表裡以至四表裡者三十
有七而服玩器用之以時賜酒飯之以日賜端午除
夕諸品物之以歲賜者又不一而足也其被　上恩
寵寶訓實録成則宴謹身殿毋卒則賜祭葬賜馳驛
歸內殿竣工則廕一子考績則又廕一子孫卒則又
移廕其次孫改給三代誥命則又推及其前毋及疾

病則數次賜藥諭內閣時上寢食狀迄乎既殁而念之者不衰又以公侍從久特贈工部尚書也沈學士而後以書致位通顯被異數享盛名者惟公一人而已當公之未入都也以傭書從沈水南先生一日幸其門生數輩携公同出西郊至亭橋上見一相僧就而物色焉僧相水南先生謂非科甲中人亦科甲中官也其相王白谷顧豫齋左山皆曰官至兩司衆竊以爲三人官樣何相同如此不覺失笑其相張白灘則曰此公非道則科相文貞便聳然動色曰此宰輔器也時文貞年十六尚未知名同學皆輕之不覺又笑衆因指寘山謂曰且相此君何如僧亦聳然曰此位名爵亦高稍亞小相一二級耳衆乃大笑僧曰諸君勿以爲笑吾所言後來當無不驗者至後水南以應貢官郡丞進階中順大夫服金緋白谷官憲副左山豫齋官參知白灘官給事中文貞以鼎甲第三人爲　世宗朝名宰相而公以能書薦不數年官至亞卿一一如僧言乃信此僧異人此僧之相神相也余因傳公而并志之亦以見人之榮進亦自有數云

浦散人小癡傳

浦澤字時濟號小癡上海人也浦氏世居新場里以農起家至君始讀書識字慨然有慕乎逸民之風以義俠自處遂終身不娶有勸之娶者笑而答曰吾不欲自嗇耳娶歲即離鄉井從騷人墨士遊遨之吳則走吳邀之燕趙則走燕趙朝諾夕發無所芥蒂稽留與人交輒傾肺腑而亦慎言齒牙所瞋者家事毫無漏語而間或兩家交惡必曲爲解紛不首鼠持兩端作咕嚅狀人以此賢之居恒嗜晉唐古帖無不縱覽臨摹窮其波磔之妙故以能書著名一時索書者履

爲交錯戶外陸文裕公最器重之常爲之授館穀其他可知也性復嗜酒若飲食之於饑渴然凡故人宵飲客坐召亦至不召亦至至未嘗不飲飲未嘗不酣酣則擊節浩歌時起爲壽脫巾椎髻作仙人舞顧影婆娑意若自憐者明月中天女姬環列則又慷慨增悲舞態更加十倍矣雖客散主臥君嘗獨留一豆一觴自爲問答而飲侍者不勝倦疲遁去乃已又嘗儲金二斤在故人顧君德唐君贊處托爲子母以自給故其橐中嘗滿二百錢偶邂逅知已即解橐中錢市醪膳通殷勤錢竟復取諸故人散盡亦如故斯眞得酒之趣者哉寇亂避兵鷄鳴山僧舍與常泰上人莫逆遂通其空理不欲歸故人寓書力招之乃歸歸僦一廛於僻所橫一琴設一榻左圖右書以自娛醒則讀書歌詩而醉則擁衾高枕不亭午不櫛沐甚至一二日不起即貴人臨況率皆授謁床頭而去蓋君生平有睡癖與酒癖相似其態如醉如呆故里中人呼爲小癡又呼爲晏眠主人而君亦怡然不以爲意也第於親知問疾吊喪未始廢禮又非徒蚩蚩者此可以知君之槩矣聞之故尚書張公賓山與君同學書于陸文裕並有聲稱後張公以書法爲　世廟所知

致位通顯而君以布衣浮沉于世與張絕不通謁亦絕不通書隱身藏名沒齒無戚戚語此其胸次亦有大過人者哉余故次第其語而爲之傳使知世之人亦有瀟洒不羈如小疵者

蘇侍御一齋公傳

蘇恩字從仁號一齋華亭之沙岡里人亦正嘉時疆硬嚴峻之臣也公幼孤賴母薛太孺人育之於成自少言咲不苟羞與群兒徵逐方二十一齡由應科舉選即獲雋是爲弘治甲子至正德戊辰成進士出宰浙之秀水秀水去家不百里而遥姻故造請戒門者勿納其入謁監司也畧無俯仰柔媚之色上官亦嚴憚之而又禁抑豪右有犯即以三尺重懲令不得少逞豪右遂誣公不法若干款監司亦擬文致露章比按驗無絲毫實跡名益起徵拜御史入南床更復翹

然自勵冀爲　國家翦慤除奸見有附羶趨酸者嘔而去之會侍宴殿中錢寧江彬兩嬖臣恃寵縱肆赴召後時公具疏劾奏不省公知言之不見用也遂乞養還里會丁薛太孺人憂旣免喪諸闔豎相繼撲滅復出爲御史按四川貞憲考度愈益嚴切精明巨族有侵踞民田者奪而還之仍黜其奴以示創有同年宦茲土黷貨無厭摘發靡所容隱人又啣之旋引疾以謝側目者逾四年復起按東粤或舉蜀事爲戒公咲曰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僕豈脂韋事人者耶及至粤籍寺田歸之有司嚴郡傳省其濫費英德令有奧援輒受民賕聞公至即解綬去諸屬吏聞之皆恐恐戰慄不敢以門第姻戚冀倖萬一相繼引退者亦寖不少也會時相將加螫於公倡立新法檢察臺諫公竟坐免拂衣歸公自度與世寡合退而掩關却軌郡邑無問遺之跡賓朋無宴飲之歡意有不平寄詩歌以自遣長篇短句勁骨猶存嘗讀唐侍御蘇滌集輒廢卷嘆曰吾與滌同姓同官又同好靜獨詩不逮耳噫嘻悲哉公之志乎使其直道果行可使豺狼盡掃而竟不得舒展大用亦可惜耳計公簪仕以迄致政凡二十年而服官之日什三休沐之日什七初令秀

水幾中於讒既爲繡衣幾罹于禍及按蜀按廣終以執法疆項幾濱于危吾固嘉公之正直無私亦嘆公之遭際不幸也遂立蘇御史傳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人物

吳長史石湖

朱福州青岡

曹武選濮陽

王刺史南岡

張刺史含齋

郁太守水軒

富憲副春山

胡大理浦南

李比部宜散
楊黃門麟山
顧御醫東川
張博士全山

雲間志畧卷之十一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吳長史石湖公傳

吳稷字舜鼎號石湖華亭人也爲諸生時治經屬文精敏雅贍有聲贊序中尋登正德癸酉鄉薦中甲戌榜進士初授浙江金華府推官時蘭谿章文懿楓山家居講明正學公嘗造請以質所疑亦復銳於視事勤於蒞民綽有賢良之譽而會永康右姓馬某者辱其邑令公按法懲之以此拂上官意量移惠州又得與魏莊渠李谷坪兩先生相切磋學益日進其居官

也日惟飲水嚙葉徹底一清而又置規過櫃於郡門以通民隱且裁冗役節冗費立保甲法而又多所平反釋繫囚中丞聶榮襄移文諸郡勅賦政一一如惠州益重公治行揭之爲譜也有海豐令以墨黜猶嗇治事公白之當路者露檄馳使逐之去令爲直指鄉人遂大忤卓不得列薦剡遷　荆府左長史復除改徽府公皆不卑其官進賢王箴芸窻賦以寓規諷王敬禮之而公自以爲老不任事致政歸矣歸而養靜東城之坰非公事足跡不入城市中延之鄉飲大賓間一赴焉惟偃息自得園以吟咏爲事益公于十二三歲時其先大夫竹軒翁課令學詩嘗置座隅手加改竄故先生自幼喜吟十五而孤受業於乃兄教授君習舉子業遂殫心章句間輒棄去至是懸車之年乃專意詩學自三百篇後如漢魏六朝唐宋諸名家靡不檢閱而尤愛陶詩謂爲冲淡灑脫得性情之眞極其摹擬而出之陸與吉學士品公詩以爲氣韻閑適神情清森當與陶柴桑並駕豈虛語哉公生平慎笑言不苟取予年逾大耋猶著衍壽編以自勗云益公生平所服膺者莊渠谷坪兩公求仁致知之學每每潛思實踐有疑信相半者則與唐中丞荆川許

太常石城桑互攻訂必無憾而後卽安可謂眞正道學矣公高臥林丘有司罕睹其面里舉踐更之役有誤以公名報者令不察懸之楊公親往詰其下曰不能爲官豈堪爲役令大慙請公謝公終不見也明晨僅望門報一刺而已卒後數月楚侗耿公督學南畿至松登堂奠謁不待師生之舉卽秩祀鄉賢公之勁節清風能令人景仰若是所著有自得園稿宦遊稿石湖漫稿破愚錄史綱纂要 皇明正學編藏於家夫吳先生長者也口不甚辯政不甚奇獨以拙勝以眞勝耳卽吾吳才士林立然孰能慥慥如先生者秉

實若虛學廼若貧當天下後說二氏艷談兩京而規程武朱無爽尺寸其不染於蒼黃者哉

朱福州青岡公傳

朱豹字子文號青岡上海人以正德丁丑進士授浙之奉化縣令其治一尚威嚴豪右强宗不敢申眉吐氣獨加意作興黌宮嘗捐俸資建社學集俊秀子弟羣而讀書其中是年多得雋者以此騰賢良聲調煩餘姚縣其治餘姚一如其所治奉化者而徭賦中舊有里甲短解之役公廉知其病民革去頌聲載道至今猶遵其法而行之公以兩縣治行最聞擢爲侍御史在臺中遇事敢言封章數上如薦楊公一清伍公文定及請召對大臣密陳災異裨　聖政十事諸疏

言極剴切其最著者也尋奉勅清理江西軍務時當
宸濠之變雖經勘定而人心驛騷未安災盜又數起
境內公至則發粟賑數萬人釋大辟囚三十餘人存
命伸冤者有活佛青天之頌公嘗請兩京五品以上
官各舉郡守舉不稱職者罪之語多忤時以此爲忌
者所中遷守福州公蒞福以來席未暇暖而會聞乃
翁清江公之計卽日跣奔而歸直行三十里外始就
舟次僚屬士民攀道送者無不爲之涕零夫亦太守
之初政廉明有所感動人者而然耶公父曜以貢授
清江提舉剛方長厚人比之陳太丘公成進士當除
官父誡之曰我生平慕包孝肅之爲人汝居官不持
一硯回乃吾子也公受誡惟謹所至有氷蘗聲所去
後常見思祀名宦祠人以爲不媿乃翁義方云公性
孝友當父存日常追隨步行里中昆季間衣履相易
而敝窮黨貧交得待之舉火以是德公者多而公居
恒喜賦詩又總宦遊所著裒之刻有朱福州集

曹武選濮陽公傳

曹嗣榮字繩之號濮陽蘁亭人公生而岐嶷少卽知學然性頗不羈乃翁筠坪公恒督過之公乃感奮弱冠補文學廩于官博綜閎覽能爲詩賦古文詞不專明經射策而字亦臨摹有法彷彿前人曾作宜晚堂賦壽定菴曹公比物連類灑灑數千言有騷選之致定菴見而詫曰少年乃有是作耶亟稱其才而郡侯崇仁吳公鍼見之亦稱才子又嘗作鈐閣春深賦讀之者咸謂士衡復生一時鄉先生顧文僖陸文裕孫文簡諸名卿皆奬許之以爲後來之雋遂以正德己

卯薦南畿是歲初場風雨驟至號舍淋漓試士幾不能搦管午後纔霽皆草草成篇而公獨藻思橫發沛然有餘考官學士汪石潭公奇其卷謂風雨中那得有此當是東南異才置之高等而公從此五赴春闈不第其浪迹爲南北遊也喜結納海內豪俊而公坦廋冲襟交知無不愛敬兼以詞采翰墨公不卽人而人自卽之以此名滿吳楚燕趙間每入都問字者屨接戶外而公以乙未春始第進士觀兵部政奉使南行舟次惟賦詩把酒而偶見一夫役嗚咽陳詞問之乃眞州吏人子少時出而迷失路爲夫頭拉置之夫役中不得返室廬見父母公哥之舟次至眞州訪還其家父子泣拜而去此公盛德事也已而授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奉　勅提督蘆州蘆州舊爲勢豪所侵獵而公重懲以法不得使之阻撓時會　獻皇后喪祔葬　顯陵道經白下一切江路夫船屬公應辦而龍江啓行未三十里舵忽摧折大司空白川周公聞報惶悚不知所爲而公先事有備隨以新舵易之倉卒得濟人以公有應變之才于時中貴人挾勢凌侮公視之藐然竟不能加禍尋轉本部營繕郎中監視鑄錢督　顯陵瓦甓之役曩所給散工值侵尅者

多公廉知其弊一一親自封識唱名散之人沾實惠
閭所遠在郊外而公目暑來往即抱痾亦不憚勞工
完有銀幣之　賜且其出納周詳籍注井井先後大
司空交代皆嘖嘖稱公才且廉也滿考北上會丁內
艱歸服闋改授南京兵部武選郎中時指揮有女許
嫁都人士久客未還而指揮物故其妻寡居貧嗇慁
公欲以女改適人公執不可未幾壻歸成婚又莫不
歎公盛德云適考察調貳澧州先是公督蘆州有丹
徒民奏稱新墾河田若干頃為勢豪所奪　命下委
公勘理公廉得實亟歸之勢家會托少司寇王公囑

其事公執不從司寇深心銜公會攝臺篆與察典遂
摘公微瑕是以有澧州之調而公以抱疾不赴致其
政歸家矣公性至孝侍父筠坪翁自少以至垂老不
敢踰教作一事舊廬薄產伏臘無餘儲賓婚一從儉
素臨卒無他語惟囑諸子善事翁享年僅五十有八
位不稱其才而壽不滿其德可惜也居恒喜吟與客
尤多倡和家食時有家稿登第時有燕京稿蘆州時
有留都稿又有萃玉稿四十卷輿地一覽十五卷公
多技能凡琴奕局博及堪輿星命之術無不通曉間
作竹石戲墨清逸可玩人亦珍之復好度曲古今樂

府篇搜訪殆遍其勤博類如此公一生處已最廉而
處人最厚且無論其他即還子婚女二事成全人父
子夫妻骨肉間可不謂仁人長者乎天之報施未嘗
有爽而公卒之年尚有祿息髫男婚嫁未畢此亦天
道之不可致詰者也

王刺史南岡公傳

王科字登之號南岡蓼亭之後岡人也中正德己卯
應天鄉試官山東萊州府膠州知州向繼楊姓至隆
慶年始奏復王姓云公童稚時父春谷翁飲于里社
豪右家偶議賦役不平輒至爭襄公在書館聞之馳
入席間曳父衣裾而出且爲父謝不敏人皆異之年
十六補文學博士十八廩于官試輒高等時與伯兄
和齋名而徐文貞公亦同會文稱爲小友　武宗朝
閹瑾秉權刷括民間逋賦特遣部臣按事欠五十兩
者遣戍百兩者重辟春谷翁時以大戶充公務糧役

而民欠若干數悉屬其名下追徵禍且叵測公恐貽父憂預爲變易錢栴佐以稱貸三日中完串持以報翁幸無恙此見公孝思亦見公才幹矣已而舉于鄉語其弟兄曰吾父撑家勞苦盡瘁教讀吾曹有年今偶徼天幸正父安享之時請以田房貲業讓之兄弟兩人吾自侍奉老親即筆耕可毋慮耳以此孝養二十年而捐館一切喪葬事俱身任之不以煩兄若弟其諸姑姊妹子女不能婚嫁者公皆代之經營曰此吾父母遺體也居鄉不濫交遊亦不苟言笑斤斤禮法未嘗以私干人有以居間相屬者即笑而謝之郡邑大夫皆以公爲眞孝廉接見間視之衆人姝加敬禮焉數上春官不第乃俛首謁選銓曹授山東之膠州守初公入京就選時人以州府附近如嘉興饒裕如臨清德州者慫慂公圖之計得若干金可爲之地公已謝絕而居停王夜持五百金至授公時以質明行事矣夜半公忽猛省曰吾生平頗自愛不妄取人斗粟貫錢即今遊宦吾豈以腊膏自汚者而乃昏夜乞哀爾爾乎蹶起賫還主人遂以無意得膠牧抵家甫越月之官恐遠道不便携家竟策單騎往至則治官如治其家刻意省約所携箱籠即頓後堂令衙官

驗過登冊而酒米炭薪之類皆從舍中携去絕不取諸民間其所加意者尤在學宮是時學宮傾圮公爲捐俸繕修而且設講席立文社進諸士之孤寒有志者令之肄業課文先是州治科第寥寥而自公在事嘉靖乙卯丙辰連中者四人若工科給諫匡鐸楊州守趙慎修輩是也乙卯之春分宜私人以御史巡河按行時詞色甚厲監司而下無不曲意承奉者時王公白谷倫兵登萊與公有桑榆肺腑之雅密貽公柬屬善視之而公否否復書以爲儆　朝廷官管地方事但知有百姓而已庸知其他及御史來勘河上司皆依允其言謂當開濬而公獨不答御史問曰州官何獨無言公曰某奉文時業已先期踏勘所轄地三百里內有半泥半石難開者有頑石必不可開者所以不敢定議御史令人驗之果然竟不能爲公難其他善政若議省刑罰以全民命議蠲征賦以紓民窮議寢開濬以造民福議禁濫差以除民蠹議寬驛傳以便轉遍議派稅銀以絕弊端議減民兵以安地方議定鋪買以杜侵耗此皆膠人所載爲口碑而播爲輿誦者也乙卯冬入覲有庫役感恩持白鏹若干奉爲公費者三獻而三却之有獻羊裘爲御寒具者亦

郤不納其廉介類如此迨丙辰春覲後文貞欲以五府經歷處公公辭謝決意告歸所持行李盡以犒賞從行吏胥輩悉令之還州治寧家惟携二家僮就道而已公歸在丁巳戊午歲適倭寇內訌暫息故里而南倉場被焚官糧賦長一十三名俱擬本身大辟子孫充軍張撫臺檄下管糧同知劉公敏政者嚴加追治劉奉命拘攝數人度必不能生知公與劉同官山東交稱莫逆一旦踵門哀求願以三百金爲壽公峻拒之次早即入城語劉曰焚燒倉糧典守固應擬辟地方官長何以處之軍儲下船亦被燒劫運官軍伍

又何以處之且賦長細民無兵護送安能冒死拒敵即逋賦亦宜蠲赦況問罪乎兵荒之後願公之一意撫循也劉乃憬然開悟即詣撫臺直陳顛末遂不果罪亦不果追而十三人之身家賴以保全矣至丁卯歲役重民窮撫臣雙江方公按松時欲創助役公戶田止千畝慨捐三百畝助之即此兩事孜孜爲民造福而於人不責其報於已不靳其施如公者可不謂盛德乎除歲時伏臘外足不再及公門而地方有事可恤患禦災者且爲之竭慮以從抑又人情所難也公與馮公南江沈公鳳峰李公南湄張公全山幼時

貧賤交垂老爲八老會相與吟風弄月人擬之洛社
耆英云公六十而歸休七十而鄉飲至八十而忽思
木本水源乃上疏復姓令長子夢鶴入京具奏得
俞旨復姓爲王而舉楊氏向所得分產業悉以歸楊
先是弟姪有棄之他姓者公皆備價代之取贖而又
爲文祭奠表白衷情所謂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公之
謂矣八十有四春王正月晨起呼其子姪而告之曰
我今歲必且西歸汝輩科試者或南或北早畢事而
還庶幾無滯我行期也子姪聞之駭然比試還及臘
月即遍召親知遍有分贈而正臘日無病而寢終若
屍解蛻脫者然公豈其仙遊也歟丁夢鶴夢豸皆有
一命之寄不墜其家聲而其孫拱辰爲弟子員曾孫
家相爲裘眉令其人自是翩翩又將起而嗣公之文
學政事公其不亾也夫

張刺史含齋公傳

張松字以培號含齋華亭人由國子生中正德己卯順天鄉試公爲人倜儻負奇高視濶步雅意在自奮發不肯依附人所至皆有樹立然于仕進澹如也初仕江西吉安府通判以摘發著治聲曾狀元墓爲盜發掘無主名傍墓數十家坐誣繫獄公廉得王者入盜室發其牀下得髑髏如斗大盜叩頭伏云此曾狀元頭也由是數十家皆脫繫去羅狀元有女寡而爲夫之族所凌夫族故豪獵其積箸蕩焉而又構女以不測罪公一訊卽直之弁還其所獵箸而罪夫族之

豪者女甫甸庭下索紙筆賦詩謝其引家世興替叙孤獨流離之感詞旨極其愴悽至今尚藏之張氏笥篋中也吉安地故瘠磽而民多逋賦公實治漕所征民間積逋萬石調劑高下有法賦足而民不告疲督輓至京師大司農課最第一著令甲天下徵賦法當效吉安尋　賜宴勞業懸一郎官缺待公矣當是時夏相國文愍公方柄政而相國江右貴溪人所親來都下爲道吉安判賢相國思一見之所親因致意公公往謁政府至則謁者蟻集而相公又不時見賓客公抵暮乃歸歸後相國檢閱籍見有吉安判名誡門者詰朝趣引入而公以昨暮空歸竟倦再謁相國候日中不見吉安判至意怏怏以此失政府心遂不得郎署而補山東東平知州任甫三月餘而公解印綬去公之去東平也則以王事徐楚故徐楚者都水督徂徠泉源者也故事督泉使者與州刺史體不相轄而以泉堤丁繇所屬見亦不得講敵體禮公蒞東平過督泉所駐地不上謁使者使者怪之而督泉所署曹椽又率皆貴倨視州郡爲私帑稍不應則舞文書上下反覆謬誣萬狀公嘆曰嗟乎使山居得食誦讀教子孫樂爾爲長吏纖趨媚事人毀名而辱其身纖

趨安可爲也如倔强不曲阿逢長官嗔而刻木吏動以文法繩倔强又安可爲也吾其歸乎乃飄然致其政歸上官晉之不得公既歸課其孫水部公烈學二十年而成進士卽督徂徠泉源徂徠之候吏迎騎羅拜于庭公冠帶出呼而諭之曰今日得無有曹椽貴倨而舞文書者乎公卽不以彼時樹冠介意然事有適值如是者亦足解頤矣公居恒簡亢寡交獨與吳石湖先生往來唱和足不入郡邑者四十年卽延之鄉飲賓禮亦不再赴也郡太守鶴峯史公與公京邸有舊及蒞郡來訪輒晉具蔬飯叙故甚歡竟不一往

府門報謁耿恭簡公爲督學使雅慕公行誼捐俸米餽之公第報一刺稱老朽拜謝而已公老而好叅同悟眞諸書得長生訣飲食如壯夫先歿之一年治墳塋具棺槨當寢疾時命工圖其像公覽竟謂工曰只須領上添鬚一二筆耳于是衣冠束帶危坐正寢左手結菩提印一齒落掌中奄然長逝舉生平攝神養氣之書笑而焚之謂其子孫曰不欲誤汝曹也如公者可不謂得正而斃者哉公嘗登泰山見石罅中一老僧坐而入定公拜問之老僧撫其念珠令數得數八十一而公至是以八十一壽考終此其數亦奇矣

郁太守水軒公傳

郁山字子靜號水軒華亭人公自爲童子時端重不好嬉戲始受書于鄉先生戴公汝高所即日誦數千百言稍長能屬文有奇致方就試即補邑學生名聲已翹然諸士上矣且志在用世嘗景行先哲窈窕以之每見士大夫中有詭隨以赴功名者輒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生遇明時當民社之寄須烈烈轟轟務有以自表見顧可與世浮沉爲人所笑哉其砥礪如此正德庚午登應天鄉書辛巳登進士第出宰浙之龍泉龍泉故山縣士椎魯不嗜學公至首選教其子

弟乃悉彬彬向風而其民素負公稅累里甲賠敗者公籍其名下令使自新民爭輸納有周馬良者因縣界闖越閭聚衆盜礦官司捕之急逃竄深洞中朝夕出沒猖狂亂且叵測部使者以爲憂公出片紙招致之竟伏于法自是遂著能聲以才堪理煩調知臨海縣行之日龍泉之民惜其去相率送之臨海之民又幸其來相率迎之而公之在臨海也益務彰善癉惡興利除害如其所以治龍泉者而鄉紳有陞擢銓曹衆意公待之必加殊敬或使人瞷焉禮亦如常衆遂嘆服無復敢議其私而臨海治平之聲與龍泉埒兩

地之謳歌萬人如出一口也竟任晉工部主事未幾移司抽分浙江是司歲多羨額吏輒因緣爲奸公始創立簿籍以府幕一人監收收畢日寄府庫自是奸無所容著爲定式復命即陞員外郎繼陞郎中改刑部久之出守溫州　命下所善朝士語公曰溫故樂土第今爲相公之鄉事多掣肘而君又不諧世調請辭無行公曰不然我聞坦途安道跛足能行錯節盤根利器始見使我辭其難後來繼我者又以難辭去則溫將無守哉遂趣行甫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清淹禁曰革積年曰禁科買曰止供席曰正出

納曰免罰贖曰別善惡曰禁淹育曰時嫁娶曰禁浮
屠蓋温方賦煩民困而公一意撫循有不茹不吐之
槩焉時永嘉相公居家欲毀民室廬以廣第宅監司
而下無不承望風旨者相公與公同年意惟所指使
而公獨抗議上書語多侃侃永嘉雖與公忤而亦莫
可奈何也時　内旨召用相公公出郭門餞都亭吏
白宜遠將不許會相公中途患病不能赴召歸公亦
往迎都亭而止蓋公于相公之行不遠送而于相公
之返不遠迎人以爲得大體一時永嘉士庶謂太守
柔而能剛嚴自治而寬治民一方之召杜也亡何疾
作卒于官士庶傷悼如喪所生泣送之者載途而輓
章輻至盈帙夫亦公有以感之也乎郁之先多善行
里人有郁佛子之稱而公志節堅定風範端嚴人始
望之若不可近人亦信其長者無不願托交懽生平
而居恒笑言必慎坐無燕昵之容訓子弟以莊方醇
謹有萬石家風其子貢士直卿其孫孝廉伯純皆強
項直躬言動不失尺寸說者謂得公遺教焉公所上
永嘉書其畧曰閣下以勑賜寶綸樓因大治第宅求
廣基地强市買不已夫居第當傳子孫閣下今移易
幾何家匝垣里餘矣而意猶未足殆非所以善後且

閣下君朝常喜稱伊傳周召之爲相獨奈何所以處家者顧出蕭何李沆下也山亦知　聖天子方嚮用相公還　朝有日而不職在太守便葛巾野服何所不可豈恐驅赤子獵浮榮哉讀其書可以見公之直道至今溫之人奉入名宦祠而松亦奉入鄉賢祠此殆人心之公云

富憲副春山公傳

富好禮字子超號春山蓼亭人贈公雪峰翁九舉子不育最晚得公亦最愛之而不忍遽束之于學年方十三侍翁入府城見學宮師儒人物而欣然慕之因晉公假館從師就學授毛詩學有端緒而文亦有聲與公遊者見其方面豐頤意氣高閑飄逸皆以爲玉樹璧人不必攬其制秩而始心折之也十九補邑弟子員正德庚午舉應天鄉試辛巳中進士榜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嘉靖壬午奉使權稅荆州荆故利藪司權務者往往遭謗怨以去公條舊制所宜復及所不

便于商者奏罷行之無不貼服蓋公曠達高才于初政若不經意而所注厝精密周詳卒莫能易也以此聲望蔚起乙酉改刑部浙江司主事庚寅奉 命慮囚淮揚平反者甚衆壬辰陞河南司員外郎尋陞本司郎中時京師有惡少某以事抵法公執而論之惡憤極匿詞衣衾間潛入大內疾呼因而自刎舉朝駭愕爲公危之而公車劾奏不報事竟寢則以 上睿遽中使廉公知公故清愼所按獄不寃也癸巳陞重慶府知府始掌銓者議擢公開封守會御史馮公恩以論太宰汪鋐下獄公力爭以爲無死法汪謂其庇

鄉人心銜之故不與公守開封而守重慶公曰守等耳何論道里遠近俸薪肥澆而有赴有不赴耶遂之任重慶重慶所屬州縣凡二十額賦故煩因多弊蠹公至則爲畫一之法弟給券于民而與之期民信之輸稅如市莫敢後時蜀府與都司以事訐奏 詔遣給事中御史按之累月不決當事者檄公往公至則一斷以法不十日而爰書成奏報可且其在官一以敦本實崇教化爲務廉士民之有行誼者表其廬優其廩給恤其婚喪或捐俸歸其所鬻子而于梗化甚者始一懲創之暮月政行其俗翕然一歸于厚兩臺

薦剡七上于　朝旋陞本省按察司副使提兵建昌建昌在西蜀極偏夷民雜居難治公慨然攬轡有用夏變夷之志而以威德兼用而並行之境有大渡河故諸葛武侯渡瀘處每至夏秋之交行者觸瘴癘多死而公鑿山湮塹築海塘堡數百里屬之省城三閱月而成孔道行者便焉先是建昌權井鹽以餉兵其後鹽丁逃而官兵豪者據有鹽井之利于是稅廢而餉獨存當事者即知其然而亦莫能奪公計令所當受餉與鹽稅相准費乃頓紓而亡丁亦多復業兩臺嘆公以爲通才薦牘數上而會屬吏以殃民訟者

公致之于理省僚以爲請公不應遂銜公讒之部使者會是歲辛丑當大計天下吏公遂投紱歸矣公嘗夢家萬山中及被命之蜀道出江漢過荊門下巫峽覽峩眉青城諸山之勝歷歷如夢中所見而公生平宦蹟竟以蜀終豈非數哉公抵家逍遙園林嘯傲泉石家傍九山邊常放舟登眺其上而亦常泛泛于三湖之中遂自號峰湖主人而時數出遊吳越佳山水間經月乃返返未閱月又出蓋公性好遊非遊不樂也而居家則與鄉先生數輩飲酒賦詩爲耆英之社公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觴咏出對賓客每每開口

解顏而獨坐亦未嘗不自怡悅亦其性然耳弟公曉從方士談輒好神仙之說常閉關攝氣自以爲得道有難語人而已竟不驗死矣死之年六十有六公之浮慕神仙弟欲長生久視而何遽以中壽終乎公素行方正不爲險陂而尤樂道人善遇事不平輒攘袂赴義士以此多之而又喜讀書亦多著述有前入蜀稿有後入蜀稿有遊峩眉山記憲公之功名終于蜀而其記序吟咏亦俱在蜀中尤可異也

胡大理浦南公傳

胡岳字仲申號浦南華亭人由正德甲戌進士爲刑部主政歷員外郎遷四川僉憲湖廣副憲廣西大參福建總憲廣西江西左右轄擢大中丞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爲人以氣節自負勛業自許事至能斷雖百折而不回其才質然也公爲刑曹時慮囚鳳陽有大姓爭田鬬不勝因殺叔誣之獄具訊者皆莫能決至公乃決出之獄而白其冤其爲蜀臬芒部寇川南公當分巡會病議更川西公奮曰人固有死何必不川南耶即督兵深入其山斬木通道募死士

塞賊走路合兵搗其穴誅若干降若干人捷聞拜白金文綺之　賜松藩備兵使者遷當路檄公往攝以重地非公不可也公至則不以代庖爲傳舍每事悉力殫心覈戎籍實倉庾營堡關繕甲仗數月營壘一新諸夷爲之懾伏其爲楚臬會　郊廟之役　詔市楚材有吏盜官錢更賦民者輒張旗幟伐金鼓從徒百餘行視民間所植出黃紙封之縛其主怖曰當令自輸京師民恐懼致厚賄乃免公嚴爲創懲禁止楚人賴之以安歲饑公又手疏以請　上爲減所輸全活者不計其數其爲閩總憲則案故牒得事之未報者晨夕下郡縣盡閩之屬檄常日八九下吏傳寫不能給而公聽讞恒遊刃有餘又嘗據法直民死罪按贓吏之舞文者不以御史意有所轉移至御史面叅赤汗流不爲動而其在江右又因坐次款茶間御史傲不爲禮公正色以禮規之御史輒發怒公亦不動也遂拂衣而出隨戒車就道而歸公嘗嫉吏之巧文而輕犯法者爲置簿書勾稽以時遠視廣聽卒不能藏匿爲奸而豫章之誦聲載道矣公雖忤兩直指意而亦以忤兩直指其聲望愈高是以有巡撫江西之命公聞命益自感奮首爲書牘如所謂汰冗弊更

役法數事者下令與群吏約束纚纚數千言吏奉令惟謹無何徵入爲大理寺卿公時已抱病而會聞繼母之喪自江右跣歸其家踰月遽卒公以刑官起家至是復拜廷尉方欲　奏請刪定律例諸條成一全書以垂永永而竟賫志以歿也可勝惜哉公生平勇于事而廉于財居官未嘗市民一物與人處絶無城府洞然不疑嘗面折人過至震慴不能勝謝過輒已人或以不義攖公者輒訴又輒露皆知公之無成心也及薦引人材終不沒其善而與姻戚故舊交雖在寒賤患難必周恤而拯援之故賢者服其義不肖者

忘其怨而卒成公之名以此其論　國家事最慷慨有擔當此文貞銘公墓石而謂　世皇受命中興羣賢景附于時有宜力任事之臣必華亭浦南胡公也余因次第其語爲之傳

李比部宜散公傳

李儒字宗文號宜散華亭之泗涇里人公貌古而氣清志悟而行介其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顯至公顯矣而其視爵位榮顯淡如也公自邑庠生若而年始入太學又若而年爲正德庚午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以病不能對　大廷至甲戌始第進士時公年已四十餘矣人謂公蓄之久而發之遲必且亟于仕進而公不然也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又家居者十年葢未嘗一日歷其官而亦未嘗一官介其意因自號宜散以見志云充斯志

也眞所謂芥視軒冕者將優焉悠焉爲江湖散人終其身而會嘉靖初　新天子登極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列於是始就選爲閩之建寧郡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疾苦當罷當興者靡不殫力爲之公不謂居攝稍懈其職司而郡中之望公也亦如眞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守郡之日居多雖職專刑憲而有惠澤及人不獨科條鞫訊間而已也以此著有循聲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益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清曹散官累月經年不知有案牘而無何陞南京刑部郎中刑曹雖有案牘而公不以

案牘煩其心爲之愈益清約閑散則官與地相宜而人與官又相宜矣時年僅五十有六耳即縉紳間計公從此歷官可以從容致通顯而無奈公散人之致橫于胸中已飄然有去志何于是請老歸行李惟破竹籠殘書數卷而已家泗涇足跡未嘗一入官府高臥林丘清談長嘯日惟逍遥散誕以敝衣麄飯自安不知人世間有簪組靡麗之榮亦不知人世間有筋骸束縛之苦宜隱而不宜仕宜靜而不宜喧公之所謂宜散者其在斯與公家居又八年而終享年六十有五雖不得永其天年以爲公恨而數十年間出處

自如俯仰無礙較之汨沒勢利老死道途者所得孰多以是知公之高于人遠矣太史氏荆川唐公誌其墓而稱公孝弟修于其家廉讓信于其鄉處紛華而不晐甘寂寞而不厭可謂知宜散之深者余是以按公事而銓次之作傳以爲世之難進易退者規焉迄今泗涇李氏自公而後六七傳其子孫繩繩書香恂恂禮讓是又公之遺教百年而未泯者也公之弟儀字宗正號東園以豪俠好義爲布衣之傑至厘郡邑大夫物色殁後以子秩追贈其勅畧曰敦倫秉義樂善好修人以爲公實錄云

楊黃門麟山公傳

楊秉義字士宜號麟山其先自上海徙華亭之葉謝鎮遂爲華亭人府丞公璨之子也公入奉庭訓出從顧文僖遊故其學淵源有所自得者而文亦藉其切磋之益卓爾大雅不羣遂于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登進士授行人丁丑遷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謀不軌而諸倖相比周爲姦公謂此非君子向用之日遂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誅叛討亂銳意太平公乃起至則改吏科辛巳　肅皇帝登極陽德方亨公以爲　先帝初政勤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

陛下當臨蒞之初乞以爲鑒崇正學親儒臣謹號令絕進獻付察駁干臺諫執章奏于有司詔旨不爲空言封章不致停閣然後至治可期也疏入　上嘉納焉又一疏劾中官魏彬及其弟英謂彬以鷹犬事先朝虧損　聖德而　陛下入繼正統　祖訓昭然不應以迎立功濫受封賞　詔奪兩人官又一疏劾楊侍郎儀奸回固寵不宜在　朝詔罷其職比奉命犒邊又疏奏沿邊軍士勞苦不得與賜　詔賜有半給者有盡覈漏丁奏補給銀貳萬兩者又疏奏發內帑工部羨銀積粟畱爲居庸紫荊等關戰守備

詔從之而邊人永賴之矣未幾丁內艱歸里甲申服闋仍補吏科奉　命巡視京營公又上疏言　祖宗重根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營以蓄精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策之請勅兵部選將官實軍伍惜戰騎如　祖宗舊制　上又嘉納焉丙戌遷右給事中奉　詔百司陳言公又疏懲貪刻定法守以至謹邊防七事會京朝官考察公又疏劾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又疏劾陳道瀛不應以黃冠爲太常少時公之奏章數上雖有行有不行而當此

聖明之朝有此敢言之氣公之聲望固隆隆起也既遷兵科左又遷吏科都尋以病疽解官歸里而忌者終不能忘公遂藉口公父府丞詆爲張桂黨謂其巧遷父官陰傷善類而會當局者素憤公不附已遂署致仕時論囂然不平而公方丁內艱絕口不辯至終其身居恒曰心苟無瑕後當有知我者何必嘵嘵置喙乎授閔十載未嘗一事干有司則何其守之介而居恒創世塋建家廟置祭田脩族譜設義醫義塾思以孝友禮讓化其宗族鄉里之人又何其誼之高也巡撫歐中丞方列薦剡以上將大用公而公已卒矣公享年僅五十有七而三子俱少親知皆爲公憐之後其仲子允雋登應天甲子賢書而亦不永其年且乏其嗣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其何如哉

顧御醫東川公傳

顧定芳字世安號東川上海人廣定守孟育之孫也公少病喘骨立至十六歲病少差遂力學砥行循循孝謹以德器稱鄉閭間既遊邑庠隨應例游太學益務博覽自六籍子史以及稗官小說家無所不該洽至法書名畫金石鼎彝皆能賞識鑒定而于醫道尤深凡素問內經醫家不能句讀即讀亦不能解而公論其陰陽生制順逆之理君臣佐使之方靡弗探其精微而曉暢其說即耆宿亦無以難者蓋公素抱痾欲精此以自療而後且切脉望色聽聲寫形出禁方

能已人疾而公亦不虞其術之至此也以故其名不出家出戶而輒聞於諸侯間至故相夏文愍公走書京師延而致之幕下會　世宗皇帝雅重醫學建聖濟殿以祀醫之先聖先師而掌醫院工書許紳遂以公名薦　召拜御醫領諸醫同直尋奉命授內侍醫經預校　睿皇帝所集方書監製御藥時　賜金綺進修職郎而公漸貴顯矣乃公亦若不以屑意者公嘗究心當世之務而多敏見達識人所沉思而未得者叩之無不立應亦復無不懸中每與士大夫抵掌而談如議均糧徭差海警等事舉鑒鑒可見施行凡

與公游者皆曰東川蓋儒之有用者非徒醫家者流也公爲人至孝且友侍父母疾醫禱必虔嘗以口續食以體席卧自浹至終喪無違禮而所以事寡嫂談氏撫庶弟世芳皆有恩宗姻之仰公衣食喪葬與三贖身爲奴者亦不能枚舉他若置田若干畝以贍諸生剖田若干頃以助公役亦其性好施故然而其最大者則如故上海令莆陽鄭公洛書有惠政歿而貧三喪不能舉公爲買地以葬仍置田歲贍其家而文愍以主復河套議爲分宜所傾　詔獄廸西市寘客莫敢過從者而公獨周旋其間又爲治殮具令其子

從禮扶其櫬歸當是時人莫不爲公危者而分宜語其子世蕃曰若東川可謂不負所知竟不加害也豈所謂忠信之感可孚豚魚者耶公老且病肺瘵及文愍之變以憂憤增劇歎曰衰病之人不能爲知已虎矣遂上疏致其仕還日徜徉西湖山水間將以畢世不逾年而倭夷作亂公草禦寇築城數事欲條上之爲當道所尼然亦因公言城竟得築迄今永賴之而明年寇勢益張公避之吳興而病病且亟猶草疏數千言未及上而卒其志亦足悲夫蓋公以醫起家而以儒經世此徐文貞之所稱通儒不名一能者而吾于公更切遐慕焉夫舊令之家越在千里外他人或視之若遺而公獨爲之存卹其後故相之禍近在肘腋間他人方遠之不暇而公獨爲之經紀其喪此眞世之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而豈齷齪之子傾危之徒所能彷彿其萬一者耶如以其方術已耳則如俞氏盧氏之醫第可以稱良稱神異而于公之品望竟何居焉故不可以不傳

博士六世孫在閩公○九名未仍舊
華亭知江西事徵之

張博士全山公傳

張瑞字信甫號全山華亭人六世祖杏圃公年不應徵命見郡邑志余亦別有傳數葉以來代以醫著至公而始業儒自少岐嶷張都諫弘至識其非凡兒曰是當亢張氏宗者弱冠補弟子員聲稱蔚起五試棘闈皆弗利嘉靖辛丑始應貢猶以同列程君槩老而貧願遜一籌學使者嘉其讓而不之許　延對高等旋授司訓廬陵廬陵爲江右文獻之邦公寖身先教幸郡守靳兩城公建白鷺書院使公課一郡九邑之俊髦一時無不興起在廬五載考最上曼移領諭淳

安淳居萬山中文教否塞十科無應制南宮者公至則周覽博咨爲之新學宮塞漏港咸捐已俸不關白有司故事祭酒用市酤公恚其不敬創造醇醴充獻廟庭至今爲式於是人文感奮旋舉制科而於地方亦復多所裨益睦郡劉司李有事泖淳病起倉卒蜚語誤中於吏拷訊誣服公心知其無辜挺身辯救得不斃于箠楚者四十餘人島夷突來淳無城郭之守軍士之衛邑令懦書生惴惴不能出一語公率壯士設伏林莽中彎弓抽矢射中兩渠魁餘寇遂鳥獸散淳邑不罹兵燹之禍者皆公賜也既攝邑篆爲日且久而公絕不受民一詞無束矢鈞金之入惟立善惡二簿用以彰癉旌別更鐫教民榜文証讀詳悉邑多絃誦之風而會海忠介公瑞來領邑事一見公便相契合蓋兩公清風直氣臭味自投非比狗聲遂響者尋用績最陞磁州學正公乃敦初服之好決意入林郡邑百計爲之勸駕而公已戒行矣公性孝友修脯所入輒供甘肯歡生養死葬具遵古禮仲弟瑄蕩其祖業公爲料理後事以季弟瑚嗣之瑚復不自好屢予屢傾公終其身週之無倦容亦無德色族弟某鬻身巨室公謀於陳孺人脫簪珥贖歸尋爲選配陳孺

人者公之元配司成公詢女也知書識大體善能左右以成公德內而宗黨外而交知以及門下士有婚嫁踰時死喪無備患難疾病不能資者公以告孺人孺人必傾囊應之其積德累仁多此類當公與忠介交善時險夷一致忠介以言事被　詔獄公緘兼金爲壽慰藉有加忠介心銜之迨開府江南式廬就訪公鑒坏遠遁時長公兆達髮方覆額忠介撫其頂語之曰爲告若翁母自遂其高而遽棄我我知若翁之不屑見我于官廨也令人蹤跡公至海上叩舷對語歡若平生忠介修郤於徐文貞文貞率其子太常璠求解於公徐之紀綱因暮夜持千金至公嚴拒之而陰爲之解及忠介謝中丞節還璫公又珍重遠貽寄訊兩公可謂善交始終矣公年八十有六而卒忠介聞公計而愴然悲焉爲誌其墓中之石言言皆實錄也公於廬陵有文江惜別卷於淳安有賢教崇記碑而又肖公之貌與忠介公並祠於江畔余薄遊過淳安一再瞻禮祠下神氣凜然兩公生同時官同邑又同名瑞而又同祀于淳此其數豈偶然者歟吾鄉陳太史懿德每對人曰全山公官雖小若以爲貴家雖貧若以爲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以爲衆且壯也欣

然無憂戚之色且不形之言宜其壽也此語更足爲公傳神然公所以有子有壽者又且有說公曾救人溺于大江中風濤怒惡舟幾覆而公不改容淳安多暴虎公禱於神虎引去歲值旱蝗飛蝗蔽空嚙苗盡一邑而公之苗獨無恙公每對人曰彼蒼報施決不差爽公蓋能自信而因以信于天地鬼神且感孚于異類矣于一卽兆達爲名太學俛首藩府供奉見知于賢王孫徧交海內賢人長者所爲詩賦古文辭然有致吾黨皆敬事之子孫繩繩爲諸生行將扶搖而起是足慰公九原矣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二人物
徐文貞存齋
潘恭定笠江
顧少參豫齋
馮廷尉南江
錢太守午江
吳太守貞石
沈太僕鳳峰
徐侍御南湖

楊水部南濱

王封公海槎

包侍御兄弟

謝祉師古執

雲間志畧卷之十二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如韓輯

徐文貞存齋公傳

徐階字子升號少湖別號存齋蓋公故居華亭縣之城西隅有湖瀦水嘗讀書其上故號少湖其後葬孟夫子存心養性之旨故更號存齋也公登嘉靖癸未榜進士第三人由翰林外補累官至建極殿大學士執政十八年優悠林下者又十五年七十而存問者一八十而存問者再祿位名壽至公而無以加矣公之外補也以與永嘉相議聖像存毀不合而故抑之

其詞貞錚錚如毫髮似吾親而故毀之等語公實有以自信自持從容折辯于雷霆之下而顏色弗少動也夫公以禁近出爲小官由閩節推而楚郡丞而江浙學使者意皆不鄙薄之其於職事斤斤拮据識者以此卜公大受而其自外遷內也由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讀內艱服除進國子祭酒尋擢禮部右侍郎隨遷吏部乃榜於壁曰某二十一而賜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　國恩厚矣何以報稱所不竭忠殫勞而或狥賄以鬻法植黨以擯賢持祿以榮身背公以行媚神其殛之日偕太宰熊恭肅公勵廉節奬恬退振滯抑奔競一時銓衡之望凜然未幾改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又未幾掌翰林院復充會典副總裁其於典華大禮公爲創義例挈綱領卓爲一代程書久之　廷推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如　莊敬皇太子之喪　裕王　景王之冠公皆裒於禮而行之人稱翼翼宗伯歲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下中外洶洶公從容爲　上畫策請　視朝以壓邊境用諜以偵虜情起廢以易撫鎮　肅皇帝皆虛已聽焉于是虜即遁去舉朝皆推公幃幄功而　上意已嚮用公遂大拜入政府矣滿三載考進階光祿大夫柱國

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六載兼支大學士俸錄一子中書舍人再以築外城功錄一子中書舍人加少傅滿九載賜兼金文幣新鈔上尊改吏部尚書賜宴禮部視元輔禮蓋異數也是時江南倭事起公上　疏與大司馬爭請發精兵六千人以衛江南腹心地捷聞賜公金幣優渥時雖分宜用事擅權而　上察知公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分宜者皆捨而之公　上所居永壽宮灾徙居別殿隘甚　上以永壽宮役屬分宜分宜反汗乃屬公計之且問誰可督工者公以子璐薦撤三殿餘材營之三閱月而就　上大悅進少師兼支尚書俸錄一子中書舍人而璐亦超拜太常少卿廕一子始　上付分宜調旨止陞一級而殊常之命出自　內批識者知分宜驟乘之禍已基于此及分宜敗公始秉政乃大書二語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懸之直廬朝房於是朝士輩幸當此清夷之朝咸佩得行其意矣公爲首揆以忠勤見知於　上恩命數數有加而中夜　御札踵至疊來諄切不啻家人父子其于臣寮間如新鄭王乙丑會試　上以題字有所觸不懌公爲剖析本義以解之海中丞爲戶部

王事上疏極言　上過失　上恚甚詔獄欲寘之死公爲委婉其詞以救之已亥虜小警六飛將遠狩公恐都輦空虛佼逆之謀乘間竊發爲危詞以沮之又虜入古北口　上以尚書楊惲不奏聞怒甚公乃備言惲雖以景命釐祠禁不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者密揭以白之而其最大者則翼戴　裕藩以定儲位有社稷大勳蓋　神宗誕生時　裕藩猶在危疑間不受朝賀而公密揭有云雖　裕王之庶子實　陛下之冢孫　上意乃始默定而當　肅皇帝大漸則爲艸遺詔登極　詔頒示天下俾　肅皇帝得正其終　穆皇帝得正其始公之功居多焉存問勑諭所云定邦本于危疑之際宣　上德于彌晉之中可稱實錄而有專使璽書特賜象龍之衮則向來林下大臣所絕無而僅有者也自公謝政家居日杜門掃軌習靜讀書不廣田園不蓄媵妾丈室蕭然而食惟菜羹糲飯衣惟布衾縕袍絕無貴人態每遇　聖誕歲朝公必肅衣冠望　闕叩頭以申萬安之祝而其訓子若孫拳拳以富貴盛滿禍福循環爲誡不久而新鄭修郤之事起矣始公營抹新鄭新鄭不以爲德而反仇之嗾海中丞蔡兵憲號召奸黠創爲大

獄以擬太常兄弟幾不免而後乃得白至癸酉冢孫元春舉于鄉旋登甲戌榜進士當其得意時人人以爲賀而公處之恬然卽先是作難時人人以爲虞而公亦處之恬然也公之度量汪洋如是公家居兩歲屬大水公趣直指邵公陞中丞胡公執禮具疏改折漕糧復移書政府乃得請地方賴以安全始松有量田之議公爲洗馬時力持以爲不可遂罷至四十年而丈量之事起民不勝擾嘖嘖有怨聲人以此服公先見公居恒勑其子弟曰毋稽國賦毋干有司毋買必爭之田毋頑戶外之事而公孫元春在都下嘗遺

書誡之曰交遊中有慕悅勢利談說恩怨厭惰職業鮮腆服食沉溺酒色者一切謝絕之必卓然不惑乃稱大丈夫又云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旨哉言乎仕宦者宜寫一通銘之座右矣公既位極人臣身躋上壽白髮逍遥望之如神仙中人以爲百歲無難致而癸未元旦地震公竊疑之居月餘而疾作自知將迫天期一日呼太常集子姓而諭之吾且暮目去矣俄朕然而逝撫臣郭公具疏　上聞之震悼輟朝爲十二壇以祭遣工部郎余寅治葬贈太師謚文貞錄一孫尚寶司丞公所以備生榮死哀

之與極矣撰著有世經堂集續世經堂集行世文有存齋先生教言則公與二三儒宗發明王文成良知之學又推仁體以示人而當其執政朝士之爲是學者相率詣公以要主盟公雖在直不能出應之而亦問爲酬答故有是刻也蓋公之爲相已饒勳名而猶不廢問學茲刻亦足見其一斑云公之子璠琨瑛俱位卿寺孫元春登第爲太常而元暘爲南安丞元寀爲尚寶丞肇台爲雲南守魯孫迎慶爲中書舍人皆藉公門廕而其有志篤學砥行如繼溥繼振元曦元暟輩將步武而起者固多也茲不具述

潘恭定笠江公傳

潘恩字子仁號笠江上海人也公生而岐嶷顙異六歲能調四聲稍長授經試博士業蔚斐有文試輒冠其儕偶嘗食饋諸生中有當貢而居喪服除者公憫其老慨然推以予之人以此服其有讓嘉靖壬午公年二十有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癸未登進士榜初授祁州知州州是歲當均賦公爲正冊籍參伍新舊衷而劑之戶無匿田田無匿稅士民莫不稱平其有訟于官者兩造既具公第以片言訊之皆受質成摹額稱不冤以去逾年而祁大治銓司以公異等

調劇得禹州禹州故悍王國也其地多子侯亦多豪
戚環衛舊不就守約束聞公治祁聲惴惴斂迹無敢
犯會歲饑公儲積視他郡獨饒民是以饑而無害政
成爲天下州牧最擢南刑部員外郎去後人多見思
爲生祠以祀比于鄭子產僑黃次公霸語具州乘中
及爲南刑部一歲而以母憂歸禮竟補刑部員外郎
歲在辛卯 上初命京曹官典省試而河南以禮聘
公公衡文爾雅比撤闈所得盡名士若少傳郭公朴
尚書劉公自强魏公尚純侍郎喻公時後來與公並
登八座非公具人倫之鑒能有此乎尋遷廣西僉事

督視學政廣西故椎魯之鄉訓詁外無所嫻習公乃
增益藝文以訓之而其要歸于敦本實先嚞識故自
公去後亦多薦南宮者而亦間出名臣與河南相埒
時靖江王素驕恣勒奪衛卒子弟不令隸學宮公移
文折之王悚然諸生遂得應試而公嘗署按察司篆
以勾攝王所匿大猾必得而後已王深銜之其後竟
以與御史監司競上疏詞連公 上遣使會勘無驗
王奪祿左右抵罪而公得復其官因用最遷四川布
政司左參議尋遷山東按察司副使巡察海道所部
登萊民饑郡邑無見糧枹鼓時作公多方設法賑貸

境內以寧會御史進山東錄時相有修郤於御史者摘其語指爲謗訕而公以監試復詞連公并被逮時傳　上怒甚禍且叵測公曰豈以　聖明在上而以口語論人死者乎且生死皆天也已而置對公亦不染于詞　詔出獄謫廣東河源典史量移贛州府推官會丁父憂禮竟復除福州歷南京太僕丞再轉南禮部祠祭司郎中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分巡嶺北以平洞寇功晉浙江布政司左參議方按部海鹽而倭夷突至圍數十匝公晝夜率吏民擐甲而守之無少懈賊知有備乃解非公則城且立潰

破巢之下有完卵乎尋遷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使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公至則延見三老問吏民疾苦得銅墨吏不職狀輒馳檄顯責之至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嶽廢人伊庶人多行不法公按法奏之一坐廢一坐削蓋公在事而制兩悍王聲望日益赫然起矣竟以禦倭有功　賜金帛入爲工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工部尚書以督修　祖陵　孝陵工完又賜金幣召爲刑部尚書時　上以督漕都御史章公煇上封事雲南巡撫游公居敬擅發兵皆被逮公具獄上皆從輕

比　上怒未解兩公皆遣戍得不死而亦不以罪公蓋公之執法明允而保全善類皆如此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品滿一考賜楮幣羊酒予告晉階封祖父如其官錄一子入太學至是公益感奮上疏請飭墓綱剔吏弊凡二十事　上俱嘉納之會風霾自列不允壬戌充讀卷官是歲仲子允端成進士授比部郎既而以公父子不宜同在法曹調禮部言官以論太宰因及公公遂決意引退而　上憐公老優詔聽致仕歸總之公中外敭歷勤勞王家者六十年而中間仕路浮沉被論逮獄險阻備嘗公獨當雷霆之下身全而名亦全他人恐未易辦此申相國撰公誌銘稱公事嚴主處柄臣不爲陰陽頫仰而獨以粹白堅定使上不怍而下不疑巍然有大臣之體者眞實錄也家居杜門養重而性雅嗜書一日未嘗手釋卷若經生然詩自大曆以上遡漢魏六朝文自昌黎以前軼先秦兩漢泛濫百家而沉酣六籍即身爲鴻卿鉅公若與蠹魚雕龍之士爭名高者以故晚年詩文日進而皆有法山斗之望老而彌高矣公既歸而諸弟在仕者亦相繼引歸翁築四老堂徜徉觴咏其中無間旦夕時公年八十餘諸弟之少者亦七十香山洛社

非一姓而公家之耆碩出自一門論者以爲曠古盛
事而二子允哲允端皆爲藩臬大吏少子允亮亦爲
京朝官歸而侍養出則金紫輝煌入則斑斕戲舞自
公懸車以後垂二十年近世士大夫亦未有如公完
福者兩臺無歲不薦公于朝　上欲用公而又惜其
老特　詔晉公榮祿大夫而　神皇帝御極之六年
復　詔有司具幣餼存問而不久疾作以計聞矣
上爲震悼賜祭賜塋又贈公太子少保議謚謚恭定
按謚法敬順事上純行不爽公何忝焉公之在官一
務清白不以脂膏少汚亦既囊無餘貲室無雜糅而
出其俸餘置田以供祖宗墓祭歲時合族而饗之而
因以潤其貧不能舉火與夫不能嫁娶不能喪塋者
具在家訓可覆故論者謂公有周大夫昌之彊力貢
大夫禹之清眞薛大夫廣德之抗直而家居有齊相
晏子范參政希文之風此所謂進而儀于朝退而儀
于野者也所著易經輯義詩經輯說詩韻輯畧美芹
志和州志及笠江集共若干卷行于世

顧少參豫齋公傳

顧中孚字伯貞號豫齋華亭人與寧宇靜虛公之少子而大參左山公之季弟也時左山已爲孝廉而公少於兄十三齡尚未爲博士弟子一日出游路遇別駕前導者叱之公不避別駕目懾公後知其爲孝廉弟也竟不問公乃瞿然曰有是哉以吾兄孝廉故遂釋我乎於是雅篤志讀書公性頗魯鈍窮日夜咿唔不輟眞所謂人雖休我弗休者而又以舊書籍摺爲草葉日作文三四篇不逾月而成帙者再眞可謂苦志苦功而亦以此遂遘嬰疾幾不起然猶于枕上口

吟輒成腹草家人勸之不能止病日益危父母弟昆
皆爲流涕而公亦奄奄待盡矣忽彷彿見白髯老人
如在屋梁上大呼公名且曰吾孫思邈也見汝攻苦
特來拯汝汝前世爲邊帥殺降虜三千人群鬼聚而
爲祟汝且病入膏肓須向北方燒十萬楮錢可愈然
非得我藥終不能療遂授以藥一丸令公吞之且云
異日雪山來會遂去有頃靜虛公偕左山入覺有馥
馥異香怪之熟視公已霍然矣病已愈益讀書作文
寢食爲廢雖值歲時令節親知滿堂索公不見密偵
之書室中則公在焉有刺股懸梁狀雖父母命之出
不出也遂以嘉靖乙酉舉于鄉而亦以丙辰遂成進
士與兄左山公同榜授江西萬載令至則有葉生坐
誣罹大辟公廉得其冤狀亟讞釋之嘗自言俸祿之
外即分毫皆爲睡物絕不以脂膏自汚聲望日起第
公性伉直不能脂韋事上官幾爲當道所擠或勸公
稍貶者公曰此我性固然也如欲爲繞指柔必不可
得有拂衣歸耳蓋公方筮仕而宦情淡薄嘗欲散髮
巖嶼濯足溪流視軒冕如長物而旋以外艱歸起復
補崇仁令縣當孔道有劇盜猖狂公坐籌縛之不煩
兵力時田間亢旱禱而圭壁不盡人皆憔悴待斃公

抵任纔半月摘文告之神精誠露禱涸雨三日夕歲得有秋人皆創祠樹碑謳歌載道滿考行取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轉文選郎其在部也搜剔百弊奸吏袖手避公一時以爲真吏部無何遷貴州布政司參議復丁內艱歸起復又參嶺南一日呵殿而出忽見群伍搶攘露刃向前人盡駭然而公顏色自若徐俟其到乃總督張公文移也蓋因分巡白參軍爲徭人蘇氏所圍窘甚張公特屬公解紛公卽奮臂登車疾馳至窖啓張公設方畧請先治鹽艘誘之徭果掠去隨選勇士五百餘人佯作鹽舡魚貫而進徑弗爲備公

援桴楊鈴指揮諸軍無不一當百者因而內外夾擊如摧枯拉朽不數日而搗其巢其被圍諸將兵得返旆而良家子女被虜者千三百人悉遣歸原籍事竣而張公特奏上聞　賜以白金表裏卽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時弋陽王視寧藩籓薨諸王爭攝奏請紛紛當道曰非顧公未易了此公不煩多辭第以法言剖對群議帖然蓋當道相顧錯愕計無復之而公頃刻鎮定無不嘖嘖稱公才也又公職掌驛傳不預窪廠事而　肅皇帝督過精美當道檄以屬公人爲公危何以遂得如式而公疾呼籲天一火而就見者舉手

加額曰公眞天人哉例有寄樣呈公公一切謝不受諸司聞之亦弗受所省金錢何止鉅萬也時分宜柄國有私人倚勢無忌建坊都院前諸司莫敢誰何公立命拆去之且逮其蒼頭數人寘之罪衆咸懾卵危公公弗爲動卽分宜亦不能抑公也尋擢浙江參政于時島夷橫行延燒運船百餘隻公慷慨捐俸弁申文取各院贓贖代之償官軍保全者甚衆文貞公方秉政曩與公爲筆硯交公無書抵政府文貞益心折焉會聞公有引退之意友貽書慰籍公而公已決計去矣先是公行部山陰道上時當沍寒冰雪滿山從者幾欲墮指遥望見村落中民數群擁一乞者前驅呵之不能散公問而知乞者所卧處丈餘無雪人履其地煖氣蒸蒸遂致村民聚觀于此公卽下車叩拜雪中從吏錯愕乞者亦爲踞踏狀公曰吾豈忘師雪中語乎乞者遂不復避然邀之同行又不往第曰我當自來公遂徒步一二里回顧道人已不復見矣然後登輿而返且曰道人果至亟屏人以葱一莖置公耳中喃喃有所傳授因言公享年有九十公亦異之此公之所以飄然遂初服也歸而署所居曰逸老堂自號懶眞子公在官則懶奔兢懶簪折居家則懶箑

計懶營爲此以息交絕游者垂三十年惟與山僧野
老往來不涉人間交際事客有獻公玉盃爲壽者公
留飲注酒玉盃中飲客已而又注酒尾盃中亦飲客
謂客曰酒味有以異乎尾玉一耳蓋公之視金章紫
綬猶其視草屨青簑也心空塵世目擊頹波冥鴻自
飛昂駒不駕留侯少逢黃石呂公晚遇雲房公其似
之矣公享年八十有九果如道人言季子正言爲鴻
臚丞鴻臚之子令德令德之子璿相繼登萬曆戊
子丙午賢書而之璜少年爲邑諸生籍甚文章之譽
將嗤手功名有孫如此公其不死也夫

馮廷尉南江公傳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由嘉靖丙戌進士以行
人出使兩廣時王文成爲大帥公因薦東修執弟子
禮文成甚器之以爲他日任重道遠者必馮君也已
擢御史官留臺與刑曹抗論執訊牒體尚書詘于公
言著爲令甲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後諸衛卒
魏亦惴惴如公言已而奉　命巡視上江會　世廟
遣內相設醮齊雲巖公亦往行香畢內相以長柄香
爐授公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不同遂不受
又巡視下江有指揮張紳挾御史大夫汪鋐勢殺人

者公立訊之竟寘于理隨疏論汪鉉大奸大詐爲小人之尤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不下四凶語朝論快之會　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祀又欲令皇后親蠶北郊而擿其說之不合者以邪徒目之中外慄慄惶懼公獨抗疏援古親蠶郊祭之禮反覆陳辯且極言時政乖違災異示變倣子思燕雀處堂之喻賈誼厝火積薪之憂勸　上速停前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模唐宋之昵林甫安石爲誡拳拳也當今上封事時自分必且得逮而後俱報聞公益感奮圖所以爲國致身者而適彗星見東井　詔求直言公遂疏論張孚敬爲根本之彗汪鉉爲腹心之彗方獻夫爲門庭之彗乞先斬三奸之頭以謝陛下後斬臣之頭以謝三奸言極剴切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隲在朝諸大臣得失以聞　上怒甚馳緹騎逮之　詔下獄御史大夫汪鉉銜之入骨有意羅織之故鞫訊者栲掠備慘毒瀕死者數今畧不爲動容毋夫人時年八十擊登聞鼓不報長子行可時年十三以童子上血書又不報諸言官各論救公上益怒而擬罪從輕比者皆奪俸遣戍有差公遂直論斬矣時汪驟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尉卒環列

左右立馬候三覆　肯危在呼吸間而汪執筆引上言大臣德政例署公情真法當擬斬必致之死而後已公方對闕跪口呼　天王聖明汪令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挺身而出觀者皆嘖嘖稱爲四鐵御史謂公義膽烈烈則爲鐵膽辯口嘐嘐則爲鐵口勁骨稜稜則爲鐵骨而此膝嶟嶟不受屈于佞臣則爲鐵膝也及冬當就法有遺公藥者公曰御史陳事不當惟有伏歐刀都市申　明主三尺耳何以藥爲又二載長君行可刺血上書　上命法司覆審得減戍雷州會　赦歸時太夫人春秋九十五高矣而公年亦逾六十猶嘻嘻舞斑作孺子慕也侍養之外日惟下鍵讀書閉門課子而性復慷慨婞好行其德于鄉出橐中裝買田千畝贍三族若干人又贍布衣貧交若干人而倭亂時有士女徙避入城者公皆授廬傳餐歲當大饑大疫公又煮粥劑藥以救之所全活又何止數千人也　穆廟初錄諸言事者公年已七十餘銓曹難其老疏進大理寺丞又加朝列大夫欤之日郡邑請祀鄉賢庶幾可以報公矣公之子行可以鄉貢謁選後爲京兆幼子時可成進士爲學使有文章名而其諸子孫多而且賢公之澤其不

士哉所著有夢羣錄司勳氏皇甫公汸序之以爲奏議有子政仲舒之旨序記有退之仲淹之風詩歌有陶彭澤韋蘇州之致而又叙其一門忠孝大節有云收瀦叩閽毋氏矜乎孟博刺血汙牘令子甚于緹縈蓋皆實錄云

錢太守午江公傳

錢師周字君輔號午江華亭人少負才氣工於帖括之業名噪黌序中學人士負笈從游者甚衆陞宫保文定公其高足弟子也嘉靖辛卯舉于鄉屢上春官不第就選順天南樂縣守制而歸服闋補固安縣陞南京大理寺評事轉寺正尋陞廣西思恩府知府意不樂羈宦網嘗賦詩曰岐路莫教行處錯急須三徑拂荒堂遂乞致仕歸卜居横雲山之麓足不入城市中時枕扁舟逍遥九峰三泖以賦詩自娛每出寄居僧舍以蘭若爲家而以枕頭錢爲資斧客至留小飲

呼大白耳熟烏或至餅鏧繼以典衣必典盡而後已蓋公生產既微篋裝亦薄且耻干謁將面孔向人安所得白粲金錢以供朝夕而公處之晏如也其子不省意父居官必有囊橐一日鎌公游舫需索所有乃稱貸數金及衣被與之自此貧益甚時年已逾八旬矣容以其子孟浪不顧公養乃諷之曰人壽幾何即公百歲遐齡不無終盡何不一營終具乎公曰嘻君不聞楊王孫之事耶而何以厚葬爲即不葬漂流水波中亦委之命耳客聞其言而哀之蓋公自安其貧而亦知其子之必不能笵窆也先是子婿諸姓者

迎公養于家享年九十有四而至是易簀仍爲之經紀其喪諸鄉先生亦執紼而送之北邙者載道郎不能齒齒佳城而公以入土安魄矣夫公官至二千石而貧不能養殁不能殮當與古人原憲黔婁輩同煽清風非時輩所敢望也余生也晚猶憶孝廉時得見公於賓館公雖老而意氣矯矯不衰有一二同袍于大衆中見其龍鍾狀稍稍語侵及之而公即叱曰豈以我老耄耳聾不聞君輩語君輩他日不老耶其老而倔强猶如是昔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林二公時已皤然老矣楊每論事輒侮之曰二老翁

以爲何如翰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當與君昂曰老且莫當與他省得後人又欺侮他老今按兩公語併以錢公前語理之可以爲後生侮前輩者之戒

偽內有自昭居休
溪云

吳太守貞石公傳

吳梁字伯材號貞石華亭人公少而食貧潛心問學弱冠爲博士弟子業已琳琅筆端所謂綺年而播華譽齠歲而有俊名者公其以之當是時與郡中莫子信子良包元達元愛兩氏兄弟爲同舍生又爲同志友非不伯仲頡頏而公獨神情振發氣宇軒昂行輩推之先驅有司目之茂異而公故雅抱沖襟若有以自下者嘗讀書則六籍百家無不博綜淹貫而至操筆爲文則千言一揮而就人人遜謝弗如也歲乙未試於督學使者奇其卷拔貢入都旋舉丁酉順天鄉

試高等名噪都下不減入洛之陸士衡咸以爲南宮
垂手可捷而數數上書數報罷公輒不自信而復自
訐之卽有長駕遠馭之心至此亦稍爲貶損乃俛首
而就選天曹輒喟然嘆曰吾旣不得登金馬門致身
日月亦庶幾作一行吏署五花判或者有以自見乎
於是授閩之邵武郡司理至則值島夷犯境盤穴建
陽光澤谿谷間公受檄提兵扼其衝破走之延平土
豪李元春鄭球乘海警稱兵煽亂公設方畧縶其酋
長餘黨悉平之軍興貲饟不給卒伍哨聚聲言欲劫
長吏公出饟金犒散撫諭之邵武驛傳羨金數千各
道借給軍餉中多乾沒公請于兩臺以償民逋爲檄
發之以此衆皆稱公之才爲霽靂手而其斷獄也有
福州倅譚用諫督造戰艦坐侵冒傳致大辟者公覈
實得從輕比有泉州王性中怙勢殺人捕之急以千
金行賄者公麾出之論如律有胡侍御家居恣横漁
敓里中諸不檢者公摘發之無少貸于是衆又稱公
仁恕稱公明決而諸監司皆推轂公無論本郡卽他
郡疑獄檄以屬公靡不迎刃立剖者是時閩中稱名
節推兩人公與四明緯川馮公齊驅著譽馮公遂得
推擇爲刑科給事中而公第授刑部主事則以同官

者齮齕之而掌銓者亦格于資也公以刑官而爲刑曹其于比詳也益精而其持法也一準之乎五罰五刑而若出之以百鍊同舍郎莫不拱手避席而大司寇又特傾心倚之遇獄不決者輒屬公斧斷以爲常而公亦惟法之是狥不少狥司寇意有金吾巨姓者以豪横不法抵罪介于耍瑞爲居間以請于公而不能得也輒怒甚嗾群瑞集于朝門外候公入而辱之公以兩手持兩瑞者大呼而欲訟言於　上前羣瑞俱股慄吞聲鼠竄去而公從容還部識者重其才謂幹局當留　禁近以備風紀之司而耍瑞扼之無何

而出守太平之命下矣時公年已逾六衰業且倦遊而性亦復不受牢籠慨然有蓴鱸之想故未任而中道疏乞休太宰楊襄毅公持其疏不覆曰是疆直吏嘗抗折中貴者耶移書趣公抵任甫三月郎拂衣歸歸而徙上海葺舊廬築新圃日與圖書爲親以宋儒理學格言誦讀而討論之以自勗而公實直躬尚義沉毅端方磊磊有大節介然矻然徐子與作貞石篇贈公良非虛語而御史陳公檄縣表其里門蓋亦重公行誼然矣公之與人交也不設町畦不侵然諾亦不爲小廉曲謹囁嚅附耳之容人有以過告者輒崛

強不肯下而亦嘗服義心折之有以非禮加者意不能堪而爲人趨急解紛又赴之惟恐其後嘗曰此吾老奴故態也公性慷慨喜施自所居張溪至金山病涉者凡二十所而公一日出橐中俸金悉捐之爲徒杠爲輿梁以濟民而不使之褰衣棠濡手足且曰吾豈效商賈之爲齪齪籌此阿堵哉惟日課子課孫望其成立仕進而以八十七老翁綿約如嬰兒態對客談論竟日無惰容僉謂百歲直掇之耳而無何公以無疾長逝豈其仙去也耶莫方伯謂公郎不仙要亦達生委化英爽遽遽不死矣吁此可以誄公矣余與公之孫之麟交而見其仗義疎財似公之達若其諸孫嘉言嘉績嘉猷者其人清華其文挺秀又將藉公之陰德而昌大其門也故喜而爲公立傳公有水竹山房稿刻行陸文定公爲之序

沈太僕鳳峰公傳

沈愷字舜臣別號鳳峰以華邑鳳山者邑之望也幼與文貞公同受業博士家言每試互相先後公能讀五經兩漢諸子書所爲文沉深古雅以嘉靖己丑舉進士拜刑部主事旋轉爲郎已出麾爲寧波守時倭奴入貢道經寧波驛路誼傳倭有宿怨于寧必且爲變公陽待以禮而陰設武備戒嚴倭是以不得發會武人欲掩襲邀擊以僥倖有功當道入其說公持不可弗聽竟主出兵其後兵大潰而倭遂搆難縱橫浙直閩廣之間轉相戰鬬者垂八九年而民之流徙死

亡不下數百萬東南之力遂疲然後思公之先見而無及矣其他親賢禮士約已裕民善政弗能枚舉而公在任之日與士夫書翰往來不絕有乞詩乞書者巨幅長篇一揮而就人以公書倣張顛有龍蛇飛動之勢至今寶之于家而辛卯大計天下吏公于課當最而詘公者謂以文墨廢吏事徙知臨江寧人欲留公而不可得則爲祠祀公于招賓嶺七賢堂又祀公于郡治之側至今俎豆不廢也在臨三年以治堤功遷湖廣按察司副使先是江堤圮前後治之者歷數歲費數萬金工卒不可就公至則度土宜程物力辨工之奸良覆吏之廉貪勤惰者爲之殿最自此爭相奮勵不三月而堤告成其士若民額手而頌曰非公則此堤不立吾屬其魚矣部使者以聞故有此遷而亦隨遷湖廣左參政庚戌入賀　萬壽時分宜柄國媚勢者鳧趨蟻附而公于例謁外未嘗一造其門公之品可知也抄秋會有虜警　詔留藩臬諸大吏禦守京師逾年而嚴輒解公還至維揚東顧而歎曰吾母老矣吾豈以三公易一日養哉遂上疏乞歸楚之部使者數嚴檄迎公且檄松之郡守率學官生徒勸駕而公持之益堅乃代爲之請得報允海內縉紳惜

公才者以不得大用爲恨而公輒喜動顏色謂此身在侍旦暮間可以斑斕甘旨致孝于毋夫人也家居二十餘年無日無公薦牘　穆宗即位尤注意舊德將召公而難公之老郎其家拜太僕少卿致仕未幾以　冊立　東宮恩進階資治少尹於是公益放意湖山結盟詩酒作環溪草堂招致親知賓客觴咏其上終日無一俗事在念終歲無一俗人到門而又數登九峰泛三泖興之所至累日流連若不知有人間事而士望終屬公每　詔求遺逸必疏公姓名以薦欲强公出而公終不出且以病不起矣公卒之日享年八十餘所著環溪集藝林贅言守株子論有詩文重名而文貞誌之謂沈公不獨能文而且篤行當永嘉議黜孔子王號文貞疏諭其不可輦中諸御史繼諍之　世宗怒下諸御史獄將并逮公寘重典而後乃薄罰出理延平　命未下僚友親知無敢厠足過門者而公獨問訊再三無異平日當文貞得罪時自計被逮則必效因以沈夫人柩及子太常璠爲托公涕泣而慨然諾焉文貞以此爲公德而謂挺然俠義可屬大事必沈公其人者故牧淚而銘之而吳郡司勳氏皇甫公汸序公集輒稱大夫吏隱兼適仕學並

優不待年而乞歸屢薦而不就睠尚張郎擬綴陶常故其詩融渾婉逸誦之令人輕三公而細萬物也其亦可謂知言也哉

徐侍御南湖公傳

徐宗魯字希魯號南湖華亭人也公父文窻翁夢庭桂盛開而生公六歲即能記誦經目不忘家若中落每竊突不烟而公益嗜學無少輟二十一補諸生公學有根宗敦本切理而又言不務華行不近俗莫有識公者及朱張兩侍御先後取冠多士人人以爲知公晚嘉靖戊子領鄉薦已丑連舉進士令峽江峽江當孔道民生凋弊而豪橫又攘竊穴爲盜時時出肆標掠號稱難治公且慨然以除凶剔蠹爲已任凡所不便于民者悉寢閣之縣故濱江江流迅駛舟行上

易下難而雇役者槩施民爲不平公量水勢順逆以
隆殺其值翕然快邑廩不設倉困輸稅者往往因
緣爲奸公創建廒房若干楹稽其出入盈縮夙弊盡
除歲苦大旱公致齋露禱烈日中大雨隨注而又敦
文教新學宮峽庠久不第辛卯連舉二人議者謂皆
公興起之力然此特公剩事耳其最鉅者無如蠲虛
糧一事峽江舊有虛糧一萬三千石累民賠賊戶多
流徙公請于當道躬自履畝丈量置爲魚鱗冊以便
疆理歸戶冊以便徵輸富家大姓皆稱不便輒出流
言阻撓而公毅然不可奪有范主簿某者跼無糧之
產千畝有奇范故豪于貲至請卑丞下檄議豁而公
弗與也比入覲藉甚賢聲戞戞方柄政欲移令其
邑公以清賦未畢辭隨伏闕具疏　天子下司徒議
因及中丞中丞故以范簿事相左多所齟齬公爲民
乞更生至以疏請方得報聞獲減原額二百十八里
爲百八十里賦額始正逋民漸還公刻清賦集一卷
以伐禍本凡閱三載告成然公鬢髮已皤然矣任既
滿稅猶不及額監司移文謂再徵三分可得報最公
謝曰民已剜肉見骨其忍敲骨吸髓爲窟徑哉不兩
月而奉內召爲御史既入臺中風裁更矯初巡居庸

紫荊等關飭戎伍謹烽燧邊境肅然既按眞定等郡
又按閩所至彈饗擊餐振綱持紀屬吏不戢者悉寘
之法丞尉以下望風解綬去延平永平二巨寇與夫
豪右大猾爲梗者公俱密授方畧次第就擒畧無漏
網一時名震都下凡公所上封事娓娓千餘言言必
關　國是切民瘼而至所論柄臣嚴分宜翟諸城不
法事語甚剴切聞且見者至咤吾以爲禍且叵測賴
肅皇帝仁聖止蒙薄罰而柄事者已心啣次骨矣
公即解綬乞身歸歸則營別業于西郊纍石疏池蒔
花種竹日與同志沈太僕諸公嘯咏徜徉杳不問戶

外事郡邑長吏自歲時一謁見外不復私請私干而
會島夷內訌公輒與士大夫協圖守禦之策周直指
觀所方郡侯饗江咸以公留心桑梓每從容訪焉公
因著松窓紀畧以示後鑒平生所究心者在清賦一
節念惟松郡虛糧之禍不減峽江因勸當事者亟謀
清丈而適大中丞林公潤按郡雲間乃錢均糧拙議
一書以獻皆鑿鑿可行自是田賦俱正松人永利賴
之皆公賜也公孝友天植尤好施予公父文愍翁病
瘍欲得異藥公徒跣入山犯晨昏胃霜雪至夢感神
人病果愈太夫人久疾露禱于天願以身代伯兄春

田公貧甚公讓其腴産而處其瘠弟蓉江公早世爲撫其遺孤以底于成族黨遠近待以舉火者不下數十家至以顛連告則雖傾囊倒廩應之亦不惜也其品格行誼類如此丈夫子六俱表表爲清白吏子孫仲叔兩君則以薄窶世其業諸季皆聲聲庠序不及顯而今文孫士竑廩于學官所著古文今文爲秇林標準其將繼公而起也歟公所著有南湖類稿南湖按稿清賊集均糧拙議保治要議恩榮歲紀家傳彙集藏于家而其名窶治蹟則詳于峽江循吏傳去思碑茲不具載

楊水部南溟公傳

楊子亨字履卿號南溟華亭之漕涇里人公自髫齡而美丰姿倜氣度見者謂爲黃叔度衛叔寶之流年十七就試于安福石盤督學張公即奇其文首錄之補博士有文章聲而亦倜儻有幹局時公父誠庵翁將赴選都下族人有勾致翁于訟者欲尼其行公曰父第北上訟事兒自以身當之于是徃謁憲司而請質成焉御史東公郊峻法深文對簿者皆股栗而公直言無難色御史輒下氣呼爲小秀才慰勞有加事立解甲申歲天台王先生以進士乞便養教授來吾

松軾手授經之暇教諸生讀秦漢文間語以陽明先生之學而尤詣重公推爲入室弟子明年乙酉公舉于鄉丙戌下第乃翁官紹興府幕公往省覲因從遊陽明之門陽明生徒滿天下在講席者恒數百人每公至即寃坐蓋公于身心性命大有發明故披風立雪間足爲先生絳帷重也尤善屬右文詞語必有關世教楷書行書摹擬北海詩句則宗盛唐而才亦磊落不羈且以名節自砥礪蓋有司待之異等而同輩讓之先登矣從此凡十上春官又復下第公乃自嘆曰我頭顱如許而尚碌碌風塵中耶遂謁選得順天

府推官公外雖峻崖檢而中實寬仁愛人其居官一以矜恤爲政有容雲縣民田姓者讐家陷以大辟誣服已十八年許公立訊出之河間府民陳橋夫婦俱論死而事屬矜疑歷二十餘年不能決監司以屬公公廉得其情遂脫之于獄天津衛有三官廟故事歲輸香銀八十兩其後廟且傾圮而歲額尚存羽流逃散殆盡公請之撫按奏免其徵而一時寃獄平反者不可勝紀庚申轉太僕寺丞大僕專司馬政而馬政日壞馬戶日益貧　國課日益逋負將來有不可救者公爲白之印馬羅御史力爲查理分豁設法寬貸

其輸民以不病江北如高郵寶應江南如應天太平各郡之民賴以全活者幾數十萬戶癸亥轉南京工部營繕員外郎即領部檄榷蕪湖關稅蕪湖實當利孔在任者多乾沒其中故商稅常苦繁重公至減稅十之四五　國課皆完而且有羨商人頌德者嘖嘖口碑第前後關使皆不便公所行而衙之者衆矣柘山有大路三十里當蕪湖太平之衝歲久崩頹一雨集行人勞頓萬狀公捐俸新修葺其後過者必祝公而後行關南舊剎吉祥寺儒學在其南生儒以累科不第謀于知縣李將改寺爲庠寺僧計三百人各持兵杖大譁禍且莫測縣官撫之不從公出牌曉諭之事遂定甲子五月轉都水司署郎中事工部歲解北京顏料三萬金管解者輒賠銀三百兩甚至稱貸破家鬻兒女償之猶不足公請之大司空以庫中所貯年久絹帛易銀補價又捐俸五十金佐之乃得釋蓋公之惠政及人類如此辛酉春移疾告歸方欲置義田修族譜且廣行其德于宗鄰親屬間而無何抱痾不瘳奄奄逝矣官不過五品而壽不滿七旬惜哉公端莊嚴重以禮自處亦以禮教人未嘗有一褻言褻貌而性尤喜賓客公雖居鄉而四方知名之士或挾

一藝一伎來者必下榻館之肆筵款之又捐貲餽之各厭其意而去而人有疾苦寃抑不能上達每倡義極援若赴湯蹈火然必出之危難中乃已海以內有胸襟豪舉意氣俠烈如公者乎金陵尚書梁公儉庵材武進中丞唐公荆川順之者德業聞望時稱名臣與公爲莫逆交不啻昆弟而郡邑撫按諸大夫如安福聶雙江巴陵方礪庵晉江陳春臺順德何雁峰姚江周觀所吳興臧尭山先後蒞茲土者至必詢訪時政一切利病必爲指陳絶不及私請而旱潦之歲嘗條乞事宜上之當道時出銀米賑之里巷之受濟者無算故公病之日鄉民斂錢數千爲公祈福又有爲公請代者此可以知公之槩矣公之子繼美登萬曆丙子鄉薦人亦爽塏有父風而恨享年不永有孫顧蒙者爲邑庠生才亦不乏楊氏其有興哉曩有一御史王公其計偕時公與途遇語合即邀之同載至京極其歡洽且多所饋遺公是年不第而歸王公乃登第公亦忘其姓名矣不五年王公以御史來按吾松問楊南溟何在左右對以在鄉即餐牌造訪公不知所謂及肅衣冠出迎乃即向所途遇者也一見而道故殷然留款信宿而別別後公即入城報謁御史亦

欵公院中者越日行時又饋以兼金數十鎰且約會于吳門說者謂楊公無炎涼之態當未遇而能折節定交御史有故舊之情當既貴而能禮賢下士時論兩賢之父老每述之謂爲盛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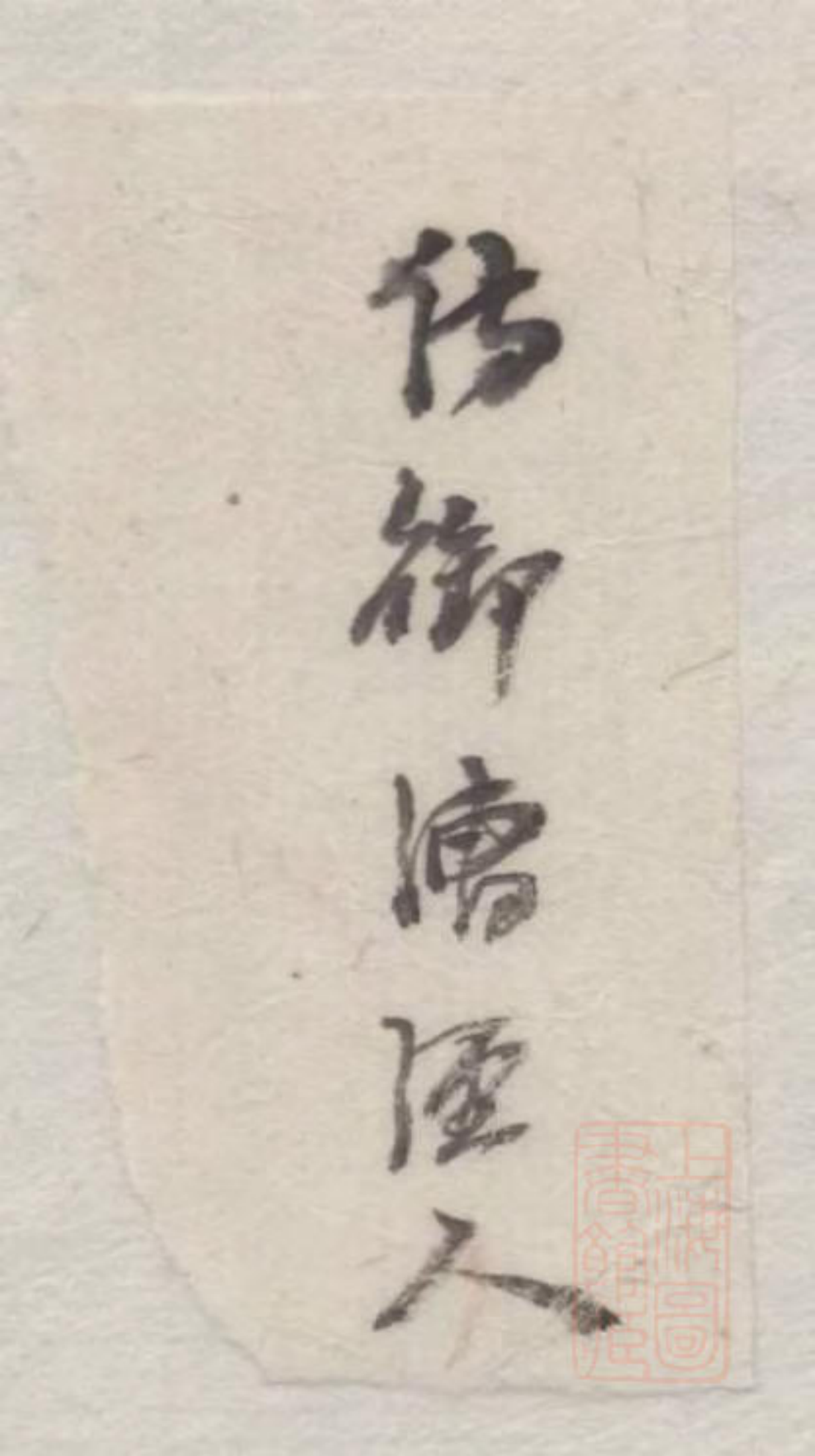
王封公海槎公傳

王山字靜之號海槎世家海上徙華亭里然猶不忘海上故號海槎以識所自始云公少治毛氏詩通大義會贏疾去學醫然非其志也輒多讀經史百家之言以期自表見家雖食貧而四方之士有挾古册籍來者無不厚價購之傾囊稱貸靡所靳卽不可得必借以歸口誦手抄孳孳若不及故公生五十有九年以子教廷評公貴封如其官僅田百畝屋數椽而其藏書乃至萬七千卷徐文貞嘗言爲編修時京師沈氏家多藏書士夫欲借書讀者必之沈氏後從京

師歸觀海槎公書目大半皆沈氏所無吾松亦未有
富于書籍如海槎公者也而且謂公之藏書既成其
身又成其子有肯哉公素能詩工小楷及讀書益多
見聞益博所爲詩及楷書行艸皆備諸體入妙入神
嘗燕處一室焚香展卷怡然自娛當延評未貴時曾
補醫學正科太守汶上路公順德何公重其人每見
必加禮貌及延評舉進士知會稽以九廟覃恩公
既被章服嘗徒步偕儕不作封公驕倨態如公高人
胸中必獨有所得而超然勢利之外者彼豈以貴賤
富貧輒爲軒輊耶封公如海槎者可傳也

包侍御兄弟傳

包節字元達號蒙泉包孝字元愛號吳石孿亭人兩
公同胞兄弟時亦同著才名聶貞襄公豹爲縣令讀
其文而奇之曰英思天逸今之二陸也因延譽於顧
文僖公公亦極口期許以爲國士云初兩公早背其
父贈公吾心翁當是時單弱無所依外侮亦疊至兩
孤忍垢彷徨互相砥礪夜分欲寢忽思乃父則愴然
痛心甚至懸髮於梁如季子故事而母楊夫人所以
訓迪之者極嚴有丸熊斷機之槩自其爲諸生時而
督之閉戶讀書足不出閫外友朋過從母夫人輒立



屏後偵之相與論文談莅則欣然勅婢子具酒脯相
餉有言不及義者伺其去即呼兩孤呵責之而兩孤
居恒稍不稱母心必爲長跽請罪不命之起不起即
登第後面目清冷未嘗稍假詞色也其並爲名御史
有聲臺中時論謂爲母氏義方之訓居多焉蒙泉公
性忠義慷慨秉道嫉邪口所欲言不顧其人之怍於
色心所欲爲不顧其身之及於難也中嘉靖戊子鄉
科登嘉靖壬辰榜進士由東昌府推官徵入爲監察
御史官北臺而弟吳石爲南臺御史母夫人時已向
衰矣公之按滇按閩而還也將上疏乞侍養會弟以

終養得請母夫人恚曰敎子者獨爲身謀不爲 國
家用耶公不得已入 朝未幾而奉命按湖南公先
馳檄示所部凜凜風霜能令豪右權奸潛踪斂手而
至則廉巨瑁廖斌怙寵驕橫狀知其莊戶倚勢占人
土田奪人子女財帛所以魚肉楚民者若貪狠餓虎
撫按郡邑以下莫敢誰何公按部之日聲冤者百千
人因抗章彈之斌黨希 上左右格公彈章不得上
斌反誣奏公震驚 陵寢 詔逮錦衣獄罪且得死
賴 世皇聖明得減死謫戍莊浪衛在衛十二年每
得家報不開弟問太夫人安否報曰安則取火焚之

日幸老親無恙勿以他事亂吾意也後太夫人卒於家計聞公以不得視含視殮爲終天大恨窮晝夜哭泣卒喪之日衰絰未嘗去身已而又聞弟吳石公卒撫膺曰誰代吾奉時祀者於是哭益悲竟得疾不起矣公雖死而忠孝大節凜然時發之文章詩歌忠憤激烈如與莫觀察何翰林書人皆傳誦之而愁霖一賦抑鬱無聊幽思宛轉有楚直臣之遺風焉繇其投荒萬里困苦離憂有似靈均懷沙之跡故出言吐辭不覺有相契合者又公所亨甘肅志具言西北要害及攘禦大畧歷歷如指掌以羌制羌之策又何其深長思也藉令公不死得假西河節必能畏一尤泥西封嘉峪酒泉張掖之間而惜手徒托之空言也忠臣義士能不扼腕而欷歔哉所著有苑詩類選三十卷西戍北逮錄通考意抄二十一史意抄釋疑錄包侍御湟中稿六卷行世吳石公由嘉靖辛卯鄉科第乙未進士授中書舍人中書職在閑散服官者晨起策馬日投刺造請賓客碌碌風塵中無停騎公獨閉門讀古書聲望隆隆京國矣會　九廟禮成與被　恩典明年奉命謁鍾山　孝陵便道歸省母夫人迎養京邸比滿秩擢公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嘗督稅下

關視事摘發如神豪猾不敢蠹食又嘗巡視下江馬跡所至鋤穢剔奸肅然風紀人皆以重生包老目之時歲大饑公請修德以弭天變蠲租以蘇民窮言甚剴切疏聞　上爲採納民藉以全活者甚多劇盜有弄兵江左營窟鄱陽者公爲傳檄以諭禍福設備以嚴隄防而潢池之警始息時值大計太宰每黜陟必咨訪公公所以應之者無一不當是歲察典稱平皆公力也已又抗疏論分宜不法事罪幾叵測矣幸　世皇虔請箕仙默禱壽命而箕仙答以愛惜人才爲保養壽命之源　上頷之即批公疏云包孝係是人才免究公得　旨怡然遂請終養公時年甫四十體亦癯弱如不勝衣其歸而侍養也會聞乃兄蒙泉公遠戍之命輒北望涕下沾襟曰吾兄以身許國有孝在母側故也吾母春秋既高吾兄不幸不得承歡左右而吾以一人兼兩人之養可令吾母頃刻無歡顏乎於是具甘脆備滫髓先意以奉母夫人母夫人嬰小疾藥必跪嘗無間寒暑意可百歲終養親闈而母夫人死矣母死未兩朞而公抑鬱以死可謂死孝若蒙泉公則死忠亦死孝者也後朝論既明鄉評亦定兩侍御皆得崇祀鄉賢雲間寇履之士皆踴躍於途

且掇文而祭之有歌有頌而余於包氏爲母族卑行不揣綴之以詩曰兩篋封章垂信史一時俎豆列名卿墓前宿艸衰猶碧身後公評死亦生詞雖不文聊以記郡中盛事云

謝社師右執先生傳

謝簡字一默里稱右執先生華亭人先生生平清蔚隱厚而大節過人其爲社師自束修外不肯受人尺練貫錢歷幾歲如一年而竟終歲如一日危坐皐比之上暑不裸寒不蠕倦不敢側生徒嚴事之若神供具令無過一簋一茗曰余以養福且教若弟子儉也先生素善柘酌及至館夜飲酒僅三行曰吾豈可以褻酒訓也喜道人善不去口而隱人過謝不欲耳聞且性方嚴未嘗與賓客涉戲語客亦無敢趾及于館者焉廷尉南江公延先生傅其子歲餽米三十斛知

其有介行不敢復致餽遺時學使與南江公厚有因緣入庠者以五十金求先生爲之地先生正色曰主人以子師我我可不教之道義而營此暮夜金耶謝弗受故當時呼爲謝石執先生也後有姚四山來鶴者爲富室社師初到館見其家童僕毋大怒曰余寧餓死豈可餬口于不孝之家亟告歸主人笞其僕請罪至再乃始留焉抑所唐公文獻幼受業公門下及鬼元歸家拜謁公立受其禮畢世一無所干斯亦古執先生之流亞乎夫師難之矣童子師抑又難之矣童子弱質冲齡志趣未定其蒙養一視之乎師師以爲人模範模不模範不範其何師之與有近世惟修脯是視而不務講道授業之爲非狎邪之與俱則宴笑之與昵師道其何能尊昔人曰經師易人師難而今之經師亦復不易余與太史世調張公言因之有感故特援筆爲石執先生傳之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三人物

陸文定平泉

蔡太守漠陽

張中丞須野

陸儀部寶峰

唐大行左溪

楊忠恪抑齋

張給諫白灘

彭太守魯溪

何翰林兄弟

唐上猶次梁

唐侍御父子

特旨起原官復不赴已巳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時且赴召矣至淮又復請告歸壬申陪推內閣即家拜禮部尚書兼學士上疏請告不允辭乃以是冬詣　闕癸酉復引疾請告乃賜乘傳歸計公登第五十六年屢起屢歸其間服官兩都不及一紀而優悠林下幾五十年戊子公年八十　上詔撫按官存問加太子少保歲給廩米與夫戊戌公年九十　上遣中書柴大展存問壬寅　皇太子立推恩　上遣儀部郎劉憲寵存問大臣三奉恩詔亦古昔所稀誠稱異數及遣孫景元詣闕謝恩　上爲優詔褒答廕景元入監讀書而加公子大行彥章月俸侍養尤異數也公生而豐頤廣額狀貌修長神襟遒上而氣骨更自稜稜獨以家世務農文食貧無所給資斧常服田疇弄傭雜作而公日則帶經而鋤夜則囊螢而讀嘗拾紙爲文警甚塾師見而奇之時年已幾三十許出試即受知于大令方簡肅公補邑諸生自是試輒冠其儕耦籍甚文章聲方令魯以鍰金周公謝不受蓋當未第時業以名節自矜重矣公既魁南宮例得授館職而分宜以人望物色公公待之落落意不懌欲以曹郎抑之而卒得館選授編

校尚书郎
業居鄉
城中

修亦詘於朝論故耳一日同館諸吉士謁分宜稱觴爲壽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鶴立被青袍而復有泰山巖巖氣象分宜目攝之而公不以爲意也　肅皇帝方事玄修諸臣競譔青詞進　御覽以希寵榮而公獨否卽收　廷試卷時分宜干鼎魁意有所屬他人必且阿其所私而公獨否此姑蘇袁安節公爲黃門時特疏品第詞林不得不以方正首推公者卽分宜亦且亟稱其人曰安得閉戶寡交如林貞吉者乎時公猶蒙毋家姓爲林既通顯而後復陸姓也公在南中持大體去煩苛先本實而後藝文揭訓條以挈功令而又以數數辭召爲世所高誠有如濟北于文定所稱廻瀾倚爲砥柱平世師爲儀刑者而當其時高新鄭在政府遇事稍不當意輒謂公弟黃門曰吾不如平泉趙文肅公謂黃門舉朝徯平泉公正欲　主上新政一見風采知　先朝培養有此偉人語不虛耳其爲禮書應召詣　闕也江陵當國擅權意得引公爲重而公强起應之舊例六曹謁首揆上席不端坐言亦閒閒而公爲館中前輩且又正人竟據上席端坐不少遜也江陵意殊不懌談次輒稱平泉公亦輒稱太岳江陵銜公而亦以此心重公嘗使人致意

不久且有別命矣公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纔出山豈爲桃李樹私門　廟堂希揆地耶始公於坐席應對間已浩然有歸志而會明年當會試江陵欲私其子上第計挽公以釋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凡五上乃得　予告乘傳歸瀕行江陵造公曰今且別公公何以教我公曰天下大矣公須還他大大做去江陵默然又疏陳十事上聞皆關國家大計而中有觸時忌江陵所不樂聞者頃之江陵又就公邸別公踞牀見之抗手稱謝曰僕病甚負公推轂奈何翌日出春明門傾城餞送祖道之盛數十年來所未有也

公嘗舉宜興萬文恭閩中林文恪言之江陵謂兩公皆端人宜大竟其用而公歸後僅用文恭以代公職於文恪則置之若遺夫不能用公之言而安能用公之身乎乃江陵貽書猶以不寃用公恐後世不無咎執政者亦屬詭詞而已及江陵敗臺諫奉　詔薦列海內舊德三十七人以公爲舉首自是薦剡無虛歲而公之高臥林丘也益堅時黃門公持大中丞節亦解官歸兄弟白首怡怡相與授經課子而時亦携尊罍爲郭外山中遊笑談竟日何啻司馬公周益公兩兄弟之饑寒相撫而詩酒相娛也不幸中丞殁而公

含悲輟食曰天乎天乎何乃廢我一手足乎此又公
弟友性成所爲內行醇篤者也公子彥章已丱成進
士縉紳間謂蓼蕙之下必且以公子改庶常選償公
未究之施而公遺之手書勅以無匱權門無趨捷徑
守吾家澹泊寧靜四字箴乃吾子也噫此何啻王僧
虔栁玭之誡其子也是秋公子以大行使節歸省公
遂請終養而公之三　賜存問也公皆服朝服執笏
仙仙然跨馬郊迎而大行偕其塍君景元輩杖策扶
携觀者夾道相指目爲眞天人豈非海內郡中盛事
乎公年已逾耄耋而加餐健飯步履如飛鬢邊復見
黑毫種種而生皆以爲壽在百歲外而建已之歲忽
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几上自以叨冒
國恩戒無請卹而尤以致身爲子孫勖眞大人長
者之言而臨終目光爛爛射人睨大行作笑態乃瞑
逾時頂熱如熾而四體柔和如黃金色此非再來人
而何方公之誕降毋氏夢初日投懷紅光滿室而公
育也乃公之云亾比舍見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
公殞也銘所稱夢日公生墮星公逝其謂此耶兩臺
以計聞　上爲驚悼立詔所司治公葬賜祭三壇贈
太子太保謚文定眞可謂生榮死哀矣公自少而老

身遭奇險者至再至三時而墮水時而顛垣皆不能爲之阨每遇壽誕或出遊天日必晴朗即風雨凄其亦無不頓爲開霽意必有神物護持者異哉邇公出處間大都難進而易退天下想見公爲神龍威鳳景星慶雲可望而不可即先後二三權相力能使朝之之吏不脛而走而寵辱之柄終不能少加于公說者謂公東山不起如君父何而公君恒聞　朝廷行一善政進一端人輒喜動顏色拳拳愛　君憂國之念至老不衰然後知宗臣之用心非徒不愛爵祿而已也公生平著述甚富率皆原本六經而尤邃於易閒涉內典玄宗每與後輩小生談依忠依希旁引曲證皆儒先所未發者至乃運炁養生諸家公雖知其指而不甚習服獨飲食坐臥時皆有常度不爲伐性勞形嘗言士大夫于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源何必更慕長生不死此亦公壽考得力處矣過子姓族屬無遽色無惰容即有過失能自省改便相對歡然不復督過部使長吏干旄過謁者時以深衣幅巾出見之去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又安事僕僕趨公府乎惟值歲祲民饑即首倡鄉紳議蠲議賑必得請後已而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

無所顧忌有郡守李公賦政三月而坐爲鄙被察民
且闔門乞晉監司目爲倡亂輒捕以兵從西郊露刃
入公以大義折之遂解兵去松之城以內外不至橫
罹鋒鏑者秋毫皆出公賜語曰活千人者後必昌公
所活豈特千人而後之昌寧有量乎以此貽子孫何
必數千畝之肥數萬間之莊也其書傳世者有陸學
士雜著善俗毗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及詩文若干
卷世稱鄉先生歿而可祀惟公有焉今之學有從祀
家有專祠烝嘗世世不絕也庶幾可以報公

蔡太守溟陽公傳

蔡懋昭字允德號溟陽上海人也嘉靖庚子試公以
弱冠薦賢書屢上禮闈不第乃署嘉興邑諭爲博士
先生先是邑諸生以詿誤干吏議者五十餘人公至
亟白寃狀士人以此最德之時兩臺修浙江通志重
公名行屬以攷讎之役公夙夜克勤其事志用是成
尋擢新河令流賊猝入界居民驚惶不知所措公從
容畫方畧擒其渠魁餘黨解散已而遷趙州守出在
獄之寃囚捐在官之積逋每多善政歷四載將以次
遷轉輒拂衣歸趙人倡立公生祠以奉香火會粤西

按臺顏公思賢過趙趙之父老攀轅號訴公治行循異頃刻集數千人顏公感動露章特薦于　朝適莊皇帝詔舉逸才楊襄毅公覆用九人公亦與焉補桂陽守中途改貳懷慶丁外艱已而補肇慶駐節陽江擒倭奴平獞賊地方以寧尋擢思州太守有土官朘削小民公嚴爲約束其尤狡者以法繩之還民侵地故事土官襲爵皆受成于守公廉其不肖者抑之不聽其襲官爲民刀俎翕然稱太守神明思患無水亦無井潜民間輒從二三十里外負擔取之河每至相爭有搆訟者公一日肅衣冠禱告於天四門各穿一大井蓋往因地皆橫土旋穿旋塌井不得成而公以礎石砌之遂得水涓涓不斷萬姓歡然樂生至今稱爲蔡公井云然公雖善政得民常有去志時以覲事入都下事竣即致其仕而歸思州士民於公饒去後思亦肖像而尸祝焉每月祭用菜一束鷄一頭至日公覺腹有餘飽鼻有異香乃其饗祀之辰而里中患疾病禱之即愈亦異矣總之公歷官先後凡三十年許一以永興自持常俸之外不受片香寸幣歸來行李蕭然真所謂清白吏也公古貌古心儼然先輩風範沈繼山司馬鄒南皐御史大夫皆以正直表表

於時而亦稱公爲海內人望此其品亦豈多得者哉
晚年貧益甚止存四畝田至饔飧不給嘗種萱花半
畝採之入廚中供午餐累月不知肉味吾弟際明憲
幕爲公子壻嘗迎之養於家稍爲治具即一肉一魚
亦慨然不快而弟以脫粟鮭菜爲安曰此吾口所適
也所服布素之衣浣濯數四終不捐棄之曰此吾體
所便也郡邑聞其名干旄過之亦不見金帛贈之亦
不受非特廉吏亦高人矣公居恒與弟石戶山人懋
自相唱和詩自有一種氣骨惜其家貧落不能付
梓青亦欠事耳子有聲名諸生後以應貢爲州判
官亦能廉謹視身歸無餘橐足稱清白吏子孫云公
與陸平泉宮保馮勅齋京兆同舉庚子後海內諸同
年俱物故而三公蹄然獨存且多康健又出一郡人
好事者繪爲三老圖傳之遠近至今人猶艷稱焉而
京兆享年八十有五宮保享年九十有七公亦九十
誠一時人瑞歲星也故爲公傳而并及之

張中丞須野公傳

張鶚翼字習之號須野上海人公自少聰穎高顙豐頤廣眉巨口而意度豁如常入神祠中土偶爲動而舟行浦上值颶風大作旁舟盡敗而公舟獨擁閣沙灘見者爲公嗟異稍長補文學弟子以好學能文稱郡司理周公北澗延爲子師周故多蓄古書公日沉酣其中學日閎博時以爲雄飛有日而會母夫人之喪旋阻至嘉靖戊子鄉薦上春官又以贈公喪不得親含隧終身恨之及襄大事計偕辛丑公第進士矣時方上　章聖皇太后徽號公捧　詔使滇南明年

授兵部職方主事出守山海關關控遼陽要途行旅
絡繹公訪其所不便者刻革之如申馬禁置義倉絕
鑽囊處官斗斛待折館皆可垂爲永久之規故公去
關幾年而商人之追慕公者猶立碑頌德寮友韓某
貸用公俸薪金若干未幾物故公不責其償復厚賻
之衛輝守王某以行宮災謫戍關外念母老思一見
時公將代矣乃與期而遣之及期不至左右色動公
曰吾即爲其母負譴庸何傷數日王至而知其有母
之喪衆皆歎服丙午改吏部稽勳主事歷驗封考功
爲文選郎公念選法多壅奏開遠方例爲之疏通又
憫歲貢年老皆以近地授之羣情無不悅服庚戌虜
犯京師　世廟震怒諸怠事者大臣相繼獲罪　勅
所司舉近地閑廢者起之有都御史樊某托執政以
名授公公不應而大周趙公以言事指斥執政奉
旨杖于庭押赴吏部編管公見趙傷重亟縱之歸竟
以此失執政意歲終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公遂
引疾乞南壬子得通政司右通政留都故事諸曹訟
牒赴通政司者無問可行不可行皆得轉達公獨詳
其不可者竟置廢閣貴勢人亦無奈公何時流賊起
江北都下戒嚴諸大臣分督各門公得通濟門外故

多竹木議者欲徙且焚之公曰　陪京根本重地毋先自擾示之弱此小寇不日且就平耳已而賊果潰滅衆以是服公尋遷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既至公念夷性反覆無常深維曲突之計因上四事一建哨堡以扼險要一更叅守以便制馭一添流官以肅政紀一責兵備以時巡歷疏聞　上以公留心邊務輒嘉納焉又爲夷俗計永遠蓄水以通耕種植桑以興蠶絲製車以利紡績處馬價以寬買補禁豪横以恤站軍練土兵以免借調伐草木以疏瘴瘧勑搬運以便轉輸皆不世之利夷人賴之水西宣撫安萬銓驕恣久不奉法公爲檄召之即至諭以禍福詞甚嚴又令其子送學習禮銓大感悟德公每有征行必爲先驅效命平茶苗平邛水苗平湄潭苗銓皆與有勞焉新建伯所撫岑猛之黨阿項者至是復叛公密檄楊宣慰犄之挫其軍鋒賊窘欲聽撫公不許卒督兵入其巢賊竟授首此捷亦數十年所未有也公以平邛水功受金幣之　賜會四品滿秩給　誥命贈公父如其官母爲太恭人而丙辰執政以星變請甄別大臣公遂坐罷報至督府命且寢之俟公上阿項功與有後命而公亟毀其疏勿令上意甚恬然藩臬諸司

皆嘆公度量爲不可及且議處餉餘圖所以爲公歸貲者公掩耳不願聞也而歸途所經驛傳凡百例皆有廩餘公悉屏去抑亦可以爲廉矣公家居室無長物旁無侍姬一榻孤懸束書數卷日以誦讀吟諷爲事又閉門集古醫方不屑爲米鹽握算亦不屑爲世俗靡麗態也與人交必盡欵誠尤篤友誼年誼如唐君左溪蔣君浦陽張君溶江或養其老或周其貧或卹其身後其仗義類如此初公以通政歸海上中倭禍公謂一日不可無城守爲三議獻之撫巡公所居東偏妨城址有司欲迂道避之公卽撤其室後以貴

竹之行再過海上寇復至客勸公亟行公曰吾豈可先去以爲民望耶遂淹留數日人心始安於是糾集爲守計而公竭力勗勵且出米以廩守者城屢陷公戒勿譁亟撤民扉爲柵且戰且修逾月而賊退城卒賴公以全公既歸官府計公所捐城址欲以演武場及倉基閑地補償皆謝弗受又出已產割若干畝以治祖墓若干畝以助役人惟葺居故廬闢舍傍小圃種竹蒔蔬時延故舊與俱更號晚林居士或出里巷閉行第攜一二小蒼頭遇故老輒相問勞見者不知其貴顯人也故人列要津者時有書問及公悉置不

報臺使者每欲列公薦剡公輒謝免比其歿也以七十二考終而陸文定公爲少宰時哭之以文曰皎如白日烈比精金進能報國退亦全身世方赫赫公獨恂恂世方憒憒公獨惺惺推此言者公之生平足以槩矣所著有須野集易說辨訛撫貴錄若干卷行于世而其裔孫泰階以萬曆戊午已未聯舉科第方且翱翔仕途蓋實繼公登庸衣鉢云

陸儀部寶峰公傳

陸從大字履貞號寶峰萃亭人應天司理應寅鶴江公之子弱冠有雋才即以儒士領嘉靖丁酉鄉薦辛丑成進士授閩福清令歲值大饑民不堪命公捐俸賑之明年又大旱公徒步禱雨雨輒應士民哀公所作喜雨頌及民間謳歌爲如郊錄行于世時守令未有久任者公獨以士民借寇者衆乃得令清七年始轉廷評尋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夫以公治行循卓屢列薦剡而不得銓衡臺省葢繇同官者厄之雖當徐相公在朝與公稱知已而不能挽之使前命也後晉

儀部會廷推公詞翰雙絕遂奉　旨同張某等七人更直制勑房亦一時異數而竟以京邸大疫殁于官其又如命何哉公生平重義好施不啻饑渴如同年孫某謁選客死脫驂賻之還輒同鄉張某訪舊途窮捐金送之歸里此皆盛德事也沒之年僅五十有二公位不稱才年不稱德世共惜之長子萬言登賢書次子萬里工翰墨家世隆隆人以爲天之報公不爽而兩君相繼以殁亦不可謂有天萬言嗣子翔麟爲邑諸生有文章之譽所望闡揚而光大之者其在此矣

唐大行左溪公傳

唐志大字子廸號左溪華亭人刑部郎懽之孫也其人忠誠沉毅諸生時即負氣節不能容人過而亦不能狥人私嘗自言丈夫處世必俯仰無愧衾影無慚然後可以老可以死苟有毫髮逆天昧理者雖但不宜見之行事且亦不宜萌之此心蓋其守正弗惑守道弗撓未仕時而已然者庚子薦鄉書辛丑成進士與陸文定公同榜奏名在三甲第五例當授北部而公願乞南曹冷局以便養母竟授南行人司左司副便道歸將迎母以行而母方抱痾公即上疏乞終養

得旨遂終其身不出也公方延試時夜得一夢端坐中堂而回頭便見一墟墓意殊不快之已無心祿仕而觀政入朝時以班次相軋頗覺諠譁中官有視朝班者見公少年呼公出意若教誨之公不能堪而以此愈堅初服之念故不就北而就南且南歸而以終養告矣其居家也避跡於鄉日調甘旨奉母夫人驩而且日以課子爲事不見郡邑大夫而亦不入城市蓋超然塵壒之外寧屑與世俯仰浮沉而凡事有關于地方有關于風紀者則又不惜抗言維之無少假借有一女氏以醜行求寃于官欲屬公居間而憚公

威嚴不敢請及暮夜以金投太夫人太夫人亦不解所以而道路喃喃有語不免市虎之疑公聞而執蒼頭密問之乃知其故隨入告太夫人擲歸其金而以書白之當道令速伏其辜而謗者始息丙午郡大饑公無數百畝之田所入租自輸賦稅給饔餐而外悉出以作粥糜食饑民全活者無算鄉隣褚某嘗逋負有餽公十金者即持以與之所親金某嘗役逃去公令人代之役役竟而金始歸縣官不知也蓋公以清白自矢一介不取諸人而又急人急憂人憂即傾囊弗顧者亦其天性然耳初海寇之來不滿百人而吾

松久不習兵禦之無策擄掠滿意而去公嘆曰寇玩我矣且飽嗜我吳中裴後必且大至因作海防議一篇其言鑿鑿切中肯綮書成以眎所知乃又嘆曰人殆謂余將以求用耶遂秘之甲寅寇果大至公奉母避之吳與弟姪妹婿及族人之無依者悉徙而從之上下食指甚繁而公以一人籌畫經營勞瘁成疾竟不能起卒矣卒之日貧無以爲殮家無以爲食遠近聞者無不涕流公之爲人何如哉所著有僑居賦及詩文若干卷輯　高廟聖政錄藏于家余友張觀察叔翹述公遺事當公與陸文定同舉時其座師張龍湖公邀太常卿章公衮飲而難其同席者以問章公公曰貴門生楊首陸公可得一晤否龍湖公遂延文定陪宴章公語次問文定取入學者是何宗師文定直以張衮對蓋先是督學使者姓與章公同音而名與章公同字文定一時疏于檢點而云然章公與龍湖公亦皆色動文定亦自知其失言矣旦日叩左溪公與之商欲請章請罪公曰恐又多一番事體姑且已之隨正色而語文定曰君胠中眼內第着一生太常而忘却一先學院太常前輩之名不可呼學院宗師之名獨可呼乎文定以此服其確論故因傳公而

併及之以志先輩之直諒如此偶閱馮元成選集載公卒之九年後忽附其女言舊事宛然左溪公聲也陸文定知而訪之隔帷而語云我之帝所以我恬然聲利爲賢但讀書登第不一日服官又惡生平不戒食大令待罪散班三年稍遷一職又三年滿擢風雨司官今又三年滿矣滿後賜休沐數日我是以乘間得歸恐兒女輩不曉天道冥行取禍特來教之諸親黨來問者諄諄以殺生害人爲戒且言生時往謁裴仙齋三月此事亦爲帝所錄大凡齋食有益取其不作業也居數日忽告親黨曰我去矣遂寂然蓋公生前秉正直後成神固其宜也公之祖比部只山公亡後亦于庚子歲暮夜間呼諸至家緋衣南坐呼兒媳諭之預報孫子中式授官及問壽算事悉如公言不爽此其事皆大奇然以公之一門死而爲神者兩世奇又奇耳

楊忠恪抑齋公傳

楊允繩字翼少號抑齋華亭人公登嘉靖庚子鄉書甲辰成進士以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時文貞公爲亞卿弟司寇達齋陟方觀部政當公之坐科視事也而達齋直入科請間公叱曰若不聞　祖宗制無故至科者刖趾耶若速去即當參論旦日文貞率之踵門謝過始解後疏論閣部大臣受餽遺不貲蓋指嵩相言也而文貞此時亦已入政府矣文貞一日謂公曰公謂閣臣受餽科臣獨不受餽乎公對曰彼人面獸心者則然某寧有此文貞爲之色變蓋公平日爽口

直腸不自知其言之戇也已而巡視光祿劾奏寺丞胡膏虛冒物料貪鄙不法而膏乃嵩相私人亦誣公譏訕嵩相又從中灼之　上震怒　廷杖下錦衣獄比罵父律擬絞在繫者五年會星變占者以爲咎在臣下不忠遂列公名上請行刑以應天變庚申十月朔公遂赴西市死刑時黑霧四塞　朝野皆以爲冤初公之斫封河南王府而乞歸也計不復出弟因倭亂憤激時事趣駕還　朝乃以抗疏得罪然亦公之剛直自有以致之先是嵩子世蕃會招公飲有二客皆朝士不速而來世蕃令兩童子持硃筆塗其面爲闖席者之戒公遂憤然拂衣而出世蕃深心銜之公嘗自云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閉我口如決濤能吐不能含氣有餘也夫寒暑雖正氣亢則爲害矣乃竟以此賈禍語云太剛則折楊公有焉當公下獄子應祈三草疏欲上之　朝又走平坡山中廬靈芝三本獻之請代父死而皆爲母黃孺人所阻不果聞迺身服皂隸衣毀容骨立奔走長安市中而以未舉子姑藉藥餌自扶逡巡未發及舉子今比部忠裕甫月餘猝聞父禍且不解亟入獄永訣絕食而逝聞者莫不飲恨失聲嗟乎嵩相檀權殺其父諫臣而又令

其子憤死何其冤也越三年而分宜難作其子亦死東市而不久嵩相以抄沒流落死蕭寺中父子皆不免若天爲給諫父子雪恨報讎者可不謂有天乎

穆皇帝御寓旌諸言事者贈給諫奉議大夫光祿寺卿賜諭祭廕忠裕爲國子生而忠裕已預戊子鄉薦又移廕其子孝堪且建父子忠孝之祠又表應祈爲孝子應祈之妻爲貞節以旌其門廬而今　上臨朝又　特賜公謚忠恪公雖歿而公之名久而彌芳矣

張給諫白灘公傳

張承憲字監先號白灘華亭人公少負異資工於舉子業能博覽羣書與顧少參左山中立大參豫齋中孚王大參白谷教少師徐文貞階同受業於沈水南先生課之莊皆品陸等第互相雄長而獨品公文謂爲罕罕英英有慷慨之氣他日必言官也于時就試學宮輒先其羣輩而亦屢失意於場屋公務學屹屹不休久之舉嘉靖甲辰進士選行人司行人嘗　賜一品服使朝鮮王見其狀貌昂藏魁杰雙眸炯炯若星大加敬禮宴公時出高麗紙數幅乞言公援筆立

成詞翰雙絕王益敬禮之所贈遺皆奇珍公拒而不受王復命以聞而嗣後又兩使親藩亦一無所受銓司以爲賢遷南京吏科給事中既任會考察京朝官公上疏言抑奔競審名實崇本行以厚風俗勵人才彰朝廷至公之典　詔從之非虜欲以牛爭易米豆邊帥請之　朝公恐驕虜而示我弱今姑緩寇蠲民所食後復有請何以厭其貪心亟上疏言五不可狀　詔亦從之巡視九庫列有司所以厲民者五悉如公旨　詔罷去之考察藩臬郡邑諸吏公疏止科斂禁貨賄嚴舉主之罰重部院之權而又上久任一疏皆　特詔嘉納時南司馬以幸改司寇公又具疏請罷　詔罪吏部失舉奪尚書及諸寮屬俸有差又疏止取太平白土以安畿內之民如公言省金六萬餘兩又疏請兵部發兵備倭設海防參將及　勅朝鮮使諭日本約束諸夷毋聽引誘輒犯界亦如公言倭用是平蓋公坦中誠心深見遠慮而當其服官以諫爲職每於時事有所感觸不能不言凡所指畫利害廢興悉中肯綮而發爲文詞又能宣寫其意所欲出使讀者了然無疑于心故數上封章而亦數見聽無不朝奏而夕命也不然察主如　世宗能必一一

稱　上旨乎比公內艱服除改吏科尋轉右晉徵仕郎贈公父母妻如制於是公益感奮致身而會請告改葬其祖歸未舉事而公病矣因以病告後三年又告當事者謂公恬退當遷而公竟不能起以卒論者服公之能諫而亦誦　世宗之能從以爲臣直　主明爲一時盛事獨公之言未盡而時亦未竟其所設施惜哉公始艱于舉子以兄狄江翁之子思義爲子而五年後始生思齊所以撫思義不啻已子其事叔父南溪翁生養死葬不啻其父而其待元配楊夫人兄之孤女育而嫁之亦不啻已女也非德盛誼高不

及此公嘗師廷尉南江馮公終身執弟子禮雖謹而亦嘗講學受徒其後去取高第如范公中方太僕曹公含齋太史曹公洵川方伯孟公華里祠部輩若干人遡其師友淵源裒然可述而家所藏諫書數篋閱之皆言聽議從公於君臣間有此遭際又足傳之信史者也所著有端諒堂集百餘卷讀之皆盛世文章而其行草小楷一似蘇公端明遒勁有法人得其片紙尺牘爭寶襲之公又拳拳引進後學士被其榮接獎借者如沐春風而余當弱冠時以文贄見有知已之言識之於心久矣今且不勝想憶公遂裒拾其事

而爲之傳

彭太守魯溪公傳

彭應麟字允禎又字泰符魯溪其別號華亭人毋馮安人方娠夢麟入其舍寤而生公故以麟命名焉公爲諸生試輒冠軍即負時望而嗇數奇不售于王司嘗教授生徒務檢飭好義爲士論所歸爭延之爲師傅徐孝廉谷陽先生求士之端嚴者誨諸子而得公于諸生中授之館穀文貞公因與之遊而司寇公其高足弟子也年至四十始領應天鄉書又五年甲辰成進士出知浙之樂清縣樂清在東海之濱世族貴家率專武斷或事兼弁公一一以法按之而于小民

則屏去煩苛與之休息故不便公者嘖嘖有聲語而小民則交口頌公以爲眞我父母會中丞朱秋崖公以巡視開府檄公勞師公心計手籌倉卒立辦庭中奔走吏士數百千人竟日夕無譁者以此能聲蔚起徵拜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遷知閩之邵武府事公治主于鋤强扶弱約已裕民視東甌益勵而募兵儲器以內制山賊外禦倭奴規條畢舉時有旁觀者多不能明其然已而莫不服其然蓋公之調停有妙用矣撫臺王公詢按臺吉公澄首列公治狀並薦于朝將屬以大任而公患病偏左遂致其政歸　詔有司俟病痊之日擢用而未幾且卒夫以公之賢遲暮始達而其官止二千石亦不甚顯其壽僅五十九亦不甚長則豈非天哉公未第時有友人蒼頭持蓋立而公倉卒自外至觸之折其兩齒友人方駭責蒼頭而公無幾微見于顏色曰此吾自不慎以致此非使者罪也又公赴試南都館人有少婦盛飾以挑公者公罵却之明日即移館舍以避嗚呼觀人者必于其喜慍於其隱微此可以占公盛德而槩公生平矣公之子汝讓欽之以文章行誼名而竟賫志以歿其嗣孫彥臣登萬曆戊午鄉薦方待　詔春官繼公芳躅

亦公盛德之報云

何翰林兄弟傳

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弟良傅字叔皮號大壑華亭人兄弟先後舉孝廉才名等埒所謂哲軌齊驅英標競爽者故世稱兩何云元朗綺歲從經師游即厭薄舉業獨耽嗜古文傅綜子史士紳輩不能難所不知亦復高視濶步而竟以數奇拔貢太學時宰憐其才授南翰林孔目蓋重公也地既清華官復閒散嘗出遊鍾山燕磯載咏載觴而仕宦自六卿以下皆破格敬禮之公亦不以屑意常歎曰令我守茂陵之園索長安之米亦足浮沈乎甫滿考即謝官歸矣而猶眷

春秣陵且營別業及桑梓爲烽火所殘海波所蕩一意卜居避兵開杜甫之草堂築羅含之精舍與弟祠部公同時高蹈而問字乞言之客塞巷闐門雞林誦居易之篇鳳館吟昌齡之句卽以方公奚讓焉寇退還里日惟嘯傲泉石放浪烟霞而晚歲又以聲伎爲娛常張筵設席烹肥擊鮮與賓客故人爲杯酌歡輒至達旦非公自奉過奢第負許大才而不得致位通顯亦多牢騷不平聊用遣適耳公嘗儲良藥與人又釀佳酒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公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濡酒吾爲之酣適益專以自爲也豈爲人哉公文法向遷詩宗蘇李近體出高岑間卽陸與吉朱象玄兩太史公兄事之彌謹其他後輩得入其堂輒自喜以爲登龍門焉居恒燕息處名四友齋四友者莊生摩詰樂天與公而爲四也公自爲記及書屏示客與趙中丞王左輔兩書皆生平實錄所刻有何氏語林何翰林集四友齋叢說其未鋟之板者不能殫述云叔皮領嘉靖庚子鄉薦舉辛丑進士筮仕行人司行人兩使宗藩皆以式禮不辱而其擢刑部主政也又以儒飾治讞訟多平比公乞改南儀部陞祠祭卽則

又恪守章程刷靡振敝凡祠祭所隸動關勢家公欲裁之而有大吏阻撓者公歎曰不有周任陳力之戒乎遂抗疏陳乞投紱言歸其歸也優游處休趣然物表鳴琴散帙對酒高歌時與伯氏元朗同飲食起居縻戀而不能已已兩兄弟騷雅風流晉老一轍士論賢之公弱冠多羸疾一日沉痾若絕舉家悲號夫人宋氏意公必死矣遂自經于祠堂且日公復甦詫曰吾夢夫人來代我我乃還今夫人何在亟索之則在祠堂夾室公痛幾絕遂不再娶者終其身久之乃兄以無後切責祠部不欲傷兄心勉畜一妾後生一男以延何氏一綫之脉其義節良足嘉尚也余因傳翰林而及祠部并以祠部夫婦事紀之如左若其人氣稟中和體含温粹見者若游清平之野而覩鸞鳳之儀誠有如石城許公所稱者而莫方伯中江亦稱公行誼雅馴韻宇夷曠托佛老以逃名跡假麴蘗以寄沉冥公之雅致可覩于斯矣所著何禮部集詩則條暢舒徐文亦婉麗秀潤綽有漢度唐風叔皮聲價亦豈遠出元朗下哉斯亦吾宗之二傑士也

唐上猶次梁公傳

唐尧賓字舜友別號次梁華亭人公生而少孤多羸疾四歲始得成步而其志氣則已儼如成人乃祖素庵公遣之就學甫三四月即辭歸謂同學者無遠志不足與遊也素庵公因另擇賢師傅之而公亦從此自奮能文章矣適里人有以重役誣陷素庵海上曹令遣人勾攝之素庵懼不敢出公曰無恐第往白之遂與乃祖偕至縣侃侃陳詞令試之以文援筆立應令奇之役遂豁自是乃祖得優游以終天年其執祖喪也至哀而其事祖母也亦至孝有朱翁饒于財欲